武俠世界

舍利珠（新派俠情詭異故事）　馬行空・著

一座雪人之內，居然藏着一具屍體，本就出奇可怖，豈料却因而龍蛇虎豹紛現，明爭暗逐，各懷鬼胎，展開了一場大追踪……到底此爲何來，欲知眞相，請閱本故事。





第27年
37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刋出的是馬行空作品，是一部俠情詭異故事——﹂舍利珠﹂。內容奇情曲折，波詭雲幻。講述一個退職高官的兒子突然遭人暗殺，事後屍體發現在其府邸門前的一座雪人之內，離奇恐怖，豈料却因事而引來了一羣正邪黑白之士，對那屍體明爭暗奪，各懷鬼胎，展開了一場大追踪，連番惡鬥，事出有因，到底所爲何事？爲了保持各位閱讀興趣，暫不披露，欲知眞相，請參閱今期本刋第３頁。

☆　☆　☆

西門丁的中篇連載﹂魔域赤子﹂故事發展已近尾聲，下期大結局的情節進展將有令你意料不到的結局，切勿錯過。作者在第３９期起另一新篇刋出是﹂麒麟鎖﹂，愛好西門丁作品的讀者敬請垂注。

☆　☆　☆

﹂六顆痣﹂是下期刋出的山貓王森故事，內容叙述一個專門以替人作法求子爲名的道士，暗中在找尋一個肚臍附近有六顆痣的女人，結果讓他找到了，但那道士却離奇地懸樑自殺了，接着因此事發生了幾宗血案，內裡蹺蹊，下期本刋向你交代。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20.00
一年港幣＄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46.00
一年港幣＄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06.00
一年港幣＄411.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37期
（總號 137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詭異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舍利珠

雪人眞屍　麻煩事多

天上飄着鵝毛般的片片雪花，若是站在山崗，只見漫天繽紛，煞是好看。

這時候才不過是大清早，街上只有偶爾的一兩個行人。

這麼早便要起床外出的人，一定是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苦哈哈了。

昨天晚上還是好好的，只是風大了一些，那知道早上便不下雪了。

風雖然沒有昨晚的大，但吹在人的身上，卻刺骨泛寒，令人不禁瑟縮着身子，讓身子盡量被衣服包裹着。

天上的雪花在不停地飛舞，看久了，會眼花繚亂，落在地上的雪花，時不時會打着旋轉飛起來，在牆角門洞中留戀。

大街上除了那兩個瑟縮着身子、一顆頭幾乎縮入衣領內的那兩個行人外，沒有別的行人，街上兩旁的店舖，依然緊地關着門，乍看之下，天地間彷彿都是雪的世界，那兩個人在風雪中，顯得那樣孤獨與可憐，漸漸地便被漫天的雪花吞沒了。

其實，那兩個人不是被吞沒，而是被雨遮蔽了才是。這兩個人一個姓王，名阿大，另一個姓房，名狗子，是鎮上的光棍，房狗子雖然姓房，但卻窮得連一間屋子也沒有，一向都在王阿大那間破屋子內搭舖，而兩人幹的都是零賣碎沽的苦工，這兩天被鎮北頭三里外的一戶人家僱了，所以，不得不在這種風雪天，大清早便離開了熱被窩，趕往那戶人家。

兩人拐入一條巷子中，這兒天氣實在冷得令人受不了，兩人都是到巷子內那家老侯豆漿舖，吃它一碗熱騰騰的豆漿，再來一個燙手的葱油餅，暖暖肚子，那才抵受得了那股砭骨入髓的寒冷。

想到那熱騰騰香噴噴的豆漿油餅，兩人都忍不住「骨」地吞了口口水，腳下也快了。

老侯記豆漿舖是全鎮最早開舖的一家舖子，天未亮便開舖，因爲他做的都是一般人家的生意，窮苦人家爲了生活，必需早起開始一天的勞作，那自然是光顧他那家豆漿舖了，而老侯的豆漿油餅確是做得好，新鮮滾熱可口，一碗香滑可口的豆漿及燙手香軟的葱油餅，只要兩文錢，所以，生意認眞好。」

看到前四五家店舖外的老侯的豆漿舖了，王阿大與房狗子彷彿嗅到那豆漿的香味，不由互相看了一眼，同時加快了腳步起來。

老侯豆漿舖內，已有不少食客，王阿大與房狗仔兩人還未走入去，便感到從店舖內傳出來的一陣熱氣，他們都感到身上一暖。

在店門前抖落一身雪花，兩人呵了口氣，走入豆漿店內，在角落那副座頭上坐下來，搓着手，正想招呼店主老侯送上兩碗熱豆漿，兩塊葱油餅，兩大碗噴着香氣的豆漿，已送到兩人的面前。「兩位，好早啊，是不是還來兩塊葱油餅？」

兩人抬眼一看，原來是店主老侯已送來兩大碗豆漿，正含笑望着兩人。

兩人是這家豆漿店的老主顧，故此，便認識了店主老侯。

王阿大忙招呼道：「侯老闆，今早這麼凍，來個雙份的！」

店主老侯答應一聲，轉身去拿豆漿葱油餅來。

「阿大，這麼大清早便出門，還是大雪天的，倒是很罕見啊，兩位莫非趕着去發財？」老侯很快便再端來兩碗豆漿，四塊葱油餅。

王阿大「骨嘟」吞下一口香滑的豆漿，苦笑道：「侯老闆，咱們生成窮命一條，怎會發財，咱們這麼早出門，是要趕到鎮北頭三里外那戶姓崔的人家去帮工，唉，受人二分四，不要說是下雪天，就算是下矢天，咱們也要去啊？」

店主老侯是個大好人，忙安慰兩人道：「阿大，狗子，你們這樣勤奮，將來總有出頭的一天的。」

「侯老闆，好多謝你的好意。」房狗子正啃着一塊葱油餅，所以說起話來有點含糊。「咱們可是樂天知命，只要有兩口飯吃，咱們便心滿意足了。」

侯老闆道：「難得兩位實在在的，不好高騖遠，我老侯敢寫包單，兩位將來必有一番好日子。」

王阿大與房狗子只是笑笑。「唏里乎啦」地將兩大碗豆漿及兩塊餅吞下肚子，放下幾文錢，便走出了店門。

說眞的，吃了東西下肚之後，確是暖得多了，就是走出店外去，也不怎樣覺得冷。

兩人抖擻精神，冒着風雪，向鎮北頭走去。

× × ×

街上依然是冷冷清清的，風雪卻大了，王阿大與房狗子兩人走到鎮北外那戶姓崔的人家時，幾乎成了一個雪人。

崔家的大門仍然緊閉着，門前的兩隻石獅子，也變成了一雙雪獅子，就是牆頭瓦面，也是白皚皚的一片。

兩人沒有向大門那邊走去，那不是他們這種身份的人進出的，後門才是他們進出的地方。

兩人一逕走到後門前，房狗子忽然「哈」地笑了一聲，伸手指着後門前的一尊雪人。「阿大，是誰有那麼好的興緻，居然不怕寒冷，一大早便在這裏堆了個雪人，不用說一定是小賴子那小鬼頭堆的。」

房狗子口中的小賴子，乃是崔家在廚下幫工的一個小廝，精乖伶俐好動，因此房狗子才會猜那雪人是他堆的。

王阿大這時已走到那尊雪人面前，滿

有興緻地打量着，道：「狗子，你看一下，這個雪人堆得就像活人一樣，咦，那雙眼睛……」

王阿大忽然驚疑地尖聲驚叫一聲，退了一步，語聲抖顫着，駭然看着那尊雪人的雙眼。

房狗子也在旁邊欣賞着那具雪人，他可看不出有什麼不妥，猛然聽到王阿大失聲驚叫，他不免吃了一驚，慌忙問道：「阿大，你怎麼了……」

「狗子，快看，那雙眼十足十是人的眼！」王阿大又退了一步，指着那具雪人的雙眼。

房狗子不以爲意地道：「阿大，什麼人眼狗眼的，堆雪人總要堆出兩隻眼，才似模似樣的啊，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王阿大那雙眼瞪得比牛眼還大，駭聲道：「眼……眼……那是人的眼！」

房狗子這次總算弄清楚了王阿大那句話的意思，嘀咕着道：「阿大，你是說那是一雙人眼？」

說着，他已凑近那尊雪人，定眼看着那雙眼。

這一看清楚之下，他全身像被電殛了一樣，神態猛地大震了一下，發出一聲怪叫，雙腿抖索着，連連後退：「人眼……果然是人的眼……」

冷不防撞在王阿大的身上，嚇得他一下子跳了起來，發出一聲尖叫。

要不是王阿大一把將他扶住，他已一跤摔跌在地上。

「狗子，你也看到那是一雙人眼了？」王阿大這時已定下神來，他的胆量向來也比房狗子大。

房狗子就像中了邪般，依然驚恐地道：「阿大，那眞的是一雙人眼！」

「待我上去看清楚一點，那雪人怎會有一雙人眼的！」王阿大說着，却不由倒抽了一口寒氣，渾身打了個哆嗦。

房狗子却搖着雙手道：「阿大，要看，你去看個清楚吧。」

王阿大罵了聲「生人不生胆！」其實，他的心頭也在打鼓，他那樣說，只不過是給自己壯壯胆。

走近那尊雪人，他定眼打量着那雙眼，一點沒錯，那確是一雙人眼，雖然已凝住不動，但却黑白分明，他的心頭忽然猛地打了個突。「莫非雪人的內面，是一具死人？」

想到這一點，他不由駭然退了一步。

「呀」地一聲，那扇後門忽然打開來，有人自門內走了出來，一眼看到王阿大兩人，責備地道：「阿大、狗子，大清早的，你們在外面鬼叫什麼了，居然有興緻學小孩子堆雪人啊！」

說着，那人走了出來，看年紀大約四十上下。

房狗子一眼看到那人，一顆心才定了些，慌忙叫道：「何師傅，你快來看一下，這個雪人嵌着一雙人眼啊，眞是怪嚇人的！」

那被稱爲何師傅的人是崔家廚下的大師傅。

何師傅聽房狗子那樣說，不由笑道：「狗子，大清早，你就跟我開玩笑，讓我瞧瞧，是不是眞的像一雙人眼？」

但當他看清楚了王阿大與房狗子的臉色神情，他不由陡地停下脚步，驚疑地道：「你們兩個說的是眞的。」

王阿大恐駭地點點頭。

房狗子道：「何師傅，咱們幾時與你開過玩笑？這個雪人也不是咱們堆的！」

這一點，不用房狗子說明，何師傅也看出來，若是那個雪人是才堆起的，地面上的積雪不會那樣快便平復。

他的心頭不由發毛起來，因爲，他的胆子一向很小。

「阿大，那眞的是一雙人眼？」他說話的聲音也不由發抖起來。

王阿大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何師傅，你看一下就清楚了麼？」

何師傅吐了口氣，走到那尊雪人的前面，朝那雙眼仔細地看了一眼。

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他彷彿像看到了妖魔鬼怪般，發出一聲尖銳的怪叫，滿臉恐駭之色，踉蹌着連退了兩步，脚下一軟，一屁股坐倒在地上，咀裏兀自喃喃怪叫道：「人眼，那是一雙人的眼！」

王阿大這時已完全鎭定下來，他雖然心中慌恐，但他已下了决心，要弄清楚這個雪人爲何會有一雙人的眼，挺挺胸，他朝房狗子道：「狗子，快過來帮我將這個雪人推倒，看看怎會嵌了一雙人眼的。」

房狗子却囁嚅着道：「阿大，要看你自己看吧，我……」

「無胆鬼！」王阿大罵了一聲，便朝那尊雪人走去。

他小心地一拳輕輕砸在那尊雪人的頭臉上，那尊雪人的頭臉忽然爆裂碎散開來，簌簌散落，赫然露出一顆人頭來。

饒是他胆量夠大，乍然發覺到雪人的頭內，竟然包藏着一顆人頭，他也禁不住嚇得張口發出一聲驚叫，恐駭得他全身不聽使喚，定在地上。

何師傅也看到了，發出一聲駭然大叫：「那不是大少爺的人頭麼？」

「是大少爺的人頭，房狗子在乍見雪人的頭內露出一顆人頭，差一點沒有被嚇得昏倒過去，但却認出那顆人頭確是崔家大少爺的。

「這……這……大少爺的人頭怎會在雪人頭內的？」

王阿大舌頭打着抖，雖然恐駭，但他仍然有胆望着那顆人頭，忽然，他怪叫道：「何師傅，狗子，雪人內……藏着一個人的……」

其實，說得正確點，那夥人頭的下面，是連着一具軀體的，而這個雪人根本就不是堆出來的，而是那具人屍由於是跪立着的，被飄飛的雪花飄落在身上頭上一段時間後，便完全被落雪遮蓋起來，包藏住，變成了一具雪人，只有一雙眼沒有被雪花遮蓋了。

說着，他不知那來的勇氣，動手將那顆人頭下面大半截「雪軀」上的雪，亂抓亂扒下來。

眨眼間，落雪簌簌，赫然露出一具赤裸裸，跪倒在地上的軀體來，果然是連着那顆人頭的。

被積雪包藏了這麼一段時間，不用說，那一定是具死屍了，就算活人，也會被凍死。

「果然是大少爺！」何師傅慌忙地怪叫着，「怎會這樣的？」

大少爺是被人殺死的！」王阿大這時一點也不驚怕了，對於一具死人，又有什麼好怕的呢？

而且，他已看到，那具屍體的心臟部份，有一個扁而窄的傷口，他雖然沒有殺過人，但却看出，崔家大少爺正是因爲那個傷口而致命的。

崔家大少爺名叫崔錦衣，今年才不過二十五歲，據說會武功，身手不錯，但跟隨他的人却沒有看過他的出手，換言之，從沒有在附近一帶出事，那麼，怎會忽然被人殺死，並移屍在後門前，這就令人不解了。

「來人啊，不好了，大少爺被人殺死了——」何師傅忽然扯開喉嚨大叫起來。

叫聲馬上驚動了崔府內的人。

× × ×

崔家是在五年前才遷到鎭北頭那面鳩工建造房舍，居住下來的。

而崔家的人甚少與鎭上的人來往，除了兩位負責買辦糧食物品的僕人，由於買賣上的關係，倒也與鎭上的幾家店舖頗稔熟，據那兩位僕人與那些店家閒談所透露，他家的主人乃是一位退職的京官，由於生性恬淡，路經此鎭時，看中了鎭北頭外的那一片野梅林，便决定在此定居下來。

而鎭上的人對崔家所知的，就只有這麼多。

崔家的主人——崔老爺這時正坐在靈堂旁邊的一座偏廳內，對於靈堂上的悲哭聲，就像聾子一樣，充耳不聞，以手支頤，在想着什麼。

崔老爺今年還未到五十歲，老爺這兩個字，乃是家中的下人對他的稱呼，實則，他的名字叫軒廷，相貌堂堂的，生就一副做官的相貌。

除了今早發現被人殺死的長子崔錦衣外，他還有二子一女，元配陳氏仍然健在，還納了一位妾侍，一家子算起來不到十人，但連丫環僕婦下人及護院在內，少說點，也有三十多口，而崔家的房舍也頗大，分爲三進，還有兩個小偏院，王阿大與房狗子雖然在崔府內帮工，但只在後面那個小偏院內走動，其它的地方嚴禁進去。

那個偏院是崔府的廚房的柴房，還有僕婦下人居住的地方，另一個偏院聽說是那些護院居住的。

崔家的護院頭兒姓陸，名元奎，大約四十上下，這時正匆匆走入偏廳內，朝正在沉思中的崔軒廷抱拳一禮，說道：「東翁，在下已在大少爺的寢室內查察了一遍，很慚愧，在下搜查不到一絲半點關連到大少爺被殺的蛛絲馬跡，……不過，我已細察過大少爺心臟部位的那個致命傷口，在下雖然不敢斷言，但却猜測到，大少爺那個致命傷口是被一種鋒利異常、但却又薄又窄的利器刺出來的。」

「哦——」崔軒廷抬起頭來，臉上露出淡淡的傷痛神色，看了陸元奎一眼，道：「陸師傅，依你猜測，那是一種什麼兵器？照你所說，那一定是一種很獨特的兵器了。」

陸元奎沉吟着道：「東翁，據在下所知，武林中，江湖上，有一種名叫鴨舌刺的兵器……」

崔軒廷雙眼一睜。「陸師傅，你是說，只有鴨舌刺這種兵器，才會刺出那樣的傷口來！」

「東翁，在下是這樣想，却不敢肯定。」陸元奎忙道。

「咱們就先假定錦衣是被鴨舌刺刺殺的！」崔軒廷沉聲道。「這樣，就可以循着這條綫索追查下去，這總好過連一點追查的綫索也沒有，若是再發現了更確鑿的綫索，咱們一樣可以放棄這條綫索追查下去，是不是？」

陸元奎點點頭道：「是，東翁所說得是！」

「陸師傅，那就馬上派人去查一下，附近一帶，有什麼人是使用鴨舌刺這種獨特兵器的，或是帶着這種兵器的人，最近在這一帶出現過。」

陸元奎忙應道：「是！東翁。」

崔軒廷看一眼陸元奎，道：「派出去追查綫索的人，回來了麼？」

「還未回來。」陸元奎道。「他們回來時在下便來告知東翁。」

「嗯。」崔軒廷又垂下頭來。「陸師傅，沒有什麼了。」

「東翁，在下這就去分派人手，追查鴨舌刺這條綫索。」

說着，他便退出了偏廳。

崔軒廷又沉思起來，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他正忍受着喪子之痛，因爲他的神態很平靜，只有偶爾，才能從他的眼神中，看出其中蘊含着一股深沉的悲痛之色。

× × ×

天上飛舞的雪花依舊狂亂地飛舞着，下了一整天的雪，到處倒是一片白，雖然好看，但却未免太單調了。

吃過晚飯，天才傍黑，由於到處都是雪的關係，映得天色一片亮，不像是傍黑的時份。

王阿大與房狗子在崔家帮工，除了工錢外，還可吃兩餐飯的，所以，兩人吃了晚飯才走。

崔家沒有因爲死了人，而辭退了他們兩人。

兩人也沒有因爲崔家死人，認爲不吉利，不幹了，事實上，他們若是不幹的話，只怕不出兩日，便會挨餓，何況，崔家出的工錢不算少，盡管兩人心中一直感到不舒服，仍然忍受着，幹下去。

從後門走出來，兩人不約而同地，都扭頭看了今早發現死人的地方一眼，但却馬上打了個寒噤，縮縮脖子，脚步急急地向鎭上走去。

呼嘯的風聲有如鬼嘯般，追在兩人的身後，沿途又不見一個行人，而天色也灰黑一片，兩人的心頭不由發寒起來，先還急急脚地走着，漸漸地，不約而同，不知不覺間奔跑起來。

直到奔跑到鎭北頭，兩人那顆心才定下來，不由自主地，也放慢了脚步。

長長地「噓」了口氣，房狗子道：「阿大，咱們眞倒霉，才做了兩天活，便出了人命，想想也心寒，不幹又不成，唉，咱們的命怎麼生得這樣苦？」

「狗子，別唉聲嘆氣了，怨天尤人有什麼用，明天咱們還不是一大早便要去幹

活，管他死人還是生人，幹了一天的活，天氣這樣寒冷，時候却還早，還是到阿慶伯那家小酒舖喝它兩杯，暖暖身子，然後回家鑽入被窩內，幪頭大睡。」王阿大伸手拍拍房狗子的肩頭。

房狗子點點頭，正想說話，一把聲音却搶在他前面响起：「兩位要去喝酒，好主意，我這裏有二十兩銀子，就送給兩位作酒資怎樣了？」

這突如其來的語聲，嚇得兩人幾乎一顆心跳出了口腔，兩人驚駭地瞪着眼，四下張望，找尋那說話的人。

這一路之上，他們都沒有發覺有別的人，加上今早又發現了一個死人——崔家大少爺，這時候突如其來地聽到不是他們兩人的語聲，不嚇暈過去，要算他們胆大了。

兩人立即就看到，在他們前面大約五尺外的左側，站着一個全身披滿了雪花，乍看之下，有如一具雪人般的人，房狗子在乍睹之下，忍不住發出一聲駭叫，脚下一軟，摔倒在地上，直翻白眼。

這也難怪房狗子會那樣驚駭的，在乍睹那「雪人」時，令他想到了今早的那個「雪人」，他沒有被嚇暈過去，巳是奇跡了。

王阿大雖然胆量比房狗子大，但也嚇了一大跳，慌恐地退了一步，雙眼定定地打量着那具雪人。

「唏，兩位是怎麼了？我可不是今早你們發現內藏死人的那種雪人，兩位不用驚怕，我可是活生生的人啊。」那「雪人」雖然站着沒有動，但却伸出一隻手來，掌中放着兩錠白晃晃，每錠足有十兩重的銀錠。

王阿大這時巳看清楚了，那確是一個大活人，只不過他全身上下皆穿白，加上身上頭上披滿了雪花，所以，在乍然目睹之下，誤以爲是一具雪人，他這一說話，雙眼眨動，咀也一張一闔，那可是千眞萬確的，而且誘人極了，王阿大雖然不是一個貪婪的人，但他可是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大錠的銀子，這可怪不得他睜得大大的雙眼，不再看着那人，轉而望着那兩錠銀子。

「你是什麼人？」王阿大沒有被那兩錠銀子迷了心竅，他可知道，天下間，沒有那樣便宜的事，有人會平白無故地送那麼兩大錠銀子給自己的。

那人道：「你不要管我是什麼人，就如我也沒有問你兩位是什麼人一樣，咱們可不是對親家啊，又何必查根問底呢？」

「你總不會平白無故，送咱們兩錠銀子吧？」王阿大思疑地說。

「這兩錠銀子確是送給你們的，只要你們答我幾句話便成。」那人說着又將手中的兩錠銀子往前伸了伸。

眼前那兩錠銀子，說得誇大點，足夠兩人半年之用，王阿大雖然不是生性貪婪之人，但那可是白花花的銀子啊，俗謂財帛動人心，他可不是聖人，那會不動心的，何況那又不是偷不是搶來的，只要答那人幾句話，便垂手可得了，要是不動心的人，那可是傻子！

王阿大試探地問滇：『你想知道些什麼？」

那人却不急於說，只是將兩錠銀子遞到王阿大的面前。「爲了表示我眞心將這兩錠銀子送給你們，請你們收下，我再問你們，若是我問的話你們不知道的，可以不說。」

王阿大看着那兩錠足有小孩子拳頭大的銀子，遲疑着沒有伸手去拿，只是嚥着口水，那人也不說話，只是將兩錠銀子遞到他的眼前，等他拿，那隻手穩定得紋風不動。

終於，王阿大忍受不了誘惑，怯怯地伸手將那兩錠銀子抓在手，揣入懷中。

那人深深地看了王阿大一眼，笑道：「你不是個傻子。」

王阿大却不明白那人那句話的意思，在心中暗道：「我當然不是傻子，否則，崔老爺怎會僱我做帮工。」長長地吐了口氣，急急道：「大爺想問什麼，請說。」

銀子的魔力眞大，王阿大在不知不覺間，將稱呼改變了。

那人莞爾一笑，這才語聲清晰地道：「崔家那位大少爺是不是眞的死了？」

王阿大心中暗笑一聲：「我還以爲他問的是什麼難於作答的問題，原來是這樣容易答的問題，這二十兩銀子眞好賺。」口中却急不迭道：「大爺，崔大少爺眞的死了，是咱與狗子還有何師傅都看到的，現在他的屍體還停放在崔家第二進的靈堂上。」

「是否就是你們今早發現的那個被落雪包裹得有如一個雪人一樣的那具屍體？」那人接問。

「是啊！當時咱們差點沒有給嚇死過去。」房狗子忽然搶在王阿大的面前，搶着說。

接着，他壓着聲對王阿大說：「阿大，那兩錠銀子我也有一份的。」

原來，他生恐王阿大獨吞那兩錠銀子，急急搶答，表示他也有回答那人的問題，那他就可以分一份了。

王阿大根本就沒有那種心，聽他那樣說，不由生氣地道：「狗子，我是那樣的人麼？」

那人看到兩人爲了銀子差點沒有吵起來，覺得好笑，他可不想阻延了他的問話，於是插口道：「你們不用爭，我巳說過，那兩錠銀子是給你們的！」

他故意將「你們」兩個字說得重了一些。

王阿大一把推開房狗子，對那人道：「大爺放心，咱們雖窮，却不會因財反目的，大爺還有什麼要問的，請快說。」

說着，他故意抬頭望一下天。

這時，夜色巳完全降臨大地，雖然有雪光反映，但夜色仍然顯得幽黑。

那人輕輕抖動一下身子，披滿身上的雪花簌簌飛墜。「如此最好。」那人淡淡地說了那句話，接下去便道：「崔大少爺的身上有傷口麼？」

王阿大忙道：「有，在心臟部位。」他用手在自己的胸前比劃着。

「看出那是用什麼弄出來的麼？」那人生恐王阿大兩人不明白他問的意思，加以說明，道：「是刀還是劍，或是鎗弄出來的？」

「這一點咱們就不清楚了。」王阿大有點抱歉地說。不知怎的，他覺得那人不像一個惡人，對他生出好感來。「咱們根本不舞鎗弄劍的。」

「那傷口有多大，形狀如何，兩位總會看出來吧？」那人急切地說。

「那當然看到，當時咱們看得清清楚楚。」王阿大說。「那個傷口很小，又扁又窄，咱看不到崔家大少爺的身上有血，也不知是用什麼利器弄出來的。」王阿大邊說邊用手比劃着，描述那個傷口大的形狀。

「嗯。」那人頻頻頷首，一雙眼定定地看着地上的雪，似乎在想着什麼。

王阿大看到那人不出聲，便問道：「大爺，還有什麼要問的麼？」

那人這才霍地雙眼一睜，搖搖頭道：「沒有了。」

「那咱們可以走了吧？」王阿大滿心歡喜，這麼輕易便賺了二十両銀子，眞是走運，只怕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

「你們可以走了。」那人擺擺手。

「多謝大爺。」王阿大朝那人一彎腰，然後朝怔在一旁的房狗子打了個眼色，急急向鎮上走去。

那知道才走了兩步，那人忽然道：「慢着！」

王阿大與房狗子聞聲全身震顫了一下，脚步一窒，同時扭轉頭望向那人，露出驚怕的神色。「大爺，有……」王阿大驚顫得幾乎語不成聲。

——兩人倒不是怕那人反悔收回那兩錠銀子，而是怕那人殺他們滅口，兩人雖然不是江湖人，沒有在江湖上混過，但却聽鎮上那位敎頭說及不少江湖上的惡人手段，殺人滅口，正是其中的一種。

那人看到兩人驚怕得瑟縮發抖的樣子，不由莞爾一笑。「兩位若是不想惹上什麼麻煩的話，緊記一點，若是有什麼人向你查問有關崔家大少爺被殺的事，你們願說便說，但最好不要提及我！」

王阿大與房狗子一聽，那顆「卜卜」劇跳的心，才平復下來，大大地鬆了口氣。「大爺，咱們會緊記在心的，若沒有別的吩咐，咱們告辭了。」

那人擺手道：「請便。」

王阿大兩人一聽，有如皇恩大赦，齊齊朝那人施了一禮，急急脚走向鎮上。

那人的身形也就在王阿大開步急走的刹那，身形一閃，便閃沒在身旁的一片疏樹林中，不見了。

× × ×

王阿大與房狗子從慶伯那家酒舖走出來時，已經是二更天了。

往日，兩人在小酒舖內只限喝一壺酒，那倒不是兩人只有一壺酒的酒量，又或是吝嗇，而是他們身上只有喝一壺酒的錢，喝多了，便沒錢付酒賬！

今晚可不同了，身上揣着二十兩銀子，說得誇張點，幾乎可以買下阿慶伯這家小酒舖內的所有酒，李太白這位酒仙詩聖，有詩曰：人生得意須盡歡。既然身上有錢，那就要盡興喝他個夠了。

所以，兩人走在小酒舖時，幾乎爛醉如泥，互相扶持着，歪歪倒倒地，向他們那間破屋走去。

這時候風雪似乎小了點，但却更寒冷，但兩人却一點也不覺得寒冷，因爲兩人都滿肚子的酒薰得渾身熱烘烘的。

在路上摔了兩跤，終於走到破屋子前。王阿大舌頭打着捲、含糊不清地道：「狗……子，今晚……喝……得眞痛……快，……明兒個……再好好地……喝個痛痛……快……快……」

房狗子却醉得連舌頭也捲不動，只是「伊伊唔唔」地哼着。

王阿大不由含混地罵了聲：「狗……子，你不是……醉死……了吧……」

「不要緊，我這裏有醒酒湯！」忽然屋簷上有人接口說話，跟着，「花」地一聲，從屋簷上倒下水來，兜頭淋在兩人的頭上！

天寒地凍的，乍然之下被人用冷水兜頭淋下，就算是醉得如一堆爛泥般，也會立時清醒過來。

王阿大與房狗子被冷水兜頭一淋，那種感覺就像赤條條的，被人一頭投入冰窟般一樣，九分九的酒意刹時消散殆盡，猛地裏打了個寒噤，怪叫一聲：「媽呀——」一蹦跳起老高。

「兩位，老子的醒酒湯還管用吧？」刷地一聲，從屋簷上跳落一條人影來。

房狗子被冷水那麼一淋，可是從心裏抖出來，渾身哆嗦着，破口便罵：「混蛋王八，咱操你祖宗—冰天雪地的，開這種玩笑，眞他媽的……」

下面的話，他忽然噎住了。

那倒不是他忽然變成了啞巴，而是咀巴上忽然被那人用一錠銀子塞住了。

「別一開口便吵爹罵娘的，老子替你們醒了酒，你們應該多謝老子才是啊！」那人說着用手拍拍房狗子的臉頰。

房狗子瞪大一雙眼，望着那人，雙脚一軟，忽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那倒不是那人的樣貌像鬼怪妖魅般嚇人，將他嚇得連脚也軟了，而是被凍得渾身猛打哆嗦，一個站不穩，跌坐在地上。

王阿大也是凍得渾身抖嗦個不停，在這種天寒地凍的夜晚，頭上身上濕透了，那種滋味，眞不好受，只有身受過的人，才能體驗到。

「嘻，還是你行。」那人露出雪白的牙齒，轉對王阿大。「老子替你們解了酒，你們是否要多謝老子？」

王阿大在被冷水淋頭，冷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刹那，眞想破口大罵，狠狠地將那人揍一頓，但當他看到那人從屋簷上跳下來的身法，他馬上閉上了咀巴，自嘆倒霉。

他雖然不會功夫，也不是一個江湖人，但他却看出，那人跳下地時的身法，有如一片雪花般飄落地上，一點聲响也沒有發出來，他心中打了個突，看出眼前這人不是尋常之人。

聽了那人那樣說，王阿大只好苦笑一聲，上下牙齒磕得「得得」作响地說道：「——爺，你……你找咱倆……有什麼事情？」

那人嘻地一笑，豎起大姆指道：「還是你夠聰明，一猜便猜到老子的來意。」

王阿大囁嚅地道：「大爺，你……你找咱們有什麼事？」

說時，不自覺捂住揣在腰間的銀子，

驚恐地閃眼瞥一下那人。

那人又呲牙一笑，彷彿看穿了王阿大的心思。「放心吧，老子若是剪徑的，也不會揀上你這兩個窮措大，你身上那一點銀子，老子根本不看在眼內！」

王阿大聽他這樣說，才鬆了口氣，那人指了指一下仍然跌坐在地上，像中了邪般，呆頭呆腦的房狗子。「你看清楚了，他口中咬着的，是一錠十兩重的金子，你們若是令老子滿意的話，老子就得將那錠金子送給你們。」

王阿大一聽，馬上瞪大雙眼，看着房狗子口中的那塊事物，不錯，在雪下，金澄澄的，確是一錠金子。

他不由張大了口，要知道，當時一兩金子可以換二十兩銀子，換言之，那錠金子是可以換二百兩銀，這，……這可是一筆銀子，只怕幹十年，也賺不到，他呆住了。

房狗子忽然嘎地叫了一聲，伸手入口一陣亂抓，才把那錠金子抓了出來，一個勁地乾嘔。

原來，他一聽那人說咬着的那塊東西，是十兩金子，並且說送給他們，他可是又驚又喜，口一張，那錠金子便滑入他的口中，幾乎卡在他的喉嚨內，幸好他急手急脚地將那錠金子挖了出來，否則，便會被卡得噎了氣。

緊緊地抓住那錠金子，像是生怕會飛走一樣，急巴巴地道：「大爺，眞的？」

這時，他已忘記了寒冷。

那人只是重重地點了點頭。

「大爺……」房狗子急急說，但却被王阿大的話打斷了。「大爺，你要咱們做些什麼？」

他可不像房狗子那樣，被那十兩金子幪了心竅，對方這麼大手筆，那要他們做的事一定不簡單，萬一要他們去殺人或是幹什麼傷天害理的事，他可是寧可不要那錠金子，也不幹那種有虧天理良心的事。

他雖然窮，却不會爲了銀子而去幹壞事，否則，他早已做了。

「放心，」那人像是看穿了王阿大的心思。「你們只要回答老子所問的問題，並令到老子滿意，老子便送了那錠金子給你們。」

「就只是這樣簡單？」王阿大口中問，心中却樂開了。「要是這麼簡單的話，今日咱們可是財星拱照，應了侯老闆那句話，要發財了。」

房狗子急急道：「大爺，要是只問咱們幾句話這麼容易，那就快說吧，否則，咱可要凍死了。」

「好，老子就問了。」那人掃了兩人一眼，語聲一沉，說道：「聽說崔家大少爺今早被人殺了，而且是你們發現的，是不是？」

「是。」王阿大口中應着，心中可嘀咕起來。「怎麼這人問的與傍黑時在鎮北頭外那人所問的一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大爺，當時咱們發現崔家大少爺的屍體時，咱幾乎嚇得昏死過去！」房狗子插口道。

「崔家有沒有派人追查崔錦衣被殺的死因？」那人問。

「這可不大清楚。」王阿大不知怎的，總覺得眼前這人有點邪氣。「不過，聽說派了不少護院的，四出追查殺死大少爺的兇手。」

「崔家是否查出，殺害崔錦衣的人是什麼人？」

「這咱就不知道了。」王阿大可是實話實說。

「那你們總會看到，崔家大少身上那個致命的傷口吧？」

「這咱們倒是看得一清二楚的。」房狗子急急搶着說。

「說來聽聽。」

房狗子頓時說不出來了，王阿大忙接上說道：「那傷口在心臟部位上，也不知是被什麼利器刺出來的，身上一點血漬也沒有，傷口扁窄……」

他將對那白衣人說的，對那人說了一遍。

那人仔細地聽着，待王阿大說完，忽然問道：「在此之前，有沒有人向你們問過老子問你們的這些話？」

「——」房狗子張口欲言，却被王阿大搶着截住了他的話。「沒有。」

「眞的？」那人的雙眼中，忽然露出兩道凌厲的殺機，盯了兩人一眼。

兩人被他的目光那麼一盯，都不由自主地震抖了一下，慌不迭道：「咱們怎敢在大爺你面前打誑啊。」

「嗯！」那人忽然伸手遞向房狗子。

「拿來。」

房狗子乍見他伸手過來，不知他要幹什麼，嚇得身子自後挪移了一下，驚恐地道：「拿什麼啊？」

「那錠金子！」那人的手又伸前了一些。

「你……你不是說……送給咱們的麼？」房狗子忽然生氣地道。

「嘻嘻！」那人咧咀一笑，揶揄地看着房狗子。「老子若不那樣說，你們怎會乖乖地據實回答老子所問，你們大概是窮得閉了竅吧？天下間，那有如此便宜的事？說幾句話，便可以得到十兩金子，就是羣芳院的紅牌姐兒，脫褲子上床，也才不過一兩金子啊，你們算是什麼？」

「你……你說話不算數，言而無信，你……」房狗子不知那來的胆氣，指着那人責罵。

王阿大不知怎的，挺挺胸，一副豁出去的樣子，大聲道：「咱們不算什麼，却是人！狗子，將那錠金子還給他，別讓那錠金子髒了你的手！」

說時，他一臉夷然鄙視之色，直視着那人。

房狗子「呸」地吐了口唾沫，伸手將那錠金子重重地塞回那人的手中。

那人掃了王阿大兩人一眼，臉上殺機畢露，陡地厲笑一聲：「好……好啊——」驀地向房狗子踏前一步，但馬上便刹住了，神色怔了一下，倏地身形斜竄，掠入了左邊的一處屋角後，却留下了一句話：「便宜了你們！」

「狗矢！」王阿大吐了口唾沫，忽然大大地打了個哆嗦，急聲對房狗子道：「狗子，快進屋啊，你不是想冷僵吧？」

說着，他已急急向屋子走去。

房狗子這才省覺到自己還坐在地上，怪叫一聲，急忙從地上跳起來，却差點一跤又摔倒下去，原來，他的雙脚幾乎凍得僵麻了，噓口氣，費力地挪動雙脚，走向屋子。

兩人走入屋後，一條人影自巷子中的一間屋角後閃了出來，朝王阿大那間破屋子瞧了一眼，再一閃，便不見了。

× × ×

王阿大與房狗子沒有因爲昨晚平白得到二十兩銀子而不到崔家去帮工，大清早，便起了床，出門往鎮北頭那邊走去。

在老侯那家豆漿店吃了豆漿油餅，兩人精神抖擻地走向鎮北頭。

雪不知在昨晚什麼時候停的，風却更寒俐了，就像刀子一樣，吹在人的臉上，陣陣生痛。

兩人却覺得今天沒有昨天那麼凍，大概是心中興奮的緣故吧。

對於昨晚在屋子前發生的事，兩人可是耿耿於懷，走着，房狗子終於忍不住開口道：「阿大，昨晚那傢伙眞不是人，說了話却不算數，他奶奶的，十兩金子，咱眞捨不得還給他了。」

王阿大却神色凝重地道：「狗子，算了吧，說不定咱們會爲了那錠金子，連命也掉了，命中有時終須有，又何必耿耿於心呢，沒有了那錠金子，咱們還不是照樣過活麼？」

「還是昨天傍黑時遇到的那個白衣人言而有信，阿大，二十兩銀子，足夠咱們花用半年啊。」房狗子又高興起來。

「狗子，咱在想，咱們只怕已惹上了麻煩，」王阿大担憂地攢着眉頭，說道：「說不定，還有第三個人向咱們查問有關崔大少爺被殺的事情，而咱們也不會那樣好運氣，遇上一個惡人的話，咱們說不定會……」

下面的話他雖然沒有說下去，房狗子就算是再蠢的人，也想到了，臉上露出一絲驚怒之聲，吶吶地道：「阿大，那……那咱們……」目光四下掃視着，忽然，他大大地震動了一下，不但說着的話噎住了，整個人也僵住了。

王阿大冷不防房狗子整個人窒住不向前走，不由奇怪地扭頭向他道：「狗子，你怎麼哪？不是嚇得脚軟了吧……」

「阿大……阿大……你看……」房狗子嘴唇抖動着，臉上的神色怪怪地。

「看什麼……」王阿大的語聲忽然停住了，雙眼直直地，望着側面約二丈過外的一個身披黑裘的人。

× × ×

地上白皚皚的，望不盡的，都是白雪，那二丈外的人穿一襲黑裘，黑白相映，分外觸目。

那人就像一頭黑熊般，站在兩丈外的雪地上，只有一顆腦袋露出在黑裘外，臉上毛茸茸的，長滿了鬍子，只有眼耳口鼻沒有長了毛髮，眞像一頭熊樣。

難怪兩人在乍然看到那「熊人」的刹那，會露出那種表情。

王阿大很快便回過神來，低聲對房狗子說道：「狗子，快走吧，有什麼好看的啊！」

說着，伸手扯着房狗子的衣袖，移步向前走了。

「過來！」那「熊人」就在這時忽然朝王阿大兩人喝叫。

那「熊人」的喝聲雖然不大，但却像鐵錘一樣，敲打在兩人的心坎上，撞擊得兩人心頭一陣發痛，更邪的是，兩人居然身不由主地，向那「熊人」走過去。

那熊人那雙精光熠熠的眸子一直緊緊地盯着兩人，待到王阿大兩人走到他的身前，忽然雙手一伸，劈胸一把揪住了兩人，輕輕一提，便提了過去，左右挾在腋下，接身形一掠，直向前面的一座山崗掠過去。

王阿大與房狗子本來在那「熊人」將他們劈胸揪住的刹那，張口欲叫的，但不知怎的，却叫不出聲來，連掙扎也不能。

原來，那熊人在劈胸揪住兩人時，已順勢彈出幾縷指風，將兩人身上的啞穴及三處大穴點封了。

可惜兩人根本不會武功，若是會家子，一眼就看出那「熊人」的出手是高明極了。

再觀諸他挾着王阿大兩人在雪地上向山崗那邊掠去，不但身法輕快異常，一點也沒有因爲挾着兩個人而受到影响，甚至連雪地上也沒有留下一點脚印。

可憐王阿大與房狗子兩人叫又叫不出，掙扎也掙扎不了，只好任由那「熊人」擺佈。

那熊人身法輕捷得有如一頭飛鳥，轉瞬間，便已掠上了山崗。

山崗腰上有一座野松林子，那熊人挾着兩人掠入了林子內，一鬆手，將兩人摔在雪地上。

王阿大房狗子雖然被摔得身上生痛，但由於啞穴被封，想叫也叫不出聲，那種滋味可難受了。

那熊人朝兩人咧嘴一笑，露出滿口森森白牙，那模樣那像在笑，就像一頭噬人的大黑熊。

房狗子嚇得雙眼連翻，幾乎暈死了過去。

王阿大瞪着雙眼，驚恐地看着那個熊人。

「嘿嘿，你兩個要生還是想死？」那「熊人」不懷好意地盯着地上的王阿大房狗子。

王阿大雖然驚恐萬分，但却沒有被嚇昏了頭，趕緊大叫道：「當然想活。」

那知道他的啞穴還未被拍開，根本就叫不出聲來，只是噏動着嘴唇。

那熊人瞧着王阿大那張嘴叫不出聲的情急樣子，不由好笑起來。「瞧你這發急的樣子，一定是不想死了。」

說着，忽然出手，隔空拍開了王阿大的啞穴。

王阿大立刻大叫道：「你爲什麼將咱們挾到這裏來？咱們可是與你從未謀面，更沒怨仇啊！」

那熊人沒有拍開房狗子的啞穴，看着王阿大，獰惡地道：「他奶奶的，你若是再大叫大嚷的，老夫便一巴掌將你的嘴巴砸爛，看你還鬼叫什麼！」

王阿大嚇得連忙閉上了嘴巴。

那「熊人」兇惡地盯着王阿大，一字字道：「老夫沒有心情與你囉嗦，聽着，

老夫問你什麼，你要據實回答，否則，老夫活活撕開你幾片，將你的心肝挖出來吃掉！」

王阿大雖然驚恐得渾身打顫，但却很清醒，聽出那熊人抓他們來此，只不過想問他們一些話，心中定了很多，猜測那熊人可能與昨晚那兩個人問的是同一的問題，他可巴不得那熊人快問，躺在雪地上的滋味可不好受。

「你要問些什麼，快問吧，咱可不想躺在雪地上被凍僵！」王阿大沒好氣地叫道。

「嗯，你也知道躺在地上的滋味不好受了吧。」那熊人嘿嘿笑着。「記着，你若不據實回答，老夫就讓你兩個躺在這裏，讓你兩個活活凍僵，你也知道，這種天氣，根本不會有人上山來的！」

王阿大聽着，心中直發毛，他從那熊人猙獰的神色，知道他不是虛言恫嚇，而是說眞的，倒抽了口寒氣，他不得不哀告道：「老……爺子，咱可不想活活被凍僵，你只管問，咱一定據實回答。」

看一眼旁邊房狗子，雙眼上翻，原來他已昏死過去。

「聽着，你可知道，崔家那位大少爺是被什麼人殺死的了，那「熊人」獰惡地盯視着王阿大。

王阿大吶吶地道：「咱只知崔大少爺被殺，屍體還是咱與廚師老何發現的，至於他是被什麼人殺死的，咱可不知道，連崔老爺也不知道，昨天派出不少護院去追查，那咱怎會知道？」

那熊人聽王阿大那樣說，沒有什麼表示，再問道：「那你總看到崔大少爺的屍體吧？」

「看到。」

「也看到他身上的傷口了？」

「也看到。」

「他身上有多少個傷口？傷口的形狀怎樣？」

「他身上只有一個傷口，在心臟部位……」王阿大於是重復了昨晚他回答那兩個神秘人的說話，描述了那個傷口的形狀大小。

「昨天你兩個離開崔家後，有什麼人向你們打聽過這件事情？」

王阿大本來想說「沒有」的，但隨之改變了主意，他覺得昨晚那個在屋子前淋了他們一頭一身水，最後又言而無信的傢伙實在太可惡，那何不將他說出來，讓眼前這惡人（他直覺上認爲那『熊人』是個惡人）對付他，找他的晦氣，也好洩一下心中之氣，說不定，這兩個惡人因此而鬥個你死我活也說不定，於是，他說道：「有，有一個人向咱問了同一的話。」

那「熊人」馬上緊張地道：「你們告訴了他？」

王阿大苦笑一聲，道：「咱——還不想死，只好據實相告。」

「那是個怎樣的人？多大年紀，樣貌如何？」那「熊人」急急問。

「大約三十五六上下。」王阿大可是據實相告。「身材壯挺，那些鬍子有如鋼針一樣，豬鼻，左頰上有一塊指頭般大的黑痣，長滿了毛，雙眼好兇，說話帶着山西口音。」王阿大盡量將那人的樣貌特徵說出來。

「嗯，怎會是他？」那熊人嘟喃一聲，朝地上的王阿大道：「你兩個就這樣躺着吧，看看你們的運氣如何，要是運氣好的話，你們便得救，要不，只好活活冷僵了。」

說着，他抖抖那件黑裘衣，抖落一大片雪花，看也不看王阿大一眼，便向林子外走去。

王阿大可不想死，他可知道，那「熊人」這一走，他與房狗子必死無疑，因爲這種天寒地凍的天氣，根本不會有人上山來，他在情急之下，豁了出去，大叫道：「喂，你不是答應放過咱們的麼？你是什麼食言？你不如殺了咱們，咱們不用受那活活凍死的活罪！」

那熊人停步轉身，瞧着王阿大殘忍地嘿嘿笑道：「老夫不會放你們的，免得你們向人亂說話，本來，老夫是想將你們活活撕開來，去吃你們的心肝，你們却太髒了，身上那種髒味兒，令老夫作嘔，老夫既然決定不吃你們的心肝，那何必殺死你們，髒了老夫的手？」

說完，不再理會王阿大的呼叫怒罵，一逕走出林子，朝山崗下掠去。

王阿大想到橫豎是死，所以，不再顧忌，放聲大罵那熊人，只要想得出的話，却罵出口來，可是，任他罵得喉嚨冒烟，那根本解救不了他與房狗子。

他終於嗚咽着，哭了起來。

驀地，他咽住了哭聲，雙眼瞪得大大的，望着頭頂那邊的松樹，臉上滿是希望與緊張之色，但也混合了幾分驚疑恐懼。

一陣細碎的「刷拉」聲斷續響起，王阿大的雙眼睜得更大，臉上的神色更是緊張。

是人當然好——那就有救了，但若是山狗之類的野獸，那他們就沒命——成了野獸的美食；所以，他這一刻的心神，眞是緊張得無以復加。

簌簌的落雪聲中，他終於看到從那些松樹中走出一條人影來。

那是一條白色人影。

王阿大一眼看清楚那白色人影的樣貌，立時發出一聲歡叫：「救命，大爺快來救咱們啊！」

他之所以這樣叫，是他已認出，那從外面走入來一身皆白的人，正是昨天傍黑時分，在鎭北頭外只問了他與房狗子幾句話，便送給他們二十兩銀子的白衣人。

這無疑是來了救星。

那人走到王阿大的身前，這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人果然就是昨晚的那個白衣人，昨晚由於那白衣人一直將臉藏在暗影中，雖然有雪光反映，却模模糊糊的，令人看不清楚，這時是在白天，雖然在林中，却不暗，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容貌。

看年紀，大約三十上下，堂堂一貌，最令人觸目的那雙眼，深邃而明亮，令人忍不住要多看兩眼。

王阿大就是從那雙眼，認出那白衣人來的。

白衣人看了王阿大一眼。「你被點了穴道！」

王阿大雖然不是武林人，但也聽說過點穴這回事，忙點點頭道：「那老傢伙點

了咱們身上幾處穴道。」

「什麼地方？」那白衣人問。

「胸腹間及左右肩頭。」王阿大可不知道那幾處穴道的名稱，只好那樣說。

那人一言不發，出指如風，在王阿大那三處地方彈拍了幾下，王阿大只覺那三處地方一鬆，便能動了。

他長長地吐了口氣，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朝那白衣人納頭便拜。「大爺，請受咱一拜。」

那白衣人輕輕閃過一邊，看一眼仍然昏死在地的房狗子，朝王阿大道：「別多禮，快請起來，你那位朋友……現在怎麼了？」

王阿大這才醒起地上的房狗子，忙對那白衣人道：「大爺，狗子只是被嚇暈過去，請你也將他救醒。」

「你這位朋友也是被點了那三處穴道麼？」

「是。」

那白衣人於是也解開了房狗子被封的三處穴道，再在他的心口上輕輕搓揉了幾下。

房狗子悠悠醒轉過來，王阿大馬上對他道：「狗子，快起來拜謝這位大爺，要不是他解救了咱們，咱們非變成冰條子不可。」

房狗子翻身爬起來，四下一望，問道：「阿大，那熊一樣的人呢？」目光一轉，落在那白衣人的身上，怔了一下，隨即失聲道：「咦，這位不就是昨晚送咱們二十兩銀子的那位大爺麼？」

「是啊！你沒有聽到咱們的話麼？」

王阿大一把將房狗子扯前去。「快拜謝大爺的救命之恩啊！」

房狗子可有點莫名其妙的，但仍然拜了下去。

白衣人連忙閃過一邊，搖手道：「快請起來，區區怎受得起。」

房狗子拜罷起來，奇怪地道：「那熊樣的人怎麼走了？」

王阿大氣憤地道：「狗子，那老傢伙問完他要知的事情後，便不顧咱們而去，說生死看咱們的運道，幸好這位大爺趕來解救了咱們，否則，準被凍死在這裏。」

「他奶奶的，那狗熊眞不是人！」房狗子跺着脚叫罵起來。「怪不得他不似人樣！」

「兩位，那人是甚麼人？捉了兩位來這裏，可是問你們有關崔大少爺被殺的事？」白衣人瞧着兩人問道。

王阿大連連點頭道：「大爺，你怎知道那狗熊問咱們那些事情的？莫非你是神仙？」

一頓，他接說道：「那狗熊生得就像一頭大黑熊那樣，臉上毛茸茸的，身上披了件黑毛裘，也看不出他的年紀有多大，他自稱老夫，想來年紀不會輕吧。」

白衣人仔細地聽着，好一會，才眨眨眼，道：「除了那像一頭熊一樣的人問過你們有關崔家大少爺被殺的事外，還有甚麼人向你們問過？」

「有！」房狗子搶着道：「昨晚二更時份，咱們回家時，在屋子前遇上了一個人，——」他對那人恨極了。口沫橫飛地，將昨晚在屋子前發生的事情，向那白衣人詳詳細細地說出來。

王阿大不等白衣人詢問那人的樣貌年歲，已接着向白衣人描述出來。

白衣人聽得目光連閃，忽然對王阿大兩人道：「兩位準備去那裏？」

王阿大恨恨地道：「這時候到崔老爺那裏，有點不好意思，那只好回家了。」

白衣人馬上搖手道：「兩位若是還想活下去的話，區區奉勸兩位一句，還是不要回家，趕緊到別的地方去吧？」

「這是甚麼意思？」房狗子不明白地問。

王阿大敲了房狗子的頭頂一記，氣急地道：「狗子，你不長腦的麼，大爺那樣說，是恐怕還有人會找上咱們，查問有關崔家大少爺被殺的事，那時，只怕咱們不會再這樣走運有大爺解救了。」

房狗子摸着腦袋，「雪雪」呼痛。「阿大，咱雖然蠢鈍，被你這麼在頭上一敲，痛是痛煞了，却仍未開竅！」

一句話，逗得白衣人不由莞爾笑了起來。

王阿大也笑罵道：「咱說得這樣清楚明白，你仍不開竅，你的腦子是不是鐵鑄的麼？」

白衣人收斂了笑意，對兩人道：「這位大哥說得不錯，可能還會有人來找你們的，若那是窮兇極惡之人，說不定會在問過你們後，下手殺了你們！不怕對你們說，你們已在不知不覺中，捲入了這件事情之中，區區是爲你們好，才奉勸兩位離開這裏，以免遭到殺身之禍。」

「那……那眞是禍從天降啊！」房狗子叫起冤來。「阿大，咱可是無親無戚的，到那裏去？」

王阿大也苦笑道：「咱也是光棍一條，六親斷絕，那只有走到那裏算那裏，先離開這裏。」

「但……咱們身上只有幾文錢，眞是得到那裏去啊！」房狗子憂愁地道。

「狗子，你忘了，昨晚這位大爺送了咱們兩錠銀子麼？」王阿大說時拍拍腰間，陡然間，他呆住了，那隻手慌亂地在腰間亂摸着。

房狗子這一次却不蠢鈍了，衝上前去，急聲道：「阿大，可是銀子不見了？」

王阿大頹然難過地，說道：「都不見了。」

「怎會這樣的？」房狗子發狂般跺脚大叫，忽然，他氣急敗壞地就往林外衝去，口裏嚷嚷道：「一定是那狗熊在挾着咱倆跑上山時！掉了那些銀子。」

王阿大也恍然大叫：「一定是！」身子一動，也衝向林外。

白衣人手急眼快，一手一個，將兩人拉扯住，道：「兩位欲到外面找回那些銀子。」

兩人氣急敗壞地道：「是啊！」

白衣人淡淡地道：「兩位知道銀子是在甚麼時候掉，掉在那裏麼？」

兩人一聽，登時傻了眼，相對看了一眼，同時頹然搖搖頭。「不知道。」

白衣人放開了兩人。「那兩位怎能找回那些銀子？何況，遍地積雪，只怕那些銀子才掉落地，便被積雪掩埋了。」

房狗子聽得幾乎哭了起來。「那……

那咱們能夠跑到那裏去？沒有錢，還不是餓死路邊，與其是死，那死在這裏，總好過死在外頭，暴屍異鄉。」

王阿大也垂頭喪氣地道：「狗子，這一次咱倆是死定的了。」

白衣人忽然從懷中摸出一錠重約兩三兩的金子來，遞到兩人的面前。「兩位，小小意思，請拿去吧，總夠兩位在路上花費一段時日了。」

兩人看着那錠金子，先是眼中一亮，臉上露出喜色，繼之同時退了一步，雙手亂搖，齊聲道：「大爺，咱倆不能要你這錠金子的，有謂：無功不受祿。大爺救了咱倆，咱倆已不知怎樣才能報答大爺救命之恩，請大爺收起金子，咱倆萬萬不能收，以免欠大爺的太多。」

白衣人誠意地說道：「兩位有沒有聽說過：救人須救徹這句話？兩位若是不肯收下這錠金子，那豈不陷區區於不仁不義麼？」

「大爺言重了。」兩人慌忙說道：「咱倆報恩還來不及，怎敢陷大爺於不仁不義？」

白衣人咀角泛起一抹笑意：「那兩位就收下吧！」說着，一把將那錠金子塞在房狗子的手上，跟着疾退了一大步。

兩人本想不收，但已被白衣人拿話扣住了。只好齊齊「噗」地一聲，跪倒在地上，朝那白衣人拜倒下去：「大爺，此恩此德不知何時方報答，請受咱倆一拜。」

王阿大還加上了一句：「大爺若是不受咱倆一拜，那咱倆也決不收下大爺那錠金子。」

王阿大後面那句話，也將那白衣人扣住了，他只好生受了兩人的一拜，但却抱拳還了一禮。

王阿大再拜了一拜，才起身道：「恩公，可否示告大名？」

白衣人沉吟了一下，道：「兩位，不是區區故作神秘，也不是認爲兩位不配知道區區的姓名，區區之所以不將姓名告知兩位，乃是不想兩位因此或會牽扯入江湖是非中。兩位不是江湖人，對江湖中的人與事還是不要知道爲妙。兩位可能不知道，江湖上的事，簡直不可思議，就像兩位只不過發現了崔家那位大少爺的屍體，便因而惹上了痲煩，差一點便……所以，還是不要知道的爲妙，兩位明白區區的意思麼？」

王阿大與房狗子就是再蠢，白衣人說得那樣清楚，怎會不明，當下感激地道：「多謝恩公指點。」

房狗子忽然問道：「恩公，咱實在想不明白，崔家雖然有錢，但只不過死了一個人，爲甚麼有那麼多人要知道他的死因，殺他的兇手與及他身上傷口的形狀？」

白衣人道：「本來區區可以解答兩位的這個疑問的，但兩位還是不要知道的好，兩位知道麼，江湖上的事，知道得越少，越不會惹上痲煩，所以，兩位還是不知道的爲好。兩位最好從此之後，就當沒有發生過甚麼事，絕口不提崔家大少爺被殺的事。那對兩位只會有益無害。」

兩位聽得悚然心驚，忙不迭躬身朝白衣人道：「恩公敎誨，咱倆人記着了。」

白衣人看了兩人一眼，道：「兩位請稍在林中待一會，待區區離開後，才從另一個方向下山，最好就此離開此鎭，到別的地方去。」

說完，朝兩人點了點頭，便一道出林而去。

王阿大與房狗子在林中等了一會，才登上山崗，從山崗的另一面走下去，也不敢再回鎭上的那間破屋子去收拾一些衣物，逕自遠走他方了。

風雲龍虎現　各自懷鬼胎

崔家表面上與平常一樣，沒有甚麼異樣，但暗地裏，却如臨大敵般，將整座宅子防守得嚴嚴的。

而靈堂內外，表面上看起來，也與昨天一樣，只有崔家的人才知道，靈堂內外，暗中佈置了十名人手，要是有人貿然闖進去，那簡直是自投羅網。

崔家之所以如此緊張，如臨大敵的，那倒不是小題大作，而是因爲昨天晚上，發現了有夜行人企圖潛入靈堂內，幸好及時發覺，那夜行人也知難而退，趕緊溜之乎也，但這一來却令到崔家上下皆緊張不已，護院頭兒陸元奎更是親自守在靈堂內，並加派了人手，在宅內巡哨。

至於那驚鴻一瞥的夜行人潛入靈堂的目的是什麼，崔家的幾個主要人物都在猜疑中。

此刻，在靈堂的那座偏廳內，崔老爺與二子崔灝，四子崔淵，護院敎頭陸元奎正在談論着昨晚發現有夜行人的那件事。

「陸師傅，依你之見，昨晚那夜行人企圖潛入靈堂，目的何在？」崔老爺目注着陸元奎。

陸元奎沉吟了一下，才愼重地道：「東翁，這個問題，在下想了一晚，在下雖然不敢確定那夜行人潛入靈堂的目的，但却猜測那夜行人的目的，可能在大少的遺體上。」

崔老爺眨也不眨地注視着陸元奎，問道：「陸師傅，你是根據那一點，作出這種猜測的？」

陸元奎有條不紊地道：「東翁，靈堂上，就只停放着大少爺的遺體，那夜行人什麼地方也不去，却企圖潛入靈堂內，東翁請想一下，那夜行人斷不會在大少爺的靈前上香致祭吧？那麼，除了大少爺的遺體……」

「有道理！」崔老爺打斷了陸元奎的說話，露出讚賞的神色。「陸師傅，你的想法與老夫不謀而合！」

陸元奎奉承地道：「原來東翁早巳想到了。」

崔老爺擺擺手，轉對二子崔灝道：「灝兒，你可想到了那夜行人爲什麼會對你大哥的屍體，感到興趣？」

崔灝想了一下，才遲疑着道：「爹，是不是大哥的遺體上，有什麼秘密？」

「爹，大哥的遺體被發現時，赤裸裸的，除了身上那個致命的傷口外，什麼也沒有，有什麼秘密的？」四子崔淵心直口快地道。

「淵兒，若是你大哥的屍體沒有什麼値得探查的，那怎樣解釋那夜行人潛入靈堂的行動呢？」崔老爺嚴肅地看着四子崔

淵。

崔淵頓時吶吶着，說不出話來。

「淵兒，記着，若是沒有充足的依據，不要亂說話。」崔老爺敎訓崔淵。

崔淵忙恭敬地道：「爹敎誨得是，孩兒記住了。」

崔老爺敎訓四子時的神態與語氣都不嚴厲，但不知怎的，却予人一種威嚴的感覺，最少，在崔灝崔淵及陸元奎的眼中就有這種感覺。

「灝兒，一個人最緊要有主見。」崔老爺轉對崔灝說道：「凡事不可模稜兩可，是就是，就算錯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可以從中得到敎訓，一個人若是沒有主見，那就什麼事情也會幹不來的，你知道麼？」

「爹，孩兒知道了，孩兒愼記爹的敎誨！」崔灝惶恐地道。

崔老爺看到兩個孩子受敎，這才滿意欣慰地伸手捋一下頷下的鬍鬚，穩重地說：「灝兒、淵兒，爹可以肯定地說，你們大哥的屍體上，一定有什麼値得一查的秘密，那夜行人才會潛入屋子後，什麼地方也不去，却想偷偷進入靈堂！」

一頓，轉顧陸元奎道：「陸師傅，你認爲老夫的推測如何？」

陸元奎說道：「東翁，在下也是那樣想。」

「那你認爲錦衣兒的身上，有什麼値得冒險查探的秘密？」崔老爺雙眼瞇着，却隱隱發出懾人的神光來。

崔老爺此刻的神態與眼神，任誰看了，也不相信他是一位退職的高官，而且手無縛鷄之力。

陸元奎想也不想就道：「秘密就在大少爺身上那道致命的傷口上！」

「對！」崔老爺掃了兩個兒子一眼，重重地道：「但錦衣兒身上那道傷口，有什麼秘密呢？」

「爹，秘密會不會就在大哥身上那道傷口的形狀上？」崔灝雙眼發出興奮的光來，脫口說道。

「灝兒，你根據什麼，認爲秘密在於你大哥身上那道傷口的形狀上？」崔老爺微露讚賞地看着兒子。

「這……」崔灝吶吶着猶豫了一下，才說道：「爹，孩兒是根據大哥身上那道傷口的形狀，頗爲罕見，根本就不是一般的尋常兵器弄出來的，那必然是一種很奇怪罕見的兵器，故此，孩兒才會那樣猜測的。」

「嗯。」崔老爺雖然心中高興，却沒有流露出來，轉對陸元奎道：「陸師傅，你認爲灝兒的猜測對麼？」

陸元灝忙道：「東翁，二少爺猜測的與在下不謀而合！」

「好！」崔老爺重重地點了一下頭。「連陸師傅也那樣猜測，咱們就假定昨晚那夜行人是來查察錦衣兒身上那道傷口的，咱們就從這方面查下去，說不定，會據此而查出殺害錦衣兒的兇手！」

一頓，目注陸元奎。「陸師傅，追查兇手的責任，就交給你了。」

陸元奎忙道：「東翁放心，在下一定歇盡全力，將那兇手追查出來。」

「陸師傅的辦事能力，老夫一向很欣賞。」崔老爺賞識地看着陸元奎。

陸元奎頓時感到受寵若驚，連聲道：「東翁過獎了，這都是東翁的提携。」

崔老爺笑笑道：「陸師傅，別太自謙了。」接轉對兩子道：「灝兒，淵兒，這裏沒你們的事，到後面去陪陪你們的娘親吧。」

崔灝崔淵兄弟答應一聲，便向後面走去。

待兩子離去後，崔老爺目注陸元奎，問道：「陸師傅，可是有什麼重要的話，對老夫說？」

陸元奎點頭。「東翁，在下剛才想到了一個主意，……」

「快說！」崔老爺神態倏地一怔。

陸元奎壓着聲，附近崔老爺的身邊，將他的主意說出來。

崔老爺聽着，不時頷首，待陸元奎說完，馬上道：「好主意，就交給你去辦好了。」

「是！東翁。」陸元奎忽然有點不安地道：「東翁不會怪在下在東翁遣走了二少爺與四少爺後，才說吧？」

「陸師傅，老夫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崔老爺讚賞地看着陸元奎。「灝兒與淵兒少不更事，從未歷過風險，確是不宜預聞這次的行動。」

「多謝東翁明見。」陸元奎露出佩服欽敬的神色。

崔老爺含蓄地一笑。「陸師傅，你眞是智勇雙全，可惜老夫已退隱了，否則，必定向朝廷推荐，也好讓你有個出人頭地的機會。」

陸元奎抱拳朝崔老爺深深地行了一禮，道：「能夠爲東翁效勞，在下巳心滿意足了。」

「好，好！」崔老爺連說了兩個「好」字，捋鬚笑道：「日後有機會，老夫一定向朝廷舉荐你。」

「多謝東翁提拔。」陸元奎大喜，拜了下去。

從崔老爺的這番表現看來，他絕對不會只是一名退職京官那樣簡單。

×　×　×

白衣人才掠下山崗，正欲朝鎭上馳去，驀地，從道旁的一棵樹後，閃出一個人來，擋住了他的去路。

白衣人脚步一窒，警惕地打量着那個擋路的人。

那人就在他身前的二丈外的道中，全身上下，皆是一片白，一個身子包裹在一件白色的披風內，只露出一張臉來——一張俏麗好看的嬌臉。

不用說，這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是個女子了。

白衣人一眼看清楚擋着他去路的，竟然是一個女子，而且還是一個年紀很輕（這是白衣人從那女子的樣貌看出來的）女子，先是錯愕了一下，繼之放鬆下來，冷淡地朝那女子道：「姑娘攔途擋道，未知意欲何爲？」

那女子兩道眸光自現身擋道開始，便一直在白衣人的身上溜着，但在與白衣人的目光相接後，便像着了迷般，被白衣人那雙深湛明亮的眼眸吸引住了，聽那白衣人那樣說，忽然露齒一笑，露出兩排編貝

也似的皓齒來，脆聲道：「我……想與你交個朋友。」

說時，露出一抹赧然之色，臉上微泛紅潮。在白衣人的想像中，眼前這女子忽然現身擋道，顯然在那樹後等了有一會，那麼，對他的行踪必然也很清楚的了，據此猜測，那必然是有所爲而「來」了，是以，他表面上看似放鬆下來，實則，他暗中加强了戒備，怎料到那女子的話，却大出他意料之外，令到他不由愕然，還以爲自己聽錯了，不由脫口道：「姑娘，在下……不大明白妳的意思。」

那女子覷覥地瞟了白衣人一眼，赧然道：「你……我是說，想與你交個朋友，——明白了吧？」

白衣人沒來由地，看到那女子那種嬌羞不勝的俏模樣，由不住心頭跳動了一下，臉上居然微熱起來，口齒也不清楚了。「姑娘……你……要與……區區……做……朋友？」

那女子赧然道：「你……是不是感到很驚奇意外？」

白衣人點了一下頭。

那女子望了白衣人一眼。「也難怪你會驚奇意外的，我這麼現身向你說，未免有點冒昧，……」

「姑娘，咱們好像從來沒有見過面吧？」白衣人上下打量着那女子。

「沒有！」那女子坦然地道：「不過，我却知道你是什麼人！」

「妳認識區區？」白衣人有點訝異。

「我不認識你……」

「那……」白衣人的神色一片詫訝。

「聽我說。」那女子嫣然道。「我曾經叫人描述過你的容貌，也聽說過你的姓名，所以，自你在這一帶現身，無意中被我看到後，我便知道你是誰。」

「說來聽聽。」白衣人忽然滿有興趣地對那女子說。

「你就是近年來，最令江湖武林中人矚目的白衣勝雪李準。」

白衣人的目光忽然閃亮了一下，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是笑笑道：「姑娘身上的那件披風，不也潔白勝雪麼？甚至比區區身上的這套衣衫，還要雪白啊！」

聽他這樣說，却又表示不能單憑身上白衣如雪，便認定就是白衣勝雪李準！

那女子抿抿咀，肯定地道：「但我知道，你就是李準！」

「好吧，就當區區是李準吧。」白衣人淡淡一笑。「就憑區區是那個李準，你便要與區區交朋友麼？」

那女子眨眨眼，急忙道：「不是！我想結識你，只是因爲我知道你來此的目的是什麼，而我的目的與你是一樣的，既然志同道合，那何不合作？」

白衣人聽那女子說知道他來此地的目的，禁不住心頭劇跳了一下，但表面上却不動聲色，淡淡地說道：「姑娘，說來聽聽。」

那女子狡黠地道：「彼此心照不宣，何況隔牆有耳，還是不要宣諸於口吧！」

白衣人深深地注視着那女子，彷彿要將她看穿看透。「區區根本不知你說些什麼？」

那女子在白衣人那兩道目光注視下，有一種赤裸裸無所遁形的感覺，心中恐慌陡生，幾乎就轉身離去，但她還是壓抑下心中的那股恐慌，忽然大聲道：「你裝什麼蒜！我就明說出來，看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白衣人心中一震，但隨即便淡淡地道：「姑娘，請說個明白！」

那女子似乎被白衣人氣得惱極了，狠狠地瞪了白衣人一眼，猛地跺跺脚，咬着牙道：「好！你……」陡然間身形一旋，那件披風飛揚起來，露出身上穿着的一套火也似紅的緊身衣褲來，掠一掠，向鎮上如飛掠去。

白衣人想不到那女子忽然會離去，不由怔呆了一下，揚手欲喚，却又停住了，看着那女子迅即遠去的身影，口裏喃喃道：「她到底是什麼人？我怎會忘了詢問她的姓名？」

直到那女子的身影在他的視綫內消失不見，他才收回目光，微吐口氣，自語道：「再遇上她，一定要弄清楚她的身份來歷！」

隨即目光四下一掃，臉上露出躊躇的神色，繼之嘟喃一聲：「我要趕快弄清楚王阿大所說的那兩個人的身份及來意，否則那兩個人也是與我同一目的，那就棘手難辦多了。」

說完，他也朝鎮上掠去。

至於他是不是那女子口中所說的白衣勝雪李準，他此來的目的又是什麼，那就只有他本人及那女子才知道了。

雪地上，在白衣人與那女子先後掠過的地方，留下了兩行淺淺的脚印。

那熊樣的人這時正與一名漢子在互相對峙着。

地點是在鎮南頭那座土地廟的後面。

那是一塊空地，但四周却長了些疏落的樹木，光禿禿的支椏梢頭上，滿是積雪，乍看之下，恍似開了一樹的梅花。

那熊樣的人身上仍然裹着那件毛茸茸的黑毛裘，此刻正像一頭兇惡的大黑熊般，注視着那名漢子。

那名漢子的長相頗兇，豬鼻鷂眼，最明顯的是左頰上有一顆指頭般大的黑痣，長滿了長長的黑毛，不就是王阿大與房狗子口中所說的那名漢子麼。

那熊樣的人這麼快便找上了那頰有黑痣的人，可見他是個有辦法的人。

兩個人互相對峙了足有一炷香工夫，終於那熊樣的人開口了。「厲剛，你一向都在西北道上橫行怎麼忽然來到此地？」

原來這漢子就是厲剛！外號黑痣獸，在西北武林道上，是一位心狠手辣的扎手人物，那熊樣的人一眼就將他認出來，並且敢找上他，自然也不是簡單人物。

「老熊人，你不在長白山吃人肉吞心肝，也跑來這裏幹麼？」黑痣獸厲剛針鋒相對，毫不示弱。

「嘿嘿……」熊樣的人口中嘿嘿連聲。「你敢用這種口氣與老夫說話，待會老夫倒要將你的胆子挖出來看看有多大？」

這熊樣的人被厲剛稱爲老熊人，而他的外號也確叫熊人，更妙的是，他也姓熊，名叫仁復，在江湖上，武林中，只要一提起熊人熊仁復這號人物，相信沒有多少個不心寒的。

這倒不是由於他身手高不可測，而是他有一種嗜吃人肉心肝的可怕嗜好，據說，他雖然不是天天非要吃人肉吞心肝不可，但每隔三四天，必定要吃一頓人肉心肝，這麼多年來，被他吃下肚的人，沒有一千，也有幾百了，由於他的長相像極了一頭熊，而他的姓名恰好又有熊人（仁）兩個字，所以，武林中的人便替他取了個熊人的外號。

由於他嗜吃人肉心肝，長相又與大熊頗像，因此，武林中有一種傳說，他是人熊雜交生下來的怪物。

至於是不是眞的，那就無從稽考了。

幸好，被他吃下肚的，大多是武林中黑白兩道的人物，一般的平民百姓，受其害還不算大，但江湖上武林中的人只要一聽聞他的大名，鮮有不心寒變色的。

由於他的臉面除了眼耳口鼻外，都長滿了毛，所以很難從他的樣貌看出他的年歲來，實則，他已有五十多歲了。

× × ×

別看黑痣獸厲剛表面上對那熊人毫不示弱，實則，自熊人找上他後，他可是一直心頭打鼓，恐慌不已。

——他可不想成爲熊人的美食。

雖然他在西北道上名頭極响，但他却有自知之明，憑他，還不是熊人的敵手。

他之所以胆敢對老熊人毫不示弱，是有一點仗恃的，那就是他知道老熊人找上他，絕不是看上他的一身粗皮韌肉，而是必有所爲而來，那麼，暫時來說，是沒有被吃下肚之虞的，那何不有風駛盡哩，以免被對方看輕。

「老熊人，老子可不是頭羔羊，而是一頭刺蝟，你唬不倒老子的！」

老熊人忽然發出一聲可怕的咆哮，似欲撲向厲剛，嚇得他心頭大跳了一下，不自覺微退了半步。

那知道老熊人只是作勢罷了，看到他那種樣子，不由鄙夷地道：「厲剛，別跟老夫來這一套，還是乖乖地回答老夫的話。否則，老夫可不客氣了！」

說完，向厲剛作出一個噬人的得意樣子，露出一口森利的牙齒來，饒是厲剛心狠手辣，視殺人爲家常便飯，但看到老熊人那種猙獰的樣子，也不禁心生慌恐，倒抽了口寒氣。

「你……有話只管問吧。」厲剛怯怯地說。

老熊人看到厲剛終於被他懾住了，心中可得意了，冷冷一笑，也不再繞圈子，直捷了當地道：「你來這裏幹什麼？」

說時，「熊」視眈眈地猙視着厲剛。

厲剛想也不想，就道：「來這裏凑熱鬧？」

「說得倒好聽！」老熊人目中兇芒暴射。「你果然也是爲了那事物而來的！」一頓，又道：「厲剛，你也不撒泡尿照照，憑你，也夠資格與老夫爭奪那件事物？」

厲剛居然低聲下氣地道：「老——前輩，厲某不敢，厲某要是早知道前輩對那件事物有興趣，厲某也就不會不自量力，趕來凑熱鬧了。」

「嗯，總算你有自知之明！」老熊人頗爲自得地道：「那你還凑不凑熱鬧？」

厲剛慌忙搖手，道：「什麼興趣也沒有了。」

「好！」老熊人說道：「立刻給老夫滾！」

厲剛馬上道：「滾，厲某馬上就滾！」而他的眼角肌肉微微跳動了一下，老熊人却沒有看到。

厲剛可是說「滾」便滾，身形半轉，便向左邊掠去。

老熊人禁不住發出一陣得意的笑聲。

豈料，就在這剎那，一蓬黑濛濛的暗器，暴射向老熊人的全身上下。

那知道老熊人的身形也就在這剎那，陡地縱掠起來，一個熊撲，勢道迅厲地撲擊向厲剛。

那蓬暗器自然是厲剛發出的，別以爲他露出一副驚懼的樣子，便眞的怕了老熊人，實則，那是他故意裝出來的，目的自然是想老熊人以爲他眞的懾懼於他的名頭，好讓老熊人不提防他，而他早已打好了主意——殺他個措手不及！

那蓬暗器就是他在身形半轉時，乘勢發出的。

可別小看了他的暗器，雖然沒有淬了毒，但却浸過痲藥，只要被射中，立刻便會全身發痲，手脚痲軟，不能動手，就算是功力再高的人，也一樣要栽在他這種秘製的暗器之下。

而他這種暗器就叫「馬上倒」，每根只比鋼針粗小小，約有二寸長，一發就是三十根。

在他以爲，他這麼猝然出手之下，就算老熊人身手再高，也不可能完全撥擋閃避得了他的暗器，只要是一根射中老熊人，那麼，可就任由他宰割了。

哼哼，他可要好好地出出那口鳥氣！

他在發出暗器的剎那，心中暗自獰笑不已，而他的身形才掠出，便陡地一窒，擰身從後瞥望，那知道這一望，却嚇得他忍不住怪叫一聲，魂飛魄散！

原來，他一眼瞥到老熊人淩空向他縱撲而至，伸出一隻毛茸茸的右手，五指上長了寸許長尖利堅厚的指甲，就像熊爪一樣，疾抓向他的背心要害！

他怎不嚇破了胆！

他可是怎也想不到，老熊人居然能夠將他的暗器撥擋閃避過，這可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說起來，一點也不奇怪，只能說老熊人的身手太高明了，而且，老熊人也不是毫無防備的，因爲老熊人可不是眞的放他走，他叫厲剛滾，實則，只是想乘他離去的剎那，出其不意地出手襲殺他，那樣，可以少費一番手脚。

兩人可說是同一心思，都想在冷不防之下，襲殺對方！

也所以，厲剛的暗器才射出，老熊人便警覺了，只見他從撲起的身形在空中一窒，頭脚往那件毛茸茸的黑裘內暴縮入去，那一蓬黑濛濛的暗器便全部射入那件黑毛裘內，却恍似泥牛入海般，緊接着，老熊人的頭脚便自黑毛裘的上下暴伸出來，藉那雙脚一縮暴伸之力，勢道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更迅疾地撲向厲剛。

而要不是他的身形在空中窒了一下，只怕厲剛根本來不及扭轉身往後瞥望，老

熊人那熊爪也似的右手，已抓落在他的背心上！

厲剛雖然胆破魂飛，却沒有昏了頭，怪叫聲中，身形猝然歪仆在地上，手一揚，一蓬白濛濛的事物暴揚起來，罩射向老熊人的頭面！

而他在那刹那，已乘機向上撑踢出五脚！

畢竟，他也不是個浪得虛名的江湖人物！

老熊人一抓攫空，那件黑裘却陡地展揚開來，有如一片烏雲般，一下子便將那蓬暴射起來的白濛濛事物捲罩住，同時間雙脚閃動間，接擋下厲剛接連撑踢起的五脚，同時間他那件黑毛裘猛地一抖，只見一大蓬黑白交雜的閃芒，罩射向地上的厲剛。

厲剛却巳在最後一脚與老熊人交接的刹那，藉力貼地斜掠出去，堪堪避過那蓬黑白交雜閃射下來的暗器。

看清楚了，白的原來是白雪，黑的，正是厲剛發出、被老熊人那件黑毛裘全部「吞沒」的那蓬暗器——「馬上倒」。

看樣子，老熊人那件黑毛裘不單止是用來禦寒的，而且妙用無窮。

老熊人乍看起來身法似乎不會太靈活（由於他身上穿着一件厚厚的毛裘，因此，看上去臃臃腫腫的，給人一種遲笨的感覺），但他這樣動起來，可就顯出他身法之靈活了，厲剛這邊才滾開，只見老熊人的身形在空中那麼扭動了一下，便「呼」地一聲，斜斜撲擊巳滾了開去，正欲竄起身來的厲剛。

厲剛一眼瞥見，由不住倒吸了口寒氣，一股恐懼之意打從心底升起來，怪叫一聲，他像是豁出去了，竟然迎着凌空撲擊而下的老熊人，竄擊上去！

兩條人影交接的刹那，一道晶芒自厲剛的身上閃劃出來，但只是驚鴻一瞥般閃現了一下，便被一道揮捲的黑影捲沒了。

跟着，便是「呼」的一聲，厲剛大叫一聲，整個身子有如一隻斷了綫的風箏般，翻滾着，飛出六七丈外，重重地摔墜在地上。

老熊人也發出一聲低哼，整個人就像一大團烏雲般，疾「飄」掠向厲剛。

也就在這刹那，只聽「波」的一下輕響，在厲剛的身前衝射起三道烟柱來。

那三股烟柱才射起，便在空中爆散開來，一時之間烟霧迷漫！

老熊人幾乎被那三道烟柱的其中一道射中，怪嗥聲中，他身上的那件毛裘驀地暴展開來，整個人也就陡地向上騰升起來，那三道烟柱也就在那霎間爆散開來。

他若不是在那霎間陡地向上暴升起來，肯定會被那三道爆散開來的烟霧所籠罩吞沒！

要是那些烟霧有毒的話，那就不堪設想了，也所以，老熊人才不敢冒險了，不顧一切地俯撲下去，擊殺厲剛。

而他的反應也眞快，那件毛裘又一次顯出妙用來，總之，若是換上別的高手，只怕避不過那三道烟柱爆散開來的烟霧！

這老熊人果然不是徒有虛名之輩，於此，也可見他是一個怎樣可怕的人了。

那些爆散開來的烟霧有如疾風下的雲海般，急速地翻湧擴散開來，只不過霎眼間，便遮蔽了一大片地方，老熊人看在眼內，不免也心驚，不敢怠慢，臃腫的身形在空中接連翻滾，有如一團被狂風吹得翻滾疾飄的烏雲般，直翻滾飄掠出十多丈之外，才脫出了那片烟霧的範圍，飄掠在地上。

還未站定，他的雙眼便急往那片烟霧下面的地上掃視過去。

那片烟霧下面的地上，厲剛已經不知所踪。

他倒是逃得比兎子還快。

「他奶奶的龜孫子，倒是溜得比兎子還快？」老熊人氣呼呼地，那樣子就像一頭欲噬人的大黑熊般，嚇人極了。

「龜孫子王八蛋，若是再讓老夫找到你，老夫非要一刀一刀地割下你身上的肉來吃，方消老夫心中之恨！」老熊人說着一甩袖，「噹」地一聲，摔下一把短匕來，而他那收藏在毛裘袖子內的手，也有幾滴血飛濺出來。

原來，他剛才在與厲剛一上一下相交接的刹那，冷不防厲剛的左手之中，閃劃出一道刀光來，他雖然以迅速的手法，以毛裘的袖子捲住了那道刀光，並將之奪了過來，但那袖子已被刺出一個洞孔來，尖利的刀尖將他的手腕背面刺破了一個血口子。

而厲剛也吃了他一掌，不過，他總是着了厲剛的道兒，這怎不教他對厲剛恨得牙癢癢的。

「他奶奶的，這龜孫子的身上倒是藏着不少雜碎，再讓老夫遇上了，看你龜孫子還能夠施展出來！」老熊人在氣惱罵人的時候，似乎很喜歡用上「他奶奶的」！這一句的。

老熊人的兩道目光往四下掃視了一遍，才咬牙切齒地，離開了廟後，往鎭上走去。

× × ×

黑痣獸厲剛一口氣奔掠至一處山崗脚下，才敢停下脚步，靠在一棵樹上，直喘氣。

而他的雙眼，緊緊地望着來路那面張望。

看樣子，他是恐怕老熊人會突然追上來。

對於老熊人，他可是怕得要死了。

方才要不是他身上帶着一些「烟彈」，只怕他這時已直挺挺地躺在廟後那塊空地上，咽了氣，又或是被老熊人將身上的肉一塊塊撕割下來，吞落肚中。

這一次，他能夠逃過厄運，可說是死裏逃生，怎不教他心驚胆落。

說起來，他那些「烟彈」可是沒有毒的，但不知道的人總是有所顧忌的，也因此，他仗着這種烟彈，逃過幾次厄刦，而他的身上，除了「烟彈」外，還有好幾種古怪的玩意兒，他就是仗着那些雜碎，克敵保命。

他雖然在被老熊人一掌擊中左肩的刹那，立刻見機地藉勢翻掠出去，卸去了大部份掌勁，但仍然受傷不輕，左肩胸處隱隱作痛，那處的骨頭像是散碎了一樣，元自氣血翻湧不已，那條左臂根本使不出力來。

若是實受了老熊人那一掌，只怕他巳沒有命了。

煞白的臉上，好一會才漸漸有了血色，氣息也慢慢平復下來，這時候，他可放心多了——這一會兒還不見老熊人追上來，九成九是不會追上來的了。想到這一條命可說是撿回來的，他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

「他娘的老狗熊，還眞厲害，有朝一日落在我的手中，管教你這頭老狗熊嚐試一下被一口口將肉噬吞的滋味！」厲剛自個在說着狠話解恨。

驀地，他整個人震悚了一下，僵窒住了，連大氣也不敢喘，一雙眼驚恐慌亂地轉動着，四下掃視。

「刷拉」一聲，在他身左不遠的草叢中，發出聲響。

他立刻有如一頭受了驚的兎子般，驚疑地朝望着那處草叢。

「厲剛，你逃不了的！」在他身前驀然响起一個人的語聲。

厲剛嚇得差一點沒有整個人一蹦二丈高，一股寒氣也陡地從他的心底升起來，那刹那，他感到那顆心似乎停止了跳動，在他的感覺中，他巳是一個死人。

他所以驚嚇得如此之急，那是他以爲驀然說話的人，就是老熊人。

要不是老熊人，怎會說「你逃不了」這句話。

「厲剛，你是怎麼了？不是被老熊人嚇破了胆罷，瞧你那種杯弓蛇影，嚇得半死的樣子，可不像縱橫西北道上的黑痣獸厲剛啊！」一個全身白衣的人，彷彿從空氣中幻現出來般，出現在厲剛的身前約二丈外的地方。

這一次，厲剛總算聽清楚了，那語聲不是老熊人的，頓時，他整個人幾乎癱瘓軟下來，那是一種驚嚇過後都會出現的現象——近乎虛脫。

長長地吸了幾口氣，他才恢復了氣力，神魂稍定地轉回目光，落在那白衣人的身上。

「果然不是老熊人，他在心中發出一聲呻吟。

但他却認不出那嚇得他幾乎半死的白衣人，是什麼人。

那白衣人大約三十上下，一貌堂堂，最令人觸目的是那雙深邃但却明亮的眼眸，你若是看着他，很自然地，你就會被他的雙眼吸引了。

不用說，這白衣人正是被那個紅衣女子稱爲白衣勝雪李準的那個白衣人，至於是否白衣勝雪李準，那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因爲他沒有對那紅衣女子承認就是白衣勝雪李準。

不過，他那一身白衣，確是潔白勝雪，而且不沾一點泥塵（在這種積雪滿地的地方）！

這就讓人感到他有點出塵脫俗了。

厲剛雖然大大地鬆了口氣（來人不是老熊人），但他從眼前這白衣人的不凡氣度，看出對方不是一個平常人，故此，他暗中一直警戒着。

「你是什麼人？」他的雙眼依然不停地打量着那白衣人，希望能夠從記憶中，找尋出一點有關此人的印像來。

白衣人朝厲剛淡淡地一笑，口齒欲動間正想說什麼，厲剛却驀地雙眼一睜，神情微微震動了一下，脫口疾聲叫道：「你莫非就是江湖上人稱白衣勝雪的李準？」

白衣人不置可否地道：「閣下憑什麼認爲區區是李準呢？」

厲剛驚疑不定地瞪視着白衣人，沒有答他的問話，一會，他猛地吸了口氣，以肯定的口氣道：「你就是李準！」

白衣人淡淡地道：「既然你認定區區是李準，那區區就是李準吧。」

厲剛吸了口氣，像是自語般道：「傳說白衣勝雪李準，乃是江湖上近幾年來最令人矚目的一位年輕高手，就連當今武林中有泰山北斗之稱的兩位高人，也對你稱許不已，而武林中各門各派的有名人物，莫不以能結識你爲榮，但你却一直恍似神龍見首不見尾，想不到，厲某這麼一號人物，却在這裏見識你這號頂尖的人物，哈哈……」

白衣人一直靜靜地聽着，臉上沒有露出絲毫異樣的神色，待厲剛笑聲停歇，他才淡淡地道：「厲剛，別顧左右而言他，你怎也迴避不了的！」

厲剛陡地神色一變，兇惡地道：「李準，你待怎的！」

白衣人那兩道湛亮的目光直射在厲剛的身上，語聲清晰地道：「不想怎樣，區區只想知道，你來此的企圖是什麼？」

厲剛陡地狂笑起來。「李準，你是此地的地方官麼？你憑什麼管老子的事？」

白衣人依然毫不動氣。「不憑什麼，就憑你我同是江湖武林中人！」

厲剛不屑地道：「你雖然近年來名動江湖，但還不配！」

白衣人却不理會厲剛的話，一字字道：「你來這裏，是否也想插上一脚，趟這淌渾水？」

厲剛道：「隨便你怎樣想。」

白衣人目中精芒隱現了一下，依然平靜地道：「厲剛，放光棍一點，區區不但知道你對崔錦衣之死有興趣，你在一頓飯時分前在土地廟後與老熊人說的話，與及動手的情形，區區都聽到也看到……」

厲剛聽得心頭一震，惡聲惡氣地道：「你想怎樣？」

白衣人道：「不想怎樣，區區只是不想讓太多的人將這淌渾水趟得更渾濁，所以，請你離開此地！」

厲剛猛地吸了口氣，脹紅了一張臉，兇惡地道：「要是老子不肯離開呢？」

「那是你自討沒趣，區區只好動手撵了！」白衣人語聲中不帶一絲火氣。

厲剛氣怒得狂笑起來。「好小子，居然敢用這樣的口氣與老子說話，老子偏不信邪，看看你有什麼能耐，能夠將老子撵走！」

白衣人道：「請。」

厲剛大喝一聲，有如一頭猛虎下山般，撲向白衣人。

白衣人身形紋風不動，雙眼定定地注視着厲剛撲來的身形。

單是這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那份沉穩氣度，可就顯出了白衣人的不簡單。

厲剛本來想以聲勢震懾得白衣人身形

一動的刹那，便冷不防以暗器招呼對方的，眼見白衣人不爲所動，知道就是發出暗器，也未必能夠得手，只好硬着頭皮，直撲向白衣人！

白衣人在厲剛的身形撲到他身前的刹那，終於動了。

只見他的身形猝然一個偏側，兩條身形便交錯而過。

「拍拍拍」一連响起五六下擊响聲，兩人在錯身而過之間，交手了五招。

厲剛發出一聲悶哼，身形踉蹌着衝出了兩步，才能止住衝勢，霍然轉過身來。

白衣人却早已旋過身子，咀角噙着一絲冷笑，看着才轉過身來的厲剛，却沒有動手。

要是他乘勢出手的話，厲剛只怕轉不過身來，就算閃避得了，也會很狼狽。

而他在與白衣人交手之中，脅下已着了對方一掌，此刻正隱然作痛。

只這一下接觸，厲剛已暗暗心驚，若是白衣人剛才下手重一些的話，只怕他此時已躺在地上。

但是，他却不領這份情。

因爲他不想離開這裏。

所以，他厲吼一聲，形如瘋虎般，撲擊向白衣人。

白衣人冷笑一聲，也撲擊上去。

豈料就在這刹那，「波」地一下輕爆，自厲剛的身上爆出一大蓬烟霧來，罩捲向白衣人。

而厲剛的身形也不進反退。

白衣人居然不閃避那爆散開來的烟霧（不知有沒有毒的），反而一下子便撲入了烟霧之中。

厲剛本來在放出烟霧的刹那，便接着射出一把「馬上倒」暗器，他自信在烟霧的掩蔽之下，肯定可以射傷那白衣人，那時，嘿嘿……

那知道他在將發未發（那把暗器）的刹那，乍然瞥到那白衣人自烟霧中衝了出來，他不由驚怔了一下（在他的想像中，那白衣人在烟霧爆散時，必會有所顧忌而閃退開去的，就連老熊人那種成了精的老狐狸也不免上當，那麼，白衣人也不會例外的，豈料却大出他意料之外），白衣人已一掌印在他的胸腹上！

他的暗器也發出了。

只是，他挨了白衣人那一掌，立時慘叫一聲，整個人倒飛出去，也因此他本來是射向白衣人的暗器，有大半射向半空，只有小半射向白衣人。

白衣人的身形猛地向前一伏一竄，那些暗器也射了個空。

待到厲剛掙扎着落在三丈過外的地上，還未將搖晃的身形穩住，那白衣人已竄到他的身前一丈不到，右手如抓如拿，蓄勢待發。

若是白衣人出手的話，厲剛肯定躲避不開，被白衣人抓拿住！

但白衣人却沒有出手。

厲剛却嚇得胆破魂飛，一下子歪掠出丈外。

待到他的身形停住時，白衣人的身形依然就在他身前不到一丈的地方站着，這一來，厲剛可是打從心底寒出來了，白衣人的身手，高出他太多了，他根本就不是對方的敵手。

白衣人若是要殺他，只怕他這時已躺在地上了。

他終於懾服於白衣人那高明的身手之下了。

「厲剛，你再說一次，肯不肯離開這裏？」白衣人一字一頓地向厲剛說，語聲雖然不帶絲毫肅殺之氣，但厲剛却感覺到從他身上暴然湧迫過來，莫可抵拒的那股殺氣。

猛地打了個抖顫，他不由自主地退了一大步。

「走……厲某立刻……就走！」厲剛已胆氣全喪，連語聲也顫抖起來。

「請！」白衣人語聲一下子又變得平淡起來。

厲剛就像一條鬥敗了的惡狗般，一語不發，灰溜溜地挾着尾巴走了。

白衣人一直看着厲剛的身形消失不見，才輕輕地舒了口氣，自語道：「趕走了一條惡狗，少了一份痲煩。」

「好身手！」陡地有人在他的身後輕輕擊掌說。

白衣人的神情微微一震，慢慢轉過身來。

× × ×

白衣人轉過身來，脫口一聲道：「是你！」

「就是我嘛！」在白衣人身前約三丈外的一棵樹後，正轉出一個女子來——身上披着一件白披風，不正是那位紅衣女子麼！

白衣人冷淡地說道：「妳一直跟着區區？」

紅衣女子急忙的道：「我可是沒有惡意的。」

白衣人定定地注視了紅衣女子一會，才道：「聽着，區區最討厭的就是：被人像吊靴鬼一樣跟着！」

紅衣女子委屈地道：「人家不過想與你交個朋友。」

「姑娘，你怎樣稱呼？」白衣人忽然問。

紅衣女子馬上急不迭道：「我姓韋，名紅芳。」

「韋紅芳？」白衣人嘟喃一句。

「李……兄，你是否肯交我這個朋友？」韋紅芳喜孜孜地望着白衣人。

——她以爲白衣人問她姓名，已有意思交她這個朋友。

「不！」白衣人冷淡地道。「區區生平不喜胡亂結交朋友的？」

「你——」韋紅芳一張臉陡地脹紅起來，却另有一種令人心動的美態，兩片紅唇抖動着，可見她是如何的氣忿了。「你將我當作是什麼人？」

白衣人神色仍然冷冷的。「韋姑娘，請別誤會，區區絕沒有將妳當作什麼！」

「那你——」韋紅芳忿忿地戟指白衣人。「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

白衣人淡淡道：「區區從來不以爲區區是什麼東西，區區便是區區！」

「別臭美！」韋紅芳恨怒地盯了白衣人一眼，驀然嬌軀一轉，急掠而去。

白衣人可是想不到韋紅芳忽然離去，怔愕了一下，臉上露出一絲歉然的神色，

仰天吐出一口長氣，便向鎭上馳去。

× × ×

傍晚時份，天上又飄飄洒洒地落下雪來。

起更後，雪下得更大了。

下雪天，街上的行人更少了，鎭上的店舖大多已關了門，街上淒淒清清的，只有漫天飄飛的雪花，依舊下個不停。

一更，二更，快近三更了。

天地間彷彿白雪迷漫掩埋了，白濛濛的一片。

一條人影在迷濛的飛雪中，有如一片雪花般，「飄」入崔家那座大宅子的圍牆內。

立刻，那人影便與地上的積雪融爲一體。

崔家大宅內，闃無人聲，烏燈黑火的，大概連巡夜的護院在這種大雪天也偷懶躱回房中，縮入熱被窩內了。

那條人影再出現時，已潛近了靈堂。

靈堂上陰森森的，只有香燭閃出火光來，崔大少爺的靈柩仍然停放在靈堂內，靈堂內却沒有人。

那條人影輕靈迅疾地掠入了靈堂內，閃在一條柱後，一雙發亮有如貓眼的眼睛在靈堂內四下掃視了一眼，貼着柱子靜靜地傾聽了一會，大概已察覺出靈堂內眞的沒有人，只一閃，便閃到了那具棺木前。

站在那具棺木前，那條人影木然不動，好一會，才雙手抓搭在棺蓋上，雙手一掀，那面棺蓋便無聲地掀開來。

那條人影目光一落，落在棺中躺着的那具屍體上。

只看了一眼，他便伸手入棺，一下子將那條屍體抄了起來，挾在自己脅下，立刻掠出了靈堂外，循着原路，掠出了崔家大宅。

崔家大宅內，依舊毫無動靜，只有漫天的大雪，不停地飄落，似乎要將崔家大宅掩埋掉，甚至將大地上的一切完全掩埋了。

那條人影很快便閃沒在迷漫的大雪之中。

崔家大宅內，似乎仍沒有發現靈堂上的屍體不見了，沒有任何的動靜。

× × ×

那條人影挾着崔家大少爺的屍體，一直掠到一間孤零零的屋子前，才將身形放慢，扭頭朝來路瞥望了一眼看不到留下什麼痕跡，才伸手將門推開，閃身進入屋內，屋門隨即關上了。

韋紅芳躲在林中，偷窺白衣人與厲剛互鬥中的情況。

刷地一聲，屋內有火光亮起，是那夜行人晃亮了火摺子，將油燈點亮了，屋內便昏亮一片。

這時候，可以看清楚那夜行人的模樣了。

那是一個三十多四十不到的漢子，生就一張馬臉，鼻子很大，令人會忍不住笑，雙眼中精光閃閃，屋內有一床（應該說是炕床），那馬臉人却沒有將崔錦衣的屍體放在床上，而是「砰」的一聲，重重地掉落在地上。

那屍體直挺挺地跌落在地上，在昏黃的燈光照映下那張僵木死白的臉面更形可怖，但那馬臉人却一點也不驚怕，就像那屍體不是一條死屍，而是一個活人。

將身上頭上的雲花拍打掉，馬臉人這才蹲下來，先看了那條屍體一眼，咀角露出一絲笑容，然後動手將屍體上的衣服撕開。

兩道目光落在那具屍體袒露的胸膛上，那馬臉人全身猛地一震，怪叫一聲，身形猛地向後倒竄開去。

你道他爲何會那樣震驚，莫非是「屍變」不成？

不是，而是那具屍體袒露的胸膛上，完好無損，根本就沒有那個留在心臟部位，形狀罕見的致命傷口。

換句話說，這具屍體不是崔錦衣。

但那張死人臉却是崔錦衣的模樣。

那只有一個解釋，眼前這具「屍體」，是被人做了手脚——易容成崔錦衣的模樣。

既然屍體是假的，那麼，就有可能那

具屍體是活人扮的了。

那馬臉人的反應不可謂不快，在警覺到屍體被人掉了包的刹那，他將那些可能性都想到了，所以，他馬上身形向後一拗，倒竄開去！

但他的身形才向後倒拗，整個人便那樣定住了，根本竄不開去。

而那屍體也就在那刹那竟然朝他咧咀一笑，直挺挺地生動了起來。

這眞是怪異極了，要不是那馬臉人已知道自己身上五處大穴是被那屍體乍然發出的五縷指風點封了的，換上是別人，難會被嚇得昏倒過去。

因爲那屍體直挺挺坐起來的舉動，十足是屍變。

那馬臉人身形倒拗，蹲着雙脚，那模樣好看極了，只是難爲了他，那種姿勢挺難受的，一個支撐不住，便會像元寶一樣，翻倒在地上。

那屍體一挺身，站起來，呲牙咧咀地道：「朋友，你好大的胆子，盜人屍體，可是殺頭大罪啊！」

屍體會說話，那當然不是死人了，崔錦衣的屍體果然是活人假扮的。

而假扮屍體的人眞好能耐，居然扮得那樣似，在被那馬臉人挾來此地的途中，能夠一動不動，硬挺挺的，沒有露出絲毫破綻。

單是這種「裝死扮屍」的功夫，就不簡單。

那馬臉人雖然被點封了五處穴道，動彈不得，但啞穴却沒有被封，所以，他還能夠說話。

「噗」地一聲，他終於支撐不住，翻倒在地上，雙眼定定地注視着那「屍體」的臉孔，彷彿要看透他易了容下面的眞面目，臉上只有驚容，却沒有懼意。

「你到底是誰？」他問。

「這句話應由我來問你！」那「屍體」疾聲道。

「我叫俞培。」那馬臉人可能知道既然已落在對方的手中，若不乖乖地合作，那只會自討苦吃，所以他馬上便答。

「俞培！」那「屍體」在咀裏唸了一遍，倏地目光閃亮了一下，「我聽說過你的大名，你就是那個爲了錢，什麼也肯幹的『見錢眼開』俞培！」

那馬臉人——俞培苦笑一聲道：「想不到我俞培的『大』名，在江湖上這樣响亮！」

「哼，你倒挺輕鬆的啊！」那「屍體」冷笑一聲。

「不這樣又能怎樣？」俞培拉長那張馬臉，道：「就算我想一頭撞死，也不能啊！」

一頓，接說道：「就算我向你跪拜哭求，你也不會放我走的啊！」

那「屍體」冷聲道：「想不到你不但愛錢，也愛說話！我倒希望你在我問你一些事情時，你也愛實話實說。」

「放心，我一定實話實說。」俞培道：「只要是我知道的。不怕對你說，我不但愛錢，也貪生怕死！」

他倒是很坦白。

那「屍體」目光閃爍了一下，說道：「崔家大少爺是不是你殺的？」

「朋友，在我回答之前，可否請朋友將眞面目露出來，我不想對着一張死人臉說話，那會令我極不舒服，而我心中不舒服的話，便會分不清那是眞話，或者那是假……」

這俞培雖然是個愛說話的人，而且，還挺會說話的。

「別囉裏囉嗦的！」那「屍體」不耐煩地沉叱一聲，忽然伸手在臉上一抹一揭！揭下一張人皮面具來，露出他的眞面目來。

俞培一眼看清楚那人的面目，脫口叫道：「原來你是崔家的護院頭兒——陸元奎。」

假扮「屍體」的人果然是陸元奎，冷冷一笑，道：「想不到我陸元奎只是崔府一名當護院的，你却一眼就認出來，看來，你對崔家的事情，摸得很清楚啊！」

「陸朋友，別自貶身份了，你雖然少在江湖走動，但我却知道，你是少林達摩院長老空靈大師的唯一弟子！論輩份，是少林當今掌門悟了大師的師弟，一身武功，已盡得空靈大師眞傳，只是火候還未到家，是少林一派俗家弟子中，身手最高的一個！」俞培侃侃道來，對陸元奎的出身來歷，倒是知道不少。

陸元奎目中殺機陡射，但馬上便歛隱了。「姓俞的，看樣子你對陸某倒是下過一番工夫啊！」

一頓，接沉聲道：「現在該你回答陸某剛才的話了！」

俞培眨眨眼，道：「崔錦衣不是我殺的！」

陸元奎似乎相信了俞培的話。「那是什麼人殺的？」

「很抱歉，我無可奉告。」俞培搖頭道。

陸元奎盯着俞培，只有一盞茶時分，才道：「你潛入崔府，將屍體偷出來，爲了什麼？」

俞培道：「有人出錢叫我將屍體偷出來，我便去偷。」

「是什麼人出錢要你偷？」陸元奎的目光忽然灼亮起來。

「不知道。」俞培眼也不眨地答。

「不知道？」陸元奎逼視着俞培。「答得好乾脆啊！」

「那你要我怎樣答？」俞培很快便說下去。「是不是要我說得婉轉些，很抱歉，對不起，請你原諒，我沒有見過出錢請我偷屍的人，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人。這樣成了吧？」

這俞培眞是個好人，在這種情形下，居然還有心情侃侃而說。

陸元奎雙眉一剔，似欲發作，但却忍住了，吸口氣，說道：「你這番話連自己也騙不了，還想騙人，那有不知道出錢僱你偷屍的人是誰，那你們怎樣交易？」

「是用紙條交易的？」俞培臉不改容地道。「那人在紙條上將價錢、要我幹什麼，全在紙條上寫得清清楚楚，若是我接下這宗買賣，便是看到紙條後到街上去走一轉，那人自會將定金送到我的手上，我可是自始至終，只見紙條不見人，信不信由你！」

陸元奎沉吟了一下，道：「那你怎樣

收餘下的銀子。」

他這樣說，表示他已相信了俞培的說話。

「事成之後，他要我將屍體驗明後，就放在這裏，餘下的銀子，在我離開屋子後，自會送到我的手上。」

「至於他怎樣交給我，我就不知道了。」俞培緊接着補說一句。

「聽你這樣說，那僱請你的人，是個非常小心謹愼的人。」陸元奎看着俞培。「這一次你偷了具假屍出來，那怎樣向那人交待。」

俞培苦笑道：「那只好將訂金雙倍奉還了！」

「怎樣奉還？」陸元奎的目光閃亮了一下。

「放在這屋子內。」俞培的話令到陸元奎大爲洩氣。

但他馬上便精神一振，說道：「姓俞的，你想死還是想活？」

俞培咧咀一笑，說道：「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我這麼多年來，掙下了不少銀子，我還想好好地享受一下，怎會……」

陸元奎雙眉一皺，打斷了俞培的說話。「別說廢話了，你既然不想死，那就與我合作。」

俞培色然而喜。「將你的主意說出來吧，我雖然愛錢，但也是個言而有信的人，你放心吧，我不會……」

「我若不信你，也不會要你合作了，」陸元奎不耐煩地打斷俞培的說話，接附在俞培的耳邊，說了一陣。

俞培連連點頭道：「成，成！我不會令你失望的！」

陸元奎不再說話，動手解開了俞培身上被封的五處穴道。

俞培伸展一下手脚，一挺身，便從地上彈挺起來，吐了口長氣，將陸元奎壓着聲道：「你小心了，我出去了。」

陸元奎點點頭，俞培便開門出去，却沒有將門關上，一陣急風呼嘯着，挾着大片雪花，吹入屋內。

陸元奎在俞培轉身開門出去時，已將手上那張人皮面具戴上，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 × ×

陸元奎這樣作，是要俞培依照那神秘僱主的約定，將陸元奎假扮崔錦衣的屍體當是眞的，若無其事地走出去，希望能夠誘使那僱請俞培偷屍的人上當現身，那就有機會將那人逮住，只是，他却不敢存太大的希望。

因爲他不敢肯定那個神秘人是不是已知道了他是假扮的死屍（那人極有可能一早便潛伏在這屋子的附近，將屋內發生的一切，暗中窺看到了），只不過事已至此，他的一番心機可說是白費的，在無法可想之下，只好出此下策，看看能不能有所收獲。

這是死馬當活馬醫，他只存萬一的希望。

他不想一番心機白費。

但他很快便知道，他唯一的希望，也破滅了。

他聽到走出屋外，一直往前走的俞培忽然發出一聲短促的慘叫。

慘叫聲入耳，他便一個鯉魚打挺，從地上彈躍起來，箭也似地掠射出屋外。

他的反應與動作可謂快逾電閃，但仍然只看到俞培歪倒在地上的身形，却看不到那出手將俞培擊倒的人。

飛掠落倒在地上的俞培身邊前，陸元奎只看了一眼，便知道俞培沒得救了，不過，却仍未咽氣。

他馬上蹲下來，疾聲道：「是什麼人下毒手殺你？」

俞培的頭側有兩個血洞，從左邊直穿過右邊，左邊的血洞很小，右邊的血洞略大，不用說，那件利器是從俞培的頸脖左側射入，右邊穿射出來，從兩個洞孔中滚出來的血，將雪地染紅了。

奇怪的是，俞培居然還未咽氣，但他也不能回答陸元奎的問話，喉嚨中「胡胡」作响，就是說不出話來，一雙眼睜得大大的，雙手緊緊地抓着兩團雪，胸脯急促地起伏着，忽然他的右手猛地抬起來，但隨即便手一鬆，抓在手中的那團雪「噗」地墜跌落地上，那條手臂也重重地跌回地上！

陸元奎一看，便知道俞培已咽了氣。

因爲他起伏的胸膛在他手中那團雪鬆墜落地上的刹那一下子便靜止了。

看到俞培那種不瞑目的樣子，陸元奎心中一陣難過。

姑不論俞培生前的爲人及所作所爲如何，畢竟，他是在與陸元奎合作才慘遭毒手的，而且是眼看着他咽了氣的，兔死尚且狐悲，何況是人！

再說，人死是非了，縱使他生前作惡多端，但一死，便什麼也烟消雲散，陸元奎伸手將俞培的眼瞼抹上，正欲動手將他的屍體掩埋起來（他很想將那兇手找出來，但既然連對手的影子也看 到，那只會白費力氣，所以，他才打消了找尋那兇手的意圖），忽然心頭一動，伸手在俞培的身上翻搜起來。

但只搜出幾張銀票。

他之所以忽然搜查俞培的屍體，是想從俞培的身上搜出一些可以從查出僱請他偷屍的那人的綫索。

打開那幾張銀票，看了一遍，發覺到有兩張銀票是萬隆錢莊的銀票，數目是一千兩，而另一張銀票是四海錢莊的銀票，數目是五百両，他想到俞培在屋子中曾對他說過，俞培曾收了僱他偷屍的人一半訂金，並說，若是偷到的是假屍，便要將訂金雙倍退還給那人，那麼，那張四海錢莊的銀票就極有可能是那人的訂金，那兩張合共一千兩的萬隆錢莊的銀票，就有可能是俞培準備賠給那僱主的銀子，陸元奎心頭動了一下，將那三張銀票收入懷中。

他可不是要那三張銀票，而是想從其中查出一些綫索來。

× × ×

佇立在雪地上，脚旁那賁起的雪堆，就是埋葬俞培的地方，陸元奎一任那些雪飄絮般落在頭上、身上，雪花幾乎將他「掩埋」了，仍然動也不動。

此刻，他正在想着一連串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人殺死崔錦衣？

——又是什麼人僱請俞培偷屍體？

——爲什麼要偷盗屍體？

——殺死俞培的人是不是僱請他偷盜屍體的人，抑或另有其人？

這一連串的問題，纏繞在他的心中，但他却找不到任何解答。

既然得不到解答，還想它作什麼？他像是不勝心中的重壓般，陡地抖動了一下身體，將滿頭滿身的落雪抖掉，長長地喘了口氣，望一眼不停歇地漫天飛舞飄落的雪花，陡地發出一聲長嘯，飛掠而去。

就在他的身形掠沒於滿天迷漫的雪花中，在那間孤零零的屋子左角後的雪地上，忽然冒起一條身影來。

那條身影沒有立刻竄掠出來，一會，才輕捷地竄掠向埋葬了俞培的雪堆前。

但他只匆匆看了一眼，便循着陸元奎掠去的方向，飛掠而去。

剎那間，天地間彷彿除了漫天飄舞的雪花外，便沒有其它了。

追踪尋綫索　謎團露端倪

兩條人影一追一逐地，飛掠在漫天飛舞的雪花中。

兩條人影的身法快捷異常，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大約十丈過外，而前面那條人影似乎沒有察覺到後面有人一直追逐着，因為他始終沒有向後面回望一眼。

後面那人不知是不想追得太接近，還是輕功也施展至極限，始終追不上前去，保持着那種距離。

前面那條人影一直在茫茫的雪地上飛掠着，看不出有停下來的樣子。

掠到一座被白雪完全埋沒了的山崗脚下時，前面那人忽然停下來。

後面那人很機警，馬上也將身形煞停，並且身形一矮，趴伏在雪地上。

由於他的身上已披滿了雪花，再加上落雪如雨，所以他的身形馬上便與地上的積雪融為一體。

前面那人似乎還未發現後面那人，慢慢地轉過身來，兩道目光四下掃視着，看他的樣子，似乎是在等人。

天地茫茫，除了雪，就是白色，四下裏，不見一個人影——除了那人及趴伏在雪地上的人外。

那人抖落一身雪花不耐煩地在原地來回踱着步，不時停下來向左邊翹望，嘴唇嗡動着，似是在埋怨要來的人還未到來。

狠狠地踢了地上的積雪兩脚，那人似是不經意地，往回走三步，又向後走兩步，忽然狠狠地地咒罵出聲來，由於風勢是往山崗那邊吹，再加上那人的咒罵聲很低，故此，伏在雪地上的那人雖然豎起了耳朵，却就是聽不出那人罵些什麼。

那人似是極不耐煩，脚步不停地前後來回走動着，不經不覺之間，已移動至距那伏在雪地上的人不到兩丈遠的地方。

伏在雪地上的人緊緊地趴伏在地上，動也不敢稍動一下，甚至連氣也不敢喘一下，以免吹起了地上的雪花被那人驚覺。

那人却似乎沒有發覺二丈外的雪地上伏着一個人，根本就沒朝雪地上看一眼，只是時不時朝右邊張望，用力地呼着氣，將落在鼻尖的雪花呼得飄飛開去。

重重地吐出一口氣來，那人也吐出一句罵人的話來。「該死的東西，居然這時候還不來赴約，他娘的讓我在這裏抵風冒雪的！」

這一次，那伏在雪地上的人聽得一清二楚，但他却仍是一動不動，只是眨了眨眼。

因為那人很少面向來路那邊，加上伏在雪地上的人又不敢將頭抬得太高，以免被那人一眼發現，所以，距離雖然近，雪地上那人却始終看不清楚那人的樣貌。

那人又來回走了一會，不知怎的，距那伏在雪地上的人又近了五六尺。

驀地，那人脚步一停，疾聲道：「不好，莫非那傢伙出了事不成？」語聲中，朝右面緊張地張望着。

雪地上的人眼見那人又移近過來，那雙微向前望的眼中光芒閃動了一下，仍然不動，只是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那人。

這人真沉得住氣。

他若是在這時猝然向那人的下盤出手襲擊，那人在冷不防之下，不大可能避得過他的襲擊。

只不知他在打什麼主意？

那人忽然一揮袖子，吐出一句話來。「他既然逾時不來，我在這裏也等了他這麼久，可怪不得我不再等下去了！」

身形一掠，往來路掠去。

那人這一掠，必要從伏在地上的人那裏經過，若是巧的話，還會從雪地上的人的身上掠過。

說起來也真巧，那人正是從伏在雪地上的人身上掠過。

那人就在從伏在雪地上的人身上掠過的霎間，驀然間身形疾墜，一脚踹踏落雪地上的人的頭上！

那人的猝然一擊，事先一點徵兆也沒有，而且裝樣裝得像極了，伏在雪地上那人在這種情形下，根本不可能避得開那人的一脚！

但伏在雪地上的人却在那一脚踹踏下的瞬間，身形疾翻，雪花飛揚中，只聽拍地一聲，那人的一脚不但踹踏空，而且脚踝上還挨了一下，整個人凌空騰射起來。

伏在雪地上那人的身形也自地上彈射起來，追着那人的身形，帶起了一大蓬四濺飛揚的雪花。

兩條身形很快便在空中交接，「辟辟啪啪」拳擊掌拍聲連串響起，跟着兩條身形同時向後翻飛開去，各自飄落在地上。

兩人相距約兩丈許。

本來，在兩條人影飄落在地上的時候，很難一下子便分辨出誰是誰的，但落在山崗對面地上的那人在飄落地上時，身形微歪了一下，那就可以分辨出，那人正是在飛掠離去中，冷不防向地上的人驀然踹踏下去的人。

背向山崗的，自然就是伏在雪地上的人了。

這兩人面面相對，彼此皆可以看到對方的樣貌與衣着。

面向山崗的那人年約三十七八，四十不到，尖削臉，三角眼，鼻子挺削，薄薄的雙唇緊緊地抿成一綫，最怪的是，生就一雙鴛鴦耳，左耳大小適中，右耳却小得有如一隻蜆殼，怪異極了。

但從那人的面相看來，是一個刻毒陰狠的人。

此人的身手穿了一件灰色的光面皮袍，在夜色雪光之下，恍似穿了一件白袍。

背對山崗的人身上穿的也是一件白衣——比雪還要雪白，沒有因為趴伏在雪地上一段時候而沾上了一點塵污。

單看他這一身白衣，就可以認出，他就是那位在日間擊傷了厲剛，並將他擄走的白衣人。

兩人互相對峙着，四道目光在空中交接着，誰也不肯示弱退縮。

「是你，眞是大出區區意料之外。」白衣人淡淡地說。

那尖削臉的人哼了一聲。「你以為我是誰？」

白衣人道：「姜赫！」

尖削臉漢子道：「你現在一定很失望了？」

白衣人道：「不！」

尖削臉漢子沒有說話，只是向白衣人投以詢問的一瞥。

白衣人自然看出他的意思，說道：「只要找着你，一樣可以找到姜赫！」

「你這麼有把握？」尖削臉漢子的神色依然不動。

「因為區區知道你是誰！」白衣人的神色也是沒有一絲變動。

「哦——」尖削臉漢子的眉毛終於輕輕地剔動了一下。

「唐樂！」白衣人一字字道：「外號『一脚踢』！」

原來此人就是江湖上武林中以腿功著稱的唐樂！

據說，他的腿功乃是得自昔年一位有腿王之稱的狠毒角色秦岳的眞傳，在當今武林中，腿功有他那麼高明的，已沒有多少人，而他與人動手，每以腿功取勝，而只要挨上他一脚，輕者重傷，重者必死，所以，江湖上的人給他起了「一脚踢」這個外號。

「你認出唐某，唐某也知道你是誰。」一脚踢唐樂聳了聳鼻子。

白衣人沒有說話，只是定定地盯着唐樂。

唐樂繼續說下去道：「你就是近年來，最令武林同道矚目，外號白衣勝雪的李準！」

不等白衣人有所表示——承認或是否認，唐樂又說道：「唐某久聞大名已久，一直想見識一下閣下丰采，想不到，今晚却見識到了。」

唐樂的口氣忽然變得客氣起來，可見，他已不敢對白衣人心存輕視。

白衣人也道：「區區也久聞閣下的大名。」

白衣人的說話也客氣起來，而他那樣說，等如承認了他就是李準。

唐樂忽然道：「閣下，唐樂與你沒有什麼過節吧？」

李準——白衣人道：「沒有。」

唐樂馬上道：「那麼，唐某告辭。」說着，朝李準抱拳一禮，便欲轉身離去。

他忽然這麼客氣，原來是想開溜。

「慢着。」李準疾聲道。

唐樂的身子震了一下，看了李準一眼。「閣下還有什麼指教？」

「指教不敢當。」李準道：「區區倒要請教你一件事情。」

「哦——」唐樂長長地哦了一聲，似乎有點意外。「閣下請說，唐某若是知道的，必然實說。」

李準的目光忽然變得銳利如刀，直射在唐樂的臉上，語聲清晰緩慢地道：「閣下，請問姜赫如今在那裏？」

唐樂神色微變了一下，但他馬上便以聳鼻來掩飾。「對不起，唐某雖然與姜兄是朋友，但唐某也是來找他的，唐某根本不知姜兄落脚在什麼地方。」

李準冷冷一笑，道：「眞的？」

唐樂變臉道：「閣下將唐某當作什麼人？既然閣下不相信唐某說的話，那麼，你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告辭！」

他可是說走就走，轉身便欲離去。

李準沒有動，看着唐樂。「閣下裝羊的功夫，區區是佩服得五體投地，要不是區區在最後那剎那看穿了。只怕這時已頭爆血漿流，死在你那一脚之下。」

唐樂聽李準那樣說，回過身來道：「閣下忽然這樣說，欲藉口將唐某留下來不成？」

說時，露出夷然不懼的狠毒神色。

「不！」李準道：「區區這樣說，只是要讓你知道，你剛才所說的話，是口不對心。」

唐樂厲聲道：「你待怎樣？」

兩人的語氣一下子又變得不客氣起來了。

李準道：「區區知道你不但知道姜赫的下落，也知道你在那間屋子外用暗器射殺了俞培，若區區沒有猜錯的話，你應該就是出錢僱請俞培偷屍的那個人！而你與姜赫乃是莫逆之交，更是姜赫的把弟，雖然區區不知道你將崔錦衣的屍體偷出來有何用意，區區却猜到，你只是受姜赫之命，僱俞培將屍體偷出來，你會不知姜赫的下落？」

聽李準這樣說，俞培是唐樂殺的了，而他亦一直伏在那間屋子的附近，將一切看在眼內，並暗中跟踪唐樂，看他要到什麼地方，那知道唐樂這人也不簡單，居然察覺到李準跟踪他，便在山崗下停下來，裝出等人的樣子，却不着痕跡地移近李準伏身的地方，裝出不耐煩再等下去，在離去掠過李準身上時，出其不意地乘勢向李準下毒手，那知道，李準却識破了他的陰毒，反而擊傷了他的足踝。

說起來，李準在起初時也以為他在等人，所以，他一直隱忍着，沒有採取行動，想看一下，他等的是什麼人，後來發現他似是無意地向他伏身的地方移近過來，還未識破他的陰謀（唐樂的做作功夫確是到家），他還想在唐樂再移近點時，便出手將他制住……在唐樂離去，從他身上掠過的剎那，他才驚覺到唐樂的陰謀——欲出其不意地擊殺他。

他在那剎那本想也出手擊殺唐樂的，但却瞬即改變了主意——在唐樂一脚踹踏下的霎間，翻滾開去，同時乘勢一掌切在唐樂的足踝上。

那一掌若是切在唐樂的足踝上，肯定可以將他的踝骨切斷，但唐樂在腿脚上的功夫雖然厲害，在踹踏空的那剎那腿脚怪

異地一扭，雖然避不開李準那一掌，但李準那一掌也沒有完全切在他的足踝上，只是掌沿掃中了他的足踝側面，但也痛得他有如斷裂了踝骨般。

李準之所以忽然改變主意，他是想抓活的，他有很多事要從唐樂的口中問出來，特別是要從他的身上追回一件至爲重要的物件。

（在這之前，他一直以爲唐樂就是姜赫。）

× × ×

唐樂的目光忽然閃射出兩道凌厲的殺機來，但却沒有動手，只是厲聲道：「李準，這只是你的猜測之詞，你有什麼證據，說唐某是姜兄的同謀？」

李準陡地朗笑幾聲，伸手一指唐樂。

「你剛才說的話，就是證據！」

唐樂被李準說得怔了一下，惡聲惡氣地道：「胡說八道！」

李準冷笑一聲，道：「請問，你既然不知姜赫的下落，又說是來找他的，那麼，你對他所做的事，也不清楚了？」

唐樂忙道：「是啊！」

李準不由笑了起來。「那你爲何說『說唐樂是姜兄的同謀』這句話？那表示你知道他幹了什麼事，你可是不打自招。」

唐樂聽李準那樣說，一時間想不出說話來辯駁，窒住了好一會，才瞪眼道：「哼，你只是拿話將唐某套住，唐某可是沒有親口承認啊！」

李準目中精光暴射。「唐樂，看來你是怎麼也不說的了？」

「唐某不知道，叫唐某怎樣說？」唐樂冷笑。「李準，咱們可是話不投機，唐某不想再與你在這裏耗下去，頂風冒雪的，恕唐某失陪了。」

他可是說走就走，身形一掠，便溜之乎也。

李準疾喝一聲：「你不將話說清楚，休想走得了！」

喝聲中，身形有如一片雪花飄飛般，「飛」向唐樂！

這一下飄掠之勢，可就顯出了他輕功的高明了。

因爲他在身形飄飛起來時，根本就沒有作勢，就像地上的一片雪花，忽然被一陣倏然吹來的急風吹起般。

就在李準的身形飄飛起來，追撲向唐樂的霎間，倒掠飛射的唐樂陡然間挾着一片有如車輪疾轉般的腿浪，反撲向李準！

單看在他那團飛漩的腿浪四下漩飛開去的雪花，便可以看出，他的腿勁之强猛了。

由於李準追撲之勢迅疾，而唐樂反撲之勢也很猛，兩下裏可是一下子便碰上了，但李準的身形在那刹那有如一片雪花般，藉着唐樂那一輪腿浪迸發出的强大勁風，嗖地翻飛起來。

唐樂這時整個人看上去有如一隻疾旋中的大車輪般，整個人已化成一片腿浪。

那團腿浪在旋踢空的刹那，陡地旋飛起來，追踢李準。

李準的身形居然在唐樂整個人「幻化」成的那團腿浪追上他的刹那，又有如一片雪花般，藉着唐樂那團腿浪發生的激漩之勁，倏地又向上翻飛起來。

那團腿浪也在霎間，陡地向上撐踢出一條腿脚來，暴踢向李準的背心！

向上翻飛的李準忽然亦戳出了一指。

唐樂發出一聲怪叫，整個人一頭栽摔下去。

但在快要跌落地上時，却一挺身，站在雪地上，只是右脚踭微提起來，以脚尖觸地。

原來，他的脚踭底被李準戳出的一指指風擦着了，有如火炙般痛，不能着地。

那還是他縮腿得快，否則，若被李準一指戳在足心上，他那條右脚可算是廢了。

這一下交手之下，唐樂的心頭生出了一股寒意來。

他終於見識了李準的厲害。

本來，他雖然聽聞過李準的大名，但總以爲，像他那種出道不久的年輕人，身手再高，也高不到那裏，說不定是那種浪得虛名之人，又或是是大於實，所以，他雖然在暗算李準未能得手，左足踝捱着了李準一下後，仍然不以爲李準有什麼可怕，只以爲是自己反遭了李準的暗算，才會着了那一下的。

但這一次，可是他蓄謀先發動攻擊的，而且是硬碰硬，以往，在他施展出那套鬼王旋風腿時，與他交手的，無一可以抵擋閃避得開，不死則傷，但這一次——！他不但施展出鬼王旋風踢，還施展出他的殺手絕招——雲中脚，本以爲就算不可以將李準一脚踢死，也非將他踢傷不可，怎料，李準只是戳出了一指，他便——

盯着有如一片雪花般飄落下來的李準，唐樂只覺眼前的李準不但莫測高深，而且非常之可怕，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寒氣。

「唐樂，只要你將姜赫的下落說出來，區區向你保證，絕不爲難你。」李準雖然兩次傷了唐樂，但臉上却沒有半點輕視高傲之色。

「李準，你以爲唐某先後兩次着了你一下，便怕了你，不是你的對手了！」唐樂說着忽然飛身出脚，眞眞實實地一脚踢向李準的心胸！

李準目光如電，眼看唐樂那一脚堪堪踢到，才猛地向下一挫腰，避過了唐樂那一脚，並一拳擊向唐樂的膝彎處。

唐樂的右腿猛地一曲回蹴，脚踭蹴踢向李準的拳背！

李準只好縮拳。

唐樂的左脚就在那瞬間，有如一波接一波的海浪般，連綿不斷地踢向李準的頭臉。

李準被那一次波浪般襲來的脚影所發出的勁風逼得幾乎透不過氣來，只好閃退開去。唐樂却得勢不饒人，左脚的脚影未斂，右脚又一排腿影橫掃向李準。

李準大喝一聲不再退避，出手還擊。

「辟辟啪啪」聲中，李準的身形一下子便被唐樂那排山倒海般橫掃直踢上蹴下撐的重重腿影淹沒了。

而唐樂的雙腿就像變得沒有骨頭一樣，可以從任何角度，甚至是不可能的角度下出脚，要是被踢中，那可不大好受。

要是換上別一個人，早已傷在唐樂的雙腿下，但李準雖然已被唐樂的腿影脚浪淹沒了，却沒有被踢出去。

驀地，只聽李準在腿浪脚影中大喝一

聲：「好腿法？」跟着便聽到「砰砰砰」三下撞擊聲，那排山倒海般的腿影脚浪倏然地消散，唐樂悶嗥聲中，整個人飛了出去。

李準也悶哼一聲，身形踉跌出數步，才將身子穩住。

唐樂直飛出三丈開外，扎手扎脚地掙扎了幾下，才沒有重重地飛墜落地上，但仍然一屁股跌落在雪地上。

原來，就在李準大喝一聲「好脚法」的刹那，唐樂被李準一拳逼開右脚。在他腰脅上擊了一掌。但唐樂的左脚也「砰砰」兩聲，踹踢在李準的左肩頭上。但從兩人「分」開的情形看來，應該是唐樂吃的虧大一些。

李準雖然接了唐樂那一脚，但由於他內功深厚，並且早已知道會挨唐樂兩脚，預早已將一股內功逼到左肩頭上，故此，雖然挨了唐樂兩脚，肩骨却沒有踢碎，只是被踢得踉跌出去，也因此卸去了一部份腿勁，只是，肩頭也一陣隱隱作痛，胸中氣血翻湧，總算沒有大碍。

而他若不硬接唐樂兩脚，就無法在他的左脅上擊上一掌，他口中大喝一聲「好腿法」，心中對唐樂的腿法，也是佩服不已。

本來，只要再纏鬥那麼一會，他便有把握脫出唐樂那重重罩落排壓的腿影脚浪，但他忽然心中有了計較，那才拚着吃點虧，挨了唐樂兩脚，將他擊飛出去。

唐樂接了李準那一掌，脅骨最少斷了三根，劇痛難當，內腑也被李準那綿實的掌勁震傷了，不過他是一個能忍的人，吸口氣，他可是不甘示弱地掙扎站了起來。

同時，他心中也有點得意，原來他也不怎樣可怕，我雖然挨了他一掌，他不也着了我兩脚？若是與姜赫兩人聯手，說不定會將他擊殺於脚下。

李準在唐樂站起身之時，身形一掠，便已到了距唐樂身前不到一丈的地方，盯着他，冷冷地說道：「唐樂，你到底說不說？」

唐樂的臉肌微微搐動了一下，狠聲道：「唐某從來說一不二！」

那知一句話未說完，由於說話時太用力，牽動了左肩下的傷口，「咳」地一聲，嗆咳出一口血來。

李準又說道：「那可不要怪區區得罪了！」

說着，「騰」地踏前一步，但脚下却連一點雪花也沒有揚起。

唐樂的眼色終於變了。

他可是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在受傷不輕的情形下，最擅長的腿上功夫肯定不能盡量發揮出來，那就不能仗腿功與李準周旋了，若逃，肯定逃不脫，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可說是進退維谷。

不過，他馬上便有了主意。

他決定一動手，便以凌厲綿密迅幻的天羅千幻腿法，希望能夠將李準擊傷或是逼退，而他則馬上抽身便溜，希望能夠溜脫得了。

猛吸一口氣，他也踏前了一步。

兩人之間的空氣立刻崩緊起來。

李準肩頭微動，身形疾欺而上，驀地，有人大喝一聲：「停手！」

李準疾欺的身形聞言猛地一窒，硬生生將身形刹住。

唐樂的身形却應聲倒掠出去。

——他可是想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發生喝聲的人是什麼人，乘機開溜。

但一股重如山岳般的暗勁斜斜地直向他的身上撞去，這可是他料不到的，人在空中，身形變換不易，加上又是在倉促之下，他根本就躲避不過，心胆俱顫之下，他只好硬生生將身形陡下沉墜落去！

「哧」地那股强勁如濤的暗勁向他的頭臉上擦過，臉上有如刀削火炙般一陣劇痛，墜落在地上的刹那，腰身一挺，落在地上，却驚出一身冷汗來。

而這時候李準若是乘機向唐樂出手的話，唐樂肯定避不過。

但李準却沒有出手。

其實，他眞的很想出手，只要將唐樂制住，那肯定可以從他的身上，追查出姜赫的下落，但他却不敢出手。

因爲他在刹住身形的刹那，已一眼瞥到在唐樂身後左側約七八丈外的一塊被落雪堆沒了的大石後閃掠出兩條人影來，一臃腫一纖巧，而纖巧的人影被臃腫的人影挾着的。喝聲未完，兩條人影已掠到唐樂身後約丈外的地方停了下來，而將唐樂的身形逼墜的那股暗勁，正是那條臃腫的人影在掠過來的途中，驀然發出的。

李準倒不是被那條臃腫的人影發出的喝聲所懾，才將身形刹住，而是他一眼便認出了被挾着的人是誰，才强忍着不向唐樂出手的。

那被挾着的人是一個女子。

——韋紅芳！

× × ×

「李兄，請救救我！」韋紅芳一眼瞥到李準，便大叫起來。

李準皺了一下眉頭，却沒有去理會韋紅芳，兩道目光直射在那個身材臃腫的人身上，打量起來。

——他不是漠然不理會韋紅芳的呼叫，也不是不想解救她，他只是想先弄清楚，挾持韋紅芳的人是什麼人，再說，他與韋紅芳只不過見過兩次面，連朋友也談不上，而且，也不知她是友是敵，他怎會貿然出手解救她？

他可不是那種處事衝動的人，相反，他一向非常之冷靜，這正是他過人之處。

當他看清楚那人的樣貌——臉上除了眼耳口鼻外，長滿了黑毛，樣子就像一頭熊人那樣，他的心頭暗暗震動了一下，馬上便想到了一個人。

——「熊人」熊仁復！

那人正是熊人熊仁復。

熊仁復雖然一向都在長白山一帶出沒，江湖上見識過他的人不太多（大多已被他吃進肚子中），但他那個樣子，可是獨一無二的，也就成了他的生招牌，江湖上的人可是大多都聽聞過他的那副獨特的容貌，所以，就算是沒有見過他及不認識他的人，只要一看到他那副尊容，便會想起是他。

「熊仁復熊前輩？」李準雖然已認出老熊人，仍然問出來。

老熊人有如熊嗥般笑了兩聲。「小伙子，好眼力，一眼就認出老夫！」

李準盡管心中暗驚，表面上卻不動聲色，平淡地道：「熊前輩方才喝叫區區兩人停手，是什麼意思？」

老熊人道：「小伙子，你不是忽然間變得那樣蠢笨吧？老夫叫你們停手，就是要你們不要動手打起來？」

「熊前輩不會是與唐樂一伙的吧？」李準說時，望了唐樂一眼，他一眼看到唐樂臉上的神情，不用老熊人回答，他已知道兩人不是一道的。

因爲唐樂這時正一臉驚詫疑惑地看着熊仁復，兩人要是一道的，唐樂不會露出那種神態，更不會還呆在那裏，只怕早已退到老熊人的身後。

老熊人也看了唐樂一眼，搖頭道：「老夫若是與他一道的，方才就不會一掌將他逼得墜落回地上，阻止他溜了。」

唐樂這時心中也在猜忖着：這嗜吃人肉心肝的老熊人，忽然現身，並挾了個女子，既不讓咱們動手，又不讓我溜走，到底他是什麼意思？」

只聽李準說道：「熊前輩，你挾持了這位韋姑娘，又是什麼意思？」

老熊人狡猾地咧咀笑了一下，道：「小伙子，你放心吧，老夫一向對女人沒有興趣，也最怕女人身上的那股騷味兒，所以，老夫從不吃女人肉，老夫挾住這女娃子，只因爲這女娃子認識你。」

「那便如何？」李準已猜到了老熊人的用意。「不錯區區是認識韋姑娘，但卻一點瓜葛也沒有。」

「李兄，……你……」韋紅芳急得脹紅了臉，放聲大叫說道：「咱們不是朋友麼？」

「小伙子，這女娃子也說你是她的朋友，你別在老夫面前裝胡羊了，這騙不了老夫的！」老熊人陰森森地一笑。「既然你與這女娃子是朋友，那就好辦！」

李準也猜到老熊人想說什麼，所以，他沒有說話，只等老熊人說下去。

老熊人在頓了一下後，果然說下去。「小伙子，老夫知道像你們這種俠義之士，都是爲朋友可以兩脅插刀的，所以，老夫想與你來個交易。」

李準依然不說話，讓老熊人將他的來意說出來。

老熊人看了李準一眼，得意地笑了一聲，才說道：「老夫可以放了這女娃子，但你也要放了這個人離開！」

李準一聽，果然自己的猜測不差，他想也不想就道：「要是區區不答應呢？」

「那老夫說不得只好破例一次，將這女娃子活撕開來，將她吞吃一頓！」老熊人說時，呲牙作了個噬人的樣子。

韋紅芳聽得幾乎沒有嚇暈了過去，尖聲叫了起來。「李兄，我不要被他生吞，我不想死，你就答應他吧，你怎能見死不救啊！」

老熊人獰笑道：「小伙子，怎樣？」

李準自然不會眼看着韋紅芳被老熊人活撕開來，別說他與韋紅芳有「兩面」之緣，就算是不認識她，也不會讓老熊人在他的眼前殺死一個無辜的少女。

「熊前輩，區區答應讓他走！」李準剔眉道，「請熊前輩也放了韋姑娘。」

他說話的語氣平平淡淡的，但眉目之間卻隱現出一股不怒而威的氣勢來。

老熊人狡猾地道：「別急，先讓他過來老夫身後再說。」說時，他朝唐樂使了個眼色。

唐樂看到老熊人朝他打眼色，他可猜不透老熊人是什麼意思及居心，心中雖然疑惑，但眼見有機會脫身，他可管不了那樣多，總之先脫出李準的控制範圍才說，他可不想弄成兩面受敵的局面，何況，他的心中亦有了主意。

看了李準一眼，唐樂馬上向老熊人那邊走去。

而他在走向老熊人時，暗暗加以小心，並不直接走向老熊人那遠，而是斜斜地走過去，保持七八尺的距離，以免太過接近時，被老熊人冷不防出手將他制住。

李準沒有阻止唐樂走向老熊人那邊，只是注視着老熊人，留意他的動靜。

唐樂已走到與老熊人平行的地方，只要再走幾步，便走到老熊人的後面。

而他也想好了，只要一步走到老熊人的身後，便立刻以「千波疊浪腿法」，猛攻老熊人，將他逼得手忙脚亂，然後撒脚便溜。

「小心脚下！」老熊人就在那時向他疾喝了一聲。

唐樂可是全沒有注意地下，一直望着老熊人，猛聽老熊人疾喝，不免吃了一驚，慌不迭身形一閃，往旁跳開一步，同時急往地上瞥去。

老熊人脚下一跳，一大蓬雪花疾往唐樂的身上洒射過去。

唐樂只瞥了一眼，便知道上當了，驀覺一大蓬雪花挾着勁風洒射過來，吃驚之下，疾忙雙掌一舞，護住了全身！

耳聽一聲：「接着！」驀覺幾縷銳風分襲向身上的風府，期門，肩井等幾處穴道。

他急忙閃避，但驚覺得已太遲了，只覺那幾處穴道同時一麻，整個人頓時定住了，緊接着便覺得被人攔腰一挾，飛掠而去。

直到被挾起掠走，他才看到在一瞬間將他制住掠走的人，正是身穿毛裘的老熊人！

而老熊人的手上，已沒有了韋紅芳。

這一下變化說來累贅，實則只是一霎間的事情，其變化之快，有如電光火石。

原來，那一聲「接着」是老熊人發出的，他在一脚踢起雪花的同時，身形已有如一陣疾風般，捲掠向唐樂，這一切他都是謀定而後動的，並且，他連李準也顧及了，爲防李準會乘機向他出手，他在捲掠出時，便將挾着的韋紅芳甩擲向李準那邊，卻故意不向李準那邊直擲過去，而是擲向他身旁二丈外的一棵樹身上。

緊接他便五指一彈，彈射出五縷指風，乘隙制住了唐樂，一把挾起來便飛掠而去。

李準確是有意在老熊人一動的刹那，向他出手的，但他卻想不到老熊人會將韋紅芳脫手擲過來，卻不是擲向他，而是擲向身旁的一棵樹上，心中一驚，他可不敢怠慢，疾忙飛身橫掠，一把接住了韋紅芳，待到他飄墜回地上，老熊人已挾着唐樂飛掠出二三十丈過外，轉眼間，便已隱沒在漫天飛舞的風雪中。

李準望着老熊人的身形消失在風雪中，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本來，他想追上去，但又不能不先看一下韋紅芳怎樣了，因爲韋紅芳在被老熊人擲出時，無聲無息的，何況，也未必追得上老熊人，而且還要帶着韋紅芳一道，施展輕功時，肯定會受到影响，也不大方便，所以，才放棄了追截老熊人的企圖。

吐出一口長氣，他才目光一垂，看一下平托在身前的韋紅芳到底怎樣了。

而在心底下，他不得不佩服老熊人行動之迅速，心思之周密，薑畢竟還是老的辣。就連他也意想不到，老熊人那樣出奇制勝，輕易便將唐樂制住擄走。並用韋紅芳來阻截住他的追截！

「韋姑娘，妳怎麼了？」李準看到韋紅芳睜着一雙大眼瞧着他，張口欲說卻沒有語聲，便知道她一定是被老熊人點了啞穴，但他卻仍然問一聲。

韋紅芳連手脚也動彈不得，眨着雙眼，焦急地看着李準，咀唇連連噏動，看她的樣子，似乎想說什麼，卻說不出聲來，焦急死了。

李準只好問道：「妳是不是被點了啞穴呢？」

韋紅芳眨了眨眼。

李準連忙將她放在雪地上，動手將她的啞穴拍開。

韋紅芳馬上委委屈屈地啞聲道：「李大哥，多謝你救了我，那個老傢伙，好可惡！」

李準不想在這冰天雪地的荒野再呆下去，問道：「韋姑娘，妳身上那幾穴道被點了？」

韋紅芳忙道：「足里，少陰，心坎，肩井，……」一口氣說出被點封的六處穴道來。

李準聽着，雙眉皺了皺，有些穴道可是不方便下手的，自己是個大男人，而對方是個女子，但這裏可沒有別人的了，說不得難爲情也要出手的了，遲疑了一下，吸口氣，他出手如風，逐一將韋紅芳身上被點封的穴道拍開。

舒展一下手脚，韋紅芳站起來，臉上抹上了兩片紅暈，瞟了李準一眼，看到他垂下目光，沒有看着自己，鹿跳的心頭才稍爲平復了一些，吐口氣，恨聲道：「我不會放過那老傢伙！」

李準目光抬了一下，說道：「韋姑娘，妳怎會被熊前輩挾制住的？」

韋紅芳咬着銀牙，恨恨地道：「我……本來一直伏在那塊石後的……忽然便被那老傢伙掩到我的背後，一下子連點了我身上數處大穴，我便動彈不得……」

「你一直暗中跟着我？」李準有點生氣地看了韋紅芳一眼。

韋紅芳怯怯地道：「我知道……這樣做……不對，但我……忍不住心中的好奇，……所以便跟着你……」

「只怕不是那樣簡單吧？」李準直直地注視着韋紅芳，他已決定弄清楚韋紅芳的身份及意圖。

韋紅芳怯怯地看了李準一眼，當接觸到他那兩道亮灼的目光，忙將目光垂下，吶吶道：「李……大哥，不怕對你說……我知道你是來找姜赫的，……我也是要找那惡賊！」說到這裏，恨恨地咬着牙，臉上露出悲憤哀恨的神色。「我要手刃那惡賊！」

「姜赫與你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李準聽韋紅芳那樣說，心中已猜到了幾分，目光隨之溫和起來。

「那惡賊殺我全家，若不能手刃那惡賊，怎對得起死去的父母家人？」韋紅芳哭出聲來。

李準可慌了手脚，說實話，他最怕人哭，特別是女子，一時之間，他不知說些什麼安慰韋紅芳，一會，才吶吶地道：「韋姑娘……原來你……身負血海深仇……區區……很難過，……姑娘請……抑悲痛，……妳一定可以……手刃那惡賊，……得報大仇的。」

韋紅芳止哭抬頭，驚喜地道：「李……大哥，你肯帮我？」

李準正容道：「區區雖然不是什麼仁人俠士，但像姜赫這種窮兇極惡之徒，可說人人得而誅之，區區既然聞悉姜赫幹下這種人神共憤的惡行，而區區不錯正找尋他，這舉手之勞，區區若不帮忙姑娘的話，區區也不是人了！」

韋紅芳忙感激地向李準深深地拜了下去。「李大哥，請受我一拜！」

李準見她忽然朝他拜下去，可慌了手脚，慌忙閃開去疾聲道：「韋姑娘，……這使不得，快請起來！」

韋紅芳盈盈站起來，眼波流轉，情意流露，脆聲道：「李大哥，你爲我，放走了那個姓唐的，我實在……」

李準忙道：「韋姑娘，算了吧，妳不用自責，區區總會找到他的！」

「但……這豈不是讓那老傢伙捷足先登，從那姓唐的口中，逼問出姜赫那惡賊的下落來？」韋紅芳倒是比李準還要着急些。

「妳都聽到了？」李準看着韋紅芳。

韋紅芳沒有廻避李準的目光，但卻有點靦覥，頷首道：「李大哥，你不會怪我吧？」看到李準搖搖頭，欣然道：「李大哥，你的身手眞高明，小妹看着，對你眞是欽佩極了。」

不等李準說話，她又道：「李大哥，那老傢伙爲什麼要找尋姜赫那老賊？」

「爲了一件物件。」李準像是知道韋紅芳必會問。他找姜赫是否與熊仁復同一目的，坦然道：「區區找尋姜赫，也是爲了那件物件。」

「這就怪不得了。」韋紅芳沒有追問那物件到底是什麼東西，只是道：「那一定是至爲緊要寶貴的物件了。」

李準忽然深深注了她一眼。「妳沒有聽聞過，姜赫不知怎的，得到了一件至爲寶貴的物件這件事麼？」

韋紅芳搖搖頭。「我只知他是殺我全家的仇人，我一直追踪了他有一個月左右，但始終是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好不容易才追查到在這附近一帶露了跡，不怕對你說，我一心只想手刃他爲父母家人報仇，其他的，我可不管！」

李準又深深地看了韋紅芳一眼，只見她一副悲恨交織的神色，看不出有一絲造作的表情，於是便道：「你父母家人爲什

麼會被姜赫殺死的？」

韋紅芳激動得渾身顫抖起來，銀牙緊咬悲恨難抑地道：「那只因爲我爹在三年前，無意中撞破他姦殺刧掠了濟州城內一戶人家，並出手傷了他，可惜，却被他溜了，事後，爹雖然曾對我娘及我妹弟述及，但却沒有放在心上，……豈料在半年前，他不知從那裏邀來了幾位高手，先暗算了我父母，然後將我全家人都殺……」說到這裏，她忍不住悲悲切切地抽泣起來，說不下去。

李準聽得心中也是一陣難過，忙安慰她道：「韋姑娘，請節哀順變……」

韋紅芳帶袖拭抹一下眼淚，强抑悲苦，咽聲道：「說起來，也是皇天有眼，不敎我一家滿門被那惡賊殺絕，在那惡賊向我全家下毒手之時前，我的姨表姐派人來接我到她家相聚一下……那知道我便從此……」說到這裏，又抑止不住心中的悲苦，哭起來。

李準竟然長了這麼大。却不是位風流種子，很少接觸女子，眼見韋紅芳哭得像個淚人一樣，楚楚可憐，他可是再也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她了，急得他一味搓手，就是說不出話來。

好不容易韋紅芳止哭抑悲，雙眼紅紅的，啞澀的聲音說道：「李大……大哥，小妹……這麼哭哭啼啼的，你一定不耐煩的了，……」

李準可聽不出她連自稱也改了，急急搖手道：「韋姑娘，不要這樣說，區區怎會呢，區區也替姑娘妳感到難過啊！」

韋紅芳感激地抬眼瞥了李準一眼。「李大哥，你眞……好！」

說時，又瞥了李準一眼，雖然雙眼紅紅的，但却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秀美。

李準不由看得眼也直了。只覺心中一陣淒痛，幾乎忍不住伸手執住她的雙手，安慰她一下，但他馬上便悚然收攝起心神來。「姑娘，妳住在那裏，讓區區送妳回去。」

韋紅芳却惑然地道：「李大哥，你不怕那老傢伙從那姓唐的口中，逼問那惡賊的下落來，先一步去找那老賊搶奪那物件麼？」

李準無可奈何地道：「區區早巳想到了，但他巳隔了這麼一段時間，這時候想追尋他，也不知往那裏找了。」

韋紅芳却眨眨眼道：「李大哥。小妹有辦法。」

李準一聽，驚喜地道：「眞的？」好奇地看了韋紅芳一眼，道：「你有什麼辦法？」

「李大哥，小妹在那老傢伙制住的刹那，在那老傢伙的身上，做了一點手脚。」韋紅芳露出一個佻皮的表情。

李準好奇地道：「做了什麼手脚？」

韋紅芳稚氣地做了個鬼臉，「小妹在的的身上，沾了一點『千黑暗香飄』。」

李準一聽，脫口疾聲道：「妳怎會有那種萬里追踪傅飛鴻獨門秘製的追踪秘藥的？」

韋紅芳道：「那是小妹的姨父給小妹的，姨父與傅前輩是知交。」

李準興奮地道：「好啊，咱們馬上追下去。」

韋紅芳忙說道：「李大哥，請跟小妹來……」伸手拉住李準的手，朝老熊人掠去的方向嗅了一下，便朝那個方向飛掠而去。

李準被韋紅芳拉着手，那刹那心中生出一種從未有過的異樣感覺來了，本想甩開她的手，但又不捨得，便那樣被她拉着，一路飛掠前去。

「只不知熊仁復是否巳從唐樂的口中，逼問出姜赫的下落來。」飛掠中，他的心中閃過這個念頭。

× × ×

「唐樂，你不會不知道老夫是誰吧了？」老熊人那雙寒森森的目光，直盯着躺在地上的唐森，咧咀獰笑。露出一口白森森的尖利牙齒。

這是一座不知原本奉供着什麼神祇的破廟。

廟雖然是破廟，但還有一角屋瓦是好的，總算可以聊避風雨，好過在外面冒風披雪的。

唐樂怎會看不出老熊人是誰，看到他那露出來的一口森森利齒，想到自己可能會被他生吞活剝，他不禁全身汗毛倒豎，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你……你就是……熊……前輩……」唐樂連語聲也抖顫起來。

別看他在江湖上名頭响亮，也可算是一流高手，而且殺人從不胆怯，但這時候却是面對被人殺的可怕厄境，並不是被人一刀殺死，而是被活剝生吞，叫他怎不變成了狗熊。

「嘿？」老熊人樣子是笑，但笑聲却令人渾身忍不住會冒起鷄皮疙瘩來。「那你不會不與老夫合作吧了？」

「熊前輩，你有什麼吩咐，只管說。」唐樂吸口氣，努力讓自己鎭定下來。

「好！」老熊人滿意地道：「果然識時務。」一頓，目光又變得森冷起來。「說出姜赫那老小子的下落來！」

唐樂早巳知道熊仁復會這樣問，他也答得很爽快。「熊前輩，我根本不知他的下落！」

「眞的不知？」老熊人朝唐樂呲牙一笑，一把撕開他胸前的衣衫，左手五指箕張，那熊爪般的指爪一下子抓在唐樂的胸上。

那尖利的五根指甲頓時抓嵌入唐樂的皮肉內。

唐樂刹時驚恐得瞪大了雙眼，渾身的皮肉哆顫起來，胸前一陣抽搐劇痛，他知道老熊人可不是說着玩的，他的意思巳被那將來臨的慘酷可怖死亡震懾得完全崩潰了。

「別……別……我……我……說……了……」

「那就快說！」老熊人手上只微一用力，嵌在唐樂胸肉內的五根指甲，頓時又嵌得深了一點！

唐樂臉上的肌肉連連搐動着，恐懼地看着老熊人，喉頭滾動道：「他……就在……」

下面的話却讓老熊人陡地一聲吆喝窒住了。

「誰？給老夫滾出來！」老熊人扭頭朝着廟後左角的一個破洞喝叱，雙眼兇光閃閃。

「好敏銳的耳力！」那破洞牆是人隨聲起，冒出一個人來，由於廟內黑暗，所以，一時間看不大清楚那人的樣貌。

但那人意態從容，並且沒有因爲被老熊人發覺而倉惶溜走，單是這一點，巳顯出那人的胆氣來。

換句話說，此人不會是位尋常人物。

老熊人雖然一向自恃，但在乍睹那人不急不綏，意態從容地從那個破洞外跨步走了進來，心中也暗自一惕！

唐樂更是眼睜睜地偏過頭，欲想看清楚那匿伏在破牆洞外的人是誰。

他心中當然希望來的是自己人。

那人一步一步走前來，看他落脚輕輕的，但老熊人與唐樂皆可以感受到從地上傳來的一下下震動。

單是這一手，巳顯出此人的內功深厚精純。

感受得最眞切的要是唐樂了，他是背躺地上，那人每走一步，他的背心就重重地震撼一下，只震得他心中氣血翻騰洶湧不巳。

老熊人知道來了强敵，暗吸一口氣，運起九轉熊羆勁，戒備起來。

「老熊羆，說話別那麼難聽，你看老夫是否滾出來的？」來人一字一聲說。待到他那句話說完，人亦巳走到老熊人的面前，相距不到一丈，雙手垂着，悠閒地站着，但却自有一股逼人的威儀。

這人確實是大不簡單，難怪老熊人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了。

老熊人看到對方一副從容淡定的樣子，不覺愧然，一雙凌厲的目光毫不放鬆地打量着那人。

但他却認不出來人是什麼來歷。

那人年紀大約五十上下，相貌堂堂，頷下五綹長鬚，頭臉之間，頗有幾分做官的威儀。

老熊人雖然不認識那人，但躺在他上的唐樂却認得，由於他怎也料不到，來人會是他想不到的人，所以，他心中那份訝異是無可形容，不由自主地脫口叫出來：「崔軒廷！」

「料不到吧？」那人這樣說，無疑是承認了他就是崔軒廷。「唐樂，你一定大吃一驚了。」

老熊人聽說來人就是崔家的主人，那位退職高官崔軒廷，也是大感詫訝，他也是怎也想不到的。

一名退職的高官，應該是不會武功的。但眼前的崔軒廷却分明是位功力高不可測的高手，這確是兩人意料不到，想也沒有想過的。

「嘿嘿，原來是崔大老爺。」老熊人雖然語帶譏誚，但心中可一點也不敢稍有輕視之意。「怎麼？你雖然當過官，但巳退了職啊，可沒有權管閑事吧？」

「呵呵……」崔軒廷笑了起來。「誰說老夫是來管閑事的？」

「那你來幹什麼？」老熊人立刻咄咄逼人地瞪着崔軒廷。

崔軒廷一直神智從容。「與你的目的一樣！」

一頓，接又說道：「老熊羆，你不是想唐樂說出姜赫的下落麼？那何不叫他說？」

老熊人的目光倏地變得殺氣騰騰的。

「你憑什麼？」

崔軒廷道：「就憑老夫的長子被姜赫殺死這一點！」

「你想找姜赫報子之仇？」老熊人目中的騰騰殺氣稍歛。

「不錯！」崔軒廷至此。目中才露出一抹懾人的神芒來。

老熊人忽然說：「殺子之仇，不共戴天，你既然是來找姜赫報仇的，老夫沒理由阻止。」

崔軒廷的臉上露出一抹笑意，抱拳道：「如此，老夫在此先謝了……」

「慢着！」老熊人一擺手。「雖然老夫不伸手管你與姜赫那老小子的過節。但老夫也不希望你管老夫的閑事！」

「那是當然了……」

崔軒廷連忙說。可是一句話未說完，老熊人立刻擺手作勢道：「請……」

崔軒廷被老熊人弄得一愕，不明白地看着老熊人，詫聲說道：「這……是什麼……」

「瞧不出你在官場中混了這多年，反應如此遲鈍！」老熊人譏誚地道：「眞不知你怎麼能夠在你虞我詐的官場混了這麼多年的！」

微頓一下，重重地道：「老夫是請你馬上離開！」

崔軒廷雙目微睜，淡然地道：「你不是說，不阻止老夫找尋姜赫，報殺子之仇的麼？」

「對啊！」老熊人正經八百地點頭。

「那你爲何要老夫離開？」崔軒廷不解地說。

「老夫可是一番好意，恐怕你在此躭擱久了，讓姜赫那老小子乘機溜得不知所踪，故此才請你馬上離開。」老熊人狡猾地說。

「你……」崔軒廷至此總算弄清楚了老熊人的奸謀，臉上微微變色，但馬上便平復下來。「只要唐樂說出姜赫的下落，老夫馬上離開！」

「崔老兒，老夫可沒有說過，要唐樂將姜赫的下落說給你知道啊！」老熊人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你可不能言而無信，强來啊！」

崔軒廷知道自己一時不察，被老熊人作弄了，不由氣得鼻孔生烟，不過，他畢竟是在官場中混了多年的人，要是連那點作弄功夫也沒有。他怎能在官場中混下去，吸口氣，壓下心中的氣惱，淡淡地道：「老熊羆，你果然不簡單。倒是老夫低估了你，被你拿話套住了！不過，老夫可不會笨到放着眼前的『菩薩』不拜，却巴巴地不知到什麼地方去找佛祖的，無論怎樣，老夫是不能從唐樂的口中問出姜赫的下落來，老夫說什麼也不會離開的！」

老熊人馬上殺機畢露地吼道：「崔老兒，你別仗着曾作過官，便作威作福的，老夫可不吃這一套，就算你是皇帝老兒，老夫也非要你滾不可！」

崔軒廷淡淡一笑。「老熊羆，你唬嚇什麼，老夫是鐵了心，你看着辦吧！」

老熊人厲吼一聲：「那老夫就讓你嘗

嚐厲害吧？」

老熊人可是說動手就動手，作勢撲向崔軒廷。

崔軒廷却忽然搖手道：「慢着，打個商量怎樣？」

老熊人咄咄迫人地道：「有屁快放，老夫性子最是急躁！」

崔軒廷道：「老熊羆，說起來，老夫找姜赫是要報殺子之仇，相信與你找尋他的目的不同吧？既然互不相涉，那你何妨也讓老夫聽唐樂說出他的下落來？那樣，你我豈不是免傷和氣麼？」

老熊人一聽，眼一瞪，連聲道：「崔老兒，老夫不聽你這一套，老夫怎知你說的是眞是假，就算是眞的，萬一被你先一步找上那姜赫小老兒，將他殺了，那老夫豈不是一塲空？」

崔軒廷似乎不想與老熊人鬧翻，極力忍耐着。「你要是不相信，老夫可以與你一道去找赫姜，並且讓你從姜赫的身上得到你想要的，老夫才下手殺他，怎樣？」

「任你說破了咀皮，老夫也不答應！」老熊人決絕地道、「唐樂的人是老夫冒險擄來的，老夫說什麼也不會讓你坐享其成？」

崔軒廷目中神光暴射，一字字道：「無商量？」

「無！」老熊人即時擺出架式。「天下間有這樣便宜的事情。」

崔軒廷目中神芒倏斂，忽然朝老熊人抱拳道：「旣然你執意不肯，老夫不便相强，告辭了！」

他可是說走便走，身形一晃，掠出破廟門外，眨眼間便消失在迷漫的夜色中。

老熊人可是想不到崔軒廷忽然撒手便走，看着消失在廟外的崔軒廷的背影，怔怔地發了一陣呆。

一會，他才用甩腦袋，自語道：「崔老兒這是攪什麼鬼，他斷不會一無所獲便撒腿溜走的，他娘的，老夫倒要小心提防一下。」

接目光一轉，落回唐樂的身上，「嘿嘿」笑着，陰狠地道：「唐樂，你沒有改變主意吧？」

唐樂本來以爲有一塲好戲可看的，說不定還可從中取利，得以脫身，那知道却大出意料之外，自然大感失望，這時聽老熊人那樣說，慌不迭道：「不！不！」

「那就說吧，」老熊人道：「時候巳不早了。」

忽然他又急急道：「且住，爲恐隔牆有耳，還是待老夫將耳朵湊過去，你悄聲對老夫說出來。」

唐樂不敢不從，連連點頭，但忽然道：「熊前輩，唐樂說出來後，你會不會殺了唐某！」

「老夫怎會殺你了？」老熊人奸滑地眨眨眼。「萬一你說的不是眞話，老夫殺了你，豈不是再也不能從你的口中問出姜赫那小老兒的眞實下落？」

一頓，惡狠狠地道：「有件事老夫要事先向你說明，老夫一生人最恨的就是有人對老夫說謊，曾經有一個自以爲聰明的人曾誘騙了老夫一次，你知道老夫怎樣懲罰他？」

說時，惡毒地朝唐樂笑了笑。

唐樂的頭皮立刻發炸，一股寒氣打從心底直衝上來。

「老夫將那人的舌頭一片片地割下喂狗熊，再將他閹了，然後，再將他大腿上的肉一塊塊割下來，喂他吃下肚！」老熊人說時，就像說着一件生平最愜意的快事般。「結果，他吃了十三天，才將自己身上的肉吃完，嘿嘿你大概不想嚐試吧？」

唐樂聽得心肺一陣抽搐，直想嘔吐，乾嚎了兩聲，才算舒服了一點。

「不！我不會對你說謊的！」生恐老熊人不相信他，大聲叫嚷起來。

「嗯，現在你說吧！」老熊人滿意地說，同時將頭湊過去。

唐樂咀唇噏動，說了幾句話，老熊人聽得連連點頭，待唐樂閉上咀巴，他才道：「沒有騙老夫？」

說話時的神態，居然連一點惡意也沒有。

唐樂却打從心底打了個冷顫，慌忙道：「怎敢？」

說起來，也眞的難以令人相信，以唐樂在江湖上武林中的身份與及名頭來說，武林中可說沒有多少個胆敢對他輕視的，但瞧他如今那可憐巴巴的，像一條狗那樣的樣子，只怕說出去，也沒有多少人會相信。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不怕死並不等於不怕受折磨，而死也有很多種，殺頭一刀是死，五馬分屍也是死，凌遲碎剮也是死，上吊投海亦是死，而這種種死雖然也是痛苦，但却沒有一種死比得上老熊人的殺人手法那麼可怖痛苦的事，那是叫人無法忍受的折磨，比死還要難受痛苦，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說眞的，唐樂不怕死，但他却無法忍受得了老熊人所說的令人毛骨聳然，打從心是顫出來，嘔心得想嘔吐的那些死法。

所以，他只好屈服。

「如此最好，」老熊人的笑意更濃，「唐樂，你大概也有聽說過，一個人若是說謊，他那顆心是瘀黑色的，而沒有說謊則是鮮紅色的。」

唐樂一聽，臉色刷地變得死白一片，恐駭地顫聲道：「熊前輩……我發誓……我說的是眞話——」

「桀桀」老熊人笑出聲來：「老夫很想相信你說的是眞的，可惜——」他嘆了口氣，才說下去：「老夫無從斷定你說的是眞或假，所以——」

下面的話他沒有說下去，笑容中忽然露出憐憫之色。

「不要，我求求你不要……」唐樂的話聲帶哭，哀叫着。

「老夫也不想那樣的，」老熊人搖搖頭。「可惜老夫對那個說話深信不疑，爲了知道你所說的是眞是假，老夫只好將你的心肝挖出來，以判定眞假。」

「老狗熊，老妖怪，你不是人，你是一頭惡獸，我死了也會找你報仇！」唐樂知道厄刦難逃，胆氣一壯，破口大罵了起來。

「唐樂，你是怎麼了？」老熊人一點也不動氣。「老夫只是挖出你的心肝來看一下，又不是殺你，你不是瘋了吧？」

唐樂忽然「呸」地一口唾沫吐向老熊

人的臉上。

但是却被老熊人一側頭，偏臉去避開了。

「你何必這麼氣急敗壞的，」老熊人一點也不惱，反而咧開咀來。「雖然痛一點，但一會便不痛的了。」

說着，不等唐樂再有說話，右手疾往他的心胸插下去。

「噗」一响，老熊人那五根尖利的指甲有如五柄利刃般，輕易地直插入唐樂的心胸內。」

「嘯」地一聲，唐樂忽然張口一噴，噴出一大口血肉混和的血沫來，噴射向老熊人的頭臉！

老熊人雖然早巳有防備，乍然發覺之下，疾忙歪頭偏臉，但由於距離太近，他的手又插入唐樂的心胸內，動作不免受到限制，還是被噴濺了一些在頭側臉頰上，熱辣辣的。

看清楚了原來血沫中混和了的，是咬碎了的舌頭！

老熊人却一點也不惱怒，原來，他嗜吃人肉，對血腥也有一種喜愛，他之所以將頭偏開，不過不想被血沫弄汚了臉面而已。

他也不去抹那些血沫，插入唐樂心胸內的手一挖一抽便將唐樂那顆血淋淋的心肝挖了出來！

「嘿嘿，他說的是眞的，可惜他却傻得自己找死。」老熊人看着那顆鮮血淋漓的心肝，再看一眼雙眼睁瞪着，一臉死不甘心的唐樂，舔舔咀唇。「旣然將心肝放回去，他也活不過來，那老夫只好將這顆心肝吃下去。」

說完，他眞的張大口，將那顆心肝吞入口。

吞下那顆心肝，咂咂咀巴，露出一種得嚐美味的甘暢樣子，將沾在頭側臉旁的血沫抹去。

「哈哈，這傻人自己殺死自己，倒省得老夫親自動手毀了諾言。」老熊人踢了唐樂一脚，滿意地大笑起來。

笑聲未歇，便巳是晃身掠出廟外，瞬即被夜色雪花所吞沒了。

爲奪舍利珠　盡露醜惡相

「韋姑娘，咱們來遲了一步。」看着躺在破廟內地上唐樂的屍體，李準有點難過。

雖然他與唐樂不是一類人，但看到唐樂死得那樣慘，難免心頭惻然。

韋紅芳只看了一眼便乾嘔了一聲，別轉了臉。「那……眞可怕，居然將他的心肝挖了出來……是不是眞的吃……了？」

「眞的！」李準說時，也一陣噁心，幾乎嘔吐。

深吸了幾口氣，韋紅芳才能抑住心中那種嘔吐的感覺，着急地道：「李大哥，不知姓唐的被殺死前，有沒有對那老傢伙說出姜老賊的下落？」

李準道：「唐樂雖然被熊仁復破膛將心肝挖出來吃了，但却可以看出，他生前沒有遇受過折磨，要是他沒有將姜赫的下落說出來，以熊仁復的脾性爲人，怎會這樣便宜了他，故此，區區猜測，他必定巳向熊仁復說出姜赫的下落來！」

「那……」

李準不等韋紅芳說下去巳從她的眼光看出她要說什麼話。「這是殺人滅口。」

「噢，小妹明白了！」韋紅芳恍然道：「目的就是不讓別的人再從唐樂的口中，問出姜老賊的下落來。」

李準點了點頭。「從唐樂身上的血還未凝結這一點看來，他被殺不會太久，熊仁復離開也不會太久。」

韋紅芳道：「咱們追下去說不定還來得及將他追上。」

李準「嗯」了一聲，瞧着韋紅芳。「韋姑娘，不知你暗中沾在熊仁復身上的『千里暗香飄』功效保持多久？」

「足足可以保持十日之久●」韋紅芳道：「李大哥，別担心，只要他不在途中將那件沾了千里暗香飄的毛裘脫下來扔掉，他是擺脫不了咱們的追踪的！」

「韋姑娘，那就偏勞妳了。」李準看着韋紅芳。

韋紅芳臉上一熱，也含情地瞧了李準一眼，這才邊閃身掠出廟外，邊道：「待小妹查察一下，那老傢伙是往那個方向溜了。」

一句話說完，她巳掠出廟外，朝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嗅了一下。

李準忙亦掠出廟外，但他的心中却起了一陣波瀾，剛才韋紅芳那含情的一眼，他不是瞎子，怎會看不出來，那瞬間他感到有生以來，從來未有過的異樣感覺，心潮不由暗起波瀾。

待到掠出廟外，他巳壓抑下那股令他感到有點奇妙的異常感覺，朝韋紅芳問道：「韋姑娘，查察出熊仁復往那個方向溜了麼？」

「這邊。」韋紅芳伸手朝東北方一指。「李大哥，咱們快追。」身形朝手指指處掠去！

李準急忙飛身急掠，跟了上去。

×　×　×

拂曉。

風息雪止。

但鎭子却彷彿完全被積雪掩埋了般，乍眼看去，那一大片的房子就像用白雪堆砌起來的一樣，滿眼一片白。

鎭上仍然死寂一片，這麼寒凍的風雪天，誰不想賴在熱炕頭上，暖被窩中，躺多一會。

何況，天還早呢。

就算是狗，也不知躲到那裏去取暖了，只有那啼曉的雄鷄，依然雄糾糾氣昂昂地：「喔喔喔——」啼唱起來，一時間此起彼和，响成一片，也顯示了一片生氣。

天色雖然陰暗，但由於遍地皆雪，却顯得白亮的一片，但也與人一種冰凍的感覺。

一條臃腫的人影在鎭西頭閃掠了一下，待到他再現身的時候，巳在一座小宅院的側院牆下。

不用說，這身材臃腫的人，就是老熊人了。

照說，憑他的輕功身法，在離開了小廟後，不可能這時才回到鎭上的。

原來，他在離開小廟後，對於崔軒廷的離開，一直不能釋懷，總覺得他有什麼

陰謀，他是個老奸巨滑的人，他第一個念頭就是懷疑崔軒廷可能一直暗中伏在暗處，監視他的行動，那麼，他若是直接去找姜赫的話，無疑是替他帶路，他才不會這樣笨，讓他撿現成的，所以，他先在荒野雪地上胡亂地奔掠了一會，然後掠上一座山崗，居高臨下，監視着來路那面。

要是崔軒廷暗中跟踪的話，那麼，在這一望無垠，沒有遮蔽的雪地上，肯定無所遁形，但他却沒有什麼發現，這才從山崗的另一面掠下去，然後掠入了一片樹林子中，但馬上便從側面掠了出來，這樣，要是有人跟踪的話，在跟入林子前，必然有所顧忌地在林子前窺探一下，那麼，就會被他發現。」

結果，他什麼也沒有發現。

但他仍不放心，雖然一直向鎮中掠去，他却在鎮外繞了一圈，才從鎮東掠入鎮內，而且馬上掠入了一座大宅院中，潛入了宅子內的一間房子中匿伏了好一會，才從原路潛出宅子，接着又掠入了一座屋宅內，就這樣，他在鎮上那些宅子內左穿右插，穿房入舍，還在其中一家的茅厠內蹲着撒尿拉矢，確認不可能會有人仍然跟踪了，才掩掠向鎮西頭的這座小宅子。

這座小宅子不錯是鎮上一戶普通的人家，但他却知道，赫姜就一直匿在這座小宅子內。

要不是唐樂對他說出來，他可是怎也想不到，姜赫會匿藏在鎮上千家萬戶的其中一座小宅院中。

因爲縱使有人知道他藏匿在鎮上的其中一戶人家中，只怕也無從着手找尋。

這座鎮子足有上千戶人家。

姜赫這一着，無疑夠聰明。

可是，他却萬想不到，他的把弟唐樂在老熊人的威嚇下，將他的藏匿處說了出來。

老熊人在那堵牆下只待了一會，便向上一竄，縱掠入牆內。

別看他身形臃臃腫腫的，他落地的時候，可是連一片落雪也沒有「驚」起來。院內的那座一明兩暗的屋子內，一點聲息也沒有。

老熊人身形才翻掠落牆內地上，便已腳下一點，身形橫掠，撲掠到屋子側面的屋牆前，身子緊貼着。

但一貼便竄向屋前的牆角，同時震聲疾喝：「姜赫，你已躲不住了，快給老夫滾出來！」

喝聲未止，他已電閃般倒掠向屋後。

他用的是聲東擊西之計。

他倒掠向屋後那邊，身形輕靈地一閃一繞，便已自屋後牆角繞掠至屋後面，這時候若是屋後這面牆上的窗子內有人穿掠出來的話，肯定會被他截擊上！

但窗子內却沒有人穿掠出來！

老熊人的反應眞夠快，身形一縱而起，頭腳驀地縮入了那件毛裘內，整個人變成了一個毛球般，「嘭」地一聲，撞在那扇緊閉的窗子上。

木碎紙裂中，他已穿窗飛入屋內。

屋子內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老熊人撞破窗子飛入屋內，那件緊裹在他身上的毛裘那剎那就像一團烏雲乍展般，「呼」地左右暴展疾揚開來，一大片如濤的暗勁也自那件毛裘上四下暴湧開來，只聽屋內「砰砰朋朋」的，桌椅傢具四下倒撞翻倒，那一股聲勢，就像屋內突然走出了一股颶風般，弄得屋內的傢具飛撞倒翻，而那股如濤的勁氣在四面的牆壁上反撞而回，形成了一股氣流，「啪啦啦」一陣碎响，屋頂上被掀起了一大片瓦片！

老熊人這一着可就顯出了他那一身功力的深厚，屋內若是有人並且欲向他出手襲擊的話，那肯定不但無法出手，還會被那四下湧撞的暗勁所傷！

老熊人不愧是名震江湖的人物。

但老熊人這一手看來是多餘的。

屋子內根本就沒有人。

不，是有一個人，不過，那是一個死人！

而且是個女人。

那女人躺在炕上，蓋在身上的被子掀開了一半，露出半截赤裸的身子來，胸脯上那兩團白白的奶子向兩邊軟塌下去，看上去就像兩堆貼在泥牆上的兩堆牛屎那樣，一點也不誘人。

而在她的喉嚨上，有一個被利器割裂了的血口，兀自流出黏稠稠的血液來。

那女人雙眼睜得大大的，兩顆眼珠幾乎突了出來，那死相好可怖！

老熊人却一點也不害怕，吸口氣，他一步竄到炕前，在那女人的身上了溜視起來。

他倒不是存有歪心，而是得從那女人喉嚨上的傷口，斷定是被什麼兵器所殺的，死了有多少時候。

而他那件毛裘又巳緊緊地裹住了他的身子。

看來，他這件毛裘不單可以用來禦寒，還可以當作兵器來用的。

他伸手摸一下土炕，還微熱的，而這麼寒冷的天氣，那女人喉嚨上的血口仍未凝結，那證明被殺不會超過一盞茶時分，再看一下，土炕上並排放了兩個枕頭，這麼說來，炕上原本是躺着兩個人的，但如今却只剩下那喉嚨被割破的女人。

憑他的經驗，他一眼就看出那個血口是被尖刀之類的利器割破的。

「這女人一定是姜赫殺死的！」老熊人的目光在屋子內四下掃視搜尋起來，心裏却在思忖着。「看來姜赫那小老鬼也是一個奸狡狠毒的人，溜走時，居然連枕邊人也殺死，爲的就是不讓這騷婆娘洩漏一點有關他的事情，他做得眞夠絕啊，居然連一點痕跡也不留下，就算有人發現了這婆娘的屍首，也無從確定是他下的毒手，老夫倒是佩服得緊！」

老熊人一邊在屋子內搜查着，一邊在心中猜忖。

「他奶奶的，那老小子溜得好快！」老熊人不由懊悔起來。「要是老夫不在外面繞圈子，而直接來找那老小子，那一定可以將他堵在這屋內，他奶奶的，他一定是驚覺到唐樂那傢伙久未回去，可能巳出了事，便急急溜之乎也。」

老熊人在屋子裏裏外外找了不下三遍，除了那具女屍外，就是什麼也找不到，氣惱得他不由兇性大發，拳打腳踢的，將屋子內所有的物件都搗爛了。

最後，他還是氣恨恨地離開那屋子。

不過，他却在離開時，放了一把火。

他這樣做，可沒有別的目的，只是想解解恨。

——冒險折騰了一夜，仍然找不到姜赫，被他先一步溜了，眞是氣煞了，也不甘心。

而他也沒有立刻便走，而是假作離開，實則却暗中繞了個轉兒，伏在隣近的一堵破牆下。

——他要看一下，是否眞的有人暗中跟踪他，若是，那在屋子起火後，必會現身出來，衝入屋內看個究竟的！

× × ×

老熊人這手果然有收獲。

在屋子烟火四起的時候，屋子側面二丈開外的一棵大樹枝椏上，忽然有一塊雪飛墜下來。

乍看之下，確是一塊雪，但馬上你便會發現，那塊「雪」飛墜之勢有點奇怪。

本來，一塊雪從樹椏上飛墜下來，應該筆直向下墜落的，但那塊「雪」却是斜斜地飛墜向那座小宅院的院牆內，這就太怪異了。

老熊人在那塊雪從樹椏上飛墜下來的時候，還不大在意（他也以爲那眞的是一塊雪），因爲他的注意力皆在那小宅院的附近，但他畢竟目光銳利，馬上便發覺那塊雪飛墜之勢有異，隨即，他便看出那是一個人！

但他同時不得不在心中讚佩那人僞裝得高明透頂，像眞的一樣，這入在潛踪匿跡僞裝這門活兒上，絕無疑問，是一個高手！

那塊「雪」在斜斜飛掠牆內的剎那，倏地伸展了一下，這就可以看出，那確是一個人。

而在伸展的剎那，同時抖落下一大蓬白濛濛的雪花來。

老熊人在那塊「雪」伸展的剎那，倏地雙眼暴睜，脫口低說一聲：「是他！」

他一眼便認出那塊「雪」是什麼人。

那人是崔軒廷！

「看樣子，這崔老兒不簡單！」老熊人在咀裏低喃一聲道：「老夫倒是小覷了他！」

「他到底是什麼來頭了。」老熊人的心中又閃過一個疑問。

就這一瞬之間，那崔軒廷巳墜落在牆內地上。

而屋子的火勢也一下子猛烈起來，烟火閃吐，將那屋子幾乎吞噬了。

「這崔老兒到底用什麼法子，居然沒有被老夫甩脫掉！」老熊人一念及此，不由心頭暗慄。

而就在這剎那，屋子的另一邊驀地响起一下「轟」的大响聲，磚石四濺中，從牆上爆裂洞穿的一個破牆洞內，飛射出一條人影來。

响聲才起，老熊人便巳驚覺了，一眼瞥到那穿射出來的人影，臉上神色剎時一變，脫口疾叫出聲：「是他！原來他一直藏匿在屋子內！」也顧不了暴露身份，腳下一蹬，自破牆後飛射出去，掠向那小屋子。

別看那座小屋子巳幾乎被烟火吞噬了，由於那座小宅院的附近沒有別的屋子緊貼着，再加上這時候只不過是拂曉時份，天寒地凍，附近的人家大都仍窩在熱被窩內睡覺，故此，仍沒有人知道那座小院子起了火，自然也沒有人出來察看了。

× × ×

從樹上飛掠入那座小宅院內的那條人影，確是崔軒廷。

也不知他怎會沒有被老熊人甩脫掉，讓老熊人枉自花費了好一番手脚，仍然被他緊緊地盯住了。

在屋子那面發出「轟」的一下爆响的剎那，落在屋子這一邊的崔軒廷也立刻警覺了，才落下的身形馬上縱射起來，自烟火衝騰的屋子上掠射過去！

老熊人與崔軒廷的反應及動作不可謂不快，但仍然慢了那麼一霎，那條人影在破牆出時順勢一腳蹬在牆洞的邊沿上，借力飛射出院牆外面，其勢有如一支激矢！

老熊人與崔軒廷皆慢了那麼剎那，阻截不及，自然也不會眼睜睜看着那條人影逃逸，特別是老熊人，他巳猜到那條人影必是姜赫，他殺死那女人，只是故佈疑陣，讓人以爲他殺那女人滅口後便溜了，實則，一直仍藏在屋內，連老熊人這成了精的老狐狸，也上了他的當。

老熊人自然恨得牙癢癢的，想不到居然被那小老兒騙了，故此，他是非要將他截下來不可，一則是爲了那件事物，同時也要挽回面子。

兩條人影以交擊之勢，緊緊追踪在那條人影的後面！

「不要讓他逃了，一定要截住他！」老熊人在情急之下，朝崔軒廷大喝，忘了他也是與自己爭奪姜赫的人。

「他是不是姜赫？」崔軒廷接問。

「應該就是！」老熊人却不敢十分肯

定，驀地身形一快，追近了二三丈。

崔軒廷聽老熊人那樣說，心中一急，亦盡展身形，一下子也追前了數丈。

前面那條人影的輕功身法看來也不弱，輕捷有如飛鳥，兩三個起落，又將兩人拋遠兩三丈。

老熊人與崔軒廷幾乎在同一時間身形猛地向上疾射，以天馬行空之勢，凌空掠射向那人的頭上。

那人就在這霎間猛喝一聲：「打！」扭身朝兩人撒出一把暗器。

那人的暗器手法頗爲怪異，揚手時打出的是一把暗器，但才出手，那把暗器便猝然一分爲二，左右洒射向老熊人與崔軒廷兩人。

崔軒廷老熊人驟然驚覺有數點暗器洒射過來，自不免吃了一驚，但也顯出兩人的身手之高明與及應變之快，只見崔軒廷左袖有如飛虹展佈般朝那數點暗器一捲，便將之全數捲落；而老熊人卻是將身上的那件毛裘一開一闔，那數點暗器便全數射入他那件毛裘之內，消失得有如泥牛入海般，無影無踪。

但這一來，兩人的身形自不免因此而阻了一下。

前面那條人影就乘這一刹的機會，掠射出五六丈，身形一閃，眼看便閃沒在一處牆角後。

老熊人與崔軒廷一眼瞥見，心中大急，陡見老熊人那件毛裘一展一振，有如一道飛渡的黑虹般，電射前去！

崔軒廷的身形在那霎間的同時，亦全身的衣衫一鼓，有如一個颶風捲吹的汽球般，其勢有如流星隕射，疾射前去。

兩人爲了將那人追截下來，不惜將壓箱底的本領都施展出來。

眼看着那人只一閃，便閃沒在那處牆角後，驀地，發出一聲怪叫，身形一窒，倒掠回去。

崔軒廷與老熊人料不到那人突然會向後倒掠，兩人可是全力追截，那瞬間經已一左一右掠射至那人的頭頂上空，被那人這一倒掠，雖然追截在那人的前頭，但也讓那人有機會往來路追掠。

那人反應不但快，應變也快，身形倒掠中，一眼瞥到老熊人兩人已在自己的頭上掠過，他馬上便改變主意，往來路逃掠回去。

但他卻小覷了崔軒廷兩人。

兩人在飛越過那人頭頂上空的刹那，就像有默契一樣，老熊人那臃腫的身形「刷」地急瀉飛墜落地上，崔軒廷則凌空一個沒頭觔斗，陡地翻掠回去！

他翻掠的身形眞是快得無以復加，那人一口氣倒掠回去，正欲換氣再掠，「刷」地一聲，崔軒廷已斜掠飛瀉而下，將他的退路截住了。

那人又發出一聲怪叫，身形硬生生刹住，才沒有一頭撞上崔軒廷的身上。

那人前後被堵，有如一頭困獸般，身形往橫裏一撲，便欲掠去。

崔軒廷沒有閃身攔截，卻只是袍袖乍展，一股暗勁狂風疾捲般，橫撞向那人的身前。

那人才掠射出的身形被那股重如山岳般的暗勁一阻，氣息爲之一窒，慌不迭一個倒翻，掠回去。

這時，從那處牆角後轉出一個人來。

這人一轉出來，便與老熊人崔軒廷兩人成鼎足之勢，將那翻掠回去的人困在當中。

崔軒廷一眼看到從牆角後轉出來的那人，脫口喜叫道：「陸師傅，你來得正好了。」

那從牆角後轉出來，並將那人截住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崔軒廷家的護院頭兒——陸元奎！

× × ×

陸元奎這一出現，自是對崔軒廷大爲有利。

也所以崔軒廷臉現喜色。

老熊人卻不由皺了皺眉。

他從崔軒廷臉上的喜色與及那一聲稱呼，已看出陸元奎與崔軒廷是一道的，單是一個崔軒廷，他已自忖沒把握應付得了，再加上一個陸元奎怎不教他眉頭打結。

陸元奎朝崔軒廷抱拳道：「東翁。」

崔軒廷嘉獎地道：「陸師傅，你來得正好。」

老熊人可不耐煩聽崔軒廷與陸元奎的對答，一雙精芒閃爍的眸子直在打量着那個被圍在當中，兀自目光閃爍，似欲覓機脫逃的老小子。

那確是一個老小子，乾乾瘦瘦的，整個身子瘦得大概割不下十斤肉來，大約只有五尺高矮，年約四十五六上下，雙頰凹陷的臉上卻長了一個鼻樑曲突的大鼻子，一雙眼雖然細小，但卻神芒閃爍，透着幾分兇悍。

老熊人一眼就認出那個老小子是誰。

「姜赫，老夫總算找到你這老小子。」臉上露出一片喜色。

那老小子悶哼一聲，悍然道：「老熊人，那又怎樣？」

老熊人嘿嘿笑道：「你要是識相的話，快將那物件交出來，老夫保證不將你怎麼樣！」

「老熊人，你在說什麼，老子的身上可帶着不少物件啊，怎知你要那一樣？」

那老小子與老熊人這兩句說話，可就承認了他是姜赫！

只不知這姜赫爲何要殺死崔軒廷的長子崔錦衣，老熊人向他討取的又是什麼物件，居然隱隱晦晦的，不明說出來，莫非那是什麼奇珍異寶不成。

還有，白衣勝雪李準不也在找他麼，而韋紅芳在老熊人的身上暗中抹上了「千里暗香飄」，照說，應該循着那飄流在空中的一縷異香，追尋到來的啊，怎還不見踪跡。

其實，李準與韋紅芳早已追尋到這裏來了。

此刻，兩人正匿伏在不遠處的積雪堆後。

本來，韋紅芳在聽聞老熊人稱呼那老小子作姜赫時，便激動得不能自制，衝出去與姜赫拚命，但卻給李準硬是阻止了。

李準對她說，她這時候衝出去與姜赫拚命，未必可以殺得了他，並且勢必會被老熊人阻止（要是姜赫被她殺了，他豈不是不能從姜赫的身上，奪取到那物件——萬一姜赫不是帶在身上，而是收藏在一處

隱秘地方的話，故此，老熊人不會讓她殺死姜赫，何況也未必殺得了），並答應她一定協助她手刃姜赫，以報大仇，她才眼紅紅的，壓止住心中的那股怒火，靜看下去。

李準之所以不急着出去，那是有他的打算的，他不想在這時候揷上一脚，將局面弄得更複雜，說不定因此令到有逃脫的機會，何況，在各不相讓的情形下，未必能夠達到目的，那何不靜觀其變，來個蚌鷸相爭，漁人得利呢！

他一向都是一個冷靜的人，在眼前這種情勢下，越冷靜，得益越大。

他必須要弄清楚老熊人的意圖，何況，說不定還有別的人物暗中伺伏在一隅，來個螳螂在前，黃雀在後，那就……

故此，越是遲現身，對自己越有利。

× × ×

老熊人對於姜赫那句胡混的話一點也不生氣，畢竟，他已不是後生小子，而是修煉成精的老奸巨猾，冷笑一聲，他忽然改變了話題，滿有興趣地問道：「姜老小子，你一直躲在屋子的什麼地方，居然隱密得連老夫也發覺不到！幸好老夫放了那把火，才將你逼了出來。」

姜赫聳聳那鼻樑勾曲的鼻子，自得地「嗜嗜」一笑，說道：「老熊人，你雖然成了精，但老子估料不論是你還是別人找到來，發現那婆娘被人殺死在炕上，必會猜料是老子殺人滅口，然後溜之乎也，那肯定不會在屋子內嚴加搜查，而老子就藏身在那婆娘屍身下面的炕床暗格內，老子也猜到你們不會去翻動那婆娘的屍身，搜查那炕床的果然不出老子所料，你還不是上了老子的當，被老子騙過了麼……要不是那一把火，屋子燒了起來，你們怎會找到老子。」

「你這老小子，虧你想出這個主意來，老夫又怎會想到，你什麼地方不躲藏，卻躲在了狗洞中。」老熊人硬是要找回一點面子，說眞的，要不是姜赫說出來，他可是怎也想不到，姜赫會故佈疑陣，並且藏匿在那女人身下的炕床暗格內，也可見姜赫是何等奸猾，甚至比老熊人有過之無不及。

「隨你怎麼說！」姜赫臉上露出傲色，並且已鎭定下來，既然已經走不脫，那麼，慌張失措又於事何補？反會令自己陷入更不堪的險境中，他可不是一地隨即用手一掐便會出水的豆腐，而是一名狠角色，他要是豁出去，那老熊人他們也未必討得了好。

「老小子，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老熊人說着便欲向姜赫動手。

他之所以急着向姜赫出手，是想來個先下手爲强，捷足先登，也免被崔軒廷爲報子仇而阻止他先出手，只要他從姜赫的手上奪到那件物件，那麼，他可不管崔軒廷報子仇還是報父仇，故此，他不能被崔軒廷搶了先，萬一崔軒廷明是爲子報仇，暗則與他的目的相同，那豈不是讓崔軒廷搶了先？

他雖然暗自打好了如意算盤，但崔軒廷也不是一個易與之輩，他又豈會看不出老熊人的意圖。

是以，老熊人身形才動，崔軒廷已斷喝一聲：「老熊羆，說清楚了才動手。」

老熊人急刹身形，雙眼一瞪，兇霸霸地道：「崔老兒，你想怎樣？」

崔軒廷卻淡淡一笑道：「老夫只想與你把話說清楚！」

老熊人咄咄迫人地厲聲道：「老夫與你有什麼話好說的？」

崔軒廷毫不動氣。「老熊羆，你別着急，老夫不是與你爭着動手，以免與你爲了爭誰先動手而起衝突，給那姜赫有可乘之機！」

老熊人聽他那樣說，才臉色稍緩。「這還像話，諒你也不敢與老夫動手！」一頓，不耐煩地道：「有話快說！」

崔軒廷大概是在官場中打滾了這麼多年，條煉得連一點火氣也沒有了，對於老熊人那句話，一點也不在意。「一句話，你要的東西只管取去，但卻只准傷他，卻不許殺他，定要留着給老夫手刃他，以報子仇！」

老熊人聽他這樣說，一顆心總算放下來，滿心歡喜的，心忖：「原來那老傢伙別無居心，一心只想報殺子之仇，老夫這一次是穩奪那件寶貝了！」當下也不細想，疾聲道：「好！」

「好」字出口，他已急不可待地閃身撲向姜赫！

崔軒廷在老熊人轉身撲向姜赫的刹那，朝那邊的陸元奎曖昧地笑了一下。

陸元奎也露出一個會心的微笑，朝他微微點頭。

× × ×

匿在雪堆後的李準與韋紅芳不但看到老熊人等人的舉動，也聽到他們的說話，韋紅芳聽到老熊人要姜赫動手並與崔軒廷「約法三章」，她可急了，生恐姜赫眞的被崔軒廷所殺，那她豈不是報不了闔家被殺的血仇，身形一竄，她又不顧一切地欲衝出去，搶先向姜赫動手。

但卻被李準一把按住了。「韋姑娘，別衝動，待熊仁復與姓姜的動完手，妳再出手不遲，那樣，妳可以在姜赫與老熊人動手時，乘機摸清楚姓姜的武功路數，那對妳大有好處。」

韋紅芳聽他這樣說，想想也是道理，才强按滿腔的仇恨，匿伏不動，再窺看下去。

「李大哥，那老傢伙到底要向姜老賊奪取什麼物件？」韋紅芳忽然好奇地問：「看她那種急不及待的樣子，似乎那物件不是尋常之物。」

李準遲疑了一下，才有點不自然地道：「區區也不甚……」忽然他朝韋紅芳「殊」地吁了口氣，示意地道：「韋姑娘，快看！」

韋紅芳連忙朝老熊人那邊看過去。

原來，那邊的老熊人已與姜赫動上了手！

× × ×

老熊人與姜赫的出手皆很快，只見一臃腫一矮瘦兩條身形一下子便迎上了，隨即響起一陣「砰砰啪啪」的激響聲，瞬眼間，兩條身形便已錯身閃過，分了開來。

若是普通人，根本看不出兩人曾動過手，還以爲兩人在鬧着玩，但崔軒廷陸元奎與在雪堆後的李準，目光何等銳利，他

們都已看出，老熊人與姜赫在那剎間，已交手八招。

於此可見，兩人的出手皆迅疾無倫。

只有韋紅芳看不清楚，低聲對李準道：「李大哥，他們這就動過手了麼？」

李準頷首道：「交手八招！」

韋紅芳道：「怎麼小妹看不到呢？」

李準忽然又「殊」地一聲。「快看，快看。」

韋紅芳忙又看過那邊，只見姜赫腳下蹌跌了半步，才站穩身形，老熊人倒是一點事也沒有，只是身形停下時，從他那件毛裘上飄下一撮黑毛來。

不用說，兩人在動手過招的剎那，都在對方的身上「沾」了一下，只是，姜赫明顯地吃的虧大一點。

也就是說，誰也討不了好。

「姜老小子，想不到你果然有兩下子。」老熊人目中兇光畢露。

姜赫「啫啫」一笑，强悍地道：「你也不賴！」

老熊人不再理會姜赫，逕自轉對崔軒廷道：「崔老兒，老夫忽然改變了主意，還是讓你先向姜老小子報那殺子之仇，老夫才取回那件物件不遲了。」

崔軒廷料不到老熊人會忽然改變了主意，不由愕了一愕，本來，他是想老熊人與姜赫鬥個筋疲力盡，或是兩敗俱傷才伺機向姜赫出手的，而老熊人的猜測沒有錯，他除了報殺子之仇外，確是還懷有另一種意圖，如今被老熊人這樣一說，他知道自己的如意算盤已打不响了，當下自哼一聲。「老熊羆，你怎麼忽然改變主意，不怕老夫另有所謀麼？」

說話時，他不着痕跡地朝陸元奎使了個眼色。

老熊人奸猾地眨眨眼。「崔老兒，別以爲老夫瞧不出你不安好心，老夫方才差點上了你的當，被你撿便宜！」

一頓，厲聲道：「本來，老夫對你是否眞的除了報殺子之仇外，便沒有別的企圖，心中思疑，但你剛才那麼一說，老夫倒是相信你另有圖謀了！」

崔軒廷臉色微微變了一下，又朝陸元奎打了個眼色。才長笑一聲，頷首道：「老熊羆，算你猜對了，那又如何？」

老熊人目中兇光暴射。「崔老兒，你雖然深藏不露，好歹也是官場中人，你若是報殺子之仇，老夫可以成全你，你爲何還要圖謀那件事物，那對你可是根本沒有用的啊！」

崔軒廷呵呵一笑，捋髯道：「要是對老夫沒有用，老夫立心圖謀來作甚？」

「莫非你想仗之圖謀爭霸武林？」老熊人悚然瞧着崔軒廷。

「非也，」崔軒廷哂然道：「老夫雖然也可算是武林人，但老夫一向只對作官有興趣，什麼爭霸江湖的，老夫可是一點興趣也沒有。」

「那你欲搶奪那件物件來作甚？」老熊人可被崔軒廷那番說話說糊塗了，不解地瞧着崔軒廷。

崔軒廷眼一瞇。「你眞的不知道，那物件另有妙用麼？」

老熊人忽然睜眼道：「崔老兒，莫非你想長命百歲？」

「非也！」崔軒廷哂笑道：「一個人若是無權無勢，終日要爲兩餐操勞，那要長命百歲來作甚？」

「那你到底要來作甚？」老熊人奇怪地問。

「難怪你不知道了。」崔軒廷像是勝券在握，所以才毫無保留地將他的原因說出來。「當今聖上不但有寡人之疾，也希望能夠長生不老，而那件異寶據說不但有壯陽的功效，並且可以延年益壽，這可是大大地正合聖上所望，老夫若是將那件異寶呈獻給聖上，只怕不但會官復原職。還會加官進爵，那時，大理寺卿這個職位，老夫才不放在眼內！」

「啊，原來你想將那件異寶奉獻給皇上！」老熊人脫口道。

「不錯！」崔軒廷捋髯笑道：「如今你還想與老夫爭麼？」

原來，崔軒廷在未退職時，官至大理寺丞，而他在未致仕之前，曾得一位異人傳授了一身武功，本來，憑他那一身修爲，大可以在江湖上武林中幹出一番名堂來，但他卻一向熱衷於功名富貴，所以棄武就文，在官場中打滾了二十多年，可說深得做官的箇中三昧，而他也確是頗有才幹，原本他可以青雲直上的，那知道卻無意中觸怒了他的頂頭上司大理寺卿孫子季，借故將他革職，那時他可說正當盛年，自然心有不甘，一直念念不忘如何才能踏足仕途，他也曾花過大筆銀子鑽門路，可惜卻鑽錯了門路，銀子花了，卻一點消息也沒有，他卻不因此而死心，也不知他如何打聽到姜赫身上有一件異寶，對他重履官場大有幫助，他早已暗中派出不少人手去追尋姜赫的行踪下落，那知道他的長子卻忽然被殺，他自然悲痛異常，發　要手刃殺子仇人，不想追查之下，原來姜赫就是殺子兇手，那可眞是天從人願，一舉兩得，他自然滿心歡喜，也志在必得了。

正如他對老熊人所說，只要他將那件異寶呈獻給當今皇上，投其所好，那麼，何愁榮華富貴不隨之而來.

× × ×

李準與韋紅芳在雪堆後，將那些話都清清楚楚地聽在耳內，李準雙眼眨也不眨地窺視着崔軒廷，目中精芒隱現，本來，他也以爲崔軒廷只是爲了報殺子之仇，才找上姜赫的，但崔軒廷那番表白，他總算明白了他的眞正意圖，對於這種熱衷功名富貴的人，他打從心裏生出了一種鄙視之意！

韋紅芳聽聞崔軒廷除了報殺子之仇，還有更大的圖謀，他不齒地道：「李大哥，那個崔老兒教人失望，一心只想做官，沒的沾辱了咱們武林人的清白！」

不等李準說話，她又好奇地悄聲道：「李大哥，你知道他們所說的那件異寶，到底是什麼稀世之珍麼？」

李準沉吟了一下，才低聲道：「據在下所知，那是一顆佛珠——又名舍利珠，乃是青藏一帶密宗一派的傳派之寶，歷代掌門人皆以那顆舍利珠作爲掌門信物，是以，那顆舍利珠便成了掌門的特徵，而密宗一派的門人，也習慣了將那顆佛珠視作掌門人至高無上的信符，若有什麼調遣或行動。掌門人若是不能出示那顆佛珠，那便失去了指派調遣門人的權力，所以，密宗一派的歷代掌門人，皆視那顆佛珠爲至寶奇珍，秘藏密收，唯恐失落，那不但會自動喪失掌門資格，還會被視作該派的大罪人，——一向以來，那顆佛珠皆平平安安，那知道卻在半年前，該派不但發現當時的掌門人刹什海被殺身亡，那顆至寶佛珠也不見了。該派頓時大亂，四出偵查搜尋佛珠的下落，但卻有如石沉大海。——後來該派長老商議後，向外宣佈，凡有人能夠將佛珠尋回者，如是該派中人，便推舉爲掌門，若是外人——不論是什麼人，該派都會爲他做一件事——無論是什麼事，這個消息傳出江湖後，立刻令到江湖中人哄動起來，莫不四出攢動，欲找尋到那顆佛珠。希冀能夠借助該派的力量，各遂所謀！」

李準說到這裏，微微頓了一下。「要知道，密宗一派，在青藏一帶，是最大的一個門派，聽說門人不下千數，而該派的武功一向異於中原武功，別走蹊徑，派中高手如雲，其實力强於中原武林任何一個門派，要是有什麼人挾那顆佛珠要求帮助其爭霸武林。那勢必令到中原武林掀起一片腥風血雨。幸好消息傳出後，數月來皆沒有人發現或找尋到那顆佛珠，——豈料，半月前，有消息傳說佛珠落在姜赫的手上，所幸，這個消息沒有多少人知道，才不至令到江湖中滿天風雨。——不知姜赫是怎樣得到那顆佛珠的！」

韋紅芳聽得興緻大動。「李大哥，那顆佛珠到底是用什麼製成的，聽崔老兒說，不但可以延年益壽，還可以……可以，那個……」臉上一紅，她可說不出口來。

李準可沒有看到她那暴躁的樣子，他一直窺視着老熊人等人的動靜。「那顆佛珠據說是密宗一派的開山祖師圓寂後，火化遺下的一顆舍利子，聽說，只有得道高僧，圓寂後火化，才會有舍利子遺下，那顆佛珠　是以該派開山祖師火化後遺　的舍利子磨琢而成的，所以也叫舍利珠，也因此被該派奉爲至寶，至於是否能延年益壽……什麼的，區區就不大清楚了！」

「原來是這樣的！」韋紅芳臉紅紅的。「延年益壽什麼的，大概是那崔老兒胡謅出來的！」

「李大哥，你是否也爲了那顆佛珠才找上姜赫的？」韋紅芳瞧着李準說道。

李準頷首道：「不錯！」微頓一下，接肅容道：「區區找尋那顆佛珠，可不是像別人的那樣。另有圖謀，先師　該派一位長老乃生死知交，三個月前，那位長老忽然找上區區。懇請區區代爲找尋那顆佛珠，區區自是不能推辭，况且，區區也不想讓那顆佛珠落在那些別有居心的人手上。弄出事故來，所以，區區答應那位長老，盡力將那顆寶珠尋回，交還給他們。」

忽然韋紅芳疾聲道：「快看，姜老賊怎麼肯輕易便將那顆佛珠抛在空中……」

李準一聽，立即從雪堆後衝出去，但他馬上冷靜下來，急忙往那邊看個清楚！

× × ×

老熊人沒有被崔軒廷所嚇倒，崔軒廷問他：「如今你還敢與老夫爭麼？」他馬上便一瞪熊眼，悍然道：「崔老兒，你別拿官家來嚇唬老夫，老夫從來不吃這一套，那件異寶，老夫說什麼也拿定了！」

崔軒廷的目光驀地一冷。「老熊羆，你不是想藉那件異寶，圖霸武林吧？」

老熊人夷然道：「老夫一向逍遙慣了，年紀也一大把，雄心已消，才不想爭霸武林，令到自己永無寧日，硬是將枷鎖往自己身上套，你以爲稱霸武林，是一件輕鬆事兒？沒的找苦來受，老夫要那顆佛珠，是另有所求？」

至於另有什麼所求，他卻沒說出來。像他這種人，總不會安着什麼好心的了。

「好，那就敎你永遠躺在這裏，再也回不了長白山作你的山大王！」崔軒廷說着朝陸元奎打個眼色，作勢欺向老熊人！

老熊人目光暴縮，呲牙低嘷了一聲，亦蓄勢欲發！而陸元奎也沒有袖手，斜踏一步，壓迫向姜赫！

姜赫那閃爍的目光閃轉了幾下，忽然自貼身處摸出一顆只有龍眼大。白瑩瑩，圓溜溜的珠子來，揚手疾抛向空中，大叫道：「老子現在才知道什麼叫『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句話的道理，老子雖然很想利用這顆珠子來達到一個心意，但恐怕還未將這顆佛珠交回密宗門，老子已死於非命，老子還不想死，那就讓你們爭個頭崩額裂吧！」

大叫着，他一下子退掠出五六丈外，恰好退向李準兩人匿伏着的雪堆那邊！

韋紅芳就是一眼看到姜赫將那顆密宗門至寶——舍利珠抛出去，才疾聲叫李準

快看的！

陸元奎沒有閃身攔截姜赫。

他一縱身，便撲掠而起攫抓向那顆佛珠。同時間，兩聲叱喝聲中，老熊人與崔軒廷一齊飛身縱掠起來，撲攫那顆佛珠！

兩人瞬眼間在空中交手了十一招，却是旗鼓相當，各不退讓。

但這一來，自不免慢上一慢，可就讓陸元奎捷足先「登」了。

這正是崔軒廷的意圖，全力阻截老熊人，好讓陸元奎有機會攫奪到那顆佛珠。

眼看着陸元奎一手便將那顆佛珠抓攫在手中。

老熊人可急紅了眼，驀地厲嗥一聲，千鈞一髮間，左手一掀那件毛裘，裘袂猛地向上一揚，但聞「嗤嗤」一連數下激响，七八點暗芒疾射向陸元奎那條手臂上！

而一股暗勁也自他那件裘袂一揚間，飇捲而出，捲撞向那顆佛珠！

陸元奎驟見數點暗芒疾射向攫抓出的手臂，若不縮手，那肯定會被射中，雖然抓攫住那顆佛珠，但在受傷之下，必然抓不住而鬆墮落地，何況，不知那幾顆暗器還是否有毒，故此，他在心念電轉之下，已作出了取捨，疾忙暴縮那條手臂！

「嗤嗤嗤……」數點暗器破空射過。

他却不知道，那幾顆暗器乃是老熊人在追截姜赫時，用那件毛裘「接收」了姜赫爲了阻截老熊人與崔軒廷的追截而出的那把暗器——棗核釘！

就連老熊人也不知是否淬了毒。

就在陸元奎手臂暴縮剎那，那顆佛珠也被老熊人裘袂疾湧出的那股暗勁，捲托得向上飛拋起來，只有丈許高下！

而在那那刹，老熊人與崔軒廷又巳交手七招，仍是誰也奈何不了誰。

並且，兩人皆逼得墜落回地上。

而陸元奎也身子一沉，墜瀉回地上。

但三人馬上發出一聲吼喝，成品字形彈身斜縱掠起，各自傾盡所能，希望先一步搶奪到那顆佛珠！

在三人彈身掠起的刹那，老熊人故意將身子偏斜開去，與崔軒廷的距離拉遠，令到崔軒廷還夠不上出手攻擊他，這一來，崔軒廷只好暫不出手，全力縱掠向那顆佛珠，陰謀在三人搶奪佛珠的刹那，驟然向老熊人出手，好讓陸元奎乘機攫奪到那顆佛珠！

三條身形有如三支激射的飛矢般，幾乎不分先後，各自抓攫住那顆佛珠的一面，崔軒廷也就在刹那間一掌穿擊向老熊人的左脅！這一下出手，是要迫老熊人非縮手不可。

若老熊人一縮手，陸元奎便可從容搶奪到那顆佛珠。

老熊人自然不肯鬆手，那刹那，他那件毛裘的左袂忽然「拍」地一聲，反捲抽擊向崔軒廷的左掌。

「轟」地一聲，那顆被三人各自抓攫住一面的佛珠，驀然間爆炸開來。

而那一下的爆炸威力很猛！

慘叫厲嗥聲中，血肉橫飛，紅白濺射，老熊人崔軒廷陸元奎首當其衝，就算反應再快，也躲不過那厄刦，三人被炸得臂斷頭碎體殘，倒飛出二丈過外，先後飛墜落地上，豈有命在，並且死狀至慘！

× × ×

那顆佛珠忽然爆炸，匿在雪堆後的李準與韋紅芳看得清清楚楚，還掠出數丈外的姜赫，在老熊人三人分別抓攫住那顆「佛珠」的刹那。右手微抖，打出一顆暗器，可惜崔軒廷三人一心只在那顆佛珠上，竟然發覺不到那顆暗器閃射撞向那顆「佛珠」，那顆「佛珠」被那枚暗器一撞，馬上爆炸！

韋紅芳看到崔軒廷三人被炸得斷肢頭碎，驚怖之下，差點失聲驚叫出聲，幸好李準一手捂住了她的咀巴。

「那顆佛珠原來是假的！」李準在乍見佛珠爆炸，三人慘死，禁不住心神震撼，在心中叫起來。

「哈哈哈！」姜赫發出一陣得意至極的狂笑。「三個該死的傢伙眞是被豬油濛了心，居然被老子特別的『佛珠』騙得上了大當，嗐嗐嗐，這可乾淨俐落，一下子便解決了三個厲害角色，這辦法眞管用，以後若是有什麼不怕死的敢再找上老子，打那佛珠的主意，老子就讓他見識一下佛珠的妙用，死得不明不白，哈哈哈——」

驀地，他的身子一震，笑聲倏止，整個人僵住了！原來在他的身後，閃現出一條身形來，那是白衣勝雪李準。

姜赫忽然全身僵木，動彈不得，正是被李準覷準他在得意忘形之下，必然疏於戒備，而兩下裏的距離不過丈許兩丈，只一閃，便閃掠到他的身後，待到他驚覺時，李準巳一連點了他身上七處穴道。

韋紅芳也自雪堆後掠出來，咬牙切齒地怒視着一臉驚駭異之色的姜赫。「姜老賊，你也有今日！」說着，便一揚手，欲將握在手上的尖刀插落姜赫的心窩上。

「慢着！」李準疾忙出手托抓住韋紅芳的手腕。「韋姑娘，區區很明白你的心情，請忍耐一下，待區區從他口中問出那顆佛珠的下落，妳才手刃此賊不遲！」

李準眼見姜赫如此惡毒，一下子便將老熊人三人炸死，得意狂笑。對他深惡痛絕，要不是他還要從他的身上追尋出佛珠的下落，他早巳下手擊殺這奸險惡毒的賊子了。

「你——們是甚麼人？」姜赫駭然朝兩人問道。

「我是來取你狗命，替我慘死在你手上的父母家人報仇的！」韋紅芳悲嘶着又欲撲向姜赫。

但却給李準阻止了。「姜赫，那顆舍利珠你收藏在那裏？」

「一定在他的身上！」韋紅芳嘶聲說，仇恨地睜視着姜赫。

姜赫却「嗐嗐」一笑。「原來你們也是搶奪佛珠的！」

語聲一頓，奸猾地道：「你們以爲我會蠢到明知有不少人欲搶奪那顆佛珠，却仍然帶在身上麼？」

「你到底收藏在那裏，快說？」李準斷喝一聲。

「那顆佛珠是老子的護身符，老子才不會說出來！」姜赫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只要老子不說出來，你們便不敢也不肯殺死老子！」

對於這種人，李準可是沒了主意。

但韋紅芳却氣恨恨地道：「我倒要看

你挺得了多久！」說着，衝上前去，左右開弓。「辟辟啪啪」地，摑了姜赫十七八個耳光。

李準沒有阻止，反而閃了開去，他知道若是再攔阻韋紅芳在姜赫的身上出氣洩恨，那韋紅芳必會不顧一切地出手，而他也想姜赫吃點苦頭，煞煞他的氣焰。

姜赫被摑得雙頰紅腫起來，最少被打落了七八顆牙齒，咀角也有血溢出來。但他仍然强悍地啞聲道：「臭丫頭，有種的你就將老子一刀捅死，就算你將老子滿口牙齒打落，老子也一口呑下肚！」

韋紅芳刹時狂亂起來猛地抽出刀子，嘶聲狂叫：「惡賊，看你說不說，說不說……」一口氣在姜赫的身上刺了六七刀。

姜赫刹時痛得殺豬也似地慘叫起來，身上鮮血淋漓。

李準驚覺時，欲阻止巳無及，慌忙閃身阻擋在她的身前阻止他再往姜赫身上刺，而他很明白韋紅芳的心情，所以，沒有責備她。

「你到底說不說？」李準裝出冷酷的樣子，逼問姜赫！

姜赫看一眼站在李準身後，赤紅着一雙眼，狀似瘋狂的韋紅芳一眼，忍不住猛地打了個哆嗦，身上劇痛陣陣 他身上雖然被刺了六七刀，但韋紅芳只往他肉厚的地方刺，全是不要害的地方，沒有傷及要害，這種痛苦，他還是第一次嚐到，痛得難受死了，他的意志也崩潰了，慌忙道：「我說，我說！」

李準只是盯着他，等他說出來。

喘了口氣，忍着那陣陣劇痛，姜赫道：「那顆佛珠就藏在崔錦衣的屍體內！」

李準恍然地「呀」了一聲。「原來你殺崔錦衣，只是爲了要將那夥佛珠藏在他的屍體內！這倒是任誰也想不到的啊，你果然狡詐，但也未免太惡毒了！」

「惡賊，你去死吧！」韋紅芳嘶叫一聲，却不是撲向姜赫，而是一刀猛捅入李準的腰眼內！

李準可是發夢也料不到韋紅芳會向自己出手，他還想閃開去，好讓她手刃仇人，待到他驚覺不對時，那柄尖刀巳刺入他的腰眼內！他痛苦地大叫一聲，身子往前蹌跌出去。

韋紅芳一刀捅入李準的腰眼內，發力一送，隨即鬆手往後躍退開去。

她可是見識過李準的身手，簡直高深莫測，心存戒意之下，她恐怕李準會瀕死反擊，所以，她慌忙躍退開去。

那柄刀就留在李準的腰眼內！

李準一連躍出好幾步，「咯」地吐出一口血來，煞白着一張臉，左手緊緊地捂住左腰眼，但仍止不住沁湧出來的鮮血自指縫掌隙中淌流下來，痛苦驚詫悔恨地瞪着韋紅芳，斷斷續續地說道：「妳……爲甚麼……」

韋紅芳這時簡直巳變了另一個人，變得有如一頭雌狼般兇惡，臉上雖有驚悸之色，但却「格格」嬌笑道：「因爲我要得到那顆佛珠！」

「你……說的……殺父……騙區區的？」李準又咯出一口血來，身形搖晃着，痛苦得臉上扭曲得不似人形。

「當然是騙你的！」韋紅芳冷酷地道：「那只是爲了騙取你的同情，因此而讓我跟在你身邊，也只有像你這種一腔俠義之氣的人才會深信不疑！我根本就不叫韋紅芳，我叫白艷媚！

「原來妳是毒如蛇蝎的九幻妖姬白艷媚！」姜赫在乍聞「韋紅芳」將她的眞正身份說出來時，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寒氣。

李準却身形一歪，終於站不穩，摔跌在地上。

「李準，我一定知道你有很多話要問我的！」白艷媚妖嬈地道：「看在你帮忙我，我順利地知道那顆佛珠的下落這一點，我一一爲你解答吧！

「我想千方百計接近你，騙取你的信任同情，只有一個目的，藉你的高明身手，助我順利得到那顆佛珠，你也知道，老熊人、崔軒廷等人，皆不是易與之輩，我自恃沒有能耐與他們爭持，但你却有！」

白艷媚滿臉是笑地道：「從你出手趕走厲剛，我巳看出你的身手高明得令人難以臆測，所以我才找上你，必要時可以爲我應付老熊人他們……不怕對你說，我要得到那顆佛珠，不是要來借重密宗門的力量，稱霸武林，我可沒有那種魄力與雄力，不過，我要借重密宗門的力量，向以少林爲首的三大門派，進行大報復！

「你一定會問，我爲何要向三大門派展開大報復？」白艷媚咬牙切齒的，眼中盡是怨毒之色，恨恨地自管自說下去：「一年前，三大門派數十人聯手，慘殺了我的相好心上人粉金剛潘安若，逼得我幾乎走頭無路，要不是我逃上了滴血崖，他們若不是懼於無相老魔的兇名，只怕不會放過我！我雖然逃得一命，但也給無相老魔强留在滴血崖上，陪他睡了半年，他玩膩了，才放我下山。我在逃上滴血崖時，巳發下毒誓，有朝一日，我必向三大門派展大報復！」白艷媚說完時，李準巳差一點沒有暈死過去。

「白……姑娘，若不嫌棄，老子可助你一臂之力，並且願供你驅策。」姜赫忽然向白艷媚乞憐。

「你……」白艷媚瞧着姜赫「格格」一笑。「我瞧着你便感到不舒服！」說着，忽然一掌劈擊在姜赫的心胸上。

姜赫狂叫一聲，噴出一道血箭來，整個人被擊得倒飛兩丈過外，「砰」地一聲，摔跌在地上，目凝口張，咽了氣。

「本姑娘才不會蠢到相信你的鬼話，讓你有反噬的機會！」白艷媚冷酷地看了姜赫的屍體一眼，隨即轉落在李準的身上。「既然殺了姜老兒，總不能留下你這條禍根，打蛇不死，必被反噬，你可不要怪我心狠手辣！」

說着，她一步步走向躺在地上，看上去氣息奄奄，出氣多，入氣少的李準！

陡地，咽了氣的姜赫忽然腰身挺了挺，發出一聲悶窒的嘶吼，噴出一大口血來，才一歪頭，眞正咽了氣。

白艷媚被姜赫那一下「迴光反照」的嘶吼嚇得心頭震驚了一下，她可眞的怕姜赫會瀕死反噬，腳步一窒，慌忙扭頭偏臉，向那邊的姜赫望過去。

也就在那刹那，躺在地上的李準腰身上向一挺，同時左手在腰上用力疾拍了一下！

「嗤嗤」兩聲輕响，那柄插在他腰間內的尖刀驀地脫射出來，那柄尖刀居然是折斷了的，那截約寸許長的刀尖，緊隨着脫射出來。一先一後，飛向白艷媚。

白艷媚一眼瞥到姜赫躺在地上寂然不動，才放心地噓了口氣，那知道，銳風急襲而至，這一驚，非同小可，疾忙將頭偏轉回去，眼角瞥到自己插在李準腰眼內的尖刀竟然反射過來，雖然刀柄在前，但那急勁的勢道，要是被射中，只怕不死也會撞擊得受傷不輕。

她擰了擰腰肢，一掌疾拍在那倒射而至的刀柄上。

那柄刀被拍得歪射開去。

她的臉上即時泛起一抹陰冷的笑聲。

但瞬即僵住了。

「噗」地一下又輕又疾的微响聲中，她整個人抽搐了一下，發出一聲哀呼，然後，以驚恐難以置信的眼光，看向她左胸脯上心臟部位上乍現的一個血洞中淌流出來的一縷鮮血。

那個血洞，是後發的那截寸許長的刀尖，在白艷媚一掌拍歪那柄斷刀。乘隙激射入她的心臟要害內，弄出來的。

白艷媚仍然不相信胸脯上那個血洞是眞的，驚疑莫明地抬眼望着正自地上緩緩站起來的李準，只說了一個「你」字，便氣絕仆倒在地上。

原來，李準在白艷媚一刀捅入他腰間時，避已不及，只好疾忙將一股內勁逼聚在那裏，立時將刺入他腰眼內的那截刀尖逼折，同時間，由於他本欲閃開讓白艷媚下手殺姜赫的，就因爲他一閃，那柄刀再插入時，便偏滑開去，再加上他的內力一逼，變成斜插入他的腰側內，而不是直插入他的腰眼內，否則，必然傷了他的脾臟，重傷不能再運聚內勁。

可惜白艷媚由於一直顧忌李準的莫測高深，恐防他會反噬，一擊便退，沒有察覺到那細微的變化，這就讓李準有反擊之機了。

李準吐血，不支倒地，都是裝出來的（那兩口血，他倒是硬咯出來的），目的就是讓白艷媚相信他已重傷垂危，再沒有反擊之力，放鬆對他的驚戒之心，他就有機會反擊了。

雖然他傷得不算重，但也不輕，要是一擊不中，那就再沒有反擊之力了，那只有死路一條。

說起來，姜赫那臨死的一聲嘶吼，可說帮了他一個忙。

他就是利用白艷媚那霎間的分神，即時以運聚在腰腹間的那股內勁將那柄斷刀及寸長的刀尖催迫得彈射出來，飛射向白艷媚，……終於將她射殺！而他在倒地後，便以內力將傷口迫攏，不致流出大量的血來，否則，只怕他在運內力將尖刀逼射出來，擊殺白艷媚後，已無力站起來。

「總算不負長眉長老所托，將舍利珠找到。」李準虛弱地喘了口氣，露出一絲安慰的笑容。「只是，付出的太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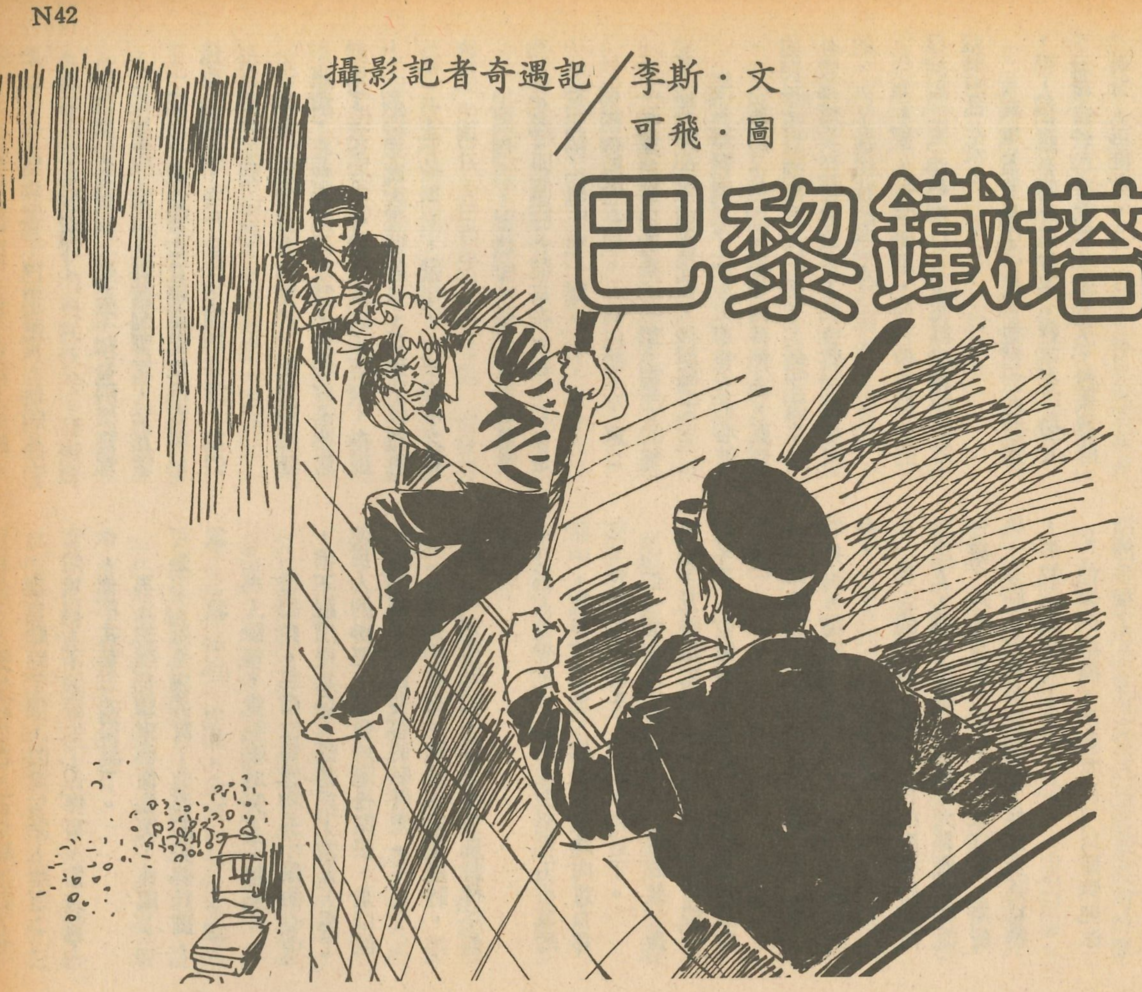
痛心疾首地看了一眼地上的白艷媚，他的心一陣抽痛。

他不是爲殺死白艷媚而感到痛心，而是他的心已被白艷媚深深地刺傷了……

（完）

攝影記者奇遇記／李斯・文　可飛・圖

巴黎鐵塔



憑藉仿音　捉拿毒販

警車尖銳的號聲劃空而過，途人都停了下來，警車駛過市區中最繁盛的街道，停在一幢摩天大厦之前，這時，正是黃昏時分，所有的商行都放工了，街上擠滿了等待回家的人。

當兩輛警車停在大厦門前之後，途人爭相詢問：「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

有的途人指着大厦，叫道：「看，有人要跳樓了？」

於是，所有在大厦附近的人，都抬起了頭來，附近的大厦窗口中，也都伸出了人頭來，不知有多少人，都注視着那幢大厦。

原來那大厦十五樓的一個窗口，在窗口之旁，一個男人，正背貼着大厦的牆，站在一道不過半呎寬的石牆上，他隨時可以跌下來。

而那是將近一百五十呎的高空，那男人如果跌下來的話……所有的人，都在想着這一點。

那情況實在是够刺激的，所以，當警員下了警車，勸開圍在大厦的附近的人羣散開時，並沒有收到什麼效果，看熱鬧的人仍然圍攏着，但在大厦前面倒空出了一大片來。

交通也阻塞了，所有的車子都排着隊，好幾個警員在指揮着車輛另走到別的道路。

不到兩分鐘，消防車也趕到了，救傷車來了，消防官和警官在會商着，如何才能將那人救下來，消防車的雲梯，迅速向上升起。

但是，雲梯並沒有那麼高，雲梯升到了近端，離那人仍然有三十呎，那是無補於事的。

而那時，兩位警官早已進了大厦，衝進了那家商行，那間商行掛着「巴黎貿易公司」的招牌。

像那樣的貿易公司，在商業活動繁忙的大都市中，至少有幾千家之多，那兩位警官撞開門，進入那家公司的時候，就呆了一呆。

那家公司一個人也沒有，而且，凌亂不堪，幾乎所有的抽屜，都被打開着，從打開的窗子中捲進來的風，吹得一大堆紙灰，在屋子中四下飄揚，那完全是一副緊急撤退的景象！

這種景象，出現在一家商行之中，實在是太不正常了，那兩位警官互望了一眼，但他們都不及去顧及這一點，他們到了窗口。

他們從窗口中探出頭去，已可以清楚地看到，站在窗口外的那個人了。

那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他身上的衣着，相當華貴，在暮色中看來，他的臉色，蒼白得可怕，但最刺目的，還是他反抓在牆上的，凸出只有半吋許的磚頭的雙手。

他那時姿勢，雙手平伸，就像是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一樣，他的身子，雖然是

全靠雙手抓住了磚頭，才不致跌下去的，所以，他的指節骨，已經發青，他的身子，也在不斷地發着抖。

他緊閉着雙眼，顯然不知有兩個警官，已經來到了窗口。那兩個警官，又互望了一眼，一個警官盡量將聲音放得柔和，道：「朋友，有什麼想不開的事情，我們可以帮你的呢……」

那人一聽到警官的聲音，陡地睜開雙眼來時，在他睜開眼來時，他的身子突然震動了一下，幾乎就此直跌了下去，在街上，和四週圍大厦的窗口，看到了那種情形的人，不約而同，發出了一下驚呼之聲來。

上萬個人，雖然每一個人發出的驚呼聲並不高，但是聲音滙集在一起，却也是十分驚人的「轟」地一聲。

那兩個警官皺眉，一個已攀上了窗口，另一個緊拉着他的手，那攀上窗子的警官，將自己的手向外伸出，伸向那人。

天色已迅速黑了下來，那警官的心情，十分緊張，他勉力將手向外伸去，直到他幾乎可以碰到那人的手了，他才道：「你慢慢來，拉住我的手，我會將你拉進來的，來，握住我的手！」

可是那人却搖着頭，他用帶着哭音的聲調說：「你們可以……可以保證他們不殺我？」

那兩個警官呆了一呆，他們立即想到，那人出現在窗外這件事，絕不是一個想跳樓自殺那麼簡單，但目下，最重要的是將那人救回來。

這時，有更多的警務人員，進了那家貿易公司，王小鳳也在，王小鳳來到了窗口，她也聽到了那人的這句話，她道：「當然可以，不論發生了什麼事，警方救了你，你都在警方的保護下。」

那人的聲音聽來便像在哭，他道：「可是……可是我弄亂了他們的整個計劃，我……我……」

那人說着，竟嗚嗚地哭了了起來。

這時候，那兩位警官和王小鳳的心中，都不耐煩而焦急，但是爲了救人，爲了使那人的神經，不致於過份緊張，是以他們還不得不裝出從容的神情來。

王小鳳的聲音，聽來很柔和動聽，她說道：「不要緊的，警方有力量對付任何人。」

那人望着王小鳳，他似乎在王小鳳的話中，獲得了力量，他在慢慢地向窗口移來，和那警官的手，已越來越近了。

他一面向窗口移近，一面喘着氣，像是急不及待地說道：「警官先生，這間公司，是一個販毒機構，他們做的是非法勾當！」

那警官安慰道：「這些事，可以等一等再說，現在，你要小心，小心握緊我的手。」

那人的情緒，顯然是在極度激動的情形之下，他可能根本沒有聽到那警官在說什麼，只是自顧自道：「這販毒黨，掩蔽得十分好，但是我已知道了他們全部秘密，那個『鐵塔』——」

他講到這裏，那警官已可以碰到他冰冷的手指了。

那實在是最緊張的一刻，那警官立時張開五指，準備緊緊攫住那人的手腕。只要他能摟住那人手腕的話，他就可以將那人硬拖回窗子來了。

可是就在這時候，在那座大厦更高的幾層樓中，不知是那一層，突然落下了一個烟灰盅來。

那是一隻銅質的烟灰盅，很沉重，而且，不偏不倚，落在那人的頭上，那人的話立時被打斷，他的身子，也向前陡地一傾。

那警官連忙向他的手腕抓去，可是，只差了半吋，未曾抓中。

在上萬的人親眼目睹之下，那人的身子，離開了大厦的牆壁，他發出了一下驚人之極的慘叫聲，向下跌了下去，看到這種情形的人，又再度發出驚呼聲，早在下面等候的消防人員立時張開了救生網。

如果那人落在救生網中，他或者不致於死去，但是，當他墜到七樓時，却撞在一根旗桿上，身子彈了開來，接着，便跌在大厦門口的地上。

在大厦門口的警員，在那一剎間，也不禁閉上了眼睛，一個人，從一百五十呎的高空跌下來，跌在堅硬的水泥地上，那樣子實在太難看了。

救傷人員立時奔了過來，他們只俯身看了一看，便在那人的身上，蓋上了一塊白布。

在十五樓的窗口，那警官仍然伸着手，他五指緊緊地揑着拳，他道：「我只差一點，就可以將他抓住了，只差那麼一點點……」

王小鳳難過地道：「那不是妳的錯，你已經奮不顧身，盡力而爲了。」

當那人才一跌下去之際，早有警員向上面幾層樓去調查，是誰拋下那烟盅的。可是，那幢大厦一共高二十四層，而且，大厦的天台上也全是向下看熱鬧的人，要調查那烟盅是由哪一層，或者是什麼人拋下來的，簡直是沒有可能的事。

王小鳳轉過身來，攀出窗外的那警官，也回到窗內，王小鳳道：「詳細搜查這間商行，將一切有文字的紙張都帶回去，立即調查這間公司的負責人，和平時與他們有關來往的人。」

七八個警員都忙碌起來，他們在紙灰中檢尋着還未曾完全燒毀的紙片，小心翼翼地將之集中起來，新聞記者也全來了，但是因爲案情嚴重，這間商行可能是全市最大的販毒機構，在案情沒有明朗化之前，警方不準備發表太多的資料。

所以，新聞記者都聚集在走廊中，王小鳳在門口，和他們解釋着這種情形。

王小鳳一面解釋着，一面聽到人叢中，施達正揚聲在叫她：「小鳳，小鳳！」

王小鳳聽到了施達的叫聲，不禁皺了皺眉，她和施達，自然是好朋友，但是，她却也是一位高級的警官，當她正在執行高級警官的任務之際，施達那樣大聲叫她，這多少使她感到尷尬。

所以，她只當沒有聽見，仍然請求記者合作，施達却擠了進來，直來到了王小鳳的面前，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王小鳳瞪了他一眼，冷冷地道：「施先生，和你沒有關係？」

施達舉起了手中的相機道：「怎麼沒

有關係？我是攝影記者。」

王小鳳又瞪了他一眼，轉身走了進去，將門關上，半小時之後，所有的警方人員，除了兩個警官留守之外，全都撤退，記者跟到警局，但是連施達在內，所得到的答覆只是：「警方正在調查中」。

的確，警方正在緊張地調查研究這件案子。

研究這件案子的有好幾個高級警官，從已發現的文件中，已可以毫無疑問地證明，那貿易公司，是一個大販毒機構。

但是，困難的是，這公司中所有的人，都事先逃走了，一點綫索也沒有留下，唯一的綫索，就是那人臨死時所說的那句話：「我已知道了他們全部秘密，那個鐵塔——」

而那墮樓身死的人的身份，也被查出，他也不是個好東西，他叫何求，有過三次入獄的記錄，兩次是偷竊，一次是藏有毒品，而且，很明顯地，死者是一個吸毒者，像死者那樣的一個人，可以說是大都市的渣滓，任何大都市中，都有這一類型的人，吸毒者，幹着小非小法勾當，路刦，鼠摸，像這樣的人，照說是絕不會和大販毒組織發生直接的聯系的，但是何以何求會在大公司的窗外要跳樓呢，這是耐人尋味的問題。

而這一個問題，也沒有什麼綫索可循，只好推測，王小鳳推理的結論，獲得了大家的通過，她的推測是，何求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得知了巴黎貿易公司的秘密，他以爲掌握了這個秘密，可以敲詐那些大販毒頭子得到一筆金錢，或者，可以藉此打進那販毒組織裏，成爲那組織中的一員，這就是他會出現在巴黎貿易公司的原因。

但是何求顯然太天眞了，他不知道，現代的犯罪組織，其組織之嚴密，尤甚於軍隊，何求當然得不到任何好處，而且，販毒組織的人一定想殺害他，而他在情急之下，便鑽出了窗口。

一看到何求鑽出了窗口，那些販毒頭子一時之間無法對付他，又知道必然會吸引了大批途人，警方人員也立時會趕來，所以，他們就進行緊急撤退，焚毁文件，而其中的一個和幾個人，還躲在大厦中，在警方人員已可以拉住何求的時候，從上面拋下物件來，使何求終於什麼也未曾說出來，就墮樓死去。

王小鳳的分析，很具說服力，可是，那對於追查這個販毒組織，却一點用處也沒有。

因爲何求並沒有說出他所知道的秘密來，他只說了半句：「那個鐵塔——」其餘的秘密，就隨着他的墮樓，而不爲人所知。

那麼，出自何求臨死之前的那句話，又是什麼意思呢，這間公司叫「巴黎貿易公司」，巴黎有一座世界聞名的鐵塔，那是人所皆知的，然而，公司中却沒有鐵塔，沒有鐵塔的模型，沒有鐵塔的照片，沒有任何有關鐵塔的資料，於是，何求的話，也成了毫無意義的話。

在何求死後，一連四天，市內的毒品，供應奇缺，弄得癮君子叫苦連天，於是，警方更可以肯定，那間掛着「巴黎貿易公司」招牌的販毒機構，是全市毒品最大供應者，偵緝工作也更加加緊，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有人研究這件案子，但是仍然一點頭緒也沒有。

× × ×

初冬的陽光很明媚，施達望着窗外，不禁嘆了一聲。

那麼好的天氣，而他這幾天，又恰好稱得上清閒，但是，打一百次電話去，王小鳳一百次的回答，都說是「沒有空」。

施達也知道王小鳳爲什麼在忙，因爲報上對於何求墮樓的事件，記載得很詳細，施達也知道警方無意中找到了一個販毒組織的大本營，那麼，這幾天，王小鳳一定是爲這件事在忙碌了。

施達一面嘆着氣，一面望着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他又拿起了電話來，但是在撥號碼之前，他却改變了主意，他打的並不是王小鳳的電話，而是他的一個新主顧，一位舞蹈家的電話。

那位舞蹈家請施達替她造型，施達已替她拍了好多照片，如主顧認爲滿意的，再加修飾放大。

這種事，本來只要隨便派一個職員將拍攝的照片送去就可以了，但施達一來沒有事；二來天氣那麼好，他不想悶在辦公室中，三來那位舞蹈家十分美麗動人，別以爲施達是什麼狂蜂浪蝶，但是能和一位美麗的姑娘，講上幾句話，消磨一些時間，總是令人愉快的事。

施達和她通了電話之後，將所有照片，放在一個大牛皮紙的封袋中，二十分鐘之後，他已到了一間極其高貴的夜總會的門口。

那位舞蹈家在夜總會中表演，夜總會最近的號召是「來自世界各國的舞蹈」，那位舞蹈家需要練舞，所以，她吩咐施達將照片送到夜總會來的。

施達走進夜總會的時候，所有的燈光，都集中在台上，那位美麗的舞蹈家，正在排練一種動作十分輕柔的日本舞蹈，施達倚着一條柱子，站着。

夜總會中，零零落落地有不少人，施達也沒有去注意他們，他只是站了片刻，然後，舉起手中的牛皮紙袋來，向那位舞蹈家揚了幾下。

可是，光綫集中在台上，夜總會的其它角落很陰暗，在台上的人，根本無法看到台下的情形，施達揚了幾下紙袋，並沒有得到反應，他只好耐心等待那舞蹈家跳完了舞再說。

施達站着，漸漸地，他被優美的舞蹈動作所吸引，細心地欣賞了起來，大約過了三五分鐘，舞蹈到了高潮，施達也更全神貫注。

而也就在那時，突然，他的手中，緊了一緊，當他低下頭去時，他手中的那隻牛皮紙袋，已被從柱後伸過來的一隻手搶走了。

施達陡地一呆，立時大聲叫了起來，道：「喂，你——」

他才叫了一下，好幾個人，一面發出噓噓聲，一面向他怒目而視，施達連忙繞過柱子，他看到一個身形瘦小的人，拿着他的牛皮紙袋，迅速地推開一扇門，閃身而入。施達連忙追了上去，當他也推開那

扇門時，那是一條走廊，那人却不在走廊中。

施達立時看到，走廊的盡頭，也是一扇門，但是那門却鎖着。

那表示那人不可能從走廊的另一端逃出去，那麼，這人一定走進了走廊兩旁，總共六間房間中的一間。

施達的心中，不禁感到十分滑稽，那牛皮紙袋中，只是大約兩百張明信片大小的照片，居然也會被人搶走，那實在是太滑稽了。

他連忙推開了左邊的第一扇門，兩個大溪地的少女，正在圍上草裙，向他投以驚異的一瞥，他忙又將門關上，看了看門上的字。

直到這時，他才注意到，六間房間，全是演員的化裝室，施達略停了停，敲門，等到門內，有了反應，他才推門進去，問道：「看到一個瘦小的人，拿着一隻牛皮紙袋走進來麼？」

這個問題，他問了六次，得到六次相同的回答：沒有。只不過回答他的人是不同的，那是：兩個大溪地少女，一個法國女人，兩個穿着緊身袴，花邊襯衫和高跟鞋的西班牙人，一對白俄夫婦，七名泰國少女，他們的手指上都套着長長的金指套，和一個畫着花面，戴着可怕的假髮日本男人。

那瘦小的人像是忽然消失了。

但是施達却可以肯定，那六間房之中，一定有一間房間中的人，是在說謊，那突然取走了他牛皮紙袋的人，一定匿藏在其中的一間，如果他去搜查，一定可以將人查出來的。

但是，施達却並沒有那麼做，他只是聳了聳肩，他並沒有損失什麼貴重東西，那只不過是兩百多張照片，底片依然在他的辦公室中，有什麼大不了，也不值得小題大做。

而且，在那刹間，他已感到了一件事，他甚至有點感謝那個人搶走了那牛皮紙袋，因爲他有藉口，又可以和王小鳳通一個電話了。

可不是麼，他是市民，被人搶走了東西，王小鳳是警務人員，自然要接受他的投訴！

施達反倒高興了起來，他雙手插在褲袋中，輕鬆地走出了那走廊，走進電話間，撥了王小鳳的電話，他等了相當久，才聽了王小鳳的聲音，可是王小鳳在一聽到了他的聲音之後，就說道：「施達，我告訴過你多少次了，我忙！你別來煩我好不好？」

「不，這次來煩你的，並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一個遭到了意外的市民，我！」施達理直氣壯地回答。

王小鳳說道：「如果你的意思是要報案，那麼請將你的電話，接到報案室去好了！」

施達呆了一呆，他急忙道：「小鳳，那是十分怪的一件怪事，而且，十分神秘，離奇！」

爲了要和王小鳳繼續講下去，施達先加了一連串的形容詞，想吸引王小鳳的注意。

可是，王小鳳却嘆了一口氣，道：「行了，別來這一套了，你還是——」

就在那時候，電話間的玻璃門突然破裂了，發出「乒乓」一响聲，再接着，幾乎是同時，施達的肩頭，覺得一陣火熱辣的疼痛，他低頭一看，血像是變魔術一樣，從他的肩頭湧了出來。

這一切實在來得太意外了，那分明是有人用一支滅聲器的手槍，在向他射擊，如果不是他急得拚命在想形容詞，是以身體搖搖擺擺的話，那一槍可能不是射中他的肩頭，而射中他的心口！

王小鳳在電話中連聲問道：「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什麼聲音？」

施達呻吟了起來，道：「有人向我射擊，我受傷了，我在甜心夜總會！」

一個侍者恰好在這時經過電話間，看到施達受傷，驚叫了起來。

施達躺在床上，王小鳳站在床前，施達已動過手術，在他的肩頭，取出了子彈來，施達望着王小鳳道：「找一個女警官做朋友眞沒趣，你要受了傷，她才會在你身邊！」

王小鳳瞪施達一眼，施達又嘆了一聲道：「而且，當她望着你的時候，你就會有犯罪的感覺。」

王小鳳無可奈何地笑着，道：「施達，我實在忙啊！自從那件毒案發生之後，我們特別小組中的成員，日以繼夜地追尋着破案的綫索！」

「到現在爲止，還沒有結果？」

「沒有。」王小鳳皺着眉：「一點也沒有。」

施達握住了王小鳳的手，道：「無論如何，你總得休息一下。」

王小鳳可以充份感到施達這一句極其普通的話中的柔情蜜意，她低嘆了一聲，道：「我請了三天假，暫時不參加特別小組的工作，可是你怎麼一回事？爲什麼忽然會有人向你射擊的？」

施達道：「我也莫名其妙，不過我倒很感謝那個向我開槍的人，如果不是他；我不可能見你！」

「感謝他！只差少許，那子彈就可以令你致命！」王小鳳皺着眉說。「不過這件事也很奇怪，究竟是爲了什麼，才會那樣的？」

施達的手在床沿上拍了一下，道：「我想，我一定被誤認爲一個什麼人了。」

王小鳳望着施達，道：「你爲什麼那樣想？」

施達道：「首先，我拿的那牛皮紙袋中，只是一大叠各種不同姿勢的照片，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可是却會被人搶走了，如果不是搶紙袋的人，誤認那袋中有什麼值錢的東西，怎會如此？」

王小鳳的秀眉緊蹙着點了點頭。

施達的傷口雖然還在隱隱作痛，但是有王小鳳在他的身邊，他的精神却十分好，他又道：「而且，那人一逃進門去，就不見了，如果他不是早就想好了隱藏的地方，是不會那樣快消失的，我當時就想到，那幾間化粧室中，一定有一些人在說謊，只不過我失去的不是什麼重要東西，所以才未曾搜查而已。」

王小鳳的眼光很明澈，道：「你說得很對。」

王小鳳是很少對施達的分析作那樣的讚許的，是以施達高興得臉都紅了。

他繼續道：「那麼，那搶東西的人，可能誤會我是另一個人，將重要的東西，放在牛皮紙袋中，來交給他的，他奪走了之後，發覺裏面不過是一些照片，知道弄錯了，所以又想來殺我！」

王小鳳問道：「這就有一點不接受了，他發現自己弄錯了，就應該將那些照片拋去才是，何必再來殺你，不是小題大做了麼？」

施達睜大了眼，王小鳳這一問，問得他登時啞口無言之苦，可是，他却又不願就此中斷他的分析，是以他忙道：「那麼……那實際上不是小題大做，一定是一件重要的事，極大的秘密，絲毫不能洩露風聲的，所以對方才一定要殺我！」

施達只是急急地說着，等他說完了之後，連他自己也覺得自己所說的，多少有點强詞奪理，是以他又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道：「小鳳，我究竟只是一個攝影師啊！」

王小鳳却像是未曾聽到施達最後這句話一樣，她站了起來，在病床前來回踱着步，雙眉緊鎖着。

施達看到她那樣的神情，知道她是在沉思，但是却又不知她在想些什麼。

施達只好怔怔地望着王小鳳，過了約有五分鐘之久，王小鳳才停了下來，她忽然向施達問了一個十分古怪的問題。

她問道：「施達，你說，一大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塞在牛皮紙袋中，從外面看來，像什麼？」

施達愕然反問道：「像什麼？」

王小鳳揮着手，道：「動動你的腦筋，你說，那最像什麼？」

施達略想了一想，便笑了起來，說道：「我想到了，最像是一紙袋直版的新鈔票！」

他只當自己那樣說，王小鳳一定會狠狠地瞪上他一眼的了，却不料王小鳳突然笑了起來，道：「我想到的也是那樣，我們兩個人都那樣想法，由此可知，第三者也有可能那樣想！」

這時，施達反倒不明白了！

他道：「那樣說，那人是以爲我拿了一袋鈔票才下手，並不是早有計劃的。」

「自然是早有計劃的，你想，什麼人會在白天拿着一袋鈔票，到還未曾營業的夜總會去？」

施達道：「當然不會有那樣的人，除非——」

他的話還未曾講完，王小鳳已接上了口去，道：「除非有一個人，帶走了一筆巨欵，正準備到那夜總會去，進行某種交易的！」

施達身子一挺，他是想從床中直跳起來的，可是在那一刹間，他太興奮了，忘了自己是一個受過槍傷的人，在他的身子突然一挺之際，他只感到了一陣劇痛，立時冒出一些汗來。

王小鳳忙趕過來，扶住他，令他躺好，又替他抹去了額上的冷汗，問道：「你可是想到了什麼重要事情，是以跳起來告訴我？」

施達緩過了一口氣來，才說道：「是的，我想到那搶去紙袋的人，可能以爲那是一袋鈔票，而那種秘密交易的手法，很像是……黑社會的交欵手法，例如毒品的買賣，也經常是用這種手法來交欵，取貨的！」

王小鳳的雙眉又緊蹙，她徐徐地道：「你這樣的設想，很有道理，當他們發現袋中的並不是錢，就有兩個可能要殺你！一個可能是他們以爲你在欺騙他們，另一個可能，則是他們感到認錯了人，你會疑心爲什麼有人會搶一袋照片，使他們的秘密行動有暴露的可能，所以他們才要下手殺你……」

「我想後一個可能較多。」施達立即說：「毒販對於經常來聯絡的人，只能在光綫黯淡的情形下一時錯誤，而決不會繼續錯認下去的。」

王小鳳又來回走了兩步，他的雙手突然按在一張桌上，看她的神情，就知道她是刹那之間，想到了什麼，她立時轉身向門走去。

施達連忙追問道：「小鳳，你到那裏去？」

「我回警局去！」王小鳳已拉開了門出去。

施達發起急來，焦急的說道：「小鳳，你，你不是請了三天假麼？爲什麼又要走。」

「我非立即走不可，因爲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來。」

施達叫得更大聲，很不高興道：「那太不公平了，你一定是從我遇到的事情中，想起什麼來的，你一想到，就不再陪我了！」

王小鳳道：「施達，別孩子氣了，我想到的事，可能對破獲本市最大規模的販毒案有帮助！」

施達還想說什麼，但是王小鳳已像一陣風也似，走出了病房，「砰」地一聲，關上了房門，施達用手蹵着自己的額角，唉聲嘆氣，自言自語，道：「千萬不要找女警官做朋友！」

施達也無法知道王小鳳想到了什麼，因爲王小鳳是急急離去的，他只好自個唉聲嘆氣。

王小鳳趕到了警局，推開了爲了這件案子臨時成立的特別工作組的辦公室的門，幾個高級警官都奇怪地望着她，因爲他們都知道，爲了施達受傷，王小鳳請了三天假，但不到兩小時，她却回來了。

不等那幾位警官問她爲什麼回來，王小鳳已先道：「我記得，那死者的經歷中，曾在一家夜總會中，充當過一個時期的侍者，是哪家夜總會？」

一個警官連忙翻查着一叠文件檢閱，然後抬起頭來，說出了那家夜總會的名稱來。

王小鳳徐徐地吸了一口氣，那正是施達被鎗擊的那一家夜總會！

幾個警官同聲問道：「王警官，你有了什麼發現？」

王小鳳也不坐下來，只是手按在桌上，將施達在夜總會中發生的事，說了一遍，然後她又道：「各位想想，這說明了什麼？」

幾個警官都不出聲，王小鳳又道：「

施達被誤認爲是送毒的疑人，這只是一個假定，本來是沒有什麼支持的，但是那死者却曾在這間夜總會做過事，這種假設，至少已有了支持了！

幾個警官道：「唔，很對。」

另一個警官道：「可是，我們曾派人到那家夜總會去調查過死者工作時的情形，去的全是很精明的探員，可是，却沒有什麼發現。」

王小鳳道：「我進一步的設想是，那夜總會決不是販毒機構，但是在夜總會中的某一個人，一定是販毒機構的重要成員，死者就是在夜總會工作時，發現這個秘密的，各位以爲有可能麼？本來，交易決不致在夜總會中進行，因爲那貿易公司被破獲了，是以才變成在夜總會中進行小額交易的！」

當王小鳳講到這裏的時候，所有的警官一起站了起來，道：「去搜查那家夜總會！」

警車在一分鐘之後，當大隊警員湧進夜總會的時候，在排練舞蹈的人，一起停了下來。

夜總會的經理迎了上來，說道：「什麼事？剛才有人受傷，已經有人來調查過了。」

「我們要調查這裏的每一寸地方。」一個警官說，遞了一份文件給經理。「這是搜查令。」

經理苦着臉，說道：「那要多少時間的？」

「說不定，或許搜到明天天亮。」

「那不行啊，」經理叫着，說道：「那影响我們的營業，我們的座位早訂出去了。」

「我看，如果我們的搜查沒有完畢的話，那你們今晚的營業，就只好暫時停止了！」那警官不再和夜總會的經理多說什麼，轉過頭來，吩咐道：「把守所有的門戶，窗口，不是經過特別的准許，誰也不准離開！」

在那警官身後的警員們，立時散了開去。

那經理還在嘰哩咕嚕，表示不滿，但是，當那警官請他着亮夜總會所有的燈光時，他却十分合作，吩咐着侍者，不到兩分鐘，整個夜總會，便大放光明，所有的職員和侍應生，也集中在一起。

而在排練的舞蹈家，則仍被客氣地請他們留在台上。通向化粧室的門也打開了，警員走了進去，在每一扇門旁，站了兩個警員。

化裝室中，各國的舞蹈家，都打開了門來，但是都得到警員有禮貌的解釋，請他們等在休息室中，而負責檢查的人員也迅速走入了每一間休息室。

這是一場眞正徹底的大檢查，幾乎是這間夜總會之中，每一吋地方，都沒有漏過去，每一瓶酒，都被搖晃着，照向亮處，看看酒瓶中，是不是藏有東西，每一件樂器，也同樣受到檢查。

儘管音樂師大聲抗議，但是手風琴還是被拆了開來，兩個人專心地檢查着那具大鋼琴，地毯全被掀起，每一條柱子，都由專家用小鎚仔細地敲着，看看柱中是不是空心的，可以隱藏什麼東西。

夜總會的經理，開始時，急得團團亂轉，但是到了後來，他却只是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雙手捧着頭，看來他已認命了。

然而，他却沒有再在那張椅子上坐了多久，因爲那張椅子，也要經過詳細的檢查。

夜總會的經理唉聲嘆氣，檢查進行了幾小時，第一批人客來了，經過警官有禮貌的解釋，客人不得其門而入，自然退了開去。

當施達在醫院中，接到王小鳳的第一個電話時，天色已完全黑下來了。

施達一聽到是王小鳳電話裏的聲音，便興奮地問道：「怎麼樣，找到了什麼綫索？」

可是，他却先聽到了王小鳳的一下苦笑聲，那一下苦笑聲，已經使施達的心，涼了大半截。果然，王小鳳道：「沒有，什麼也沒有發現，但是，我們在繼續進行檢查，一有結果，我就告訴你。」

「你別忙着掛上電話，」施達說：「我想，不必集中力量搜查夜總會的本身，我們研究的結果，不是可能有人利用了這夜總會，來作非法活動麼？夜總會的本身，可能沒有問題，注意外來的人。」

王小鳳呆了一呆，道：「你的意思是，那些由外地來的舞蹈家？」

「是的，但是那只是我的意見。」

王小鳳又呆了片刻，才道：「你的意思，或者很有道理，我們不妨試試。」

施達放下了電話之後，躺在病床上，設想着大批警員搜查夜總會的情形。

他閉上眼睛，想着他也在受槍擊之前，進入那條甬道中發生的事，他們打開過每一間休息室的門，見到了那幾個不同國籍的舞蹈家，而他，也向那些舞蹈家發出過相同的問題來。

他當時的問題是：請問，有沒有見過一個拿着牛皮紙袋的人，匆匆走進這裏來呢？

而他得到的答案，却只是一個：「沒有」。

施達可以肯定，他們之間一定有人在說謊，可是那麼多人說謊的是那一個呢？

當時，施達認爲那只不過是一件小事，是以並沒有深一層去想，但是現在，經過他和王小鳳兩人的分析，可以證明，那並不是一件小事，而且是一件大事，那個說謊的人，可能就是操縱全市毒品市場的大販毒頭子！

這就值得深一層去想了！

施達盡量憑藉着記憶，去回憶當時那些人的神情，但是，他和那些人，根本只見過一面。

要憑見過一面的印象，來判斷誰是說謊者，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事，施達嘆了一聲，心想：「如果我也在夜總會中，參加搜查，那麼辨認誰是說謊者的機會就大得多了，可是，他却又受了傷，就算他可以行動，醫院也不准他出去的。

施達躺在病牀上，空自焦急，他焦急了半小時，王小鳳的第二次電話，又打來了。

施達一抓起電話來，就問道：「怎麼樣？」

「還是沒有結果。」王小鳳回答：「我們快收隊了！」

「不，別收隊！」施達忙說。

「不收隊的話，看情形也查不出什麼結果來的，我相信那是絕對徹底的搜索了。」王小鳳嘆了一聲，又說道：「施達，我現在感到，我們的判斷，可能有錯誤之處。」

「錯在什麼地方？」施達有點不服氣說。

王小鳳頓了一頓，才道：「我們忽略了一個最主要的綫索。」

「什麼是最主要的綫索？」施達語氣中的不服氣成份，在迅速地增加。

但是王小鳳的語氣，聽來却仍然那麼心平氣和，她道：「我們的主要綫索，是那墮樓的死者，臨死之前那句話，他說：：那鐵塔。而現在我們的行動，和那句話，是一點聯系也沒有的。」

施達立即道：「可是，我却有我的遭遇作根據，那傢伙，或者只是臨死之前的胡言亂語！」

王小鳳嘆了一聲，道：「我們的設想，也只是揣測，並沒有什麼確鑿的事實根據的。」

「哼，」施達說：「那傢伙的話有什麼意義，什麼叫做『鐵塔』？事實上並沒有『鐵塔』——」

施達說到這裏，突然頓了一頓，叫道：「等一等，你等一等？」

「發生了什麼？」王小鳳忙問。

「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施達用力地抓着頭皮。「而是我想到了什麼，我應該想到了什麼，唉，你等一等，我已捕捉到了一個模糊的印象，我應該想到的了，那一定是極重要的！」

王小鳳耐心地等着，可是時間慢慢地過去，施達仍然不斷地在道：「我是應該見到什麼的了，爲什麼我想不起來，唉，爲什麼？」

王小鳳苦笑着，道：「施達，我看你還是算了，我也很難過，但我們必需收隊了！」

「不！」施達急叫了起來：「我們缺少的，只是一個直接的印象，讓我到夜總會來，派警車來接我，我到了夜總會，一定會找到那直接的印象，從而使我模糊的概念變爲清晰的事實的，快！」

王小鳳吸了一口氣，她在低聲說話，顯然是和她身邊的警官在商量。

然後，她才答道：「好的，我們派警車來。」

施達放下電話，在病房中來回踱步。二十分鐘之後，施達在一個警員的扶持下，走進了夜總會。

他一進門，便也不得不承認那是一場眞正絕對徹底的搜索。

他逕自走進通向化裝室的門，然後，打開了一扇一扇的門，探頭進去。

在施達的身後，跟着大批警官和警員，王小鳳就在施達的身邊，施達打開了一扇門，探頭看了一看，立卽又去打開第二扇門。

當他第二次打開了一扇門，探頭進去時，他看到的是一個瘦長的西班牙舞蹈家，他的臉上，立時現出十分興奮的神采來了。

他指着那人叫道：「搜查他的房間，搜查他的一切！」

王小鳳驚訝地望着施達，還沒有知道施達是憑什麼指控那人的，但是那人却已跳了起來，撲向窗口，他的行動，已證明他是一個犯罪者了！

那傢伙自然沒法逃出去，他立時被制服，十分鐘後，在他的舞蹈鞋的鞋跡中，首先搜出了幾卷濃縮軟片，全是縮印的文件。

單是這些文件，已足以令那傢伙終生在監獄中渡過了，那批文件，證實他是一個世界性的販毒組織，派到遠東區域來的最高首領。

一時之間，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到施達的身上來。

施達舉着那隻舞鞋，道：「這種鞋子的鞋跟特別高，是專在跳舞時，踏在舞台上發出聲响來的。墮樓的死者在先前，已發現了他的秘密，所以才說出了這四個字，由於那家公司，叫作巴黎貿易公司，而巴黎又有一座著名的鐵塔，所以聽到的人，便自然以爲他是說的『鐵塔』，可是事實上——」

王小鳳立時接了下去，道：「事實上，他的話如果可以講完，那個踢躂舞專家，是販毒頭子！」

施達笑了起來，道：「一點也不錯，這種舞蹈的俗稱，就是踢躂舞啊！」

王小鳳望着施達，她的那種讚許的眼光，使施達感到極度的飄飄然！

（完）

如此鄰居

路明編繪

美蘇太空爭霸戰／羅唐納・文

魔碟戰太空

沙利文先生派遣一小隊人，進入「魔碟」，由失明的科學家「戈明」指揮，進入銀河，在太空浮島尋寶，碰上「蚱蜢人」，發生許多驚險遭遇，功成而歸，只是死剩一人！

一陣機槍掃射牽扣人心弦

美國富豪「沙利文」，六十六歲，一直留在雪山過活，沒有人知道他想幹些甚麼，不過，時機成熟，他決心把十年之內安排的計劃變成事實，終於把謎底揭露了，原來他傾全力製造一個好像飛碟似的飛行物體，定名「魔碟」，打算利用它飛到銀河深處，找尋想像中的「金銀島」。

他不喜歡把臉孔朝向座上客那邊，仍是坐在加闊的梳化椅上面，欣賞窗外的月色。

「你們到齊了嗎？」他的語聲透過播音器傳送出來，座上客只能夠看到他的背面。

「沙利文先生，人齊了，他們正在等候你的差遣。」女秘書美娜很恭敬的說。

沙利文仍是很悠閒的說：「你們一直替我工作，發誓為我犧牲，我的困難就是你們的困難，現時有機會給你們表現忠心耿耿的時候了，吃過了晚餐之後，你們就到寢室休息，直到黎明五點多鐘，乘坐魔碟起飛，目的地就是銀河，此行不拘時間，必須找到金銀島為止，沒有找到黃金鑽石，滿載而歸的話，不必回來見我，明白嗎？」

有一個人站起來，說：「沙利文先生，我們全部很樂意為你效命，甚至血洒太空，不過，駕駛魔碟遠征銀河，這種航程實在是不尋常的，必須科學家負責，我們只是效忠於你，沒有一個人是科學家，怎樣辦呢？」

「問得妙，我不妨對你說知，你們只是代表我到太空人，魔碟另有別人料理，到時你們自然會看見他，他是瞎了眼睛的科學家戈明。」

「沙利文先生，你說他瞎了眼睛嗎？為甚麼你不派一個開眼的科學家法呢？」

「「我這樣做當然是有消理的，因為魔碟是他製造，亦可以說他為了製造魔碟過份操勞，弄到變成瞎子，我怎能把他棄而不顧呢？他失去了一雙眼，你們全是有眼睛的，那就可以互助，不必担心。」

既然這件事情早有安排，他們便不多問。

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之後，他們被人帶入寢室，各佔一張床，沒有人注意到牆角有一個人躺着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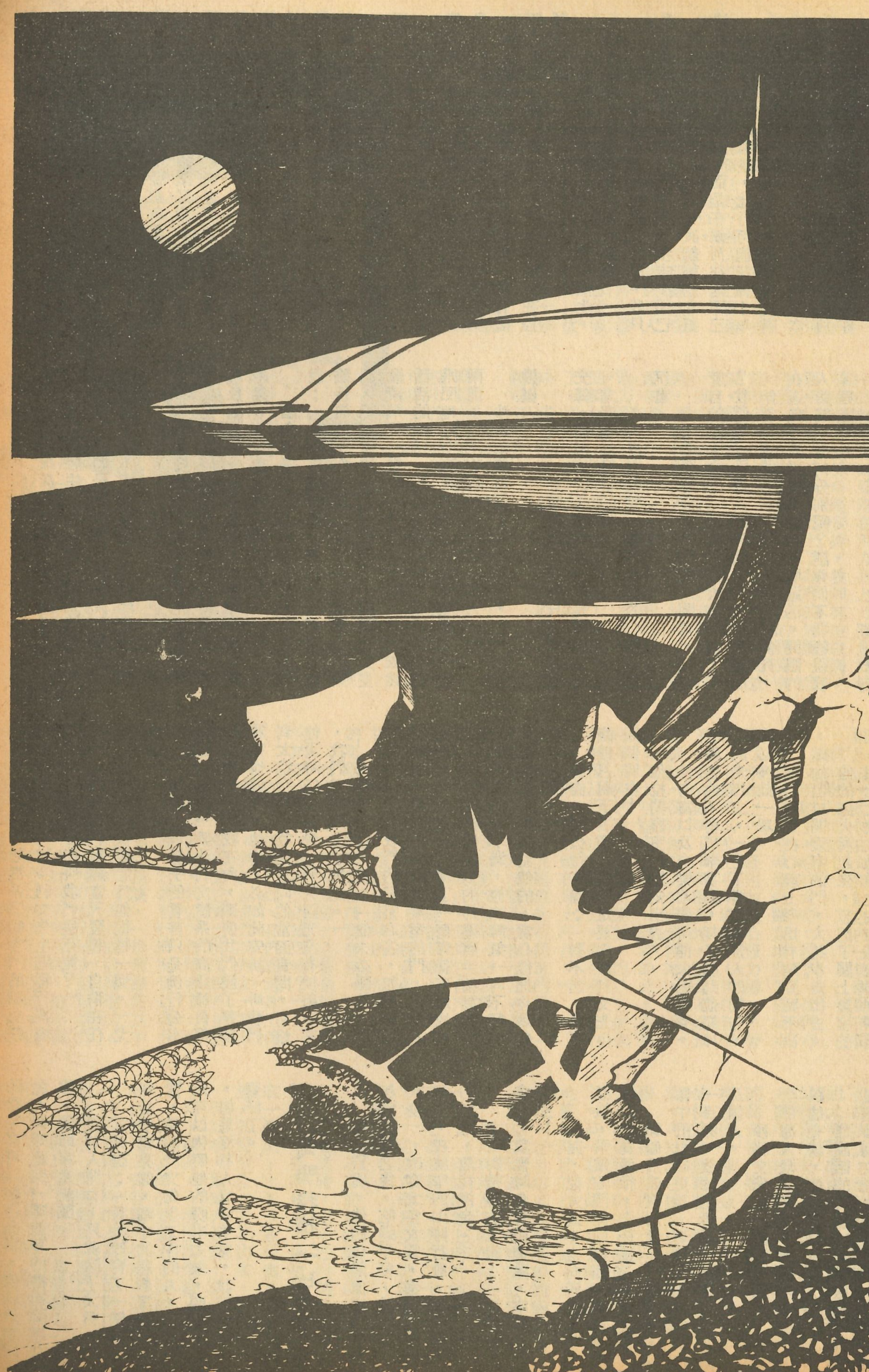
他們高談闊論，肆無忌憚。

剛才站起來向沙利文提出問題的一個人，叫做金樂，他的性格很爽快，在寢室裏面走動，沒有睡意，忽然開口：「各位朋友，我們一向在沙利文金融體系工作的，雖然各自為政，並非天天碰頭，可是，心儀已久，現時發生如此奇怪的遭遇，明天就要穿上太空衣裳到銀河尋寶了，為甚麼他要冒這個險呢？我的確是百思不得其解，這個寢室沒有旁人，我很想聽聽各位的意見，趁着大家沒有上床睡覺，請各位賜教。」

金樂閉嘴，有一個體型壯碩的中年人，打個手勢，說：「我叫做沙奇富，係沙氏家族裏面一個相當重要的人，雖然我只是主任階層，距離經理階層還有一綫之差，不過，我在沙氏金融體系裏面工作已久，有一種秘密未必係各位知道的，不妨拿出來討論一下，我認為沙利文先生以總裁的身份決定這件事，一定有高深的認識，決非貿然行事，事實擺在面前，他的經濟狀況已經非常糟，面臨大崩潰的前夕，唯一自救的方法就是找個金礦或者鑽石坑，既然在地球上面沒去找到這樣寶貴的東西，他派我們到太空去，並非愚蠢的事，你們必須知道，假如魔碟在太空遇險，同歸於盡，死的是我們，不是他。」

另外一個屬於沙利文金融機構的高級職員，係副經理職位，說：「沙奇富係我管轄範圍之內的一個很得力的助手，他講的話確係事實，我想補充幾句，近年沙氏金融體系所有業務萎縮，尤其是在非洲開礦，全部失敗，那種打擊太大了，不難使他改變主意，把視綫投在太空，也許銀河裏面眞的有些孤星含有大量金礦，亦未可料。」

他坐下來，輪到巴洛夫開口了，他是沙氏金融體系之內唯一的俄國人，亦係非洲沙利文金礦的開礦專才，職位是礦場監督，他說：「剛才副經理馬傑先生巳經揭露一部份關於沙家的秘密了，至於派人到太空搜索金銀島，並非全無科學根據，瞎子知道，跟地球最為接近的一顆恆星就是火星，再遠一點，就是木星，木星十分龐大，本來另有一顆沒有定名的大星在火星以及木星之間出現，不知道為甚麼，它碰上了更大的星球撞擊，或者被隕石撞擊，片片碎裂，起碼有五萬片，至今仍在銀河飄浮，任何一個星球都有金屬，包括金銀銅



鐵錫，可能二百多件破碎的星體當中，有一兩件星體的碎片含有黃金鑽石，故此沙利文總裁派我們出動，你有沒有注意這一點呢？我們這一批人雖然沒有驕人的成績，可是，我們全是忠心耿耿而且體魄十分壯健的，正好在太空金銀島搬運一塊塊純金。此外，魔碟的體型又扁又闊，中間很厚，正好作爲放置金塊之用，一句話說，總裁這一項壯擧是有計劃的行動，我們不要失去信心。在我的心目中，最成問題的並非魔碟本身，而是控制魔碟的科學家，聽說他是個瞎子，沒有眼睛的人，怎能控制龐大而又複雜的機件呢？」

沒有人開口，顯然他們都感到心上一沉。

突然，牆角那邊有一個陌生人的語聲傳出來，說：「我應該介紹自己了，我就是你們說的那一個瞎眼科學家，叫做戈明，因爲魔碟是我建造的飛行物體，我有權跟它同歸於盡，故此沙利文先生派我在控制室工作。」

沙奇富吃了一驚，說：「戈明先生，你說魔碟飛入太空就會自動消滅嗎？」

「不，你們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只是根據事實推測我們的前途凶多吉少而已，魔碟的容積有限，它這一次航程並非抵達甚麼星球就回航，而是在銀河往返不已，搜索不知名的孤星，此行可能花掉十年八載，就算魔碟可以在飛行中不斷吸收陽光，化爲電力，勉强支持，留在魔碟太空艙的人，也會餓死，因爲魔碟之內無法放下太多的食物，故此我認爲此行確是凶多吉少，此外，在太空裏面可能碰上了隕石，被它撞碎，又有可能被太空的氣流捲入黑洞，化作飛灰，假如在銀河的孤星上面有甚麼生物居住，發覺我們闖入禁區，加以截擊，我們是無法抵抗的，凡此種種，都使我發生不祥的預感，覺得此行必然死在太空。」

「爲甚麼沙利文先生蓄意把我們送到絕境呢？到時他空無所獲，人財兩失，弄巧反拙，他一向才智過人，照理不會這樣愚蠢。」沙奇富衝口而出的說。

牆角那邊飛出戈明的語聲，很爽朗的說：「沙利文總裁並非傻瓜，一切含有冒險性質的工作，他一定在事前很細心的策劃，絕非碰碰運氣那麼簡單，魔碟在太空繼續飛行三幾年，找到了金礦，我們雖然活活的餓死，那些金礦仍然可以透過魔碟飛回地球交到他的手上，因爲魔碟之內有兩個永遠不吃麵包也不飲水的人。」

沙奇富接口說：「妙極了，它一定是機械人。」

「是的，你說得對，我們只是做開路先鋒，將來達成任務的人，就是機械人！」戈明毫無保留的說。

各人沒有做聲，顯然他們的心情相當沉重。

戈明發覺寢室之內沒有人開口，他自管自的說下去：「現時你們大概明白了吧？我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留在太空艙裏面，飽嘗寂寞的滋味，最後，活活的餓死，在這種奇異而又可怖的環境過活，開眼的人跟瞎子有何分別呢？請你們不要輕視我這個瞎子。」

忽然有人開口：「我叫做盧倫，我的職位是沙利文金融體系運輸部門的副主任，坦白點說，我對沙利文先生這種行徑極不滿意，爲甚麼他叫我們送死呢？」

「因爲你們曾經當天發誓，自稱在任何情況之下，很樂意爲他犧牲一切。」戈明說。

「胡說！那樣子的誓言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任何一個沙利文體系的高級職員都要發誓，包括我在內，即使我們發了誓願意替他犧牲，他也不必如此安排，叫我們到太空送死！我眞想向他當面質問，可惜他現時已經睡覺，明天陽光沒有發射下來，我們已經踏上了征途。」

戈明想了想，說：「他未必睡熟，那間寢室只是在我們的寢室右邊，如果你想質問他，可以打開這間寢室的門，走向右邊去，只是在通道轉了一個彎就可以找到他，到時你在他寢室的外邊將手按動電鈴，即可入內，不過，他的脾氣一向不好，你這樣做可能冒犯他的，當心他把你罵個狗血淋頭。」

盧倫一意孤行，說：「對不起，我不能夠忍耐下去了，我一定要向沙利文先生問個明白！」

他拉開寢室的門走出去。

沙奇富以及金樂都覺得他太過魯莽，想勸告他不要輕擧妄動，却又感到他怒冲冲的走出去，一定不肯接受別人的勸告，不必多此一擧。

他們只是在心理上稍爲有點猶疑不決，盧倫已拉開寢室的門，大踏步走出去。

他的怒火湧起來，忘記了關上寢室的門，因此之故，通道之內有甚麼異乎尋常的聲響都可以聽得進耳，他只是走開了一會，便即聽到一陣刺耳的機槍聲以及慘呼聲，隨即寂然無聲。

沒有人開口，只就除了戈明。

戈明說：「我雖然盲了一雙眼，心裏却是很雪亮的，剛才的悲劇證明了一件事情，替沙利文先生工作的人，不必用腦，只可以依照他的吩咐去做，問也不必多問，如果沒有人急於求見，我們立刻上床睡覺好了。」

戈明指揮一切

翌日黎明，他們依照原定計劃去做，起床洗盥之後，吃過早餐，被人帶入「更衣室」，改穿太空衣裳，乘坐特製的袖珍汽車，在狹窄的山路行駛，抵達停放飛碟的地方，然後停步。

戈明對帶路的人說：「這裏沒有你的事了，我暫時負責做領隊，率領他們到飛碟去！」

說完，他大踏步走向飛碟，伸手按動機鈕，飛碟的門便即打開，他首先進去，各人魚貫而行，先後進入飛碟之內。

那個飛碟眞的像是一隻碟子，比較想像中的飛碟更扁，更薄，由於它的直徑有一百呎，故此它再薄一點也可以容納十個八個人。

沙利文先生一直沒有開口，直到他們全部進入飛碟之內，戈明以領導人的身份跟他交談，他才開口。

他說話的時候，身型臉貌，跟平時所見的沙利文先生完全相同，依然是笑容相向。

他沒有提及昨晚發生的悲劇，循例向他們祝賀此行成功，早日歸來，便即在飛碟的螢光幕上面隱沒。

看來他對戈明極端信任，其實戈明是個瞎子，怎能担當重任呢？各人的心裏抱着一個疑團，但却不敢開口。

他們逐漸發覺到這一點，戈明雖然盲了一雙眼，可是，一擧一動，跟開眼的人一般無異，飛碟之內的控制室，有許多機鈕，密密麻麻，就算是開眼的人未必能够伸手按擊或者把一枚機鈕提高，如願以償，半點不會弄錯，戈明居然可以幹得十分熟練，實在欠解。

戈明覺得他們對他發生懷疑，索性說個明白，很冷靜的說：「我的一雙眼全都白茫茫，只見白色，沒有黑色的眼珠，可以說是患上了極度的白內障，沒法醫治了，這種情況如果落在別人身上，他是能够很痛苦的接受命運安排，我却有些差別，運用精湛的科技，加上了醫學的知識，我憑着特殊的雷達探測器，令到我的視覺神經接受它的報告，就可以知道外間一切景象，跟開眼的人所見不過打了八折，此外，顏色方面也有些模糊，我的苦衷只是這裏，不算得很嚴重，故此我仍然可以坐在控制室工作，此後，有許多事情需要各位鼎力帮忙，希望彼此充份合作，能够活着回到地球，跟沙利文先生晤談，言盡於此了，在五分鐘之內飛碟便即升空，離開地球，闖入深不可測的太空。你們有甚麼問題沒有呢？」

金樂搶先回答：「戈明先生，經過昨晚發生的遭遇之後，我們只能聽天由命，沒有任何問題，你放心任由飛碟升空好了，坦白點說，我們全部沒有受過失去重量的訓練，恐怕在太空艙之內一切擧動不便，到時敬請原諒！」

沙利文下令各人睡一覺，黎明進入魔碟，隨即起飛。

戈明聽了，哈哈大笑，說：「你們可以爲我製造的飛碟像美國穿梭機那麼幼稚嗎？飛碟之內已經附有地心吸力機，不管它上下翻動以及左右兩邊轉動，你們全部不會受到影响——脚踏實地，故此不必預先訓練，很快你們就會體會得來，沒有一個人在太空艙內浮起來，儘管如此，你們仍是不能够脫下太空衣裳的，因爲它使你們避震及避開巨大的壓力，兼且有充份的氧氣供應，還是留在身上好些。」

說到這裏，戈明忽然很鄭重的說：「飛碟上面的時針指示器正好指示在五百的數字，它立刻逐個數字推移，以倒數的形式出現，直到零字爲止，到時它會升空，那種巨大的震動力不單是把飛碟推到空中，還使承放飛碟台震坍！這種景象十分壯觀，不過，你們是絕無影响的，飛碟內部的電視螢光幕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金樂說：「每次飛碟升空都是把承放它的高台震坍，豈非太過麻煩嗎？」

「是的，確是如此，你們在地球上面任何一處過活，偶然也會看到飛碟，並非經常看見它，就因爲它升空的時候都是震坍高台，倘非如此，那就方便得多了，至於飛碟升空之後，它的飛行情況也是很古怪的，不妨跟你們談談，一般飛機在空中飛行或者在太空飛行，俱是直綫推進的，因爲它倚賴噴射器噴出巨大的火焰發生作用，使它推進，故此它有頭有尾，絕不混淆，我製造的飛碟是以螺旋形推進的，因爲它本體的不斷轉動，故此它不能够作出直綫推進，至於它的速度，比較任何高速的太空戰機快過二三十倍，必要時它還可以轉動得更快，不過，我從來沒有把它的力量用到盡，飛碟的邊緣鋒利，係鋼和鎢的混合物，還有少許黃金加入，變成硬度極强的一種合金，它以每秒鐘自轉一萬次的快速姿態轉動，碰到任何物體，無堅不摧，可以說它絕不畏懼任何國家的太空戰機，不過，我們此行只是到銀河的深處尋寶，不必發動戰爭，希望你們也明白這一點，萬一我在銀河跟强敵作戰喪生，你們也要依照我的指示去做，任由飛碟向地球飛行，它自然可以很巧妙的避過太空戰機以及太空戰機施放的秘密武器。」

他不再談及飛碟的性能了，有些緊張，說：「現時機盤上面的時針已經指示到三十七這個數字，還有三十多秒，倒數到零字，它就自動升空，希望各位作出心理上的準備。」

各人不期而然的緊張起來。

就在這時，三十二吋闊的電視螢光幕顯示，飛碟的底層不斷噴出白烟，隨時變成一團火，火光太過旺盛，把整個飛碟遮蓋，甚麼形象也看不出來，隨即聽到隆然一聲巨响，飛碟升起來，高台裂開做幾片，向下跌落，一塊塊的飛墜。

料想當時的景象十分壯觀，那一聲巨响必然是山鳴谷應，彷彿天崩地裂，不過，坐在飛碟之內的人員反而聽不到，只是覺得它有一聲隆然巨响而已。

飛碟升空了不久，戈明說：「現時它要穿過地球表面籠罩的大氣層，進入太空，不再受到地心吸力的威脅，照例這個時

刻十分重要，溫度極高，不過，飛碟很輕鬆的闖過這一關，因爲它的避熱避震設備十分完善。」

金樂說：「聽說飛碟一定要分做兩層，作爲核心的一層永不跟隨外層轉動，故此它以每秒鐘旋轉一萬次的高速轉動，核心的一層並無特殊感覺，照我看，你製造的飛碟大概是含有這種高度的科技成份在內，是也不是呢？」

「是的，確是如此，金先生，你的太空科技常識實在不錯，我要慢慢的把製造飛碟過程傳授給你，將來我死了，你就是把舵的人！……」

「多謝你的栽培！」金樂由衷的說。

飛碟進入太空，依照原定計劃去做，駛向銀河。

所謂銀河，並非眞的指一條河，只是因爲那一帶繁星點點，特別明亮，從地球仰望，恍如一條發光的河，故此它稱做銀河而已，逐漸靠近它，越加不會覺察到它有甚麼異狀，不過，飛碟在火星以及木星之間團團轉，被陽光猛烈照射的時候，一切像是火焰，反之，背着陽光，則又黑沉沉的十分可怖。

戈明說：「我們現時已經抵達目的地了，這是火星與木星之間的太空，照世界最大天文台望遠鏡的觀察所得，這個空間曾經有一顆大星撞碎，化爲無數碎片，留在太空，等於太空當中的島嶼，一共有五萬塊碎片，最大的一塊碎片只是地球上空的月球體積五份之一，在五萬塊碎片之內，可能有三幾塊碎片是含有黃金鑽石的，我們要逐塊搜索，此行可能花掉十年八年，亦有可能交上了好運，手到擒來，不管怎樣，我們盡力而爲。」

金樂說：「戈明先生，你怎樣知道那些碎片含有黃金鑽石呢？」

「很是簡單，只有龐大的星球才有可能出現氣體多過固體的形狀，如果五萬塊碎片的體積這樣細小，相信必然是固體了，再又因爲它在火星與木星之間撞碎，既然火星是固體，它必然是固體，固體一定含有金屬的礦產，同時含有岩石，跟地球的形狀相似，要是地球被撞碎，分做五萬塊，其中也有三幾塊含有黃金鑽石的，故此我認爲那些碎片當中，肯定有些是黃金鑽石含量相當豐富的固體，相信飛碟降落以及上升不成問題，成問題的只是搜索方面發生困難。」

「食物、水和氧氣能夠支持多久呢？」金樂說。

「可以支持兩年。」戈明說完，續加一句：「假如我們交上了好運，在太空的碎片當中找到食物，和水，並非很困難的，我們不一定吃肉，吃菓實也可以，從水星分解出來的水相當多，變成太空雨，如果某一個荒島似的太空碎片可以找到菓實，那就證明它吸收過太空雨，我們也可以利用尖端的科技吸收它。」

「對，你說的話很有道理，我們全都依照你的吩咐去做好了，請你指示我們應該怎樣做。」

「好，金先生，我可以把進行在太空尋寶的程序奉告，首先，我們要找尋一些比較大的太空碎片，使飛碟降落，花掉三天功夫，深入搜索，如果找到準確的證據證實它的確是荒蕪之地，便即放棄，找另外一塊碎片降落，至於我們在島上搜索金銀之類的礦質，另有很敏感的金屬搜索器，它只是對金銀兩種礦質有強烈的反應，別的金屬品，全無反應。」

「是否鑽石它也可以檢查出來呢？」

「不，鑽石必須用你的眼睛去判斷，但有可疑，把它取回，然後化驗它是否鑽石，正如地球一樣，地球上面只是鑽石坑可以掘出含有鑽石的礦產品，從來沒有一個穴可以掘出完整的鑽石，還有一點，你們在太空碎片上面搜索金礦的時候，應該携帶火焰噴射器，它不單是可以殲滅敵人，還可以利用它使岩石爆裂，越掘越深，本來你們還可以携帶激光槍的，根本上太空碎片決不會有強敵出現，只是携帶噴火器巳經够了，要說的話，都說完了，你們準備飛碟降落吧。」

太空裏面居然有五萬塊碎片那麼多，實在令人驚異，各人聽了，好奇心油然而生，他們根本上巳經把生死置於度外，故此他們毫無畏懼，盼望飛碟快些降落，離開太空艙，不至於活活的悶死。

過了兩天，飛碟果然在一塊巨型的碎片降落，那時正是陽光普照，飛碟很順利的降落，而且着陸的地方是堅固的沙。

戈明說：「我巳經用雷達測量過，這一塊太空碎片的面積跟地球上的南美洲面積差不多，就叫它做太空浮島吧，浮島上面究竟有些甚麼，難以估計，你們還是分批進行搜索的活動吧，我的意思是說你們六個人分做三組，每組只有兩人，第一組跟第二組距離不能够超過三千碼，以便接應，第三組係最後的一組，不過，它跟飛碟的距離却是最短，隨時向飛碟求救。

「記得這一點，在浮島上面不管碰着甚麼能够活動的東西，不管它是人類，野獸，抑或是植物人，立刻用無綫電通話器向我報告。」

一切講得清清楚楚，飛碟很順利的降落，派出三組人馬出動，走在最前綫的兩個人，正是金樂以及沙奇富。

蚱蜢人險被蚯蚓纏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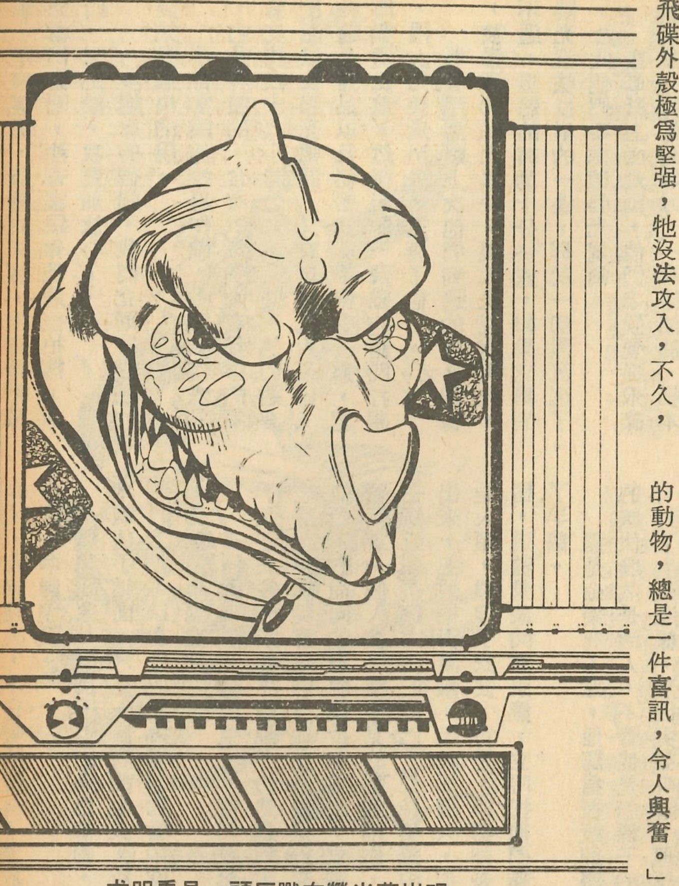
進行各種活動當中，沙奇富汗下如雨，說：「這個地方的沙跟地球上面的沙大不相同，它不單是非常堅固，而且有很強的黏性，沙與沙聚在一起，打成一片，沒法掘下去，使用金屬搜索器加以檢查，全無反應，我認爲它係荒蕪之地，還是向戈明報告吧。」

金樂眉心一皺，說：「我們只是走了一小段路，走遠一點再算吧。」

「好的，趁着我還可以支持下去，多走幾步也不要緊。」沙奇富說。

他們以爲多走幾步不成問題，怎料再走二百碼，突然發覺前面的地形有很大變化，並非一片無際的沙，而是向下伸展的大裂谷，更糟的是裂谷裏面有些巨大的動物爬上來，似乎是龍。戈明早巳吩咐他們，除非萬不得巳，切勿使用任何武器出擊，免得觸犯對方，多生枝節，於是兩人快趕轉身飛奔，走兩步，跳一跳。

僥倖那種太空浮島沒有地心吸力，一跳就是十呎八呎高，他們急於離開裂谷，



戈明看見一頭巨獸在螢光幕出現。

回到飛碟那邊，索性狂跳不巳，百忙中，沙奇富還使用無綫電對講器與第二組的人通話，報告此事，同時懇求對方分別報告飛碟的戈明及第三組的工作人員，從速想辦法對付巨龍。

不知道那是他們跳得快抑或巨龍走得慢，六個人工作人員全部回到飛碟，進入太空艙，巨龍然後追到，他們在太空艙透過電視螢光幕看見牠的形狀，比較地球上面的龍還要醜惡，不覺倒抽一口氣。

戈明說：「這個太空孤島屬於洪荒時期，故此有巨龍生存，假如有動物活着的地方必有食物，可能不止是僅有龍的一族，我們不妨留下來，研究牠四週的環境，飛碟外殼極爲堅強，牠沒法攻入，不久，自行離去，到時我們派人跟踪，即可獲悉大裂谷裏面有些甚麼。」

「那些龍是否需要氧氣呼吸呢？」金樂提出一個頗爲重要的問題。

戈明聽了，說：「地球上面曾經活過一個時期的巨龍，必需氧氣，不能够因此就說太空浮島上面的巨龍也需要氧氣，可能牠吸進氮氣，即可生存，我們携帶氧氣筒可以呼吸自如，不必理會牠。」

「假如牠盤踞在沙上，賴着不走，怎樣辦呢？」

「不要緊，飛碟隨時起飛，在這個浮島另外一個地方降落，那就可以避開它了，不論如何，在太空浮島上面找到一些活的動物，總是一件喜訊，令人興奮。」

他們不再交談了，全都用一種充滿了好奇的態度去觀察那一頭巨龍。

牠的頭部像是「鋸齒鱷」，後來牠走開，在地上爬行，更加像是鱷魚了，古生物專家巳經說過，洪荒時期不單是有巨大的龍，還有鱷魚，那些鱷魚的體型比較地球現時所見的鱷魚大過十多倍，可以說現存的鱷魚也是洪荒時期的怪獸，這種見解未經證實，那時他們看到如此巨大的動物，似是鱷魚多過似龍，認爲專家的理論有了事實證明，不自覺的對牠發生興趣。

戈明說：「你們千萬不要輕視牠，牠的型格雖然跟地球上的鱷魚或大龍相似，未必完全相同，可能牠有甚麼古怪的武器，防不勝防，照我的忖測，牠決不會賴着不走，牠可能對飛碟發生興趣，多找幾個同伴到來，研究我們的行踪，如果我們不是抱着挑戰的態度應付牠，牠未必向我們進攻，因爲牠巳經知道這個飛碟並非牠們想吃的食物。」

「牠們想吃些甚麼？」

「如果我不是估計錯誤，牠們想吃的東西一定是植物，唯一的理由就是植物含有水份。」

「你的意思是說這個太空浮島可能找到一些含水的植物了，是也不是呢？」金樂說。

「是的，我的確有這個想法，必要時我可以派遣機械人跟踪這一頭巨獸，照情形看，牠不會傷害機械人，因爲機械人並非血肉之軀，不是他們想吃的食物。」

「好，就這樣辦！」金樂代表所有隊員發表意見。

果然不出所料，那一頭怪獸不知道用那一種方法去通知牠的同伴，只是三幾個鐘頭，在飛碟外面聚了幾頭巨獸，外型十分接近，看來怪獸必然是越聚越多了，戈明召開全體大會，作出最後決定，索性駕駛飛碟起飛，打算飛到該島的另外一邊降落。

那個飛碟不愧有「魔碟」之稱，降落容易，起飛也很容易，在地球起飛，由於地心吸力的影响，它相當吃力才可以升空，那時它在太空浮島起飛，完全沒有地心吸力，方便得多了，很快就飛到空中。

飛碟飛行的速度實在太快了，它只是飛到空中降落，巳經失去了目標，落在另外一個太空浮島，它跟巨龍島不大相同，並非遍地沙漠，而是滿眼綠油油的植物。

戈明雖然靠雷達偵察器獲悉外間的事物形象，對於物體的大小以及顏色的公佈，所知甚微，故此需要別人補充，講述當前的景象，最爲接近他的一個人，就是金樂，向飛碟外邊觀察多次之後，說道：「戈明先生，說出來眞是令人難以置信，透過螢光幕，可以看見飛碟降落的地方，是一個草原，稍爲有些綠色的植物，如同地球上面所看見的草原一樣，遠望過去，似乎有些比較高的綠葉，有點似是蓮葉，不過，綠油油的植物只是這些，沒有看見高大的樹木，更加談不到森林。我想到飛碟外邊走走，你的意思怎樣？」

戈明想了想，說：「有了植物就有水，可能有菓實，對我們來說，的確是喜訊，儘管如此，你仍要提防在太空綠島出現植物人，那是有感覺的高級植物，相當厲

害，不容輕視，防患於未然，你還是帶激光槍出動吧，沙奇富跟你是最佳拍檔，你們一起走動，我更加放心。」

「多謝你的信賴，我們立刻啓程。」金樂很愉快的說。

沙奇富跟他並肩作戰，各穿太空衣裳，它是特製的，含有氧氣袋，有足够的氧氣支持四十八小時之久，此外，他們還有激光以及强光電筒，又有無綫電對講器，各種必需品以及秘密武器都檢查一遍，認爲準備妥當，然後出擊，飛碟的艙門打開，兩人先後走出去，充滿了信心。

那個浮島跟上次他們到過的浮島相似，被强烈的陽光照映，根本上沒有黑夜，不過，星體的轉動十分快速，如果它轉到陽光沒法投射的一邊，那就一切黑沉沉了，故此他們要携帶强光電筒。

在草原上面走動，他們才發覺從飛碟望出去，所見的地方，一片綠油油，根本上它只是泥土的顏色，並非草原，一株小草也沒有，如果沒有草，那就沒有水，無法在水中提煉氧氣，因此他們二人有點失望，趕快停步，把這種景象報告戈明。

戈明說：「不要緊，你們繼續前進好了，要當心，可能前面有不測之憂。」

電話結束了，金樂步步爲營的向前走動，他的目標是另外一種綠色的植物。

它就是在飛碟透過電視螢光幕所見的蓮葉，逐漸走近，才發覺那些葉子比較尖，並非蓮葉，相當奇怪，他們移動脚步的時候，那種植物的方向也逐漸發生轉變，好像追踪他們，只是沒法移動而已，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種植物能够隨意改變方向的，大感詫異，不自覺的提高了警戒的心理，準備作戰。

那些好像一個桃子似的綠色植物，並非霸佔了地面，只是一簇簇的生長，故此他們二人可以在許多處古怪植物當中穿過，仍然不會驚動它。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他們雖然穿了太空衣裳，跟外界隔絕，仍然聽到尖叫之聲，一陣尖聲呼叫，從左邊傳送過來，他們不約而同的把視綫投向該處，立刻發覺到有一個人被一種罕見的蚯蚓捲住，那一條蚯蚓彷彿大蛇的尾巴，從綠葉叢中伸出來，把他捲得緊緊，至於那個人，似乎是人類，還穿了衣裳，可是，頭部却是蚱蜢，這種景象閃進眼簾，立時把他們嚇呆了半截。

還是金樂有主意，他認爲被蚯蚓襲擊的傢伙既然是活人，不管他是怎樣子的人，到了生死邊緣，發出尖聲叫嚇，理該相助，沒有通知沙奇富，立刻發射激光槍。

一條白色的光亮射向蚯蚓那邊，立刻把它分爲兩截，蚱蜢頭的人獲救了，站着鬆一鬆氣，那雙眼睛凸出，左望右望，終於發覺救他的人是誰，發脚走過來，伸出一雙手，表示歡迎，還走近一點，作狀擁抱。

如果對方是一個完整的人，金樂當然不怕跟他擁抱，可是，這傢伙的頭部是一隻蚱蜢，太可怖了，金樂担心跟他擁抱可能被他活活的纏死，不敢迎上去，連續退後幾步，呆呆的站着。

說也奇怪，對方似乎也懂得他的意思，沒有更進一步的緊逼他們，他也呆了一呆。

爲甚麼一種生物是人形却又有一個蚱蜢的頭呢？實在是很欠解的，還因他穿上了人類的衣裳，更加難以解釋，因此之故，金樂很想知道這種事情的眞相，必要時跟隨他走動，不過，始終有所顧忌，不敢太過接近他。

蚱蜢人好像懂得他的意思，忽然站直了軀幹，伸手向他打個招呼，招了招手，然後轉身走動。

看來他是毫無惡意的，那個手勢分明是向他有所表示，希望他跟隨在背後走動，金樂跟沙奇富用對講機交談了幾句，毅然移動脚步，眞的尾隨着他走。

至於沙奇富，緊隨在金樂的背後。

一切變化俱是發生得很迅速的，且又變化多端，金樂忘記向戈明報告，便即作出決定，那個蚱蜢人初時只是逐步行走，後來，縱跳如飛。

金樂跟沙奇富所穿的鞋子是特製的，並非美國太空人的鞋子可比，鞋底很厚，附有向下吸的電磁，如果啓用它，等於裝置了地心吸力，反之，沒有扭開這個機鈕，便可跳得很高，兼且跳得很遠，憑着這種古怪的太空鞋，他們二人居然追得上蚱蜢人。

蚱蜢人把他們帶引到一個崎嶇不平的岩層，站定了脚步，再打一個手勢，便即往下跳躍。

下邊是甚麼地方呢？他們二人沒法看清楚，啓用强光電筒照射，仍然是黑沉沉，可見那個深谷相當深了，如果他們貿然跳下去，担心太過深，活活的跌死，太過不值得，因此兩人作出短暫的商量之後，決心走回去。

他們剛剛移步走回去，突然有些意外變化發生了，從谷中躍出幾十個蚱蜢人，似乎歡迎他們，又似是展開大包圍，不肯把他們放走，金樂大吃一驚，趕快把激光槍啓用，那一股强光比陽光厲害得多，藉此阻擋對方的活動，蚱蜢人果然有所畏懼，不敢啣尾窮追。

終於捉到一個俘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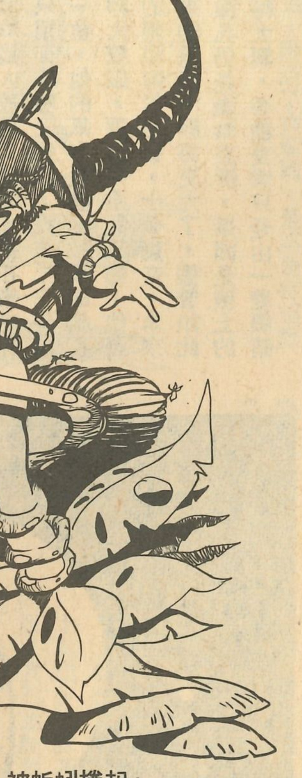
金樂跟沙奇富盡快回到飛碟去，進入了太空艙，氣喘如牛，需要休息一會才有氣力開口。

金樂向戈明講述他們二人的奇怪遭遇之後，補充一句說：「我跟沙奇富自問沒有力量作出準確的判斷去證實蚱蜢人對我們是否有些惡意，好漢不吃眼前虧，故此匆匆忙忙的走回來。還有一點，我要向你道歉，因爲我沒有向你報告這件事情，先行作出決定，事實上那些蚱蜢人實在太過令人驚異，我的反應遲鈍了許多，請你原諒。」

戈明說：「此事已成過去，不必再談了，值得研究的是那些蚱蜢人竟然穿上了人類穿的衣裳，那是很不尋常的，你們沒有看錯吧？」

「我敢發誓說不會看錯，即使我眼花，看錯了他，沙奇富未必眼花，跟我同樣的看錯了他！」

「假如他眞的是蚱蜢跟人類結合的怪物，他不能穿上了人類的衣裳，根據這一點，我認爲他們是人類當中甚麼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創造的，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蚱蜢人從黑沉沉深谷躍出來，絕對不是表示歡迎，他們企圖把你們二人抓住，帶到谷中，交給最高的統帥發落，這種推測是很合理的，因爲你們救活的蚱蜢人只是一個，不可能令到幾十個蚱蜢人都把你們看做救命恩人，對你們發生好感，故此他們必然企圖把你們兩個或當中的一個抓住，正如我的想法一樣。」


有一個蚱蜢人被蚯蚓捲起。

「你也想捉一個蚱蜢人嗎？」

「是的，金樂，由你負責進行這個活動，希望你肯承担這個使命。」

「我當然願意承担這個使命的，義不容辭。不過，我們應該怎樣捕捉跳得很高的蚱蜢人呢？是否冒險走下深谷呢？」

「捕捉蚱蜢人應該用網，先行佈下天羅地網，進而激怒他，使他跳起來，那就可以把他捕捉，當然要潛入深谷，使用輪軸以及長度超過一千碼的尼龍繩子，最合理想，不過，降落深谷的時候，應該携帶紅外綫的電筒，有了紅外綫，即可在黑暗中看得清清楚楚。」

金樂聽了，喜形於色，說：「對了，如果你沒有明確的指示，我實在沒法想得這麼週密。」

既然有了初步的決定，他們就動手把這個計劃加以實踐。

照戈明的忖測，第一個被發現險些死於巨型蚯蚓之下的蚱蜢人，係單獨行走，別的蚱蜢人也有可能是單獨行走的，他們沒有想到殺手從天而降，認爲深谷十分安全，故此可以乘虛而入，爲了預防大批蚱蜢人聯合出擊，仍要立刻派幾個人在深谷頂上保護潛入深谷的殺手。

作爲出擊的先鋒只有兩個人，澈底合作，他們二人就是金樂以及沙奇富。

商量大計之後，立刻出動，金樂記得起走動的路，一馬當先，在前緩步而行，他認爲桃形葉子下面有些古怪的蚯蚓，必須遠遠的避開，叫各人小心應付。

進行的時候，有一名隊友被一條尖尾的蚯蚓捲住一雙脚，很快牠就死在激光槍下。

此外，沒有甚麼困難了，一共有五個人抵達深谷的頂端，合力把輪軸放在地面，作爲支持物，然後垂下尼龍繩子。

在尼龍繩子的末端有一個籮，坐在籮中的人正是金樂。

那個籮相當大，可以利用絞盤把它垂下去，又再升上，任由操縱，它還有紅外光，使金樂可以在黑暗中，看見蚱蜢人的活動，除非他所看見的蚱蜢人是單獨行走，否則，他會出擊。

有了那麼精細妥善的安排，金樂是很安全的，何況他除了穿了太空衣裳之外，還有激光槍，只要他不會跌死，勝利就站在他的一邊。

他們使用絞盤，由輪軸心及尼龍繩子把金樂送入深谷，留在谷頂守候。

金樂單獨進入深不可測的幽谷，以獵人的姿態出現，向蚱蜢人挑戰，盡量提高警惕。

他的身體坐在籮中，逐漸擊落，抵達六百碼多些的一處，他覺得逐漸接近谷底了，奇怪的是他聽到撥水之聲。

他趕快啓用紅外綫發射器，很快他就看見谷底有些地方是沙岸，另外一些地方是水，甚至有可能是小河，有一個蚱蜢人正在喝水，跟他距離不到一百碼。

他不敢怠慢，先行在籮中使用另外一種秘密武器，放出一塊大網，凌空罩下，跟着他通知上面的同伴把網綫織成的大籮垂低一點，約一百碼。

戈明的估計異常準確，正在喝水的蚱蜢人，覺得情況有異，立刻飛躍，這一跳有六七十碼那麼高，正好碰着網綫織成的大網，他被網捲住，在網中再跳，顯然是白費氣力，就此落網，任由對方處置。

金樂奉命活捉他，趕快收網，根本上他沒有離開過那一個大籮，只是立卽通知上面的同伴用絞盤把大籮絞高，即可升到谷頂。

蚱蜢人連同大網就在大籮外面吊住，一起升到上邊去，他不會傷害金樂的，此行十分順利，各人一起收回尼龍繩子，拖着大網走，蚱蜢人不斷的在網中打滾，他們懶得理會他，只是在心理上有些準備，預防另外一批蚱蜢人出擊而已。

照情形看，落網的蚱蜢人雖然是單獨行走，谷底不遠的一處，必有同伴，他們的眼睛凸出，有如蚱蜢，可能在黑暗中看見任何物體，有如在燈下視物，要是他的同伴發覺有人被擄，一定追擊，故此準備了催淚彈。

蚱蜢人果然聯羣結隊出擊，有一部份戰士由深谷躍登谷頂，另外一部份戰士，在谷頂的粗糙岩石附近出現，聲勢浩大，

不過，他們的戰鬥力不強，只是跳躍而來，沒有武器，假如走到眼前，相信他們可能用鋸形的牙齒去咬，如此幼稚的戰術怎能抵抗新式武器呢？金樂那邊的人先用激光嚇倒他們，不敢衝鋒，跟着拋擲催淚彈，很快就把他們殺退了，帶走了網中的俘虜。

那個蚱蜢人被送入飛碟，仍在網中掙扎，他只用牙齒嚙咬鋼網，沒法把它弄開，過了一會，他的氣力耗盡，呆呆的坐在網裏，睜大雙眼，看看身邊的景物，他發覺敵人的體型跟他相似，十分驚奇，本來是凸出來的眼睛，睜得更大了，儘管如此，他的臉孔仍是毫無表情，原因是臉上的肌肉拉得太緊，各種表情只是由一雙眼睛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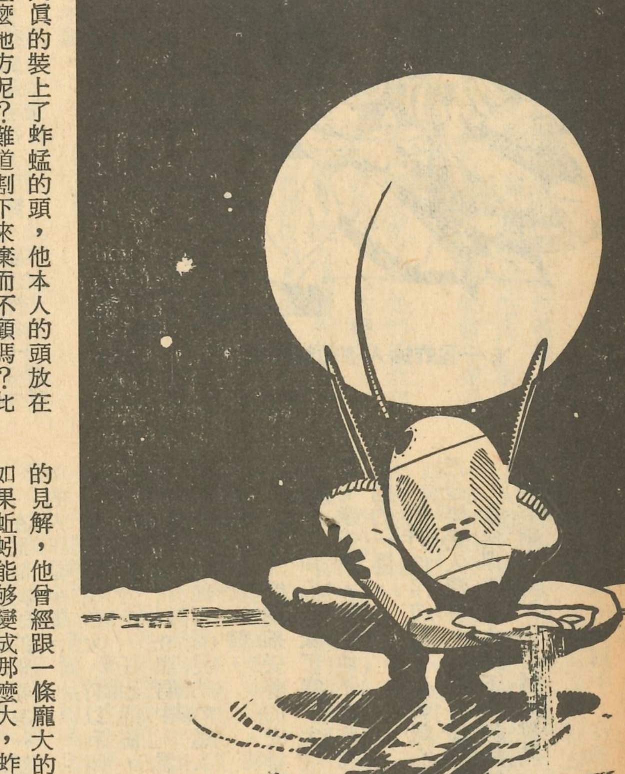
戈明說：「站在科學家的立場，應該很勇敢的接受各種挑戰，我對蚱蜢人發生極大興趣，打算噴射催眠性的濃霧，讓他吸入，陷入昏睡狀態，到時你們拆開網綫，看清楚他的頭是不是假裝出來，再把實情向我報告，這樣安排好不好？」

「好極了，立刻照做。」金樂很興奮的說。

透過催眠性的濃霧，蚱蜢人逐漸寧靜下來，那雙大眼睛也緩緩的閉合，顯然他已經進入了深眠狀態。

戈明的臉上肌肉跳動，他也很興奮，雖然他是個瞎子，他仍然可以感覺得到蚱蜢人是怎樣的一種動物，此外，他還可以用手去摸。

他急於獲悉這個答案，一個蚱蜢的頭怎能够裝在人類的頸子上面呢？如果那個人眞的裝上了蚱蜢的頭，他本人的頭放在甚麼地方呢？難道割下來棄而不顧嗎？此外，蚱蜢的頭根本上十分細小，不見得蚱蜢人的頭眞的大過人頭，割下來，仍然可以活動。



他們設法捕捉一個蚱蜢人。

這一連串的問題使戈明的好奇心如潮湧起，在旁站着的人，也有一股濃到化不開的好奇心，渴望能够替那些問題找尋答案。

經過兩小時的深入研究之後，金樂以及其他開眼的人，一致認爲蚱蜢人的頭確是從大蚱蜢割下來的，它如何可以安裝到人類的頸子上面呢？那是另外一回事，至於那一個人，不消說，他的頭顱割下之後變成垃圾，化爲烏有。

蚱蜢的頭怎會變成大過人頭呢？關於這點，金樂雖然不是科學家，他仍有卓越的見解，他曾經跟一條龐大的蚯蚓作戰，如果蚯蚓能够變成那麼大，蚱蜢亦有可能變成巨大的昆虫了，說不定那種變化跟太空浮島的地氣有關，換言之，這個島有很强輻射綫，故此葉子、蚯蚓或者蚱蜢都是變形，兼且變得非常之大。

他把這種想法說出來，戈明欣然說：

「金先生，你具有科學家的頭腦，可喜可賀，看來你有資質可以學習製造飛碟，關於這些，遲些再談，現時我們已經確定了蚱蜢人，確是獨立生存的生物，並非僞裝，不妨進一步如此推測，在這個太空浮島上面必有一名科學家生存，對這種古怪的動物加以控制，假如我的推想正確，這傢伙遲早會走出來，向我討回蚱蜢人，到時我可以向他問個明白，萬一爆發戰爭，我們是穩佔上風的，因爲飛碟隨時都可以升空離開。」

跟着戈明重申他的立場，叫所有人不要忘記此行的任務只是搜索黃金鑽石，除非逼不得已，切勿發動戰爭。

他們都感到十分疲倦，索性把蚱蜢人用鋼綫綑綁，仍然放在網內，認爲他沒法逃走，然後各自歸寢，看守整個飛碟的勇士就是機械人。

揭開真相魔碟險些毀滅

在酣睡中不知道經過了多少的時間，戈明聽到一些微細的音響，突然覺醒過來，他以爲蚱蜢人已經覺醒，正在掙扎，又以爲金樂比較他先行覺醒，在太空艙走動，發出微音，很快地就發覺這兩種忖測俱是幻想，並不符合事實。

微細音響從電視螢光幕透出，似乎有人催促他覺醒，定神一看，螢光幕上面竟有一個人出現，似乎是歐洲中古時期的術士，坐着指手劃脚，好像企圖跟他交談。

戈明憑着雷達探測器把各種形象透過視覺神經，獲悉外間所有物體的眞實形態，包括螢光幕在內，他看清楚了那個人的形貌，衝口而出的說：「我叫做『戈明』，是飛碟的主持人，你有甚麼話想說？跟我交談好了。」

對方不動聲色，說：「好的，我很率直的介紹自己，我是一個研究人類種族進化的科學家，叫做卡福，從地球走到這個太空浮島，目的是製造蚱蜢人，現時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不理會你們爲甚麼走到我的領土來，你俘擄了一個蚱蜢人

，我不能置之不理，假如你們沒有傷害他，請你們把他放走，反之，你們已經殺死他那就不必多談了，準備全部死亡！」

他的措詞十分嚴厲，戈明不理會他，說道：「我把蚱蜢人移近一點，你可以看得出他是活着的，一點損害也沒有，卡福先生，我把他放走之前，很想提出幾個問題來，請你回答，希望你能合作，做得到嗎？」

「做得到，你有甚麼問題，說吧。」

戈明很是高興，說：「我覺得那些蚱蜢可能是這個太空浮島的特產，我想問問你，作爲蚱蜢人的人體，是否從地球上面搬運到來？」

「是的，他們送上來的時候，仍然活着。」

「後來，你運用極奇妙的醫術把他的頭部割去，換過了蚱蜢頭，是不是有這麼回事呢？」

科學家卡福跟戈明密談。

「是的。」

「那樣做爲的是甚麼？無緣無故殺了幾百人，未免太過殘酷吧。」

「是否殘酷呢？那是另一問題，不過，那些人全是活着的，不過換過一個頭吧了，我不覺得，這樣做是一件殘酷的事，你問我爲甚麼這樣做？我不妨對你說知，我這樣做是有原因的，蚱蜢人只會工作，吃得很少，兼且不必吸入氧氣，只靠氮氣過活，看來他可以活得很久，比較人類長壽，我認爲他比較機械人優勝得多，這一項發明是很偉大的，不算得殘酷。」

「是的，卡福先生，你有你的理由，我不及對，立刻釋放蚱蜢人。」

「戈明先生，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呢？」

「可以，如果我的能力所及，我一定協助，因爲你們從地球飛上來，總算是相熟的朋友。」

看來，卡福的語氣相當溫和，似乎沒有惡意。

戈明想了想，說：「卡福先生，實不相瞞的說，我們駕駛飛碟遠征，在太空浮島搜索，只有一個目的，希望找到黃金鑽石。」

「原來如此，湊巧你碰上了我，可以說是交了好運！在深谷之內沒有黃金，却有鑽石，如果你喜歡，可以拿走一部份，裝滿了飛碟，我是不及對的，因爲我在這太空浮島過活，有了鑽石仍是廢物，故此我從來沒有接觸它。」

「深谷的形勢險惡，蚱蜢人的眼睛凸出，可以在黑暗中看見任何物體，索性由他們代替你們搬運鑽石好了，省得你們走來走去。」

出乎意外的卡福先生這樣客氣，戈明再三道謝。

他把俘虜放走之後，期待着送鑽石的脚步聲。

這一切太過美妙了，那個蚱蜢人去而復返，果然把一桶一桶的鑽石送上來，前後動用了二十個蚱蜢人，那些鑽石堆積如山，放在飛碟外面，一切辦妥，蚱蜢人悄然引退。

戈明叫金樂等人走出飛碟，分別把鑽石搬走。

那些鑽石有一部份特別好，另外一部份質素較差，看來的確是很迷人的，大部份鑽石的外表蒙上了一層幼沙，似乎是地球上面未經打磨的「生鑽石」。

只要它是鑽石，帶返地球，送到沙利文先生的總經理室，他們就算是完成任務了，想到這一點，各人興高采烈，戈明很誠意的透過電視螢光幕跟卡福先生交談，打算邀請對方一敍，同在飛碟裏面吃吃喝喝，借此表達謝意。

卡福說道：「喝酒嗎？這事再好也沒有了！我在這個地方過活，甚麼都不缺少，所缺少的只是酒！你們可否贈我幾瓶美酒呢？」

（以下轉入第壹二九頁）

封神榜故事之十三

關趙于·編繪

除殷郊（四）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殷郊下山助周伐紂，但殷郊在奔赴西岐的途中，却聽信申公豹的蠱惑，改變了原意，反了西周。他使用手中法寶，打敗西岐，後來西王母的女兒吉龍公主到場，解除西岐危機，西岐衆將卒在廣成子等協助下，終於解除了殷郊。



91 羅宣逃到山間，倚松靠石，喘息不已，正記恨龍吉公主。忽聽松後有人歌唱而至，羅宣回頭一看，見一道人持戟而至。



92 羅宣問：「你是何人？」道人答道：「我是李靖。此刻往見姜子牙，恰巧碰到你這殺人放火的東西，權且拿去當一份見面禮也好。」羅宣大怒，一躍而起，仗劍直刺李靖。



93 李靖拋起黃金寶塔，叫道：「羅宣，今日難逃此厄！」

94 只見寶塔沉甸甸地落將下來，正打在羅宣頂上，腦漿溢流，死於山下。



95 李靖收了寶塔，傾刻來到西岐相府。木吒看見父親到來，忙給子牙引見。燃燈道人在旁說：「子牙公，李靖當過紂王總兵，也是我的門人。」



96 當日衆人齊集相府，商議如何對付殷郊，燃燈道人說：「翻天印厲害，要用玄都離地焰光旗，西方的青蓮寶色旗，才能制服殷郊。」廣成子說：「玄都西方二處，弟子願往。」說完動身走了。



97 廣成子借縱地金光法來到八景宮玄都洞。玄都大法師出來，把一面旗交給他說：「老子吩咐，廣成子不必進見了。你再到西方去取青蓮寶色旗吧。」廣成子感謝不盡。



98 廣成子到了西方，見到接引道人，求借青蓮寶色旗。接引道人起初推說：「此旗染不得紅塵，不借不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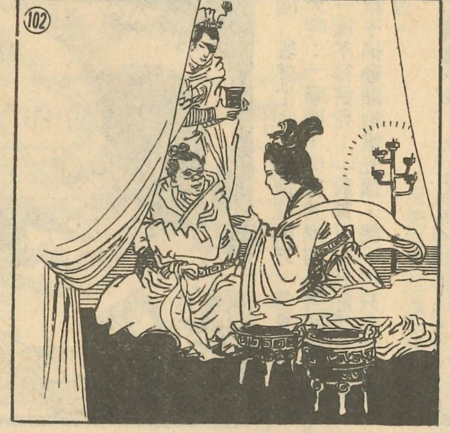


99 二人正在爭論，准提道人來幫廣成子說話。接引道人才取旗借給廣成子。

100 廣成子將兩面寶旗拿到西岐。不料燃燈道人說：「啊呀！雖然東、南面和中央都有了旗，留北方讓殷郊走，但還缺西方的素色雲界旗，如何是好！」衆人又爲此犯起愁來。

101 土行孫來到內室，與妻子鄧嬋玉說：「大家正爲借素色雲界旗發愁，你知道哪裏借得到？」鄧嬋玉說：「我也不知，奈何！」





102 龍吉公主正住在隔壁，聽見說借旗事，忙過來告訴土行孫夫婦：「素色雲界旗也叫聚仙旗，在我母親西王母那裏。此旗是一年掛一次，請羣仙赴瑤池會的。只有南極仙翁才能借出。」



103 姜子牙派廣成子求南極仙翁那裏借聚仙旗。當日，燃燈道人分發四面寶旗。子牙聚集衆將，安排三路襲劫商營，並請武王到岐山觀戰。

104 一更時分，黃飛虎父子帶領一支人馬攻破商營正中轅門。殷郊還不會睡，聽得殺聲大作，忙出帳上馬提戟，冲向轅門。黃飛虎父子一湧而上，將殷郊團團圍住。

105 同時，鄧九公帶領副將太鸞、鄧秀、趙鼎、孫焰紅冲殺左營，南宮適領辛甲、辛免、太顛、閎夭直進入右營。孫山、李錦分別迎戰鄧九公和南宮適。兩下撲黑混戰。

106 不一會，南宮適斬了李錦，鄧九公劈了張山。兩支人馬與哪吒會合，都冲到中軍，重重疊疊，圍住殷郊。殷郊見大勢已去，晃動落魂鐘，趁勢冲出重圍。

107 殷郊逃到岐山，只剩幾個殘兵敗卒，嘆道：「俺如今且進五關，往朝歌，去見父王搬取大軍。」他正策馬往東而行。

108 忽見文殊廣法天尊在馬前喝道：「殷郊，他已身陷羅網，速速下馬受縛，可赦你犁鋤之厄。」殷郊不聽，拋起翻天印來。文殊即將青蓮寶色旗展開，翻天印不能落下。

109 殷郊忙收了印逃往南方，忽見赤精子大呼：「孽障，你言而無信，將和你兄弟一樣不得好死！」殷郊又拋起翻天印，赤精子搖動離地焰光旗，翻天印只在空中亂滾。



110 殷郊又收了印，往中央逃來，燃燈道人在此叫道：「孽障，你師父有一百張犁等着你啦。」殷郊見燃燈手中有杏黃旗，怕翻天印不好使，便往正西逃走。

111 武王在子牙身邊，見一人三頭六臂騎馬奔來，嚇得向子牙身後躲去。子牙說：「不妨，來者是紂王的長子殷郊。」武王道：「既是儲君，待孤下馬拜見。」子牙連忙阻住說：「今爲敵國，不可相見。老臣自有道理。」



112 殷郊卻早將翻天印拋起，來傷武王。子牙急展聚仙旗把武王護住。只見此旗吐出千朵祥雲，萬道金光，翻天印絲毫沒有用處了。



113 子牙又把打神鞭拋起。殷郊着忙，抽身往北面逃走。燃燈道人發出一雷鳴，四方响應，鑼鼓齊鳴，千軍萬馬，都來追捕殷郊。



114 殷郊逃到山徑極窄處，眼看無路可走，他把翻天印打去，隨着一聲巨响，石破山崩，打出一條山路來。殷郊大喜，往上就走。





115 他的頭剛冒出山尖，燃燈道人用手一合。只見兩座山頭一擠，把殷郊的身子夾在山內，只有三個頭露在山外。

116 武王看了於心不忍，子牙請武王下山回城。姜子牙命武吉動手，把殷郊殺了。西岐此戰，大獲全勝。（本段文）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不歸谷天崩地裂，山倒谷平，于飛虹和杜秋寒雖然離開了奇人前輩被困的山洞，但仍是面臨危境，杜秋寒捨己爲人，見兩隻小鳥盤旋空際，情急智生，將于飛虹拋上空中，由兩隻小鳥藉住飛勢，負住她脫離險境，于飛虹亦借眞氣運轉，盡量使體重減輕，安全降落，撿回一條生命，還聽到身後隆隆之聲，不暇思索，舉足狂奔數十里，然後停步，四顧茫然，杜公子可能殉難，在草叢中睡了一覺，因下大雨走避到茅舍，發現一枯瘦老人自稱萬事通，說是江湖情殺綫人，避仇隱居此處尋覓秘笈，見于飛虹學到接引神功，要求不惜巨資購得該秘笈……

相約相見再相見

萬事通道：「不可能的，人死留名，江湖三奇各有絕世的武功，他們沒有傳人，絕不甘心把一生心血沉埋泉下，尤其死期將至時，這種意念更爲强烈，我相信他們一定會留下些什麼？」

「不錯，他們在坐化石室牆壁上，留下一些武功口訣……」

萬事通雙目神光一閃，急急接道：「這些說來，他們已留下絕技，妳是否都已記下？」

于飛虹聰慧過人，有過目不忘之能，何況，這番是刻意去記憶，實已記的一字不漏，但經歷過很多的波折之後，小姑娘亦變的謹愼起來，沉吟了一陣，道：「我記得一部份武功口訣，不知道那一種對你才有帮助？」

萬事通道：「江湖三奇的武功，都是武林絕技，但目下老夫最需要的是九轉神功，先使老夫枯經復健，可以行動？」

奇遇奇逢再奇逢

「怎麼？你現在不能行動了？」

萬事通苦笑一下，道：「老夫自斷雙腿時，下手自惜，切的短了一些，使部份受傷經脈未全切除，原想以我精湛的內功，必可療治，想不到，竟使傷脈擴散，成了癱瘓，老夫小腹以下，竟完全痲木，只好終日躺在這裏……」

「你完全不能動了……」

「要用雙手代足，但傷脈仍在擴散，看樣子，最多再可支持一年，到傷脈擴及心臟，想不死也不成了。」

于飛虹凝目沉吟了一陣，道：「老前輩，沒有九轉神功口訣……」

「怎麼會呢？三奇中的游天翁輕功絕世，能以兩片荷葉，遨遊洞庭水域，全憑九轉神功，使一口眞氣，在體內運轉不息……」萬事通說：「能使斷經重續，難道……他沒有留下來麼？」

于飛虹道：「三位老人家確無留下武功，以傳後世之心，大概是感覺到死期已至時，才在石壁上留下一些武功口訣，也許眞的沒有留全，就晚輩記憶之中，確無九轉神功。」

萬事通道：「妳眞能全部記得麼？」

于飛虹點點頭，道：「相信我已字字印入腦際，除非他們沒有留下來？」

萬事通突然飛身而起，掌指齊施，猛攻于飛虹。

于飛虹怒道：「你這人眞是心地惡毒，處此情景，竟還是殺機不息……」

口中說話，手脚並用，接下了萬事通的攻勢。

他雖然自膝以下切斷了雙腿，全身瘦小、乾枯，但他飛騰於有限的空間中，身不着地，攻勢却綿綿不絕，無影門以輕功見長，于飛虹又盡得無影門中的輕功神髓，但却被迫全力施展，幸得在深谷之中，和兩隻小紅鳥搏鬥很久，輕功造詣，青出於藍，提一口眞氣，繞室飛舞，竟然是脚不沾地，在空中和萬事通纏鬥起來。

忽然間，萬事通突連拍兩掌，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武功。

一掌雄渾如巨斧劈山，力道萬鈞，一掌陰柔綿綿，如細絲纏身。

于飛虹大爲吃驚，竟不知這是什麼掌勢，匆急之間，忽然急旋身軀，蓬然衝開屋頂，直衝而上。

但覺上升的力道，似已失去控制，衝起了三丈多高，才落了下來，人已在茅屋的一丈開外，心中怒火大熾，運氣護身，又衝入了茅舍去。

只見萬事通坐在床上，喘息不停，臉色蒼白，似是只餘下一口氣了，心中火氣消退了不少，冷冷說道：「你已是殘廢的人，卻還是陰毒無比……」

「妳是無影門下的弟子，……」萬事通說道：「但無影門中也無法避開我萬某的陰陽掌力。……」

「哼！所以，你就想用陰陽掌力殺死我，你好可惡。」

「不會的，我只是要試試妳是否學過了江湖三奇的武功？……」萬事通苦笑道：「我發掌已經早留分寸，如是姑娘接不下來，……」

于飛虹接道：「不用解釋了，反正也沒有傷到我，你試出什麼沒有？」

「試出來了，……」

「噢！你試出了什麼？」

萬事通道：「大旋飛，就是姑娘剛才用的身法，那是傳說中的江湖三奇中王破山的絕技之一。——」

于飛虹吁一口氣道：「看來，你那萬事通的稱號，果然不錯，……」

「如是不知道的事，天下就很少有人知道了，……」萬事通急急喘了口氣，接說道：「小丫頭，老夫枕下一個小皮囊，裏面除了有老夫繪製的藏寶圖外，還有很多銀票，等一下，老夫氣絕而逝，妳可取去。有了那一批財富，對妳應該有很大的帮助，銀子的力量很大，妳可以用來……」

「銀錢够用，那就好了……」

「小丫頭，天大的事情，地大的錢，妳還不懂錢的好處，有錢能使鬼推磨，……」

「你有很多錢，但你沒有辦法買回自己的性命，錢有何用？」

萬事通苦笑一下，道：「也許妳有點道理，小姑娘，老夫生機已渺，趁老夫還有一口氣在，請接受老夫畢生聚集的大部份財富，……」伸手由枕下取出一個皮包，接道：「多少人辛苦一生，也難存集上三五百兩銀子，妳卻不

費吹灰之力，得到了這龐大財產，希望妳善於運用。」隨手把一個小皮包丟了過去。

于飛虹居住的翠園紅樓中，存積了不少金銀、珠寶，她對財富觀念很淡，接過小皮包，心中暗暗忖道：這樣一個小皮包，能藏有多少財富。

打開皮包，檢視了一下，于飛虹呆住了，那是數十張巨額的銀票，最小額是十萬兩壹張，數十張加起來，竟有一千叁百萬兩之多。銀號不同，都是立刻可以兌現的保付銀票。

再看那藏寶上羅列的品名，翡翠明珠，名畫古玩，無一不是人間珍品，于飛虹讀書很多，對那些珍貴名書，本有記憶，約略的估算一下，價值當在銀票十倍以上。

擁有此等寶物，當眞是可稱得富可敵國。

轉頭看去，萬事通已閉上雙目，倚在床頭，如風中殘燭，餘光搖曳，隨時可以熄去生命之火。

行近木榻，輕輕吁一口氣，道：「萍水相逢，你贈我如此巨大的財富，我受之有愧？」

萬事通微弱的聲音，傳了過來，奄奄一息道：「妳聽過死去的人，還會用錢麼？錢可買到人間一切，唯一不能買到的是生死大限，不用感激我，只是妳的運氣好一些，趕上我垂死的時刻！」

于飛虹接着道：「受之有愧，我能不能爲你略盡棉力！」

「能……」

「怎麼帮你？」

萬事通道：「九轉神功……」

于飛虹說道：「我眞的不知道九轉神功口訣……」

萬事通接道：「那就只好讓我死了。」

于飛虹沉吟了一陣，道：「你等等，讓我再想想看。……」

萬事通接道：「我等不下去了。……」

于飛虹說道：「是不是氣走奇經，逆脈反行。……」

萬事通接道：「好像是，下面怎麼說？」

于飛虹繼續說下去，道：「神氣還虛，我在其中。……」

萬事通接道：「還有麼？」

于飛虹接道：「眞氣歸元，百廢重興。」

萬事通道：「我懂了，妳可以走了。」

于飛虹道：「怎麼？不用我再帮忙了？」

萬事通道：「妳最大的帮忙，就是不要告訴別人，遇見過我……」

于飛虹接道：「不行，我還有事請教？」

萬事通閉目如死，不再回應，氣息已斷，似是已眞的死去。

于飛虹接受他的龐大財富，心中對他並無好感，其實，人已逝，花已落，有好感又能如何？這使她想起了杜秋寒。

行出茅舍，但見峯嶺綿連，也不知身在何處？

忽然間，一聲鷹鳴，傳入耳際。

抬頭看去，旭日初升，又是一個晴朗的早晨。

一隻巨大的飛鷹，在她頭上盤旋長鳴。

看那飛鷹的神駿，不禁心中忖道：如是那兩隻小紅鳥，有這巨鷹的氣力，也許杜秋寒就不會陷入那山谷之中了，他名叫秋寒，當眞是活的很苦，生前滿身刀痕、劍傷，一心想入不歸谷中，心願雖償，也見到了江湖三奇遺留武功，但竟埋身山崩地裂之中，想到山峯翻倒，絕谷崩陷的威力，縱是金剛、羅漢，也難有生存之望，早知如此，在那深谷相處的時日之中，該多照顧他些，縱然以身相許，也是在所不惜，如今回首前塵，已成追憶，雖有萬千愧咎，於事何補。

她又想到，在最危險的時候，杜秋寒救了她，不顧自己安危，那是何等的偉大胸襟……



「果然是小姐，我說過，小姐不會死的……」是若華的聲音。

但聞衣袂飄風聲，瑤華、若華、劉星、茶花，飛躍而至。

于飛虹收斂心神，只見四人跪在身前，衣袖上纏着麻布。

那是最隆重的致哀，四人都以下人的身份，表現出了他們對主人的敬重。

「是你們……」于飛虹拭去臉上的淚痕，道：「起來吧！」

瑤華道：「小姐，嚇死小婢了。」

若華却嬌笑而起，道：「我說過嘛？小姐會逢凶化吉的，你們不相信，一定要披麻……」突然伸手，扯去臂上的麻布。

瑤華、劉星、茶花，同時動手，撕去了臂上的麻布。

于飛虹望望四人，有些感動的，道：「你仍一直守在這附近？」

「我們在等小姐……」瑤華低聲說：「但看到那山崩地裂，山川變形的大變發生，心中悲痛異常，如非若華堅持小姐一定會活着，小婢等恐早已以身相殉了……」

「胡說，我怎麼告訴妳的，我要妳帶他們離開這裏，妳竟然……」

「婢子知罪，但劉星、茶花，都痛不欲生，自覺保主無方，非一死不足贖罪……」瑤華黯然接道：「這時候，幸好遇上了龍總鏢頭和慕白公子……」

「找到他們了，現在何處？……」

只聽一聲朗朗笑聲，接道：「你們主僕敘事，不敢打擾……」

龍在天、南宮慕白、飛斧姜全、周杰，魚貫出現，最後一人，竟是五毒教的巡行護法藍封。

瑤華接道：「龍總鏢頭商請藍護法帮忙，

放出巡山神鷹查看小姐行踪，果然，找到了小姐？」

龍在天道：「這是慕白少兄的高見，龍某實不敢掠美。」

于飛虹看了南宮慕白一眼，道：「多謝南宮兄？」

「幸好妳安全無恙，否則，只怕他們四位，也無法活得下去了，……」南宮慕白說：「你這四個屬下，個個忠義，誓不獨生……」

瑤華微微一笑，接說道：「慕白公子的焦慮之情，只怕也不在我們之下吧？直到神鷹傳回訊息，還是一臉愁容，看到了小姐，才見歡顏。」

于飛虹道：「多謝南宮兄的關心。」

南宮慕白道：「唉！妳們怎會深入湘西這等險山惡水之區？」

原來，他一直担心于飛虹的安危，數日來，竟然未問原因？

事實上，未見到于飛虹之前，人人心上籠罩了一片愁雲慘霧，誰也沒有心情說起前情。

于飛虹道：「我被爹逼出了翠園紅樓，爲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南宮慕白等道：「怎會如此？」

龍在天已聽周杰說過于飛虹等一路經過的大概情形，深覺個中情勢複雜，非三言兩語所能表達，接口說道：「咱們先找個地方，讓于姑娘更衣進食，休息一下，再從長計議吧！」

藍封道：「請到藍某的蝸居如何？」

×　×　×

一頓豐盛的午餐，沐浴更衣後，片刻小息，于飛虹頓然容光煥發，恢復了絕世容色。

于飛虹說明了離開翠園紅樓的經過，南宮慕白立刻冷笑一聲，道：「我想不出江湖上會有什麼人，這麼大胆……」

周杰突然接口，說道：「慕白公子，周某雖然親身經歷了一些事情，也一直想不出什麼人，能有那麼龐大的力量，使黑、白兩道中許多的高人出面，連洞庭水帮、排教都受到其影响……」

南宮慕白接道：「以周鏢頭的精明，難道就瞧不出一點內情麼？」

周杰道：「在下看出來的是，那些人，都似有着苦衷，他們似是受命而來？」

「受誰之命呢？……」南宮慕白說：「能使排教和洞庭水帮受到影响的人，除了少林、武當、丐帮之外，在下想不出還有什麼門戶，有這樣大的影响力了！……」

龍在天接道：「少兄，于姑娘的事，內情十分複雜，能夠使玉簫翁蘇天放帶着兒子蘇元俊，龍女蘇玉玲一起出動的人，就算是少林派的掌門人，也未必有這樣大的影响力。因爲，師出無名，何況一掌開碑韓東望，陰陽判童子奇，分屬黑、白兩道，道不同不相爲謀，就算是武當、丐帮也很難把他們揉合一起，何況，這三大門派目下的掌門、帮主，都是御下很嚴的公正人物……」

「那會是誰呢？……」南宮慕白皺起了眉頭，道：「放眼江湖，誰有如此大的能耐，下令這些人，擱刦于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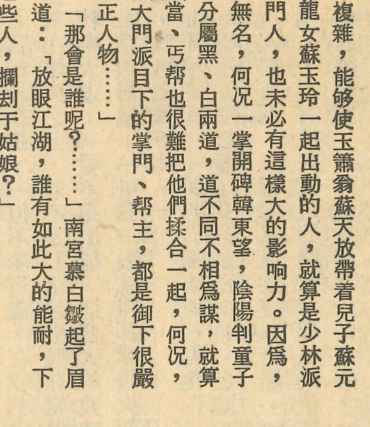
龍在天道：「我也想不明白，不過，並非是無法可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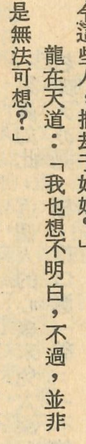
南宮慕白十分高興的說道：「龍兄有何高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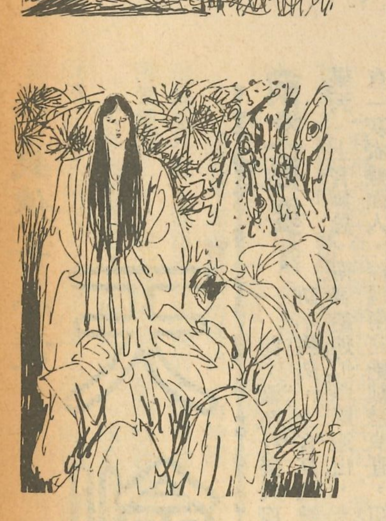
「很簡單，找到蘇天放、韓東望問一下，應該有些眉目！」

「對！如此簡單的事，我竟然想不起來？……」南宮慕白目光轉注在于飛虹臉上，接道：「妳請放心，我想找到蘇天放等，不是難事，三個月之內，應該可以查明白了，究竟是什麼人在暗中作祟？」

于飛虹道：「多謝南宮兄……」微微一笑，接道：「南宮兄和龍總鏢頭這番湘西之行，







可會找到失鏢。」

龍在天道：「得南宮少兄之助，總算功德圓滿，奪回了原鏢！」

「恭喜龍總鏢頭、南宮兄，馬到功成……」于飛虹笑道：「那刦鏢的人呢？」

南宮慕白道：「死在了我的劍下，爲了追回這趟失鏢，幾乎和殭屍門鬧出紛爭……」

藍封冷冷的接道：「殭屍門窩藏刦鏢人犯，引動了江湖上黑、白兩道中人進入湘西山區，違背了我們雙方的協議，我要告訴教主。去找殭屍門，談個明白！」

「藍兄……」龍在天歎口氣，低聲說道：「五毒教和殭屍門已經和平相處數十年，何苦爲此一點小事，雙方又翻臉成仇呢？」

藍封道：「殭屍門包庇刦鏢匪徒，顯是早有勾結，引進外力，伏爲奧援，五毒教如不早些準備，只怕到時候會吃大虧……」

南宮慕白笑道：「殭屍門中人雖有幾個在場，但他們沒有出手，貴教盡可暗作防範，但也用不着立刻興師問罪。」

藍封微微一笑，道：「好！衝着南宮少主這句話，咱們五毒教不問此事，但如日後有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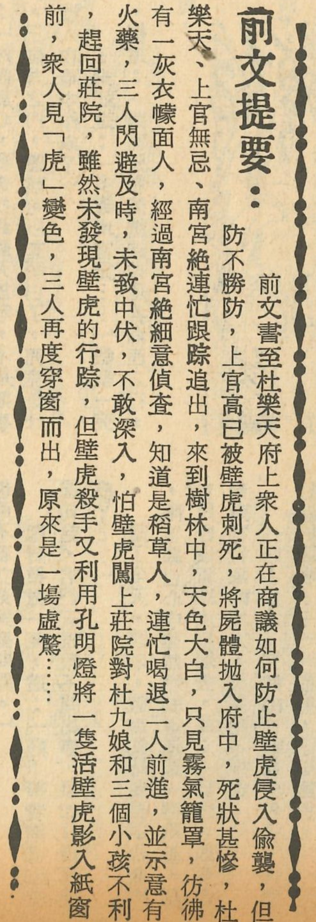
攪了半天，原來，藍封就是要套這份交情，南宮慕白心中雖然明知道這是一個圈套，但也只好硬着頭皮鑽進去，道：「日後，如有用到南宮世家的地方，兄弟絕不推辭。」

「好！少主一言如山。藍某先告退，你們好好的聊聊……」一抱拳，退出廳去。

周杰苦笑一下，道：「想不到，這個藍護法，挺有心機，這麼一個簡單的圈套，用的時機很好，逼的少主非接下來不可！」

南宮慕白望了于飛虹苦笑一下，默然不語了。

（未完．廿二）



俠義傳奇小說

天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樂天府上衆人正在商議如何防止壁虎侵入偸襲，但防不勝防，上官高已被壁虎刺死，將屍體抛入府中，死狀甚慘，杜樂天、上官無忌、南宮絕連忙跟踪追出，來到樹林中，天色大白，只見霧氣籠罩，彷彿有一灰衣幪面人，經過南宮絕細意偵查，知道是稻草人，連忙喝退二人前進，並示意有火藥，三人閃避及時，未致中伏，不敢深入，怕壁虎闖上莊院對杜九娘和三個小孩不利，趕回莊院，雖然未發現壁虎的行踪，但壁虎殺手又利用孔明燈將一隻活壁虎影入紙窗前，衆人見「虎」變色，三人再度穿窗而出，原來是一場虛驚……

防範一夜　拜弟回莊

南宮絕道：「不錯，若說他一直將這盞孔明燈帶在身旁，實在不合情理。」

杜樂天道：「唯一的解釋就是，在他到來之前已經安排好了一切，已經擬好整個計劃。」

「果眞如此，這個人的心機未免太深沉了。」南宮絕眼神充滿了疑惑。

杜樂天亦是一樣，信口應一聲：「不錯。」

上官無忌接道：「但不無可能，在我們這裏有人與他裏應內合，壁虎的投影，弩箭的正射在燈火之上，若不是對這座莊院非常熟識，是絕對做不到的。」

杜樂天道：「要不是這樣，這個人的武功便是比我們預料中的高强得多。」

上官無忌道：「叫我一眼就得算準燈火所在距離角度，而且隔着窗紙將燈火以弩箭射滅，我可是做不到。」

杜樂天點頭。「除非仔細觀察，算準了，才能夠這樣一擊中的。」

南宮絕忍不住問：「這個莊院內一共住有多少人？」

「人數過百，但相信都應該沒有問題。」杜樂天沉吟着。「他們大都是世代侍候我家的僕人，再有就是附近的農家，那是來帮忙田地的，都是純樸的鄉人。」

南宮絕再問：「有沒有武功比較好的？」

杜樂天道：「除了我們一家人之外，就只有我的一個結拜兄弟周濟。」

「奪魂刀周濟？」南宮絕脫口一句。

「就是他，你認識他？」杜樂天有些奇怪。「可是從未聽他說過。」

南宮絕搖頭。「這個人我只是聽說，一把刀好像不在無情刀孫壽之下。」

「你是說珠光寶氣閣的總管無情刀孫壽？」

「江湖用刀的高手又叫孫壽的只有那一個。」

杜樂天一笑搖頭。「周濟的武功雖然很不錯，可是在刀上的造詣，還是比不上孫壽的。」

南宮絕輕「哦」一聲。「老前輩說得如此肯定……」

「因爲這兩柄刀我都看過，別的不敢說，但在刀上的造詣，還是看得出來的。」

「那麼周老前輩現在……」

杜樂天又截道：「你若是看見他莫叫他老前輩，否則只怕會惹他生氣。他雖然出道比你早，年紀比你大，却還不算太老，甚至比無忌還要年輕。」

上官無忌笑接。「所以一聲叔叔，有時候我也叫不出來。」

南宮絕道：「這樣說他的確很年輕的了。」

「要是我沒有記錯，他現在該是三十七歲。」杜樂天想想一笑。「我們認識的時候他才不過二十歲，年紀雖然相差一大截，可是我們竟然成了結拜兄弟。」

南宮絕笑笑道：「其中必定有一段令人血脈沸騰的事蹟。」

杜樂天大笑。「事隔多年，我仍然記得很清楚，我們當時不約而同闖入飛雲嶺十二煞的大寨中，忠義堂上相遇，聯手惡鬥十二煞，那是十二個無惡不作的劇盜，剛洗刦了一條村子。一齊惡戰下來，十二煞死了十個，我們兩個亦全都混身浴血，也不知傷了多少處，到最後一煞逃命的時候，根本已追不起勁的了。」

「你們就是那時候開始結成了義兄弟？」

「我們也就在忠義堂上立即結拜的，當時誰也沒有想到彼此的年紀相差那麼大，我也實在欣賞他，佩服他竟然敢闖進去，以他當時武功，若非我及時趕到，他是死定了。」杜樂天的目光逐漸由遙遠回到現實。

南宮絕接問：「他現在在那裏？」

「這幾年來他很多時外出，有時候一年半載才回來一趟，住不了一天又跑了，好像他這個年紀，應該外出闖闖的，無忌也一樣。」杜樂天目光往上官無忌面上一轉，回到南宮絕面上。「你大概不會懷疑周濟就是壁虎吧？」

不等南宮絕開口，他又道：「我那個結拜兄弟周濟生平嫉惡如仇，與壁虎那種人正所謂正邪不兩立，是絕不會走在一起的，而且我們一直都是好兄弟，好朋友，他竟然會殺我的孫兒，那是沒有可能的。」

南宮絕道：「晚輩沒有這個意思，老前輩過慮了。」

杜樂天忽然一聲歎息。「我也不知怎會說出這種話來，看來好像我們這種江湖人，有時間還是到外面跑跑的好，最低限度不會變成這樣子緊張。」

他一再歎息，接又道：「我從前那份鎮定現在也好像沒有的了，若非久離江湖，對自己失去信心，只怕就是年紀太大的了。」

南宮絕無言，杜樂天沉吟着又道：「這個壁虎我也實在猜不透，莫非目的眞的在分散我們的精神然後出其不意，再施襲擊？」

「不無可能。」南宮絕一頓又說道：「好像他那種殺手，應該是絕不會浪費氣力，隨便做一些沒有意思的事情的。」

「不錯。」杜樂天搖搖頭。「想我們都是當今江湖上的高手，現在竟然給一條壁虎弄到手忙脚亂，這傳了出去，已經夠他風光的了。」

上官無忌道：「我們却要教江湖上的朋友笑話。」

「有什麼要緊？」杜樂天搖頭。「到壁虎給抓住就不會再笑的了，再說，一個人喜歡怎樣便怎樣，變成怎樣便怎樣，管別人那許多？」一頓轉問南宮絕：「小兄弟，你說是不是？」

南宮絕說道：「晚輩一向都是這個意思。」

杜樂天放聲大笑。「我認識那麼多年輕人當中，還是你最對胃口，可惜你我年紀實在相差得太遠，否則一定要結交你這個兄弟。」

上官無忌搶着說：「小婿的年紀却是還不太老，讓給小婿好了。」

杜樂天說道：「可惜你兩個女兒，鳳兒實在太任性，芳兒年紀又太小，否則，你還是將女兒嫁給他，做他的岳丈大人算了。」

上官無忌大笑，南宮絕亦自一笑道：「現在我們還是回去的好，否則壁虎乘虛而入——」

「諒他也沒有這個胆量。」杜樂天話是這樣說，脚步還是不由擧起來。

南宮絕手擧燈籠，緊跟在後面。

× × ×

大堂中仍然是那麼陰暗，一直到南宮絕掌燈進去才又光亮起來。

杜九娘仍然站在棺材旁邊，一支劍護住了上官雄上官鳳兄妹，看見衆人走進來才吁過一口氣，問：「怎樣了。」

「人巳逃去，只留下這盞孔明燈。」杜樂天回問道：「這裏頭也沒有什麼發生啊？」

「沒有——」杜九娘目光落在孔明燈上。「藏頭縮尾，就只懂得這種小孩子的玩意。」

杜樂天一正面色。「這個人心狠手辣，絕不簡單，我們小心提防爲妙。」

杜九娘道：「由現在開始，鳳兒雄兒跟着我就是。」

杜樂天目光一轉。「芳兒就跟着我好了。」接把手一招。

上官芳這才一收雙劍，走過來，杜樂天輕撫着她的頭髮。「有外公保護你，不用害怕。」

上官無忌即時道：「小婿與南宮兄在莊外四面逡巡，以便照應。」

杜樂天道：「我們本該也採取一點兒主動，可是那厮也不知躲在什麼地方，甚至是什麼模樣我們也不清楚。」

杜九娘插口道：「周叔叔那兒最好也給他一封書信，着他回來帮忙。」

「多一個人總是好的。」杜樂天接問：「却不知道他現在人在那兒。」

「爹你也不知道？」

「這個小子行踪不定，除非他自己回來，否則也不知道到那兒找他。」

杜九娘歎了一口氣。「這個人也是，這麼久了，也應該抽時間回來一趟。」

杜樂天皺眉道：「以前他不是這樣的，這幾年來也不知他幹什麼，總是恍恍惚惚。」

「有誰知道？」杜九娘亦自一皺眉。

上官無忌插口道：「我看他好像有什麼難言之隱，每一次回來，都很少說話，稍作逗留，便又匆匆離開。」

杜樂天道：「我也有這種感覺，這一次回來，我一定要問他一個明白。」

杜九娘淡然道：「有什麼好問的，周叔叔那麼大的人，總有他的主見，他既然不願說，强迫他也沒有意思。」

杜樂天點頭道：「這個也是。」

杜九娘目光再落在那盞孔明燈上，道：「這看來，相信又是壁虎的警告了，這個人就是沒種，要不乾脆走進來，單打獨鬥，我第一個奉陪。」

杜樂天笑道：「他看來却是怕我們圍毆呢，小人畢竟是小人。」

杜九娘說道：「憑我們這些人，若是再讓他殺人，以後就不用再在江湖上混的了。」

杜樂天搖頭。「這個我不以爲，勝敗乃兵家常事，何況正所謂暗箭難防，他便是如何如何，我們也沒有怎樣丢臉。」

杜九娘冷哼一聲，杜樂天漫不在乎的說道：「除非他光明正大來挑戰我們，而我們都不能夠將他怎樣，那就眞的是丢臉了。」

南宮絕笑笑插口：「技不如人並不是我們的錯，又有何丢臉之處？」

杜樂天一怔，大笑，道：「不錯、不錯。」

笑語聲未巳，一陣馬蹄聲巳然入耳。馬蹄聲乃是隨風吹進來，杜樂天一入耳，笑語聲一頓，皺眉道：「是誰這麼夜飛馬進莊？」

上官無忌說道：「不要又有事發生才好。」

杜樂天道：「出外瞧瞧。」

說話間，又一陣風吹進，馬蹄聲又巳近了很多。

南宮絕突然道：「來人乃是策馬向這邊奔來。」

杜樂天點頭。「看來我們是不用出去的了。」

語聲未巳，一騎巳踏進石徑奔向大堂，杜樂天目光及處，大笑：「好大胆的小子，竟然飛馬就這樣子闖進來。」

南宮絕道：「應該不會是壁虎。」

杜九娘冷笑道：「那厮縱然有順風耳

，聽到我們方才的說話，諒他也沒有這個胆子。」

杜樂天截道：「別胡亂推測了，你們看來的是什麼人？」

來騎迅速在堂前停下，馬上騎士滾鞍躍落，一撩衣衫，棄韁擧步，拾級走上堂前石階，向衆人走過來。

這個人約莫四十左右年紀，一身儒士裝束，三綹長鬚在風中飛舞，雖然是這個年紀，看來仍然是風流瀟洒之極。

他脚步起落之間，叮噹有聲，長衫開口處，一把刀若隱若現，那柄刀黃金吞口，刀鞘上嵌着明珠七顆，刀頭掛着一個小小的金鈴。

「叮噹」之聲正是從那個金鈴傳出來，聲音並不怎樣响亮，驟聽很悅耳，細聽之下却令人有心驚胆戰的感覺。

杜樂天大踏步迎上去，大笑道：「好一個小周濟，我們方在說你，你却竟就來了。」

來人正就是他那個拜把兄弟「奪魄刀」周濟。

南宮絕聽說目光不期而深注在周濟面上，暗忖：「這個人一表人才，盛名之下果無虛士。」

周濟即時向杜樂天長身一揖。「大哥安好。」

杜樂天一把按住。「你我兄弟，那來這許多俗禮。」

周濟接問道：「莊中好像發生了什麼事？」

「大事——」

「大哥也說是大事，眞的是大事的了，只未知……」

杜樂天截道：「我們方要找你，想不到你就來了，來得實在是時候。」

「小弟一次回來……」

「你就是要離開，也得要留在這裏一個時候了。」

「到底是……」

杜樂天手指那邊棺材。「你過去一看便明白了。」

「是誰的棺材。」周濟面色一變，急步過去，目光落處，混身一震，脫口驚呼：「高兒？」

杜九娘盯着周濟，不由歎息道：「他死了。」

周濟的臉刹那蒼白起來。「是誰殺他的。」

「壁虎——」杜九娘一字一頓。

周濟霍地回過頭來。「那個壁虎？」

杜九娘道：「我也不大清楚，據說是一個殺人爲生的殺手！」

「是那個殺手，是他殺死了高兒？」

周濟面色一變再變。「爲什麼？」

杜九娘指指上官無忌，說道：「爲了他。」

周濟目光落在上官無忌的面上。「到底是怎麼回事？」

上官無忌沒有作聲，杜樂天一旁却應道：「少聽九娘胡說！」

杜九娘立即嚷了起來。「我胡說，若不是這個沒良心的，壁虎又怎會找到來，高兒又怎會死？」

杜樂天大搖其頭。「你就是說來說去都不明白。」

杜九娘方待再說什麼，周濟巳接口問：「大哥，這件事到底是怎樣發生的？」

杜樂天道：「無忌殺了壁虎的結拜兄弟楚碧桐，壁虎是替楚碧桐復仇來的，這個人的行事作風一向是鷄犬不留，高兒不幸遇上他。」

周濟道：「以他的武功，要殺高兒當然是易如反掌？」

「當然了。」

周濟目光一轉。「看情形這裏方才發生了什麼事，那個壁虎莫非來了？」

「可不是，那厮也不知是否吃了獅子心，豹子胆，竟然一再犯到我們頭上。」

周濟道：「小弟也知道他與楚碧桐是結拜兄弟，却想不到他竟然這樣大胆。」

杜樂天冷笑道：「看來我退出江湖，江湖上的朋友也日漸將我遺忘了，否則他總該知道我的手段，怎也不敢闖進來。」

周濟道：「以我所知，楚碧桐曾救壁虎一命，可是這種人見利忘義，竟然會替楚碧桐報仇，拚命闖進來這裏，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杜樂天道：「一個人做到殺手，通常都是以利爲先，這的確是有些奇怪，不過楚碧桐對他既然恩深義重，所謂士爲知己者死，他就是這樣拚命，也不無可能。」

周濟「嗯」一聲，目光又轉向上官無忌。問道：「無忌，你怎麼突然找上了楚碧桐。」

上官無忌道：「我人在江湖，既然收到了武林帖，總不能夠袖手旁觀。」

周濟「哦」一聲接問：「柳伯威發的武林帖？」

「你也收到了？」上官無忌反問。

周濟探懷取出了一張白箋，迎風抖開。「因爲我也有一份，原是飛馬趕去，想不到被你捷足先登。」

上官無忌淡然一笑。

周濟又道：「這幾年你在江湖武林中闖出了很大的名堂，想不到武功精進如此，連楚碧桐也不是你的對手。」

上官無忌目光轉向南宮絕，道：「還是這位好兄弟帮忙，否則我就是十條命也完了。」

周濟目光轉向南宮絕，上官無忌隨即道：「他就是南宮世家的——」

「南宮絕？」周濟目光一亮。

上官無忌大笑。「就是他。」

周濟笑接道：「英雄出少年，果然不錯。」

杜樂天截道：「是了，你既然去楚家莊，怎麼跑到這裏來？」

周濟道：「我路經莊外柳堤，忽然一陣不祥的感覺，所以先回來一看。」

杜樂天道：「本該不時回來看看。」

周濟微喟：「江湖上要管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原來如此，還以爲你將我這個大哥完全忘掉哩。」

周濟苦笑。「大哥對我恩深義重，小弟又怎會負義忘恩？」

他隨即歎一口氣，垂下頭。

杜樂天接問：「方才你却是飛馬闖進來，看來不像只是不祥的感覺影响。」

「還是大哥心細眼利，」周濟點點頭。「小弟策馬走到柳堤便遭遇襲擊，冷不

提防，險些命喪。」

「是什麼人？」

「柳堤下泊着一隻有篷的小舟，小弟策騎從小舟旁經過，一支矛槍便從艙中擲出，另外還有十二支弩箭，矛頭與箭鏃都是藍汪汪的，淬上毒藥，我閃開弩箭矛槍，方待撲去，那隻小舟便如箭離弦，射向江心。」

「由始至終，都沒有看見那個暗算你的人啊？」

「小舟到了江心那個人才站起身，相距太遠，看不清楚，只知他一身灰灰白白的衣裳，一手操竿，催舟遠去。」

杜樂天道：「想必就是壁虎。」

南宮絕道：「這若是，他的輕功顯然比我們想像的要高强。」

杜樂天皺皺眉道：「奇怪他竟然認識小周。」

周濟沉吟道：「壁虎的本來身份無人得知，但認識我却不是沒有可能。」

杜樂天道：「我們懷疑他曾經是莊中的常客，是我們的朋友，對於這裏的情形他實在太熟悉了。」

「大哥以爲是什麼人？」

「想不到。」杜樂天嘟喃着。

周濟目光再落下，歎息道：「孩子是無辜的，壁虎好歹也是一個成名的江湖人，怎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你是忘了他以什麼聞名江湖的了。」杜樂天冷笑。

周濟搖搖頭。「看來，這壁虎是絕不會只殺高兒就作罷。」

杜樂天頷首。「我們方想起你，多一個人帮忙總是好的，言猶在耳你便趕回來了。」

「還是晚了一步。」周濟長歎一聲，忽然脫口道：「大哥莫要忘記一件事。」

「你說——」杜樂天盯着周濟。

「自從大哥歸隱，與江湖上的朋友已沒有往來，大哥朋友原就不多，常來這兒的更就一個也沒有。」

上官無忌插口道：「也不是沒有。」

杜樂天一怔，立時明白，大笑道：「你是說小周，他可是我的好兄弟。」

上官無忌道：「是結拜兄弟，也即是好朋友而已。」

杜樂天又是一怔。「難道你懷疑他就是壁虎，又或者與壁虎有什麼關係？」

杜九娘隨即接上口：「你這個匹夫少在胡說，他怎會殺死高兒？」

話說到一半，她突然閉上嘴巴。上官無忌搖頭道：「我一些也沒有這個意思，我……」

杜九娘截道：「還說沒有？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坦白說出來。」

上官無忌苦笑道：「我只是說並不是沒有朋友常來，娘子你又何必這樣子緊張呢？」

杜九娘一呆道：「那一個緊張了？若不是你殺了楚碧桐，又怎會……」

周濟截口道：「這怪不得無忌的。」

杜九娘冷笑。「不怪他怪誰，你？」

周濟怔住，杜樂天終於忍不住說道：「九娘住口，這樣子目無尊長，就不怕客人笑話。」

杜九娘目光轉向南宮絕。「他敢，我不罵他已是給他面子，若不是他多管閒事，壁虎也不會找到來。」

「你是想無忌死？」杜樂天反問。

杜九娘道：「他死了，楚碧桐跟着死在任何人手上，都與我們無關。」

「荒謬——」杜樂天搖頭。

杜九娘目光一掃，蠻橫道：「你兩個聽着，我的兒女再有什麼損傷，唯你們是問。」

她說的是南宮絕上官無忌，兩人只有苦笑，杜樂天亦只有苦笑。「你們看在我面上，不要與她計較。」

上官無忌道：「這句話對南宮兄說便夠了。」

杜樂天一愕微喟。「現在連我也變得胡塗了。」

周濟看看杜九娘，接道：「目前首先要解決的還是孩子們的安全。」

杜樂天道：「這個我們已有分寸，叫他們跟在我們身旁，別走遠就是。」

周濟沉吟道：「這也是辦法。」

杜樂天道：「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不好也好的了。」

周濟方待再說什麼，杜九娘已盯着他插口道：「雄兒以後就由你照顧。」

「我？」周濟一怔。

「若是他有什麼傷損，有你瞧的。」

杜九娘目光語氣都是狠狠的。

周濟怔住，杜樂天上官無忌亦顯得有些意外，南宮絕只是心念一動，却沒有說什麼。

杜九娘看見他們這樣，亦知道說話不妥，目光一閃，盯着上官無忌，道：「你也是——」

上官無忌苦笑道：「我也不想他們有什麼損傷。」

杜九娘悶哼一聲，並沒有再說什麼，周濟呆了一會，目光再落在棺材內。「高兒的後事……」

杜樂天截道：「我們到底是江湖人，也沒有什麼親戚朋友，簡簡單單，明天找塊地方葬下來便是。」一頓轉問：「無忌，你的意思？」

上官無忌輕歎一聲。「還是看九娘的意思。」

杜九娘冷笑道：「爹說怎樣便怎樣，我雖然是一個女兒家，還受得起。」

「這才是我杜樂天的女兒。」杜樂天乾冷的打了一個「哈哈」。

兩行眼淚就在這時候從杜九娘眼眶中滾下，她霍地轉身，拖着上官鳳往外走。

杜樂天目送長歎。「她雖然脾氣大一些，對孩子還是好的。」

上官無忌無言頷首，杜樂天接道：「可惜就是太溺愛了，除了芳兒，沒有一個練得好我傳授的武功。」

上官無忌仍然不作聲，杜樂天轉向南宮絕。「小兄弟莫要見笑。」

南宮絕當然只有連聲說道：「豈敢豈敢——」

杜樂天隨即伸一個懶腰。「今夜相信壁虎不會再有什麼行動的了，我以爲大家無妨回房間好好休息，養足精神，以應付明天突來的襲擊。」

對於他這個提議當然沒有人反對。

這時候經已夜深。

他們分做四批離開，上官無忌跟着杜樂天，上官雄則跟着周濟，上官無忌則是與南宮絕走在一起。

杜九娘她們仍在堂外，上官鳳看見南宮絕便要跟上去，却被杜九娘拉着，回向西廂院走去。

上官無忌將南宮絕送到客房門外才離開，一個人獨自走在花徑之上。

凄冷的月光下，他看來是那麼孤獨，但他却似乎不大在乎，江湖人漠視生死，難道連親情也一樣淡薄。

× ×

晨星寥落，長夜終於消逝。

這一夜果然沒有再發生事，可是誰也都睡得不好，南宮絕也沒有例外。

天方亮，他便從客房走出來，漫步往院外走去，這時候仍早，杜家莊大多數的人仍在睡夢中，周圍一片靜寂。

一種接近死亡的靜寂。

曉風吹面生寒，南宮絕迎風穿過月洞門，轉迴廊，踏花徑，往大堂那邊走去，他只是信步前行，並無目的。

昨夜上官無忌送他到客房的時候，雖然有燈光，看得並不怎樣清楚，現在他才發覺這個杜家莊到處遍植花木，而且都經過仔細修剪。

清晨的空氣特別清新，花木清香，沁入心脾，南宮絕夜間雖然睡得不大好，走在花木間，亦不由精神大振。

花木深處，有一座八角亭子，朝霧方濃，這座亭子就像是飄浮在烟雲之中。

亭中隱約坐着一個人，南宮絕遠遠看見，不由自主的轉向那邊走去，才走出半丈，霹靂一聲暴响，聲音突然由亭子那邊傳來。

這一聲霹靂動魄驚心，南宮絕冷不提防，爲之一震，怔住在那裏。

天上一絲雲也沒有，這一聲霹靂來得實在奇怪。

南宮絕目光一轉，眼瞳中露出詫異之色，也就在這時候，一陣驚心動魄的琴聲錚錚琮琮入耳。

那的確是琴聲，南宮絕聽得很清楚。

每一下琴聲都像是悶雷一樣擊下來，南宮絕那顆心應聲「怦怦」地同時震動。

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南宮絕也從來沒有聽過這麼激烈的琴聲，這麼急速的曲調。

奇怪的却是琴聲雖然激烈，細聽之下，竟然非常的動聽。

南宮絕粗通音律，平生也遇上好幾個有名的琴師，却沒有一個能夠將琴彈得這樣激烈，他所懂的曲調中亦沒有一闋的音節變化有這麼急速。

動念未已，琴聲又起變化，變得更急速，一陣陣風聲呼嘯，同時傳來。

那該是急風疾吹，可是周圍的花木却沒有任何變化，南宮絕一身衣衫亦是那麼平靜，一切與方才完全一樣，並沒有什麼不同。

南宮絕却有急風疾吹的感覺，寒意亦更甚。

那只是一種感覺而已。

× ×

只有聲，沒有風，風聲呼嘯中，霹靂雷鳴，天地也彷彿爲之變色。

琴聲更急激，有如萬馬奔騰，亦有如長河倒掛，如此雄壯激昂的曲調實在罕有，南宮絕聽着血脈奔騰，好幾次忍不住要縱聲長嘯。

他總算忍下來，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穩定精神，再次舉步往亭子那邊走去，腳步放得極輕，只恐驚動了彈琴的那個人，也恐怕擾亂了琴聲。

再前行，朝露雖然凄迷，他已能看清楚亭中那個人，額髮俱白，一身白衣，一塵不染，超然脫俗，正是杜家莊的主人杜樂天。

霹靂即時又一聲暴响，琴聲也就在霹靂聲中停下，沒有餘音。

南宮絕這一次聽得很清楚，那霹靂一聲的確是由亭中傳出來。

一個蒼老的語聲同時响起。「南宮老弟，是你啊。」

「老前輩——」南宮絕應聲走前。

亭中沒有任何陳設，只有一個蒲團，一張紫檀矮几子，上放一張七弦古琴。

杜樂天就坐在那個蒲團上，雙手按着琴弦，眼中雖然有紅絲，但精神仍矍鑠，待南宮絕走進亭子，才道：「你坐——」

南宮絕一撩衣衫，盤膝在杜樂天對面地上坐下來，杜樂天看着他，笑問：「昨夜睡得不好？」

「老前輩好像也是。」

「那是因爲氣在心頭，杜家莊雖然比不上大內禁苑，也不是一個隨便能夠在莊中殺人鬧事的地方，現在竟然發生這種事情，也難怪我生氣的，是不是？」杜樂天微喟。「我已經太多年沒有這樣子氣過了。不睡一夜，也沒有影响的，壁虎現在若是敢到我面前來，未必殺得了我。」

「當然。」南宮絕這也並非奉承的說話，杜樂天的武功有多高，在昨天凌空一擊，已經看出來。好像他那種高手莫說是一夜，就是三天三夜不睡，也能夠發出雷霆萬鈞的致命一擊。

能夠接得住那一擊的人只怕不多。

杜樂天笑道：「再說莊中還有你這個高手，諒那隻壁虎也不敢明目張胆向我出手。」

南宮絕道：「晚輩的武功又豈能與老前輩相比？」

杜樂天搖頭。「你不必對我這樣謙虛，壁虎若是你，方才你若是凌空一劍刺來，我未必閃避得了。」

「那是老前輩在聚精會神彈琴。」

「錯了。」杜樂天又搖頭。「那曲調我越彈心靈就越澄清，可是仍然在你接近我兩丈之後我才發覺你的存在。」今日江湖年青一輩的高手比得上你的，只怕沒有幾個了。」

南宮絕方待答話，杜樂天已轉問：「聽說你文武雙全，亦精通音律。」

「只是皮毛——」

杜樂天笑笑問：「方才我彈的那曲子你可有印象？」

「沒有——」南宮絕說的是實話。

杜樂天右手往琴絃一拂，錚琮一聲，又問：「覺得如何？」

「晚輩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曲子，想不到天下間竟然有這麼急激雄壯，令人動魄驚心的曲調。」

杜樂天微笑。

（未完・六）

劍影迷蹤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金步嬌遇上了尹劍青，喜出望外，交談中尹劍青說出曾經送艾青青回古墓中，這一說金步嬌就猜出艾青青可能是龍城派的人了，再推斷下去，估計艾青青已回到古墓中，金步嬌要尹劍青和她一起去找艾青青，尹劍青無法可想，只得答應……突見前面出現了何柔柔和翠翠，接着又出現了武功門的掌門人況公權，三人均是爲追尋尹劍青而來的，況公權更以爲尹劍青被青衣幫所刼持去，雙方一言不合，出手相鬥，最後何柔柔中了況公權一招「百步神拳」昏迷在地，祁七婆婆適時趕來，非要況公權留下一指不可……

杖勢雖凌厲　難敵迷蹤法

光憑這份功力，豈非已練成了「天耳通」一類上乘內功？

金步嬌問道：「大哥，我們要不要出去呢？」

尹劍青道：「她已經知道了，自然非去不可了。」

祁七婆婆呷呷笑道：「小娃兒，你說得不錯，老太婆叫你們出來，你們自然非出來不可。」

尹劍青，金步嬌在她說話聲中，已雙雙站起，舉步從大樹後走出。

祁七婆婆眨着一雙水泡眼，望着兩人，問道：「你們叫什麼名字，是何人的門下？」

尹劍青抱了抱拳，說道：「在下尹劍青……」

張翠翠聞聲抬起頭來，驚喜的道：「尹公子，你果然在這裏！」

祁七婆婆轉臉問道：「認識他？」

張翠翠說道：「副帮主就是找他來的咯！」

況公權聽說這中年漢子就是尹劍青，同樣目光一注，問道：「你就是冰壺草堂的傳人尹劍青麼？」

尹劍青也抱了下拳，回答道：「正是在下。」

「那好極了！」況公權道：「尹劍青，老夫正要找你……」

祁七婆婆一擺手道：「姓尹的年輕人，老太婆不管他們誰找你，你們先站到邊上去。」

一面抬目朝況公權道：「你沒聽翠翠說，副帮主就是找這姓尹年輕人來的，副帮主要找的人，你就不用找了，來來，咱們先辦咱們的事，老太婆要你自斷一指，你斷不斷？」

面對着不講人情、不通世故的祁七婆婆，況公權心知今日之事，決難善了，與其非動手不可，自然先下手爲强，何況他練的「百步神拳」，拳發無聲無息，絲毫不帶風聲，出手襲擊，最爲有利。

一念及此，那還猶疑？他雙手原已暗

暗運集了功力，此時隱藏袖中的左手緩緩提起，這一提，一股强勁而不帶風聲的無形拳力，已向祁七婆婆擊撞過來。

這一擊，蓄勢而發，威力之强，非同小可！

況公權對祁七婆婆這樣的高手，自然不會輕估對方，左手一記無形拳力堪堪擊出，他爲了掩護這一下偷擊，只見口中暴喝一聲，右手握拳，朝前揚起，一拳迎面擊出。

他這一拳是明拳，拳勢出手，同樣有一股强盛的拳力，何況她明知況公權擅長「百步神拳」，拳發無聲，自然早就注意着他。

況公權左手緩緩提起，這一舉動，豈能瞞得過她；右手化掌，當胸直豎，正好迎着況公權一記偷襲的暗勁，左手五指箕張，疾怒如電，猛向況公權擊來的右手抓去。

況公權身爲武功門一派掌門，自然也不是等閒人物，一眼看到祁七婆婆左手當胸直豎，這是內家重手法「大力金剛掌」一類功夫，千斤掌內力蘊蓄掌心之中，要待和敵人接實之後，才內勁外吐，專門傷人內腑。

她成名數十年，乃是當今武林幾名難惹怪物，偷擊不成，自然不願和她硬拚，急忙左手一招，收回擊出去的一記「百步神拳」，再一吸眞氣，身形往後急躍了開去！

祁七婆婆看他後躍。口中不由呷呷笑着道：「怎麼，你把『百步神拳』收回去了？」

抓出的右手原式不變，右脚往前跨出一大步，她這一步至少跨出去有八尺來遠距離，左手自然也原式不變去抓況公權的右手。

況公權又是一聲大喝，左手擊出一拳，人却又向右閃開了五尺。

祁七婆婆怪笑一聲，人已撲到況公權眼前，左手一記「直劈天門」迎面劈到，右手由外向裏一圈，五指張開，抓向況公權左肩，依然是一記擒拿手法，一攻之中，用了兩種不同的力道。

況公權那敢大意，右手化掌，疾施一招「仙猿望月」，架住了祁七婆婆的掌勢，人却不由自主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接着又「啪」的一聲，祁七婆婆五指箕張，一下抓住了況公權的拳頭，左手運勁若鋼，掌立如刀，隨着身形右轉，一下朝況公權左臂劈落。

這一下若讓她劈着，況公權的一條左臂就報銷了！

況公權心頭一急，口中大喝一聲，右拳突出，一記「黑虎偷心」，拳風颯然，直搗祁七婆婆胸前。

祁七婆婆若是招式不變，況公權左臂雖廢，但是他這當胸的一掌，祁七婆婆內功縱然精深，也是承受不住，非受重傷不可！

祁七婆婆怒極，劈向他左肩的左手，疾然斜落，劈向他右手拳，同時右手五指一鬆，右脚飛起，橫掃而出。

況公權右掌擊出的同時，左拳也猛力一鬆，正好祁七婆婆五指鬆開，他不防祁七婆婆會突然鬆手，因此用力過猛，脚下不由得往後退出，正好祁七婆婆一腿掃到，再待躍開，已是不及，但聽「蓬」的一聲，一個人已被踢得往右直摔出去一丈開外。

況公權就地一滾，又滾開了八尺光景，才左手按地，一躍而起，滿臉厲色，怒聲道：「祁七婆婆，況某拜領妳一脚之賜，咱們後會有期……」

騰身往林外飛掠而去。

祁七婆婆喝道：「況公權，你給我站住！」

況公權自知不是祁七婆婆的對手，趁機掠出去的人，豈肯回頭，身形連閃兩閃，早已奔出松林。

祁七婆婆重重哼了一聲，喝道：「況公權，你再碰到老太婆手裏，我非廢了你一條手臂不可。」

喝聲一落，就回過頭來，一雙水泡眼烱烱有光，逼視着尹劍青，朝張翠翠問道：「翠丫頭，妳說副帮主是找他來的，那是爲什麼？」

張翠翠說道：「因爲副帮主把他從金財神的莊上救他出來，他却自顧自的走了，副帮主自然很傷心，又怕他江湖經驗不足，受人欺侮，所以才一路追着來找他的了。」

她不敢在祁七婆婆面前，說出何柔柔對他已經動了情，但這幾句話裏面，却已暗暗透露了出來。

祁七婆婆是什麼人，張翠翠的口氣，她那會聽不出來？心中暗自奇怪：「何柔柔平日眼高於頂，這中年人雖然生得相還算端正，也並不怎麼英俊，柔柔這丫頭怎麼會看上他的呢？」

一面哼了一聲道：「副帮主這麼關心他？」

張翠翠道：「副帮主因怕人認出，一路上和他假扮一對中年夫妻……」

她當然聽得出祁七婆婆這話嫌尹劍青年紀太大之意，故而很巧妙的說出假扮中年夫妻，暗示祁七婆婆，尹劍青並不是中年人。而且又加上「一路上」三個字，一路上假扮夫妻，然後何柔柔要跟踪找他，合起來說，就是弄假成眞，對他動了眞情也。

話雖說得很暗，但是祁七婆婆是個老江湖了，自然一聽就懂，她點着頭，目注尹劍青，問道：「他臉上可是戴上了面具麼？」

張翠翠口中唔了一聲，笑道：「這是咱們帮裏特製的面具，婆婆怎麼沒瞧出來嗎？」

「老太婆瞧是瞧出來了，只是不敢確定。」祁七婆婆笑了笑，才道：「好，你把面具取下來給老太婆瞧瞧。」

× × ×

面具既是青衣帮的，尹劍青不好不答應，只得伸手從臉上徐徐摘了下來。

揭開面具，露出來的自然是他廬山眞面目了。

祁七婆婆瞇着一雙水泡眼，朝尹劍青上上下下一陣打量，然後又轉到金步嬌的身上，也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陣，才問道：「她是你什麼人？」

金步嬌不待尹劍青回答，搶着道：「他是我大哥呀！」

「才不是呢！」張翠翠披披嘴道：「婆婆，她是金財神的女兒金步嬌。」

「金財神的女兒！」祁七婆婆用手向空指點着，口中喃喃地說道：「金財神把他擄到金家莊去，柔柔把他從金家莊救出，他又自顧自的跑了，金財神的女兒又和他在一起，柔柔又一路追了下來……唔，唔……」

她忽然若有所悟，臉上兩個腮帮子不由得鼓了起來，惡狠狠瞪了尹劍青一眼，哼道：「小伙子，你這是什麼意思？」

尹劍青被他問得莫名其妙，望了望祁七婆婆，說道：「老婆婆，妳這話在下聽不懂。」

「聽不懂？」祁七婆婆怒聲道：「你還在老太婆面前裝羊？」

尹劍青道：「婆婆總有所指吧？」

「我自然有所指而言。」祁七婆婆冷笑道：「你還說不懂？哼，你自己心裏明白。」

尹劍青道：「在下眞的不明白，還望婆婆指教。」

祁七婆婆道：「不是你，柔柔會白挨了一記『百步神拳』？你說，你究竟是何居心？」

尹劍青當眞被她說得一頭霧水，望望祁七婆婆，說道：「在下……」

他眞的說不出什麼話來。

祁七婆婆哼道：「你沒話可說了吧？年輕人做事要乾乾脆脆，你生了一張討人喜歡的臉，就一會和這個好，一會和那個好，這算什麼意思？」

尹劍青被她說得臉上一紅，說道：「婆婆，這話從何說起……」

「你還不承認？」祁七婆婆截着他話頭，重哼了一聲，說道：「你不和柔柔好，她會捨身相救，把你從金財神手裏救出來？她以副帮主之尊，會和一個陌生男子一路上假扮夫妻？你居然無情無義到自顧自走了，還在半路上約了金財神的女兒私奔，不是爲了你，柔柔會一路追踪找你，受盡委屈，你……你……小子眞是毫無良心……」

她越說越氣，一手抓過朱漆鳩杖，重重地朝地上一頓，喝道：「老太婆最討厭就是這種無情無義的人，眞該把你一杖劈了！」

尹劍青給她數落得啼笑皆非，還沒開口。

張翠翠一旁忙搶着道：「婆婆，不是的……」

祁七婆婆嘟嘟嘴，哼道：「怎麼不是？事情明明擺在眼前，年輕人這些花花巧巧的事兒，老太婆還會不懂？」

張翠翠道：「婆婆，這位尹公子是追一位艾姑娘來的。」

祁七婆婆哼道：「他還有一個艾姑娘，我說對不？年輕小伙子，當眞沒有一個靠得住！」

張翠翠跌足笑道：「婆婆，妳完全誤會了。」

祁七婆婆張目道：「老太婆那裏誤會了？」

張翠翠說道：「副帮主把尹公子從金家莊中救出來，半途上給獨臂帮的人攔住了……」

祁七婆婆嘿然道：「獨臂帮算得什麼東西？」

張翠翠道：「後來又趕來了紫煞星司馬綸一帮人……」

祁七婆婆道：「司馬綸是誰？」

張翠翠道：「司馬綸就是紫煞星咯，據說十二煞神全聽他的。」

祁七婆婆道：「老太婆從來未聽人說過。」

張翠翠道：「後來司馬綸他們把艾姑娘放出來……」

祁七婆婆道：「妳這小丫頭，一會說東，一會說西，老太婆越聽越迷糊了，這些烏七八糟的事，我也弄不清，我只問妳一句話，咱們柔柔是不是追他來的？」

張翠翠點點頭：「是啊，副……」

祁七婆婆道：「這不就結了麼？小伙子，你就跟老太婆到青衣帮去，讓帮主去瞧瞧。」

金步嬌道：「我大哥爲什麼要跟妳到青衣帮去？」

祁七婆婆道：「沒妳的事，不用妳多說。」

金步嬌氣道：「怎麼沒有我的事？」

祁七婆婆沒看她一眼，只是瞪着水泡眼，朝尹劍青道：「你去不去？」

尹劍青道：「老婆婆，凡事都有一個理由，妳要在下到青衣帮去做什麼呢？」

祁七婆婆沉着臉道：「老太婆從不和人說理由的。」

金步嬌接口道：「我大哥也從不跟人走的。」

張翠翠披嘴道：「不要臉，誰是妳的大哥，叫得倒親熱的。」

「小丫頭，妳給我閉嘴！」金步嬌想起方才尹大哥和自己……她罵自己不要臉，這句話不禁觸忤了蘭心，粉臉驟然紅了起來，叱道：「妳再說一句，我就撕了妳這張臭嘴！」

「妳才臭嘴！」張翠翠可不饒人，虎的站身起來，一手叉腰，冷哼道：「妳來嘛！」

尹大哥剛吻了自己，她罵自己「臭嘴」！金步嬌越聽越氣，纖腰一扭，忽的竄了過去，哼道：「臭丫頭，看我饒了妳才怪！」

揚手就是一掌，拍了過去。

祁七婆婆朱漆鳩杖一攔，把金步嬌隔開了，一面回頭道：「翠丫頭，妳給我照顧柔柔，不許多事。」

張翠翠有祁七婆婆給她撐腰，哼了一聲，道：「別人怕妳是金財神的女兒，我可沒把妳看在眼裏，哼，狐狸精，妳算什麼東西？」

金步嬌給祁七婆婆鳩杖攔住，她知道自己決不是這個老太婆的對手，心裏雖然很氣惱，只不敢硬衝上去，頓頓足道：「臭丫頭，妳過來，姑娘我非教訓教訓妳不可。」

張翠翠披着嘴，冷笑道：「憑妳配麼？妳只會迷迷男人。」

金步嬌尖聲罵道：「妳才是狐狸精，妳才專門迷男人的……」

「好了！」祁七婆婆不耐的喝道：「你們煩不煩？」

她回過頭來，朝尹劍青道：「小伙子

，你沒看到柔柔爲了你，才被姓況的擊傷，你不該隨我老太婆去麼？」

金步嬌道：「擊傷柔柔的是況公權，又不是尹大哥，妳追不上人家，讓況公權跑了，竟然怪到尹大哥頭上來了。」

「況公權跑不了的。」祁七婆婆重重哼了一聲，續道：「這筆賬，老太婆自會找姓況的要回來的，但小伙子，你却非跟老婆子去不可。」

金步嬌道：「尹大哥，這老太婆無理可喻，咱們走吧！」

祁七婆婆白髮飄動，怒聲道：「小丫頭，妳敢和老太婆使拗，不是妳，這小伙子會對柔柔變心？」

「柔柔，柔柔！」金步嬌不屑的道：「柔柔不過是我們金家莊的一個丫頭，她假冒我的名字，我沒找她算帳，已經很客氣了。」

「妳放屁！」祁七婆婆這回眞的動了怒，沉喝道：「好個丫頭，妳敢在老太婆面前放肆，看我不劈了妳？」

揮手一杖，朝金步嬌當頭劈了過來。

這一杖風聲砰然，有如泰山壓頂，聲勢甚猛！

金步嬌不敢硬接，急忙閃身往旁邊躍開，哼道：「難道我說錯了？難道柔柔是我金家莊的丫鬟，還有假的不成？她前晚才逃出金家莊來的，不信……」

祁七婆婆方才那一杖，原是唬唬她的，聞言不覺怒聲道：「小丫頭，妳眞想找死！」

劈空的鳩杖，杖頭一昂，漾起一圈杖影，朝金步嬌當胸直送過來。

這一杖因她漾起的杖影，足有笆斗大一圈，任妳金步嬌往左、往右閃出，或是往後躍退，都逃不出她杖勢範圍之外！

她隨手一圈，竟然把一個人的退路完全封死，就可看出這位老婆婆在鳩杖上的功力，有何等深厚。

尹劍青看出祁七婆婆這簡簡單單的一杖之中，却隱藏了幾個變化，憑金步嬌的武功，決難逃得過這一杖，縱然祁七婆婆並無殺人之心，這一杖如被擊中，也得身負重傷！

到了此時，尹劍青不得不出手了，身形一晃，左手一探，五指如鋼，一下抓住了祁七婆婆的杖頭，說道：「老婆婆不可出手傷人。」

祁七婆婆做夢也沒想到自己鳩杖，竟會被尹劍青如此輕易就伸手握住了，不覺愕得一愕，沉聲喝道：「小伙子，你身手不賴啊！」

尹劍青練的「迷踪玄功」，身法極快，迷踪者迷失踪影之謂也，她一時驟不及防，自然沒看清楚。

尹劍青抓住她杖頭，只是一瞬間的事，自然很快就放開了，祁七婆婆在他鬆手之際，手腕輕振，杖頭倏地翻起，輕靈無比，朝尹劍青肋下「捉命穴」點來。

這一記，聲出杖到，快得幾乎只似電光一閃，杖頭便已觸到尹劍青的衣衫！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尹劍青吸氣後退了一步，朗聲道：「老婆婆有話好說，何用動怒？」

他這吸氣後退，祁七婆婆的杖勢自然落了空。

祁七婆婆盛名久著，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難惹人物，這回第一杖被尹劍青抓住，第二杖又落了空，這是她出道江湖數十年從未有過之事，如何肯停？口中沉哼一聲道：「好小子，你先接一杖再說！」

喝聲中，白髮飛揚，朱漆鳩杖刷的又是一杖掃了過來。

尹劍青學成「秘宗玄功」和「迷踪劍法十八式」，其中自然包括了身法，只見他身形輕輕一晃，又巧妙的避開去。

祁七婆婆這回杖勢掃出，睜大了眼睛，望着尹劍青，心中還暗暗冷笑：「我倒要看看這小子，這一杖如何閃得開去？」

她心念還未轉完，尹劍青已輕靈的閃開去，這下直看得祁七婆婆心頭暗暗一楞，忖道：「這小子使的是什麼身法？」

要知祁七婆婆年紀雖已七老八十，火氣可絲毫不減，一連三杖全被尹劍青讓開（第一杖是被尹劍青接住的），氣就大了，口中嘿了一聲，一言不發，右手連振，一支朱漆鳩杖，發如飛龍，刷刷刷又是三杖，接連揮出。

這三杖和方才單獨使出的一杖，聲勢便有不同，但見杖勢起處，漾起一道朱虹，像長江上的木排一樣，乘風破浪，一排接一排的湧來，勢道之强，勁風四捲，好不凌厲？

說她杖勢像木排，這倒一點不假，不信你拿一根棍子，向天飛舞，如果舞得快的時候，遠看過去，就會漾起一排影子，但你是沒有功力的人，如果再貫注上內功，那麼雖是影子，也一樣可以傷人。

不過話要說回來，漾起的影子，雖有一排（她連發三杖，也就成爲三排），但實際上，却只有一支鳩杖（三招，不過是三杖而已）。

尹劍青練成了「秘宗玄功」，目力自然勝過練武之人甚多，三排杖影，旁人縱或看得眼花繚亂，他却看得清清楚楚，於是展開身法，身形隨着連晃三晃，先前往左閃出（避開了第一杖），再側身避招（避開第二杖），再一個輕旋，不退反進（第三杖剛好落到他身後）。

這身形晃動之間，像逆水游魚，隨着對方杖勢，青影飄忽，在祁七婆婆杖影中閃來閃去，終於閃出了杖影之外。

祁七婆婆這三杖出手，更加注意他的身法，但她看到的，只是自己每一記杖勢，都是貼着尹劍青身子劃過，就有這麼巧妙，只一分之差，擦身揮落，沒碰上對方衣衫！

這如果僅是一招，也許這小子在無意避開的；但一連三招，招招都是如此，不禁看得祁七婆婆心頭大奇，暗道：「石東華縱然是九宮門名宿，但九宮門從無這等神妙的身法，就算是石東華親自上場，除了和自己硬拚，要這樣奇妙的閃避開去，只怕也未必辦得到，這小子是從那裏學來的呢？」

心念閃動，手中朱漆鳩杖不覺一停，哼道：「小伙子你怎麼不敢接我老太婆一杖嗎？」

這話自然是用激將法了，在她想來，尹劍青不過學得一套神奇的身法而已，若是要和她動手，就未必接得住她沉重而凌厲的鳩杖。

再說，憑她祁七婆婆的名頭，如今一連出了六招，（第一招不是對尹劍青發的）都被尹劍青避了開去，那是仗着身法取巧之事，如果眞正動手，不出幾招，準可把尹劍青擊敗，擊敗尹劍青這顏面自然也挽回來了。

她這句激將法，若使在老江湖身上也許不管用，因爲尹劍青已經接住過她一杖，避開了五杖，自然用不着再動手了，但尹劍青是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何況又當着金步嬌（方才他還吻了她），和張翠翠兩位姑娘。

天底下，只要是男人，又是年輕的男人，當着漂亮的姑娘面前，是決不肯失面子的！

尹劍青自然也不會例外，口中大笑一聲道：「在下已接連讓婆婆五杖了，老婆婆如果認爲非要在下接妳幾杖不可，在下當得奉陪。」

「很好！」祁七婆婆一陣嘿嘿乾笑，道：「你只管閃來閃去，不肯接招，那算得了甚麼？小伙子，你只要接得住我老太婆五杖，老太婆拍屁股就走，決不勉强你跟我老太婆走了。」

她這話，也只有對毫無經驗的尹劍青說的，試想尹劍青眞能接得下她五招，那就是功力悉敵，武功不在祁七婆婆之下了，武功旣不在她之下，她又如何强迫尹劍青跟她走呢？

尹劍青當然沒想這一點，爽朗的道：「好，咱們就這麼辦。」

這就是說，沒江湖經驗，到處都會吃虧，你吃了虧，自己還一無所覺！

祁七婆婆說道：「小伙子，你使甚麼兵刃，快取出來。」

尹劍青雙手一拍，說道：「在下沒有兵刃。」

祁七婆婆怒聲道：「好小子，你當眞狂妄得緊，想空手接老太婆五杖嗎？」

尹劍青道：「在下身邊沒帶兵刃。」

「你使不使劍？」祁七婆婆回頭道：「翠丫頭，把妳的劍借給他。」

張翠翠因祁七婆婆說了，正待解劍。

金步嬌搶着道：「尹大哥，你使我的刀吧！」

搶身而出，把手中銀鸞刀遞了過去。

張翠翠氣得冷哼一聲。

尹劍青接過銀鸞刀，覺得雖是輕了一些，但總比空手好，這就抱刀一禮，說道：「老婆婆那就請賜敎了。」

祁七婆婆一向自視甚高，但因方才一連幾杖，都沒沾上尹劍青一點衣角，才要他動手，如今看他手中拿的只是一柄女孩子的銀鸞刀，在重量上，和她朱漆鳩杖，甚是懸殊，心頭不禁暗生愧意，喝道：「小伙子，你小心了！」

隨手一送，朱漆鳩杖直點向尹劍青眉心。

尹劍青手中拿的雖是銀鸞刀，但他練的却是劍法，左手一振，銀刀直豎，朝杖頭上點去。

他第一招就使出師門「九宮劍法」，師父仗以成名的「一柱擎天」。

祁七婆婆看得暗暗冷笑，心想：「石東華以一招『一柱擎天』，博得擎天劍的美譽，那是他練劍數十年，功夫精深，這一招若是石東華親自使出，還可以架得開老太婆的攻勢，你小子要學你師父，那還差得遠呢！」

心念轉動，不由得暗暗加上了三成力道。（她本來因心生愧疚，這一杖不過使了四成力道，再加上三成，豈非已有七成力道了。）

事實上，確也如此，一支鐵杖少說也有六七十斤，如果再貫注上功力，那就有三四百斤重了，刀劍本來已是輕兵刃，如果再用刀尖去點，能發揮力量之處就只有米粒那麼一點，如何架得住沉重的杖勢。

這時是朱漆鳩柑往前一送，銀鸞刀接着往上點出，若論時間，不過是一瞬之間的事，但聽「噹」的一聲，刀、杖交擊，祁七婆婆但覺一股柔和的勁力，居然把自己杖勢，頂個正着，再也送不過去。

這不當眞把祁七婆婆驚凜得不知所云，心中暗道：「這小子那來這麼深厚的內力！」

口中「嘿」了一聲，杖勢忽然由上而下，劃了半個圓圈，變直送爲側擊，攔腰向尹劍青左側擊到。

金步嬌先前眼看祁七婆婆敗武功門掌入況公權，還怕尹大哥接不下對方五杖。

如今尹大哥舉刀一點，就架住了祁七婆婆沉重的鳩杖，心頭一塊大石總算放了下來，口中嬌聲道：「這是第二杖了。」

祁七婆婆聽得怒聲喝道：「老太婆說過五杖，就是五杖，難道還會多使一杖不成？」

尹劍青練成「迷踪劍法」，手法何等輕靈？銀鸞刀隨着對方杖輕輕一轉，就平平的搭上了朱漆鳩杖杖頭。

這一回連「噹」的一聲都沒响，祁七婆婆突覺杖頭一歪，掠過尹劍青身前，向右劃出。

她明明是擊向尹劍青左腰，尹劍青脚下連半步也沒退，杖勢如何會落空的呢？（向左擊來的鳩杖，突然向右劃出，豈非落了空。）

不用說是被尹劍青內勁引開的了。

祁七婆婆自然知道這回遇上了高手，她只是想不通擎天劍石東華的徒弟，怎麼會有如此高絕武功。

偏生一開始就過於托大，只說要對方接自己五杖，如今看來要在五杖之內勝過這小伙子，實非易事！

要知祁七婆婆一向自視甚高，這回連番吃了暗虧，不由得勾起了她好勝之心，口中桀桀怪笑道：「好，小伙子，你已經接下老太婆兩杖了，五杖只剩下三杖了，現在你可要小心，老太婆要三杖一起出手了！」

話聲出口，手腕一抖，一柄朱漆鳩杖突向空中揮起。

但聽「呼」「呼」「呼」三杖同時出手。

這三杖正是祁七婆婆窮數十年精力苦思所創出來的「奪命三招」！

祁七婆婆縱橫江湖數十年，這壓箱底的本領，今天還是第一次施展出來！

三杖堪堪揮出，情形也立即不同，只見三道杖影，倏忽之間，由三化而爲六，六化十二，十二化二十四，二十四支朱漆鳩杖居然沒有一支虛影，一下把尹劍青圈

在中間，杖影滾滾反覆變化，層出不窮，四週所生的壓力，也越來越沉重！

尹劍青以刀代劍，揮起銀鸞刀，朝外封出，這一揮，但聽一陣急如驟雨，响若連珠的「噹」「噹」「噹」刀杖交擊之聲，竟然連續响了二十四聲之多！

差幸他練成「秘宗玄功」，否則武林中憑誰也接不下來。

照說，你已經接過二十四杖，應該接住了吧？但眼前二十四杖影，依然往中間滾滾而來，好像方才的二十四杖，都白接了一般！

這無他，你沒有破去她三招杖法，杖勢生生不息，是不會被你震開的。

不，震是震開了，但杖影共有二十四支，最先被震開的在你那沒震到一半之際，又逼了上來，二十四支鳩杖，只朝中央滾來。

祁七婆婆也暗自驚異，經過二十四震，這每一杖幾乎都有數百斤的力道，這小子難道手臂都沒被震得發痲？

金步嬌聽祁七婆婆說出要三杖齊使，如今聽刀杖交擊，尹大哥至少已經接了她一、二十招，心頭不禁有氣，大聲道：「妳說過的話，算不算數？尹大哥已經接了妳多少招了？」

「妳懂什麼？」祁七婆婆哼道：「他三杖還未接下來呢！」

金步嬌不信的披披嘴，大聲叫道：「尹大哥，你接了她幾杖了？」

尹劍青接口道：「老太婆說得沒錯，她確實只有三招。」

金步嬌哼道：「說好了是接她五杖的，又不是說的五招，尹大哥你不用和她拚啦！」

祁七婆婆怒聲道：「小丫頭，强詞奪理。」

她口中說着，手腕可絲毫不停，運杖如飛，依然只是那三杖的變化。

尹劍青大笑一聲道：「婆婆以爲在下不能破嗎？」

祁七婆婆哼道：「那你就破破看？」

尹劍青道：「在下恭敬不如從命！」

突然之間，但見一道奇亮的銀虹，矯若神龍，盤空而起，橫掃而出！

同時响起了「噹」的一聲驚天動地的金鐵狂鳴，銀光照得炫人雙目，在銀光乍亮之際，就可以清晰看到兩道人影驟然分開，銀光乍亮！二十四道朱漆杖影登時幻滅！

兩道人影乍分，祁七婆婆白髮飛揚，衣袂狂飛，連人帶杖被震得登登登連退七步之多。

等她停下身來，一張老臉幾乎煞白，一雙水泡眼瞪得比銅鈴還大，張口結舌，再也說不出話來。

她幾乎不相信這是事實，不，她幾乎沒有看清楚自己窮數十年心力獨創的「奪命三招」究竟是如何被人家破去的？

這因爲尹劍青使的「迷踪劍法」，別人自然看不清了！他本來還不想施展「迷踪劍法」，因爲祁七婆婆這三招杖勢，實在太精巧了，不使「迷踪劍法」就無法脫困，要想脫困，就非把她杖招破去不可。

尹劍青刀勢一收，拱拱手道：「婆婆恕在下開罪了。」

祁七婆婆神情頹然的道：「你不但接了老太婆五杖，也破去了我數十年心力研創的三招，老太婆輸得不寃枉，小伙子，你很不錯！」

手中朱漆鳩杖一頓，回頭道：「翠丫頭，咱們走。」

張翠翠也沒想到尹劍青的武功會有這般高强，連祁七婆婆都敗在他手下，聞言看了尹劍青一眼，雙手抱起依然昏迷不醒的何柔柔，跟着祁七婆婆身後而去。

金步嬌喜出望外，一下跳了過去，拉着尹劍青的手嬌笑道：「尹大哥，你本領眞大！」

尹劍青把刀還給她，說道：「你把刀收好了。」

金步嬌接過刀，插入鞘中，一面問道：「尹大哥，方才她眞的只是使出了三招嗎？」

尹劍青說道：「是的，她這三招變化多端，所以外人看來，就像她使了很多招了。」

「誰是外人了？」金步嬌挽着他手臂，仰起臉來，嬌嗔的道：「大哥心裏原來一直把我當作外人！」

尹劍青含笑道：「我只是說，她是戰場以外的人，妳怎麼多心了？」

金步嬌道：「我偏說內人……」

她是故意和他說成相反，殊不知這「內人」二字一說出口來，驀地雙頰飛紅，嚶嚀一聲，羞澀的說道：「你壞，我不來啦！」

尹劍青還沒聽得出來，奇道：「我什麼地方壞了？」

金步嬌嬌羞的道：「我不知道。」

尹劍青想了一想，忽然臉上浮起了笑容。

金步嬌看他笑了，扭了下身子，不依的說道：「你還故意問我呢，你……在笑我……」

她忽然好似想起了什麼，又道：「我看你方才看到副帮主夫人傷得那麼重，你一直看着她，心裏好像捨不得似的，恨不得過去看看她，是不？」

尹劍青想到何柔柔傷勢沉重，一直昏迷不省人事，不覺皺皺眉，說道：「她中了一記『百步神拳』，很可能傷及內腑，唉！有青青在就好了，她懂得內腑創傷的療法……」

艾青青的娘留下的那本練功書上，有治療內腑創傷之法，他是練習「縮骨功」時看到過的，但他並沒有記下來。

金步嬌看他又關心何柔柔，又惦記艾青青，不覺輕哼一聲道：「瞧你，又關心這個，又惦記着那個，心裏那有我這個妹子……」

她眼圈忽然一紅，本來挽着他手臂的手忽然放開了，噘起小嘴賭氣背過身去。

尹劍青輕輕扳着她肩膀，柔聲道：「好妹子，妳怎麼無端端的生起氣來？」

金步嬌流淚道：「人家一顆心對着你，你心裏那有一絲對着我的？」

尹劍青道：「何柔柔傷得那麼重，我無能爲力，才想到青青妹子如果在這裏，就可以替她療傷，妳對我好，我如何不知道，如果妳不在這裏，我自然也會想念妳的了。」

（未完・十）



九龍刀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少飛和張亞男爲了躲避王立等人以及芙蓉谷主的追踪，正在拚命逃竄，張亞男憑着她的機智逃過幾次阻擊，而在遇上東丐時，更是巧妙地以酒換技，要東丐傳授他的「迷踪拳法」……這日兩人來到巢湖，只見姥山已毀，湖中流漂不少死屍，寨內非但沒有一個活人，連半隻活鷄活狗也不見，而卜常醒、包不輸、彭盈妹更沒半點消息，方少飛心中悲痛，張亞男一旁相勸……經過一番商量，方少飛、張亞男決定到北京去，半途，被一莊稼漢釘梢，兩人把他制服了，原來是個偵緝手，突見芙蓉谷主不遠處現身，張亞男急忙躲起來，由方少飛應付……

流沙谷遇救　習得玄天功

方少飛說：「知道也不告訴妳！」

「那你就死吧！」

西仙白芙蓉好厲害的功夫，「粉蝶掌」在她手中施展出來自又不同，只見到滿天的掌影，壓根兒看不清來自何方，襲向何處，只感覺氣息窒息，全身承受無比重壓，好像撞上了一堵鐵牆，而事實是這堵鐵牆正在向他撞來。

方少飛能有多大的能耐，怎禁得起西仙的雷霆一擊，整個身子立被彈震出四五丈遠，慘叫聲中，口血狂噴，彷若斷了綫的風箏般飄飄落下。

也不知過了多久，更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當方少飛醒來的時候，但見烈日當空，連睜眼睛都感到困難。

左右一望，自己正置身在一株枝葉糾結茂盛的老松樹上。

老松係生在一個陡峭的山坡上，下面是一道山谷，奇怪的是谷底白茫茫一片盡是白沙，並無潤水溪流。

向上望去，只見到一綫藍天，幾朵白雲，絕壁高聳入雲，插翅難飛。

察看一下胸前背後，活動一下手脚四肢，倒還沒有甚麼重大外傷，但運氣一週天後，却發覺五臟六腑俱已受創，且傷不在輕。

這還是托天之幸，老松救了他的命，若是落在山石之上，怕不早已粉身碎骨。

好不容易才爬下松樹，舉步維艱的來到沙河邊上。

眼見沙河的那邊，較爲寬敞平坦，想過去瞧一瞧，看能否找到出路，那知，脚一踏上去便陷了下去，而且愈陷愈深，原來是流沙，方少飛心頭駭然，忙不迭的收回脚來。

復向左邊行去，也不過才走出百十來丈，通道即被絕壁阻斷。

他內傷不輕，此刻已是氣喘咻咻，不得不坐下來運氣調息。

糟糕，氣血頗不順暢，且有逆轉跡象，運氣三十六週天，也僅僅使精神好一些，對傷情毫無裨益。

他必須儘速尋找一條出路，否則，不被餓死，也會凍死。

於是，鼓足精神，走回頭路，又向右邊尋去。

同樣的情形又告重演，三里以外絕壁插天，通路復遭斷絕。

三面絕壁，一面流沙，方少飛陷落之處原來是一個絕地死谷！

死亡之神已經在向他招手了，地獄九幽似亦僅一綫之隔。方少飛下意識的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死亡的脚步正在向自己接近。

死，並不可怕，然而，眼前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正等着他去完成，都不能死！

雙親、布笠人、四位師父、林玲、以及張亞男的影子，一一從他腦際掠過。

他想到了馬友德、馮子貞、銀槍胡金標、與巢湖三十六寨爲除奸而慘遭殺害的犧牲者。

也想到了魏老爹，及包師父、彭師父的家人，尤其是卜師父的妻兒暴屍荒野，血跡斑斑，歷歷如在眼前。

更想到了萬太師、萬貞兒、王立、張敏、三兇、刀客等這一羣邪魔惡鬼。

其實，他如果知曉事情的眞相，他更應該思念他的生母紀宮人，他的救命恩人假面人與獵人牛與夫婦。

「我不要死！我不要死！起碼得等我殺掉萬貞兒父女以後才甘心。」

方少飛昂首望天，向蒼天抗議！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洪鐘似的聲音傳入他的耳中：「小子！你死定了！」

羣山迴鳴，歷久不衰，震得方少飛雙耳嗡嗡作響，發話之人好深湛的內力。

可惱迴音干擾，方少飛根本弄不懂這聲音來自何方。

只好拉直嗓門，大聲喊叫道：「前輩在那裏，可否現身一見！」

「一個將死之人，沒有這個必要，小子安靜的去吧，別擾了老夫的清靜！」

言畢是一串哈哈大笑，聲震霄漢，依然方向不明。

方少飛大爲不悅的道：「你死不了，我也不見得活不成，現在你即使現身，在下也不想見你了，哼！」

眼看暮色已垂，山中夜凉如水，方少飛找了一大堆枯枝，點了一把火，就坐在沙河邊上，一面烤火驅寒，一面吃着乾糧充飢。

忽然想起，身上還有一壺原打算孝敬卜師父的「綠芙蓉」，取出來吸了兩口，陡覺一股暖流直下丹田，全身立時爲之一爽。

驀然，有一個怪物，似山魈，似鬼怪，聲息全無的，也不知來自何方，竟突如其來的跳落在他的面前。

這怪物實在恐怖，長長的頭髮披肩覆面，幾可及地，沒有小腿，只有半截大腿，雙臂長滿了毛，手裏握着一根竹杖，身上僅兜着一塊遮羞的破布，全身皮膚漆黑如炭，闊嘴虎鼻，目賽銅鈴，與黑猩猩頗有幾分神似。

方少飛情不自禁的向後退了三步，道：「你是人還是猩猩？」

怪物凝視着他，聲音尖銳生冷：「當然是人！」

冷不防出手如電，奪過酒壺，一飲而盡。

喝完了酒，舔一舔嘴，臉色却突然大變，道：「這是西仙的『綠芙蓉』？」

方少飛據實點頭，沒有言語。

怪人似乎更加氣惱，一把錫壺被他捏成一團，惡狠狠的投擲於地，道：「你是西仙那婆娘的甚麼人？」

方少飛莫名所以的說道：「甚麼也不是。」

「那你小子那來的『綠芙蓉』？」

「哦，是她女兒張亞男給我的。」

「如此，你是白芙蓉的女婿？」

「別開玩笑，我們相識還不到一個月呢。」

「那她爲何要送你『綠芙蓉』？」

「朋友有通財之義，何況只是這一壺酒。」

「朋友也可以，老夫要你替西仙那婆娘賠一條命。」

「聽你的口氣，好像跟西仙子有些過節？」

「不是過節，而是仇深似海，恨高如山。」

「跟西仙有仇就去找白芙蓉，找我幹嘛。」

「因爲你小子是他們的朋友。」

「你最好弄清楚，在下只是張亞男的朋友，和西仙半點瓜葛也扯不上。」

「張亞男是西仙的女兒，怎能說沒有半點瓜葛？」

「他們母女完全是兩個類型的人，在下僅單單交她一人，請勿混爲一談，事實上我對白芙蓉的素行亦有所不滿，有一筆帳正等待機會去催討呢。」

「你與那婆娘有甚麼仇？」

「在下墜落此地，就是被她一掌劈下來的。」

怪人用竹杖在地上一撐，乍然前進五尺，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膊，沉聲追問道：「這話可是眞的？」

方少飛苦笑道：「誰會甘冒九死之險，自己往絕地跳。」

「嗯……說的也是，我問你，是否覺得氣血逆轉，五臟離位，四肢無力，暈頭轉向？」

「前面三種現象都有，沒有暈頭轉向的感覺。」

怪人不敢輕忽，存心測試，見他完全答對，這才大放寬心的道：「小子，你死不了啦！你這個朋友老夫也交定了。」

方少飛聞言心下稍稍一安，但隨即又愁上心頭，道：「死不了也沒有用，如果在下的判斷沒有錯誤！此處可能是一個絕地死谷。」

怪人道：「不錯，這是流沙谷，除非脅生雙翅，休想橫渡此谷。」

「三面絕壁插天，更比登天還難。」

「小子，先別談出路，你叫甚麼？」

「在下方少飛。」

「尊師何人？」

「神州四傑。」

「方少飛，神州只有三傑，一個酒鬼，一個賭徒，外加一個玩蛇的女人，甚麼時候又多了一個？是誰？」

「五六年前，我二師父鐵掌遊龍吳元

俊，與其餘三位師父義結金蘭，故合稱神州四傑。」

「哦，原來如此。」

「請教前輩上下如何稱呼？」

「別叫甚麼前輩，咱們平輩論交。」

「是，老哥哥。」

「嗯，這還差不多，聽起來順耳多了——老夫龍飛。」

「龍飛？黑白雙煞中的黑煞龍飛？」

「老弟，你也在跟着白道上的窮酸罵我老哥哥？」

黑煞龍飛的名頭十分響亮，方少飛的四位師父皆曾詳加介紹分析過，連忙致歉道：「對不起，『煞』之一字，的確欠雅，實則江湖上對老哥的風評並不算壞，僅不邪不正，亦邪亦正而已。」

龍飛甩一下及地長髮，全部甩到腦後去，哈哈大笑道：「老哥哥我做事一向率性而爲，笑罵由他笑罵，好惡我自爲之，一旦善心大發，比菩薩還慈悲，誰要是惹惱了我，說不定就會幹出殺人放火的事來。不正不邪，亦正亦邪，並非持平之論，應該是可正可邪。」

招招手，又道：「流沙谷底，夜晚奇寒無比，此非談話之所，來，老弟，咱們到屋裏去再作深談。」

龍飛雙腿已斷，但行動仍極快捷自如，以竹杖撑地，輕輕一點便躍出七八尺。方少飛緊跟在後，繞過一方巨岩，三棵老松，來到一面光滑如鏡的石壁下。

所謂「屋」，只不過是石壁下天然生成的一個山洞。

不過，經過龍飛的一番人工修鑿，石床石櫥，石桌石櫈，一應俱全，倒還眞有點「家」的味道。

櫥架上擺了許多水菓，菓香四溢，松脂燈的火焰比蠟燭還亮。

惟一缺乏的是炊具被褥，僅靠幾張草編的草蓆禦寒。

黑煞龍飛從草蓆之下取出一個用羊皮包着的小包來，語意深長的道：「老弟，你是否覺得，老哥哥我對你的態度轉變的太快，心中疑雲重重？」

方少飛道：「我不否認，一直在這樣想。」

「老夫不想瞞你，主要是有一件事想請老弟代勞。」

「什麼事？只要少飛能力所及，一定效勞。」

龍飛却將話題岔開了，打開小包，拿出一本書來，在手上敲打一下，道：「老弟，你猜猜看，這是什麼？」

猛然間，方少飛想起了東丐的話，也想到西仙此來八公山的目的就是爲了尋找一本書，神色不由一緊，道：「莫非是『玄天眞經』？」

「完全正確，這是玄天眞經上冊。」

「下冊呢？」

「在我 弟手中。」

「鐵虎？」白煞二字，方少飛沒敢出口。

「嗯。」

「江湖傳言，賢昆仲分手後，老哥哥曾遭西仙追殺？」

「嗯！這就是老夫與那婆娘結仇的根苗。」

「當時的經過情形如何？」

「敗軍之將不言勇，慘痛的往事老哥哥不願多想，也不想多談，總之，老夫非西仙之敵，在八公山一敗塗地。」

「最後被她一掌劈下流沙谷？」

「那倒不是，老夫落敗之處在數十里外，否則，那婆娘早就找到流沙谷來了，那還有好日子過。」

「那你怎麼會來到此地？」

「說來慚愧，老哥負創而逃，一路夜奔，那天正值月黑風高，路又不熟，是自己失足落下，摔斷了雙腿。」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山中無甲子，大概是十好幾年前的事了。」

方少飛瀏覽一下室內的景物，道：「老哥哥全靠水菓維生？」

「偶然也會捕一隻野鳥山鷄。」

「冬天怎麼辦？」

「用儲存的乾菓充饑。」

「老哥哥還沒有說出，要小弟代勞何事？」

「代老夫赴一個約會。」

「跟誰？」

「我拜弟鐵虎。」

「什麼地方？」

「太原雙塔寺。」

「什麼時間？」

「每年的八月十五。」

「怎麼是每年？」

「老夫兄弟分手的目的，就是爲了分散羣雄的注意，各自覓地潛修玄天眞經上所載功夫，每年見面一次，旨在交換心得，修習完畢時便互換書冊。」

「賢昆仲一共見了幾次面？」

「一次也沒有。」

「那眞是遺憾，少飛但能不死，一定替老哥完成心願。算起來距八月十五尚有數月之久，不急。」

「很急，老哥哥我生怕來不及，錯過今年，又得多等一年。」

「你是怕小弟的傷好不了？」

「我是怕你過不了流沙谷。」

「老哥不提，小弟差點忘了，過不了流沙谷，一切都是白搭。」

「所以，你必須先學會記載在玄天眞經上的『玄天大法』，與『一葦渡江』的絕技。」

「小弟甚覺納悶，雙塔寺之約老哥爲何不親自赴會？」

黑煞龍飛拍打一下自己斷掉的雙腿，道：「老哥雙腿已斷，習來倍感困難，根本無法渡過流沙谷，同時，上冊之內，僅『玄天大法』與『一葦渡江』，掌中刀、指中劍皆記載在下冊之內，老夫就算能渡過流沙谷，但重現江湖，必然羣起而攻，自信尙無十足的把握將南僧、北毒、東丐、西仙制伏，老哥出谷之日，當在習得下冊掌指刀劍之功後。」

「既然練不成『一葦渡江』，老哥如何離開流沙谷？」

「只要學得掌中刀，指中劍便可鑿壁而上。」

「無功不受祿，小弟心中覺得受之有愧。」

「代老哥赴約，何愧之有。」

「學『一葦渡江』已足，用不到學『玄天大法』吧？」

「學『玄天大法』是爲了保護『玄天眞經』，你必須將上冊交給鐵老二，換回下冊來。」

「玄天眞經」乃武林第一奇書，換了旁人，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方少飛爲人方正，却不作非份之想，道：「此事非同小可，小弟甚感惶恐，可否請另找他人呢？」

黑煞龍飛肅容滿面的道：「你是十幾年來第一個進入流沙谷的人，老夫別無選擇。」

「謝謝你老哥的信任，小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但不知修習這兩種功夫需時多久？」

「快則數月，慢則數年。」

「還應該再加上療傷的時間？」

「不必，練『玄天大法』，就等於療傷，『玄天大法』一旦有成，你的傷便可不藥而癒。」

方少飛聞言大喜，翌日清晨便展開了艱苦的練功歷程……

×　　×　　×

不知消息是從那裏來的，也不知是從何時傳開，總而言之，江湖上盛傳，黑白雙煞在八月十五月明之後，要在太原雙塔寺携書交換。

這是天大地大的一件大事情，消息早已不脛而走，傳遍了大江南北，各地的江湖豪客，武林梟雄，皆覬相走告，紛紛就道。

南僧無心到了！

北毒石天到了！

東丐金八到了！

西仙芙蓉到了！

「玄天眞經」的誘惑力太大，三山五岳，黑白二道，凡是有頭有臉的武林人物，幾乎差不多已全部到齊。

甚至連一些據山爲寨的草寇，橫行市街的小混混，也硬插一脚，想要來分一杯羹。

自然早已轟動了太原，城南城北，途爲之塞，飯莊客棧，人滿爲患，太原府動用了所有的衙役捕快，正在密切注視此事的發展。

消息無疑也驚動了萬貞兒，據說她已親率快刀王立與無數錦衣衛，以及十二刀客，三十六偵緝手，已兼程西來，正坐鎭太原。

今日是八月十四，明天就是正式換書的日子，該來的大概都已經來了，城南官道上携刀帶劍的朋友也大見減少。

却見一位面目姣好，明麗照人，年約十八九歲的玄衣少女，正由南向北直奔而來。

姑娘奔勢極快，舉步如飛，顯然是道上人物，刹那之間已奔出百十餘丈。

霍然，玄衣少女爲眼見之事怔住了，只見右側密林之內赫然倒着一具屍體。死者仰面而臥，手裏面的刀拔出來一半還不到，無疑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便被人制住，倒地身亡。

喉結處有一個血淋淋的傷口，約手指大小，血色呈紫黑，經驗告訴她，死者不僅負創，還有中毒的現象。

姑娘神色一緊，當即踏入密林之內，向前搜尋。

前行數丈，果見又有一屍橫陳在地，死狀如出一轍。

續向前進，玄衣少女發現，密林內血腥遍地，屍積盈野，每隔數丈，必有一人或數人遭人屠殺棄屍，零零總總，已數不在少，血漬斑斑，令人怵目驚心。

姑娘正自義憤塡膺，猜度死者的身份與兇手的來歷時，猛然聽得一陣快速異常的袂聲傳處，已有兩個頭戴瓜皮帽，身穿皂色緊身衣的漢子橫立在面前阻住去路。

其中一個猴臉尖腮的漢子好兇，劈面就說：「站住，你鬼鬼祟祟的在此幹什麼？」

玄衣少女冷然一笑，道：「不幹什麼，想查一下死者是誰？兇手又是何人？」

另一個獐頭鼠目的漢子大模大樣的道：「死者都是一羣不上路的武林末流，下手的人正是咱們兄弟。」

玄衣少女雙眉一揚，玉面之上立刻罷上一層寒霜，聲音亦告轉趨冷峻：「兩位是北毒手下？」

猴臉大漢似是沒料到，玄衣少女一語就道破了自己的身份，不由暗吃一驚，粗聲大氣的道：「姑娘何人？怎知大爺等乃尊者門下？」

姑娘手指着遍地死屍，道：「他們都是死於百毒尊者的『百毒指』，足以說明一切。」

鼠目大漢雙眼一瞪，道：「丫頭好眼力，妳他媽的還沒有說出妳究竟是什麼東西？」

一句「什麼東西」惹惱了玄衣少女，乍然臉色一沉：「放肆！」雙掌倏揚，快如閃電，鼠目大漢但見有漫天掌影襲來想躲却躲不過，說時遲，那時快，叭！叭！兩聲，臉上發熱，已暴出十條明顯的手指印。

姑娘充耳無聞，根本不理會他的問話，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裏充滿怒意，語氣比冰還冷，神態像是在審訊罪犯：「兩位這些人有怨？」

猴臉大漢道：「沒有。」

「那麼有仇？」

「也沒有。」

「既無怨，亦無仇，爲何要下此毒手呢？」

「因爲他們不聽勸阻。」

「你最好把話說淸楚一點。」

「尊者不希望他們進入太原城。」

「這是爲何，北毒可是想要獨佔『玄天眞經』？」

「既然知道，又何必多此一問。」

「姑娘我不自量力，想入城一觀，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妳最好循原路退回去。」

「假如本姑娘不聽勸告呢？」

「那就只好請妳嘗試一下『百毒指』的厲害。」

「好，那麼兩位一齊上吧，這樣吏省事！」

說來從從容容的，不帶絲毫火藥氣味，行來蓮步姍姍，好像是在漫步逛街，顯而易見，她壓根兒沒有將這兩個人放在眼內。

這神情，這語氣，再加上剛才捱了兩巴掌，正自有氣沒處發，鼠目大漢怒氣沖天的道：「他媽的，老子就不信妳是個三頭六臂的人物，『百步拳』下保證叫妳嗚呼哀哉！」

他可不是憑空說大話唬人，真的付諸行動，而且一出手就叫足了十成十的功力，連發三拳。

猴臉大漢也不稍慢，立從另一邊包抄過來，「百毒指」功帶起一片尖銳的破空嘯聲，一左一右，一拳一指，二人合作無間，果然天衣無縫，威風八面。

這玄衣少女似是身懷絕技，有恃無恐，拳影指風之中，仍自按步當車，緩步前行。

拳影已近，眼看指風已撞上身來，猛可間，姑娘嬌叱一聲：「一邊涼快去！」雙掌倏合乍分，立有兩股强大無匹的力道洶湧而出，兩名北毒門下徒衆似是撞上鐵壁銅牆，悶哼聲中，雙雙歪歪斜斜退下去。

姑娘不爲已甚，連回頭看一下都不屑爲，繼續向前行去。

兩名北毒門下徒衆却不甘就此雌伏，互望一眼，心意已通，各自扣好一把「梅花毒針」，咬着尾巴上來。

姑娘的後腦勺上彷彿長了眼睛一般，邊走邊說道：「兩位最好將毒針收起來，小心自食惡果。」

二人偏不信邪，硬是要與姑娘別別苗頭，手一揚，姑娘急轉身，同一時間，耳畔響起一聲暴喝：「住手！」

隨着這一喝聲，場中已多了一位英俊洒脫、年約二十出頭的錦衣青年，企圖阻止這一場拚鬥。

可是，一切爲時已晚，二人的毒針已發，姑娘的雙掌亦已遞滿，閃電疾射的毒針，一遇上姑娘呼嘯的掌浪，宛如撞上大樹的黃蜂，馬上倒轉回來，一絲驚駭方自二人心田滋生，便如踩到馬蜂窩一般，無數的毒針全部釘打在自己的臉上，慘叫聲中，雙雙倒地不起。

錦衣青年忙不迭的取出一個藥瓶子來，倒出兩粒朱紅色的藥丸，給二人各服一粒，無奈毒針上的毒性太强，先服的一人獲救，後服的一人已魂歸離恨天。

玄衣少女冷冷一笑，說道：「好厲害的毒針，好高明的解毒藥，朋友大概就是北毒的高足，人稱『百毒公子』的江明川吧？」

錦衣青年打量了姑娘一眼，驚爲天人，暗道：「從來沒見過這麼美的姑娘。」口中笑容可掬的道：「姑娘好廣博的見聞，區區正是江明川。」

語音一頓，百毒公子江明川接着又道：「如果在下沒有看走眼，姑娘適才所施展的應是『七巧掌』？」

「沒錯，看來，江公子也是識貨的行家。」

「彼此，請教南海神僧是姑娘的什麼人？」

「是家師。」

「江某可有得知姑娘尊姓芳名的榮幸麼？」

「我姓林，單名一個玲字。」

「林姑娘此來太原是探親？抑或是訪友？」

「都不是。」

「那是……」

「與江兄的目的相同，咱們心照不宣吧。」

「令師無心大師現在何處？」

「大概很快就到了，你最好將那些毒徒撤走，家師他老人家最是嫉惡如仇。」

「林姑娘言重了，神僧大人大度，據聞素來不與後生晚輩較斤量。」

「百毒尊者則大異其趣，聽說專門愛找末學後進的麻煩。」

林玲已長大成人，不僅貌美如花，學得一身絕技，尤其口齒犀利如刀，令百毒公子江明川幾乎無法招架，訕訕然苦笑道：「道聽塗說，不足爲憑，其實家師對後進晚輩同樣提携有加。」

「那爲何要在此設樁置卡，濫殺無辜呢？」

「設樁置卡，純是出於一片善意，希望那些無力爭奪眞經的人知難而退，勿作冤死鬼，死者則是他們自尋死路，咎由自取。」

「江兄的意思是說，這是他們不聽勸告，强行闖關的結果？」

「可以這樣說。」

「姑娘我不自量力，也想入城去瞧一瞧，看來你我之間，免不了會有一場惡戰吧？」

此乃意料中事，却得到意外的答覆，百毒公子江明川滿臉諛笑的道：「姑娘美若天仙，江某巴不得多見妳幾次面，豈敢出手冒犯。」

林玲臉上一熱，暗罵了一句：「癩蛤蟆！」一本正經的道：「這樣說，我隨時可以自由入城？」

百毒公子江明川笑笑道：「當然，當然！」

林玲不願意和他再磨蹭，道了一聲：「再見！」隨即轉入官道，放步而去。

約莫行出去五六里地，已至太原南城門前，林玲又遇上了麻煩，城門被兩隻拒馬阻住，有三名捕快，十餘名官兵把守着，正在檢查入城的行人。

城門上面懸着一張酷肖方少飛的畫像，正是捉拿他的佈告文書，五十萬兩白銀的賞格，不論死活等字樣，係以硃筆寫成，特別醒目。

在捕快、官兵的後面，坐着一個宦官模樣的人，胸前綉着一個斗大的「六」字，是萬貞兒的三十六偵緝手之一。

入城的人並不很多，檢查的重點集中在十八九歲的男子身上，最重要的是頭部，遇有禿髮者，輕則詢長問短，重則留置不放。

林玲睹此情狀，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心上人至今並未落入魔掌，憂的是萬貞兒權傾天下，逃得過今天，是否能逃得過明天。

更令她担憂的是，自從她藝成出師，踏入中原後，就始終不曾與方少飛照過面，近數月來，甚至連一點消息也沒有，這位兒時遊伴，自己心中的白馬王子，如今是胖？是瘦？是高、是矮？是否已另結新歡？林玲經常爲此牽腸掛肚，難以釋懷。

依序而進，很快的便輪到了她，六號

偵緝手突然衝着她招招手，說道：「妳過來。」

林玲愕然一楞，從捕快一旁擦身而過，停在六號偵緝手的桌前。

偵緝手雙目如電，上上下下的看了一個够，神氣十足的盤問道：「妳叫什麼名字？」

林玲臨時杜撰了一個名字，道：「李阿蘭。」

「打那兒來？」

「南方。」

「入城去做什麼？」

「探親。」

「看妳神采奕奕，華光內斂，分明是內家好手，對『玄天眞經』難道沒有一點興趣？」

「『玄天眞經』乃武林第一奇書，人人夢寐以求，說沒有興趣那是自欺欺人，只是太原城高手雲集，能輪得到我？」

「知道就好，太原府已在貴妃娘娘掌握之中，妳最好別作非份之想。」

傳言業經證實，萬貞兒果然坐鎮太原，林玲心頭一震，沒有答腔。

偵緝手指指拒馬上方少飛的畫像，道：「這個人妳認識嗎？」

林玲故意仔細瞧一瞧，猛搖着頭道：「不認識。」

「他叫方少飛，頭頂心有一塊杯口大的禿髮，年約十八九歲，乃欽命要犯，誰要是捉到了他，便可獲得五十萬兩白銀的賞金，而且不論死活，通風報訊得以逮捕者減半。」

「五十萬兩？這麼多？」林玲故作訝異狀，藉以探聽一下萬貞兒對方少飛的行踪究竟知道多少，道：「假如碰上這姓方的，一定報告官府，但不知方少飛目前的行踪如何？」

「方少飛拜神州四傑爲師，曾匿居姥山五六年，萬太師大破姥山後，方逆在逃，一度在三河鎮附近發現他的踪跡，此後便告行方不明。」

「那就應該到南方去找，張網太原府豈不白費？」

「王大人判斷，『玄天眞經』的事已轟動武林，方小子可能北來太原。」

「嗯，有道理，只要遇上姓方的，任何人都不會放過這個發財的好機會。」

偵緝手不疑有他，林玲順利入城，在她的心理上却蒙上一層矛盾的陰影。

她渴望在太原城能遇上他，以便重溫舊夢，這也是林玲此來的主要目的。

可是，她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萬貞兒必已佈下了天羅地網，現在却反而又希望他不要來。

× × ×

太原城萬家燈火，正值晚膳時分，林玲信步走進南大街一家叫「聚福樓」的飯莊。

這飯莊規模不小，佔有三間店面，生意尤其鼎盛，幾已座無虛席，林玲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空位子。

赫！聚福樓的食客十之八九都是携刀帶劍的武林人物，話題全集中在爭奪「玄天眞經」一事上，大家添油加醋，繪聲繪影，將未來的這一場爭奪戰，粧點得波濤洶湧，險惡萬分。

只有牆角上的一位朋友，面壁而坐，正悠哉閑哉的自酌自飲，對周遭之事漠不關心，好像完全是一個局外人。

頭上還是戴着一頂呢帽，帽沿拉得很低，看不清他的面貌，自然也瞧不出他的年紀，透着幾許神秘與古怪。

「小姐，要吃點什麼？」

小二就立在面前，將她的視綫擋住，林玲「哦」了聲，道：「隨便。」

開館子最怕客人叫「隨便」，一個小不心，調配的菜式不合顧客胃口，常常會吃排頭，小二哥正自爲難時，突聞有人接口說道：「怎麼能隨便，我請客，菜請林姑娘儘量點。」

百毒公子江明川應聲而現，從小二手裏取過了菜單，雙手遞給林玲後，就挨着身子坐在她一旁，表現的相當熟絡而又慇懃。

林玲却頗覺窘迫，挪動一下身子，笑道：「我們此刻才第二次見面，怎敢勞江公子破費。」

江明川打從第一眼瞧林玲，就爲她的美色所動，傾慕着迷不已，怎肯放過這個大好機會，猛灌迷湯，道：「林姑娘，快別這樣說，一次生，二次熟，咱們來日方長，請一頓飯只是聊表敬意而已，請別客氣。」

林玲苦笑道：「不是客氣，而是小妹一向飲食簡單，隨便吃一點就行了。」

江明川自顧自的說道：「山西最著名的是麵食，貓耳朵、刀削麵、撥魚兒，這些都是別的地方吃不到的好東西，這樣吧，咱們都來一點，好好慶祝一下相識之喜如何？」

林玲實在不想使他太難堪，只好勉爲其難的答應下來。

百毒公子好興奮，也好大方，立刻交代小二，將聚福樓最拿手的菜餚麵食端上來，何消片刻工夫便端整好一整桌，另外還打了兩斤汾酒。

他那裏知道，林玲的一顆心全部掛在方少飛一個人的身上，那有大吃二喝的心情，隨便端起一碗麵，很快便將肚子塞飽了，一整桌的菜餚動也沒動。

江明川以爲是自己叫的菜不對林玲的胃口，道：「不喜歡吃是不是，那就再換一桌好了。」

林玲急忙阻止道：「謝謝，我已經吃飽了。」

「林姑娘怎麼不吃菜？」

「一碗貓耳朵已經足够了。」

「那就喝杯酒吧？」

「我不喝酒。」

「山西汾酒，天下馳名，不喝妳會遺憾終生的。」

「遺憾就遺憾吧，天生不善飲，絲毫也勉强不得。」

「飲一小杯又何妨？」

「不不，小妹沾唇即醉。」

「林姑娘醉了以後相信會更美。」

「請江兄別開玩笑，對不起，我想先走一步。」

「林姑娘住那兒？我送妳。」

「謝謝了，我還沒有找到落脚的地方呢。」

「家師在太原置有產業，歡迎——」

「不敢驚動石前輩，隨便找一家客棧就可以了。」

「林姑娘，妳好像不願意跟在下做朋友?」

「我們現在巳經是朋友。」

「江某是指更深一層的交往。」

「保持距離最安全。」

「我看八成是林姑娘巳經另有意中人了?」

「嗯，我是有一個要好的朋友。」

「是誰?」

「他叫方少飛。」

此話一出，居然引起了鄰位頭戴呢帽，面壁自酌的自飲者的注意，回過頭來，朝這邊望了一眼。

林玲背向而坐，沒有看到，江明川却瞧見了，老大不悅的喝斥道：「你是什麼人?賊眉賊眼的瞧什麼?」

那人早巳轉回頭去，慢吞吞的道：「只是一個局外人，請別介意。」

言畢，拉一下衣領，起身離座，兀自出門而去。

却見隣桌的一位紫衣姑娘衝了過來，單刀直入的問林玲：「妳剛才說妳是方少集的好友?」

林玲一怔，道：「是呀，我是說過這樣的話，姑娘何人?」

紫衣姑娘道：「我叫張亞男。」

林玲道：「張亞男?恕我出道未久，對姑娘所知不多。」

百毒公子江明川連忙插嘴道：「這位張姑娘是西仙的掌上明珠，由於計謀百出，江湖上的朋友送了她一個外號——『女諸葛』——」

馬屁拍在馬腿上，張亞男冷哼一聲，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

林玲說道：「如此說來，張姑娘的父親就是人稱『八斗秀士』的張峻山張前輩了?」

張亞男道：「沒錯，妳知道家父的下落?」

林玲笑道：「姑娘會錯意了，令尊的大名是聽家師說的。」

張亞男尋父心急，連自己也覺得這話問的太過唐突，失聲一笑，說道：「這位姐姐該怎麼稱呼?尊師又是那位前輩高人呢?」

百毒公子江明川故作驚人之語道：「南僧、北毒、東丐、西仙之一，請女諸葛猜猜看。」

張亞男蘭心慧質，聰明透頂，這麼簡單的一個小謎題，怎能難得倒她，不假思索的道：「北毒怪癖，東丐邋遢，家母又畢生未正式授徒，只有南海神僧能調教出這樣清麗脫俗的好徒弟來。」

江明川聞言鼓着掌笑道：「眞不愧爲是女諸葛，一猜就中。」

張亞男偏不吃他這一套，嗤之以鼻道：「少貧嘴，武侯功蓋三分國，誰人能及，女諸葛三字根本是你信口胡扯，請收回去，以免冒瀆了孔明先生。」

百毒公子自討沒趣，碰了一鼻子灰，悻悻然沒有再言語。

張亞男不疾不徐的說道：「我曾聽少飛哥言講，南僧無心大師曾在清河鎭收了林大學士的千金林玲爲徒，大概就是姑娘吧?」

林玲頷首表示同意，她心繫方少飛，急急追問道：「張姑娘，請快說，少飛他現在在那裏?」

張亞男雙手一攤，道：「不知道，我也正在到處找他不到。」

林玲大失所望的道：「你們相識多久了?是在什麼地方分手的?」

張亞男道：「相識的時間不久，相處的日子更短，是在八公山分手的，後來聽說他被人一掌劈下了懸崖。」

爲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她沒敢說出手之人正是自己的母親白芙蓉。

饒是如此，林玲還是大發嬌嗔道：「張姑娘，請恕我冒犯直言，少飛慘遭意外，生死不明，妳居然還有心情去爭奪『玄天眞經』?」

張亞男趕緊好言辯解道：「事後小妹亦曾在八公山，連續搜尋數日夜，無奈地勢過於遼闊，始終一無所獲。」

林玲的眼眶裏巳充滿了淚水，儘管她在設法克制着自己，語氣仍然不十分好聽：「於是，張姑娘就放棄搜尋，來到太原了?」

憑天地良心，張亞男愛少飛之深，絕不在林玲之下，也正因爲這一層原因，她才忍下來沒有發火，還不厭其煩的解釋道：「小妹是在想，少飛矢志除奸報國，想要除去王閹等這一羣鷹犬爪牙，最直接的方法莫過於習得『玄天直經』的上乘功夫，他如果得知黑白雙煞要在太原府交換眞經的消息，一定會趕來。」

林玲却大不以爲然，道：「我寧願去八公山，生要見人，死要見屍，找不到少飛，永遠不離開!」

站起身來，舉步就走，那知行不三步，便被東丐金八爺給擋了回來，道：「林丫頭，妳哭喪着臉，要去那裏弔喪?」

經八爺這麼一說，林玲終於忍不住掉下眼淚來，道：「去八公山找少飛。」

東丐先拿起桌上的一壺汾酒，喝個精光，然後口沒遮攔的道：「那小子我老人家見過，命長得很，死不了。」

林玲急聲追問道：「八爺是說少飛業巳脫險?」

張亞男同樣萬分焦急的道：「他現在人在那裏?」

東丐金八嘻皮笑臉的道：「兩個女娃兒想到那裏去了，我老人家並沒有遇上姓方的那小子，僅就命相而言，他絕對死不了。」

林玲道：「八爺何敢如此肯定?」

張亞男道：「少飛命相又如何?」

東丐金八坐下來，慢條斯理的說道：「方小子命中主貴，有帝王之相，即使魂遊地府，閻王老子也不敢收留他，而且——而且……」

話至此，故意頓住，不再往下說，二女異口同聲的追問道：「而且什麼?」

東丐正經八百的道：「既有帝王之相，將來勢必嬪妃成羣，兩位也大可不必爭風吃醋，後宮之內日後少不了會有你們一席之地。」

男歡女悅，本人之常情，何況二女皆人同此心，但東丐言來過於坦率，却令他倆甚感羞澀，一齊粉頸低垂，面如塗朱，

不敢正視。

百毒公子江明川命小二哥抱來一罈子酒，倒了滿滿一大碗，道：「八爺，說了半天的話，潤潤嗓子吧。」

東丐嗜酒如命，也不客氣，端起來一飮而盡。

江明川又倒了一碗，道：「山西的汾酒怎麼樣?」

東丐道：「不怎麼樣，比起『綠芙蓉』來還差一大截。」

「家師在太原藏有陳年佳釀，日前曾當面交代，如遇八爺入城，務請移駕痛飮一番。」

「不了，我老人家還想多活幾年。」

「八爺是怕家師下毒?」

「石老怪雖毒，諒他還不至於在老化子面前動手脚，我老人家是另有他事，醉不得。」

江明川正欲問明原委，忽見聚福樓的門外停下一頂轎子，張亞男睹狀臉色大變，塞給東丐一壺「綠芙蓉」，說道：「一切都拜託八爺了，請你老人家替我遮掩遮掩。」

餘音尚未落地，人巳從後門溜了。

在「芙蓉四鳳」的簇擁下，西仙白芙蓉跨步而入，畢直的來至東丐金八面前，一開口就說：「我女兒呢?」

金八爺嘻嘻一笑，道：「沒看見。」

西仙一指他手中的錫壺，道：「老要飯的，你說謊也不打草稿，這個錫壺分明是芙蓉谷的東西。」

「老叫化子也沒有說不是你們芙蓉谷的東西。」

「是亞男給你的?」

「丫頭比猴子還精，是我老人家用三招『迷踪拳』換來的。」

「她人呢?」

「誰知道。」

「要飯的，你少打馬虎眼，有人看見她走進聚福樓。」

林玲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百毒公子同樣不明究裏，本有意思將底牌掀開來，却被金八爺的目光阻止住，一語雙關的道：「那一定是傳話的人認錯人了，這傢伙將來不瞎眼就會爛舌頭。」

西仙道：「亞男不在聚福樓，你那來的『綠芙蓉』?」

「是在巢湖時留下來的。」

「大家都知道你金八爺嗜酒如命，能留到現在?」

「好酒得來不易，我老人家不得不省點喝。」

吸了一口，小心翼翼的收入懷中。

金八言之成理，西仙拿他沒有轍，就只好退而求其次的道：「不談小女離家之事，咱們談點正經事，黑白雙煞換經之事八爺認爲可信度有多少?」

東丐馬上換了一副異常肅穆的臉孔，道：「如果當年白谷主未將黑煞擊斃，老叫化子認爲可信度很高，換經之事在十幾年前就曾有過，據說完全是白煞鐵虎唱獨脚戲，此番舊事重演，定有所本，應非空穴來風。」

西仙的臉上掠過一抹詭笑，道：「八爺可曾想到，如此重大之事，任何人都會守口如瓶，消息爲何會不脛而走?」

東丐道：「這事的確透着古怪，說不定有人在暗中定下了陰謀詭計。」

「所以本仙子有一妙計在此，你我二人若是能够連成一氣，應可先立於不敗之地。」

「什麼妙計?」

「東丐、西仙聯手，必可奪得『玄天眞經』。」

「奪得以後又如何?」

「或分享，或共有，都可以。」

江明川、林玲聞言齊皆臉色大變，設若西仙狡計得售，必將對南僧、北毒構成莫大威脅，百毒公子大爲不滿，大聲抗議道：「這不公平，家師與無心大師知悉後絕不會善罷甘休!」

西仙聞言大怒，使一個眼色，「芙蓉四鳳」立將二人圍住，白芙蓉語冷如冰的道：「他們兩個老傢伙不會得知此事，誰要是敢擅離一步，就會命喪聚福樓。」

白芙蓉的手段，他們沒見過也聽說過，四鳳更是名震江湖，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二人面面相覷，未敢輕舉妄動。

東丐則不聲不響，正在低頭大吃二喝，享受佳餚美酒。

西仙芙蓉眉頭一皺，道：「要飯的，你就知道吃喝，還沒有答覆本仙子的話呢，只要你我合作愉快，包你喝一輩子的『綠芙蓉』。」

東丐金八抹了一把嘴，起身說道：「仙子盛意心領，老叫化不作任何承諾，我老人家寧可喝白開水，也不能讓人牽着鼻子走。」

拍拍屁股，搖搖擺擺的離開聚福樓。

西仙睹狀大爲惱火，罵了一句：「哼，不識抬舉的老匹夫!」領着四鳳，也隨後匆匆離去。

百毒公子一見有機可乘，忙不迭的跟在西仙身後追出去。

林玲見此情狀，心裏雪亮，深知太原城內臥虎藏龍，羣豪爲了穩操勝券，天曉得會演出多少連横合縱，爾虞我詐的醜劇來。

當即找來店家，在後面客棧裏逷了一間清靜的上房，打算略事休息再作計議。

× × ×

詎料，剛剛泡好一壺濃茶，才喝了一口，「篤!篤!篤!」門外便響起一陣有節奏的叩門聲。

「誰?」

「開門妳就知道了。」

語氣甚是熟絡，聲音却頗覺陌生，弄得林玲滿頭霧水，打開房門一看，站在門外的居然是曾在隣桌吃飯的那個局外人。

林玲錯愕了一下，道：「你找錯人了吧?」

局外人的帽沿仍然很低，林玲根本看不到他的眞面目，局外人道：「如果姑娘確爲林大學士之女，南海神僧之徒，就不會錯。」

林玲不敢大意，沉聲說道：「你到底是那一位?」

局外人的聲音壓得很低：「我正是少飛。」

林玲驚訝不巳的道：「什麼?你是少飛哥?快脫下帽子來讓我瞧瞧你。」

（未完・九）





魔域赤子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文·丁西門　圖·可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浩田因救丁潔雲而被萬象捉住，乘機將他擄走，雖然余修竹等人攔截，終被他走脫，其目的志在追查神鼎眞經下落，從凌浩田臂部圖案以爲眞經在終南山玉泉洞內，故又將凌浩田放下，連忙趕去玉泉洞……余修竹等人初時是因陸百謙和凌天鳳等決鬥而來，現在看見西域番僧萬象來奪取眞經，怕被番僧得手，轉過來先將凌浩田捉着，同去玉泉洞再看個究竟，一方面追踪番僧，伍鐘跟隨余修竹和丁潔雲、凌英英一道，目的是拯救凌浩田，而萬象雖然先行一步，來到華山附近被不大和尚攔截，追討丁潔雲，卒被不大和尚打至重傷而逃……

洞內得眞經

如今「危機」雖過，但萬象仍不敢輕舉妄動，在山上藏了半天，才悄悄拉馬下山，一路上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生恐被乘蓮追上，而死在其掌下！

汗血寶馬雖然神駿，但因吃了巴豆腹

羣豪困谷底

瀉如注，體力大不如前，速度甚慢，加上萬象不時要停下來療傷，如此走了天半尚未到長安，此刻背後的人巳幾乎追及他！

×　　×　　×

乘蓮上了華山派大廳，只跟賴英揚師兄弟略爲寒暄一下，便到靜室療傷，但因傷後立即休息，是以內傷不如萬象之嚴重，練了一夜的功，次日巳癒七八分。

剛吃過早飯，朱信派人上山報告：「魯巴圖帶着兩個徒弟由山下經過！」

乘蓮精神一振，道：「魯巴圖是萬象的師侄，他們先後在這裏出現，必有事故，老衲下山追去！」

賴英揚道：「賴某願帶弟子陪大師同去！」

乘蓮道：「掌門乃華山之主，豈可輕易下山！」

「本門尚有師弟主持，且發生在華山的事，敝門又怎能不管？武林之事，就是我華山之事！」

乘蓮見他說得慷慨激昂，不再反對，賴英揚帶了康文丹和幾個武功較高的弟子隨乘蓮下山，衆人上了官途即乘馬急追！

由於他們以勞待逸，是以在午前便追上魯巴圖，魯巴圖不將賴英揚看在眼中，但對乘蓮却甚是忌憚，在鞍上抱拳問道：「請問大師因何追貧僧？」

「魯巴圖，你去找萬象？」

魯巴圖還在沉吟，乘蓮又問：「他到底約你在何處，快從實招來，否則今曰你別指望由此過去！」

魯巴圖心想萬象馬快，此刻甚至巳到終南山，不怕乘蓮追得及，便道：「敝師叔約貧僧到長安相會！」

「眞經是藏在長安城裏麼？」

「貧僧不知道，師叔只如此吩咐！也許見面之後，他會詳細告訴我！」

乘蓮哈哈一笑，道：「那很好，大家一齊去長安吧，希望屆時能見到他！」

魯巴圖急忙道：「貧僧可不敢保證，他還在長安等我！」他粗中有細，預留後路。

乘蓮道：「他的去向，你自然知道，希望你老實！」

魯巴圖沉聲道：「大師是得道高僧，豈能咄咄迫人！」

「先上路，咱們在路上慢慢說！」

魯巴圖等人的坐騎，經過長途跋涉，雖然有空馬跟隨替換，速度仍大不如乘蓮等人的，是以乘蓮反要相就，速度比萬象也快不了多少！

到長安時，乘蓮問道：「萬象約你在何處相候？」

魯巴圖估計萬象巳經上山，便信口道：「敝師叔沒有說詳細，只囑貧僧去最大的客棧！」

長安城最大的客棧便是高陞，一行人乃至高陞投店，一問之下，根本沒有一個住客是和尚的！

乘蓮道：「請賴掌門派人到城內各客棧找尋！」賴英揚自然照辦不誤。不料，萬象就住在高陞斜對面的賓至客棧，他在樓上窗子看得分明，急忙下樓會賬，拉馬出城！

萬象心機奸狡，出城之後，反繞向北面，匿在城外，暗中監視。

賴英揚的徒弟很快便查到萬象的下落，於是衆人顧不得休息，立即出南城門，直向終南山馳去。

萬象待他們去後，方再進城，可是到晚上，凌天鳳等人亦已至長安城。他們只

打了尖，便又出城去，萬象這才起程，跟在後面，正合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天色剛曉，萬高樓、凌英英與丁潔雲亦滿身風塵地進入長安城，由於凌天鳳等人名頭大，長安城武人又不少，是以很快便被他們打探到消息。

丁潔雲道：「萬前輩咱們快追吧！」

萬高樓搖搖頭：「不忙，就算咱們如今趕上，也鬥不過他們！先飽餐一頓，小睡一下再追！」

凌英英贊成，事實上兩姝內力大不如萬高樓，長途跋涉，路途又少休息，此刻早巳身心俱疲，恨不得睡他三天大覺！

萬高樓在午前便醒來，他悄悄出去辦了些事，然後回客棧喚醒雙姝去吃午飯，飯後，三人再度上路，此刻關中一帶的武林人士，巳有不少人聞得風聲，也紛紛趕去終南山，沿途遇到不少同道。

他們在入黑時分進入終南山區，遂棄馬步行，中途發現不少蛛絲馬跡，證明沒有追失人，便歇下吃乾糧。

此際巳是臘月中旬，天氣極之寒冷，到了半夜，忽然下起鵝毛雪來，使本巳崎嶇的山路，更加難行，萬高樓便下令暫停，待天亮之後再追，避免發生危險。

凌英英折了好些枯枝，燒起篝火取暖，心中不由想起去年的經歷來，情景彷彿相同，只是凌浩田換了個丁潔雲，令她感慨不巳！

她的命運都是因「神鼎眞經」而引起的，想不到至今時今日仍爲此事而勞碌！

天還朦朦亮，丁潔雲便喚着起程，萬高樓對凌浩田的安危亦十分担憂，也不反對，於是三人繼續前進。

一夜大雪，使山上變成一片銀色的世界，看來另有一番風味，不過凌英英與丁潔雲却咀咒不巳，因爲有些地方積雪盈尺，行動大受限制。

日頭過了午，三人才來至玉泉洞附近，放眼望去，洞外不見有人，丁潔雲驚道：「莫非他們發生意外？」

凌英英冷哼一聲：「你放心，你的凌大哥死不了，他們是在洞中！」

丁潔雲道：「萬前輩，咱們快進洞去救凌大哥吧！」

萬高樓道：「此時在玉泉洞裏的，無一不是高手，要救人可不容易……嗯，進洞之後，你倆得瞧我眼色行動，千萬不可打草驚蛇！」

丁潔雲道：「必要時，咱們還是跟余大俠一道！」

凌英英重新蒙上手帕，萬高樓又道：「你倆跟在老夫背後！」他說罷身子巳由石後射出，凌英英與丁潔雲急跟在後面。

萬高樓只兩個起落，便至玉泉洞外，凝神一聽，隱約聽到裏面傳來人聲，便向雙姝招招手，當先進洞，玉泉洞對他來說，再熟悉不過，當日也是爲了找尋眞經，才被龐金城踢下絕谷的！

他們三人循聲前進，首先見到的，却是陸百謙跟易長鋒等人。

這兩人不認識萬高樓，却認得丁潔雲，但當日他們擄去丁潔雲目的只不過是爲了引凌浩田，如今巳失去作用！

陸百謙見到她，訝然地道：「小丫頭，你還敢來，憑你也能染指眞經？趁早滾

吧！」

萬高樓冷哼一聲，道：「他倆是老夫的義女，老夫跟酒長劍有點過節，請問他在何處？」

易長鋒上下看了他一眼，問道：「閣下到底是何方神聖？」

萬高樓道：「老夫是誰你管不着，你到底答不答？」

陸百謙一擺手中刀，道：「要陸某聽你的指示，先問問我這把刀！」

萬高樓正想施下馬威，不料旁邊忽然走出幾個人來，道：「陸帮主難道連『高樓萬里心』萬高樓的大名也未聽過麼？」

陸百謙一怔，萬高樓轉頭望去，問道：「閣下是誰，請恕老夫眼拙！」

那人哈哈笑道：「老夫呼延漢，無名小卒，閣下自然不識！」

「原來是『鞭神』！久未謀面，別來無恙？」

呼延漢道：「萬兄要找酒長劍還是要找龐金城？」

萬高樓目光大盛，急道：「龐金城如今在何處？盼呼延兄見告！」

呼延漢道：「由此條岔道走過去，便能見到，不過他還有幾個朋友，萬兄只帶兩位姑娘恐怕應付不來！」

萬高樓嘿嘿冷笑，道：「多謝關心！」他轉身招招手，帶着凌英英和丁潔雲走進一條岔道，低聲道：「你們兩個小心，老夫叫你們退，你們便得退！」

這條岔道頗長，但走了一陣仍不見龐金城的踪影。丁潔雲輕聲道：「前輩，也許他走進另一條岔道去了！」

萬高樓道：「噤聲！有腳步聲。」未幾，裏面果然走出一個人來，却是酒長劍！酒長劍見到萬高樓也是一怔，問道：「老萬，你幾時來的？」

萬高樓冷哼一聲：「你以爲撇掉老夫，老夫便會被你蒙在鼓裏麼？」

酒長劍走過來，低聲道：「余修竹來了，此人對小弟好像有點誤會！」他話未說罷，忽然側身探前，右手一撈，已將凌英英臉上的手絹抓下來！

凌英英一進洞心頭便一直忐忑不安，生恐被父親認出來，精神恍惚之下，竟沒能避開酒長劍那一爪！

酒長劍哈哈一笑。「酒某雖然沒有料錯了，凌小姐，小生這廂有禮了！」

凌英英又驚又急又羞又恨，喝道：「你給我滾！」

萬高樓厲聲道：「老酒，你這是幹什麼？還不將手絹還給她！」

酒長劍哈哈笑道：「大概你還不知道，凌天鳳已將他的女兒許配給酒某，待此間事一了，便要結婚，屆時還請萬兄賞臉，多喝幾杯。」

萬高樓怒道：「你放什麼屁？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

酒長劍不悅地說：「老萬，你瞧我像在開玩笑麼？這事凌天鳳親口答應酒某的，你不信大可以去問他！如今我跟凌姑娘已是未婚夫妻，取她一塊香帕作紀念，又有何妨！」

凌英英聲音帶哭地尖叫：「你別作夢，我不會嫁給你這惡魔！」

酒長劍道：「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你都敢違！」

凌英英索性哭了起來：「我……沒有那種父親！他如果迫我……我便自盡！」

萬高樓冷冷地道：「聽見沒有？枉你素來自命風流，說什麼跟你在一起的女人，全是心甘情願的！」

酒長劍惱羞成怒，冷冷地道：「她生身父親親口答應的，也算是相迫麼？老萬，我問你，今日玉泉洞裏，高手如雲，各有組織，你到底站在那一方？」

萬高樓反問：「你喜歡老夫站在那一方？」

酒長劍臉色稍變，道：「當然是與酒某一方，咱們已合作過無數次，這次又怎能例外？」

洞深處忽然有人代答道：「萬兄如今已脫胎換骨，又怎會跟你在一起？」

酒長劍倏地轉身，喝道：「余修竹，你冤魂不息，一直跟着酒某作甚？」

洞裏走出余修竹、余灝和伍鐘，余修竹道：「萬兄，余某歡迎你加入咱們這一方！」

酒長劍問道：「你能給他一些什麼好處！」

余修行道：「只因爲你如今已跟凌天鳳他們勾結，萬兄爲了凌姑娘，自然不會跟你合作！」

萬高樓頗覺爲難，問道：「余大俠，凌浩田如今在何處？」

「他在杜鐵心等人手中！」余修竹道：「如今在玉泉洞裏的羣豪，共分成七組，一是余某，二是凌天鳳，三是杜鐵心，四是『天水帮』和『青劍門』，五是丐帮和呼延漢，六是華山派和乘蓮大師，七是魯巴圖，萬兄武功奇高，若單獨行事，不但佔不了一席位，而且難以自保！」

萬高樓問道：「丐帮也來了麼？」

余修竹道：「只來了『萬字堂』的翟通典和『丐字堂』的祖長壽！當然還有他們的手下！」

丁潔雲見凌英英面壁飲泣，心生不忍，悄悄遞了一塊手絹過去。「姐姐，給你！」凌英英接過去，仍哭個不停。丁潔雲勸之無效，此刻聽到了余修竹的話，不由問道：「他們分成這許多組有什麼用？」

酒長劍冷笑一聲：「你不知道是爲了『神鼎眞經』麼？」

「咱們又不是來爭眞經，何必跟人在一起？」丁潔雲對他沒有好感，撇撇嘴道：「萬前輩，咱們救了凌大哥就走！」

余修竹嘆息道：「除非你們如今立即退出此洞，否則待眞經出土之後，秩序必然大亂，屆時要走也來不及了！」

丁潔雲天眞地道：「余大俠，你俠譽滿武林，難道也跟他們一般見識，來爭那本眞經？」

余修竹道：「假如余某得到眞經，立即交給乘蓮大師，請他帶回少林，再召開武林大會處置，或者當衆將它燒毀，免得再生無數的風波！」

「余大俠，你帮咱們救了凌大哥好麼？咱們一救到人便立即出洞！」

酒長劍哈哈笑道：「丫頭實在太天眞！」他轉頭道：「老萬，酒某給你一段時間考慮，只要你還念舊情的，咱們隨時歡迎你加入！」

余修竹道：「酒長劍，你要爭眞經，余某不會干涉你，但請你不要在此做出傷風化的事來！」

酒長劍本來已經轉身出去，聞言不由住步回頭道：「余大俠如果不放心的，請跟着酒某，我也樂得有人做保鏢！」言畢揚長而去。

萬高樓道：「老酒，何不跟老夫合作，凌天鳳反覆無常，實不能相信！」

余修竹道：「萬兄不必再勸他，他如今已與凌天鳳一個鼻孔出氣！」

話音剛落，忽見酒長劍又退了回來，萬高樓喜道：「老酒，難得你還念咱們以前的情份！」

酒名釗低聲道：「剛才我見到一個人鬼鬼祟祟進洞！」

萬高樓哈哈笑道：「你幾時變得如此小胆？」

「不，那人似是萬象！」

萬高棧目光一凝，說道：「又是那番僧？」

「他雖戴了帽，換了俗人常服，還蒙了面，但他走路時那種不可一世的氣概，酒某一眼便能認得出來！」

萬高樓冷哼一聲：「就算他來了又如何？」

酒長劍道：「你當日不在場那裏知道！說不定此人已從凌浩田身上參透出藏經的地點，否則他跟魯巴圖合作，實力不弱，何須這般神秘！」

余修竹頷首道：「有理，聽賴掌門說，他曾與乘蓮大師對過三掌，乘蓮大師受了點傷，萬象因華山弟子在場，心生恐懼，扶傷而逃，照大師估計，其內傷比他還嚴重……」

酒長劍截口道：「剛才酒某都看不出他受了內傷！」

余修竹道：「咱們快追！」他回頭道：「伍兄等下請分別照顧兩個姑娘！」

伍鐘嘿嘿笑道：「多謝關照，伍某也有自知之明，自然跟在背後照顧兩位小妮子！」

衆人在酒長劍的帶領下，穿進另外一條岔道，走了一陣，遇到丐帮的祖長壽，余修竹忙問道：「請問祖堂主是否見到萬象？」

酒長劍插腔道：「一個穿青袍，頭戴冠的漢子！」

祖長壽搖頭道：「咱們自那頭搜過來，不見此人！」

酒長劍謝了一聲，繼續前進，又要入另一條岔道，只走了一會兒，便遇到杜鐵心等人，丁潔雲見凌浩田就在高白雲手中，忍不住叫道：「凌大哥，你沒事吧！」

凌浩田只被封了麻穴，聞聲忙道：「丁姑娘，我沒事，凌姑娘呢？」

丁潔雲把凌英英推前，道：「凌姐姐一直跟咱們在一起，她很担心你！」

凌浩田笑道：「你們放心，我不會有事的，萬前輩，請你照顧她！」

酒長劍冷笑道：「你這小子自顧不暇，還這般風流！」

余修竹剛問了杜鐵心是否見過萬象，聞言又道：「杜堡主，余某有個不情之請，望你大量應允！」

杜鐵心微微一怔，問道：「未知余大俠有何事要杜某辦？」

余修竹道：「如今玉泉洞裏，隱藏風險，危機四伏，不如請堡主解了凌少俠的穴道如何？」

杜堡主道：「杜某解了他的穴道，只怕沒法向羣豪交代！」

「但萬一發生意外，豈不累了他一條生命？」

萬高樓接道：「老夫保證，在諸位未離開此洞時，他亦不離開，如此堡主便可放心！」

杜堡主轉身跟高白雲本人交換了意見，終於解開凌浩田的麻穴，凌浩田謝了一聲，便奔了過來，跟凌英英和丁潔雲站在一起！

余修竹道：「咱們如今分兩路，繼續找尋萬象，若有發現便發嘯示警，否則再在此處集合！」

酒長劍道：「酒某去找凌大俠！」言畢自己快步跑去，余修竹率人去走另一條岔道，沿途又遇到翟通典和呼延漢，未久，玉泉洞裏的人都已知道萬象已潛入來。他們在洞裏找了大半天，都一無所獲，此刻都將希望寄託在萬象身上，希望他知道眞經的下落！

丐帮與華山派的人較多，立即分一部份人守在洞口。提防被萬象得手溜掉！

× × ×

萬象跟在凌天鳳等人之後，半路闖進農舍換了一套衣服和帽子，然後乘馬遠遠吊在他們後面，他不愧是西域第一高手，內傷雖重，但經過兩天的運功療傷，加上西域的療傷聖藥，已癒了七八分。

風雪封路，凌天鳳等人繼續前進，他在遠處，坐在石頭上練功，不久，萬高樓等人亦至，歇在附近，直至天亮萬高樓等人上路，他又等了一會兒，再吃了乾糧，然後策騎上山。

汗血寶馬，果然神駿，腹瀉了兩天，如今已逐漸恢復體力，山路雖然崎嶇，但仍未能難得住牠，一直臨近山峯，萬象才跳下鞍，拉馬上去。

他將寶馬安置在洞外，自己則偷偷溜進去，一入洞，聽得雜沓的脚步聲，他便估計羣豪尚未得手！

萬象根本亦不知眞經藏在何處，只求在別人找到之後，才猝然現身奪之，是故他在洞裏，四處找尋可供容身的地方。

走了一陣，他突然發現酒長劍自岔道口衝了出來，但隨即又退後，萬象是成精的狐狸，自然料到他是去討救兵，是故立即向內掠去？

剛跑了二十丈，又聞另一端傳來脚步聲，萬象驚急之下，四處張望，忽然發覺，所處之地，甬道特別高，而且比其他地方高逾丈幾，他無暇多思，一躍而起，雙脚撐住甬道兩旁的山壁，可是當他身在高處之時，才發現上面的山壁，又有一個山洞。

洞中有洞，莫非眞經便是藏在此處？此念頭在萬象腦海中一閃而過，他縱身一躍，便跳進洞裏。不過山洞只有四尺深，僅可容人坐在上面，但是光綫不足，倒也不虞被下面的人發現！

俄頃，酒長劍帶着余修竹和萬高樓等人在下面經過，不一會兒，又傳來他們跟

祖長壽的說話聲，再一忽腳步聲又遠去！

萬象暗暗慶幸自己能及時找到個藏身之所，他估計任何一個人找到眞經，都不可能輕易離開山洞，一發生爭執就會打鬥，憑他耳目之靈，自然知道，是故放心之至！

可是當他坐了一陣，心中又生疑念：這玉泉洞的甬道似是天然形成，只稍加人工，爲何如今藏身的「洞中洞」上下左右都如此平整，顯然是人工開鑿的！

這一個發現使他的心頭狂跳，立即伸手在山壁上摸索起來，摸了一陣，讓他摸到一塊嵌在壁上的石頭！他微一用力，石頭竟能搖晃，他抑住狂喜，運功於臂，把掌心貼在石頭上，用上「黏」字訣，慢慢將石頭拉出來！

那石頭一尺見方，但厚達兩尺，萬象慢慢轉過身去，伸手到洞裏摸索，一摸之下，便讓他抓到一隻盒子，這刹那，他一顆心興奮得幾乎自口腔中跳出來！

萬象吸了一口氣，慢慢將盒子取出來，盒子一動，他又發覺，好似有什麼東西連着盒子，他略一猶疑，用力一拉，「叮噹」一聲响，原來盒子後面是連着一條鐵鍊。

那隻盒子黑乎乎的，不知是什麼東西造的，萬象用力一扳，竟然打不開！

萬象連忙拉着鐵鍊，不料那條鐵鍊，竟然出乎意料地長，連拉幾手，仍未至盡頭，他只顧拉鐵鍊，却沒提防鍊子互碰，發生「叮叮噹噹」的响聲。

清脆的鐵鍊响聲，在甬道裏格外响亮，「天水帮」和「青劍門」的人正好在附近搜索，聞聲而至。一個大漢首先叫道：「上面有人，快通知帮主！」

又有人道：「用箭將他射下來！」

萬象當機立斷，一手撈住盒子，飛身躍下來，另一掌注滿眞力，遙擊下面的大漢。

下面的人，驟覺頭頂似有千斤閘壓下，大叫走避，可是甬道狹窄，又如何跑得開，幾個閃避不及的，撞在山壁上，立即口吐鮮血，頹然而倒！

甬道裏比上面稍光，萬象看了一眼，仍看不出那隻盒子什麼造的，而且沒有鎖，就似是天然生成的！

說時遲，那時快，陸百謙與易長鋒已經趕了過來！易長鋒心知憑自己兩個人，未必能夠從萬象手中奪得眞經，是以大聲叫道：「萬象在此！」

萬象趁他分神，趁機向他發出一掌，易長鋒見機，及時退後，再翻掌卸去其掌力，如此才堪堪抵敵得住！

陸百謙把全身都貼在山壁上，掌風一過，他立即抽刀向萬象斬去！

萬象心知若不立即解決此兩人，待羣豪趕來，再無機會離開，是故當他向易長鋒發掌時，已悄悄拋下盒子，另一掌向陸百謙拍去！這一掌跟剛才那一掌不同，使的是暗勁，沒一絲風聲，陸百謙只求快，不曾仔細觀察，回身揮刀便砍，剛好向他手掌湊上去！

萬象掌力一比，陸百謙猛覺一股令人窒息的暗勁襲體，知道不妙，一邊收刀後退，一邊提氣護住心頭，可是依然逃不過此刼，只見他張口噴出一股血箭，雙脚晃盪，就像喝醉了酒般！

易長鋒見狀大驚，躲在陸百謙身後，大聲道：「萬象，你快交出眞經，你跑不了的！」

萬象殺機盈眶，喝道：「快讓開，否則連你也斃了！」

話音剛落，忽聞一道尖銳的嘯聲傳來，嘯聲在甬道裏迴盪，隆隆發發，益增氣勢，震得衆人耳鼓嗡嗡作响，頭頂上的沙石，紛紛揚揚飛下來！

俄頃，嘯聲遏，有人傳音道：「萬象，老衲跟你那一戰，尚未分出勝負，可別溜掉！」

萬象認得是乘蓮的聲音，心頭大悸，拾起盒子，將它納入懷裏，揮掌向易長鋒撲去！

× × ×

余修竹等人在甬道裏搜索萬象的踪跡，這才發現原來此刻聞風而來奪經的人，已大大超出他先前的估計，最低限度也超出十個組合！

凌浩田可沒將那本眞經放在心上，低聲問伍鐘：「前輩那天因何也到嵩山白馬坡？」

伍鐘笑嘻嘻地道：「還不是你跟凌丫頭指引的？不過酒鬼比你倆早到！」

凌英英訝然問道：「你跟在咱們背後麼？」

伍鐘又一陣笑。「酒鬼還不至於這般缺德，偷聽人家說情話！你記得那晚在傍山村姓夏的老頭家……嘻嘻，酒鬼那天剛好在村後林裏過夜，你們兩個無端端出林又進村，讓酒鬼發現！但酒鬼得先聲明，我只悄悄跟你們到夏老頭家外面，可沒進去！」

凌英英早已滿臉通紅，垂首躲在凌浩田身後，凌浩田亦頗尷尬。伍鐘笑嘻嘻地道：「第二天一早，酒鬼跟你們隨在曹老財家附近，我是跟着余大俠去的！」

丁潔雲忽然把凌浩田拉到一旁，問道：「凌大哥你……」她說到一半，已泫光欲滴，再也說不下去。

凌浩田訝然問道：「丁姑娘，你怎樣啦？」

丁潔雲咬咬下唇，澀聲道：「我沒事了，你走吧！」

伍鐘一把將凌浩田拉開，道：「小凌，你痳煩了！酒鬼問你，你到底要娶那一個，還是兩個都要？」

凌浩田臉紅過耳，訥訥地道：「前輩，你說到那裏去了？我，我根本……配她們不起！」

「但以我看，她倆都鍾情於你！小凌，天下最痳煩的便是女人，一個已夠頭痛，你還想娶兩個？」

他們停在原處，萬高樓等不到人，趕了回來，問道：「你們三個人站在此處作甚？」

忽然背後又有人呼道：「英兒，你快過來！」

凌英英抬頭望去，只見父親神色嚴厲瞪着自己，旁邊笑嘻嘻地站着酒長劍，背後還有她哥哥和師兄。

萬高樓道：「凌天鳳，你憑什麼對老夫義女，大呼小叫？」

凌天鳳大笑：「想不到今日居然有人

跟凌某爭女兒！就算你是她義父，難道比我這個生身父親還親？」

萬高樓不由啞然，凌天鳳又說道：「英兒，你到底過不過來？莫要老父相强才肯！」

凌浩田忍不住道：「你爲了達到殲滅『天水帮』和『青劍門』的目的，而要迫女兒嫁給酒長劍，這還……像父親麼？」

萬高樓大笑，道：「堂堂的『中原大俠』，原來連自己女兒也出賣，眞是武林奇聞！」

凌天鳳大怒道：「你這小子滿口胡言，破壞老夫的聲譽，今日非敎訓敎訓你不可！」

凌浩田道：「我沒有胡說，不便你問你的女兒！是我跟她親耳聽見的！」

酒長劍喝道：「你是什麼東西，敢在此大放厥詞？凌姑娘不跟她父親，難道一個黃花閨女，跟你四處跑反而有理？」

萬高樓冷冷地道：「老酒，你莫忘記他們有夫妻之名！」

凌天鳳道：「此事是你一手做成出來的，虧你還有胆開腔！老夫不同意！」

酒長劍接道：「凌姑娘也不同意！她素來孝順，也一向聽話！」

凌英英鼓起勇氣道：「爹，我是不回家了，你便當作沒生我這個女兒吧！」

「豈有此理，二十年撫育之恩，便憑一句當作沒生過，就可了結？」

凌英英吸了一口氣，道：「女兒當日咒下毒誓，今生非……凌大哥不嫁，我不能反悔，也不想反悔！」

凌天鳳道：「你姓凌，他也姓凌，怎可結成夫妻？簡直荒謬！」

萬高樓道：「你連女兒的終身幸福也可以出賣，同姓結合，又有何不可？何況他們根本沒有血緣關係！凌天鳳，你可知道酒長劍年紀比你還大麼？」

「凌某要怎樣處置自己的女兒，是我自己的事，外人管不得！萬高樓，你敢冒大不韙管我家事？」凌天鳳轉頭對女兒，聲音轉柔。「英兒，爹只生你一個女兒……咳咳，大人的事，你們很難一一明白，只要你回家，一切都好商量！爹也絕不會毁你的幸福！唉，只可惜你娘死得早，否則這種事也不用我操心！」

他一提起亡妻，凌英英心弦震動，不由有點意動，問道：「爹，你眞的不再迫我？」

「爹的苦心你一時難明，日後回家再慢慢跟你解釋！」

萬高樓道：「英兒，你爹沒有正面答覆你哩！老酒，你聽清楚沒有？他答應將女兒嫁給你，只是一種『苦心』，說不定陸百謙死後，他又反悔了！」

凌天鳳沉聲道：「萬高樓，你三番四次破壞凌某父女感情，到底意欲何爲？英兒，快過來！這是你最後一個機會，難道你跟這小子，會有幸福？」

凌英英心頭一片混亂，轉頭望望凌浩田一眼，凌浩田臉色甚急，却毫無表示，使她更爲意動！

就在此刻，易長鋒的叫聲，遠遠傳來，在旁看熱鬧的人，立即向聲音來源奔去！凌天鳳也顧不得女兒，拉着酒長劍的手，道：「酒兄，咱們快去！」

刹那間，人流不斷自凌英英等人身旁跑過，凌英英剛升起的一絲希望，又再泯滅，暗道：「爹將那本眞經，看得比我還重要，我……還能相信他的話麼？」

混亂中，忽聞凌浩田脫口叫道：「師父！」

只見人羣中，夾雜着白光和姚遠等人，姜玉英也與姚氏兄弟在一起！

白光見到凌浩田，好像已將往事，全然忘記，喜孜孜地道：「聽兒，爲師找得你好苦，快過去看看？」

凌浩田有點猶豫，不料一隻手掌忽然伸了過來，抓住他的手臂，凌浩田抬頭一望，却是姜玉英！

姜玉英眉目含情，嘴角生氣，嬌笑道：「師哥，你忘記小妹了？快去啊，你不知道，自從你走了之後，師父跟我都不知如何掛着你！」

凌浩田腦海中想起在四海鏢局那一夜的情景，精神恍惚，有點不由自主地跟着她向內跑去！

丁潔雲叫道：「凌大哥！」

凌英英冷冷地道：「他自作賤，忘不了那賤人，還喚他作甚！」

萬高樓道：「小凌不是那種人，咱們也過去看看！」伍鐘一手抓住一個，向內跑去！

× × ×

易長鋒見萬象來勢洶洶，大吃一驚，此刻活命要緊，什麼道義和眞經，都可以暫時拋去一邊！只見他雙掌一推，把陸百謙向萬象送去！

陸百謙大驚：「易長鋒，你這狗娘養的……呀！」話音未落，萬象已飛起一脚，將其踢飛！

陸百謙落地之後，已不能動彈！易長鋒趁此良機，長劍挾勁向萬象攻去！

萬象大喝一聲：「擋我者死！」左袖一捲，拂開長劍，右掌當胸印出！

易長鋒扭腰一閃開，長劍迴削其右手腕！

萬象手腕一翻，食中兩指在劍脊上一彈，長劍盪開尺餘，萬象左袖自劍隙中透進，一股袖風直撞其胸！

易長鋒如胸中刃，只覺氣血一陣浮動，退了兩步，又高聲呼叫：「萬象在此，眞經在他身上！」

「找死！」萬象怒哼一聲，身法如同鬼魅，迫至易長鋒身前，易長鋒拚死揮劍抵擋！

萬象急如星火，左掌透袖而出，一般凌厲的掌風，隨之而生，易長鋒只覺長劍去勢一滯，立時露出空門，萬象右掌乘機印出！

易長鋒避無可避，左掌迎起，「蓬」的一聲响，如喝醉了酒，蹌蹬而退！

萬象正想撲前，就在此刻，背後已傳來乘蓮的叫聲：「萬象看掌！」

萬象及時轉身，迎起一掌！他不待掌風接實，彈身而退！山壁上那條鐵鍊，似乎長不見盡頭，仍尾追着他！

乘蓮標前一步，袖袍一捲，右手一落，抓住鐵鍊，用力一拉！

盒子自萬象懷裏一跳而出，萬象及時握住，兩人同時用力一拉！奇怪，那鐵鍊看來細小，但在當世兩大高手用力拉動之

下，竟然夷然無損！

此刻，附近的羣豪已聞聲趕來，乘蓮料他已逃不掉，突然鬆手，飛身向萬象撲去！

萬象料不到他會突然鬆手，驟失重心，連退幾步，幸而他反應快，腿上功夫又紮實，很快便穩住樁子，回身飛起一脚，把易長鋒迫得貼壁而立，左袖順勢一掃，拂在易長鋒腰上！

易長鋒只覺他那一掃之力，强勁無比，雙脚浮動，直向乘蓮飛去！萬象乘機向前奔跑，可是他剛跑了七尺，那條鐵鍊已經拉直，看來已至盡頭，而鐵鍊的另一端，九成是連在山腹裏！

乘蓮伸手接住易長鋒，閃身向前，萬象急驚之下，奮起神力，用力一拉！他這一拉，怕有千斤之力，但竟沒法將鐵鍊拉斷！

乘蓮哈哈大笑。「萬象，依老衲之見，你還是將眞經放下，跟老衲到外面去決鬥生死！」

萬象此刻幾巳失去神智，猛地提起一口眞氣，佈滿雙臂，盡力向後一扯！

鐵鍊果然被他拉脫山腹，但與此同時，甬道頂的沙石却紛紛飛下，脚底下也傳來一個悶雷似的响聲！不但羣豪呆若木鷄，就連乘蓮和萬象亦都一愕！

地下雷聲越來越响，羣豪相顧失色，不知是誰突然高聲叫道：「快逃，要地陷了！」

叫聲未了，已有人開始向外奔跑，這就像是一場瘟疫，迅速傳來，人人爭先奪路，但跑在前面的，又跟迎面趕來的人，擠在一起！

就在此刻，「轟隆」一聲响，頭頂上的沙石又不斷掉下來，人聲吵雜中，遠處有人叫道：「封洞了，前面的洞口倒坍，封住出口了！」

那聲剛了，後面也有人發出同樣的悲鳴！

乘蓮大聲喝道：「大家不要慌亂，快找找有沒有出口！」

凌天鳳道：「此段甬道沒有岔道，不用找了！」

「那就把沙石挖開！」

可是响聲仍然未遏，山壁不斷震動着，自上面鬆下來的沙石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有人被大石撞着頭顱，腦裂而亡！

霎時間，被山石擊斃擊傷的人，越來越多，武功高的見武功低的向自己這邊擠過來，都以武力阻攔之，一時間這裏秩序大亂！

凌浩田掙脫了姜玉英的手，向後擠去，大聲道：「英英，丁姑娘！」

萬高樓放聲道：「小凌，咱們在這裏！」凌浩田急忙擠過去，問道：「你們有事麼？」

丁潔雲道：「咱們沒事，你呢？」

忽然有人叱道：「噤聲！咱們今日被困在這裏，都是萬象一手造成的，先殺了他吧！臨死前能看看那眞經一眼，死了也心甘！」

他的建議立即得到羣豪的贊同，眞是一呼百諾，衆人齊向萬象擠去。凌浩田眼看即將與凌英英她們團聚，不料又被人潮冲開！

萬象見羣情洶湧，饒得他藝高胆大，此刻亦嚇得臉無人色，他及時大喝一聲：「停！且聽我一言！」

話音剛落，而這裏忽然暗無天日，伸手不見五指，原來通氣孔巳因山腹震動，而為泥沙淤塞！

萬象反應極快，立即低頭向旁鑽去，可是他忘記懷中盒子連着一根鐵鍊，鍊子垂在地上，給人踩住，根本跑不動！

乘蓮見情況這般混亂，恐死傷大增，忙道：「諸位施主，請大家冷靜一下，否則大家很快便會被悶死！」

不知是誰在黑暗中建議道：「只要將這裏的人減少一半，大家便可多活一倍時間！」

「不錯！」料不到這個建議也大有人贊同，更有些人乘機向身畔的女人摸索！

只聽姜玉英尖叫一聲：「白光，快救我，有人摟住我！」

白光冷冷地道：「忍耐一下吧，連命都保不住，還怕被人摟摟抱抱！」

凌浩田隔遠聽見，心如刀割：「師父原來如此涼薄，枉我以前還一直視之為神明！」他對姜玉英雖無好感，但此刻仍奮不顧身向她那邊擠去！

說時遲，那時快，忽然「轟隆」一聲巨响，地底忽然陷落，甬道上的羣豪，全部跌了下去！

地底之下，竟然有道斜坡，羣豪如滾地葫蘆，不斷向下滾去！一時間，慘呼的驚叫聲，不絕于耳，就似世界末日！

斜坡似無盡頭，羣豪連滾帶爬，也不知經過多久才驟然停住！原來那裏地勢已平！

乘蓮以及萬象最早爬起來，打量四圍環境，此刻羣豪依然處身在山腹中，這山腹似乎中空，人置其中，並不覺得侷促，山壁有裂痕，山風由此吹入，嗚嗚作响，懾人心魄。

乘蓮抬頭向上望一望，黑黝黝的，看不到盡頭，再回頭看脚下，下面亦似不見盡頭。

余修竹自地上爬上來，只覺渾身上下疼痛無比，他忍着痛，大聲道：「請能夠站起來的人，都站起來，統計一下生存的人數！」

紛紛自地上站起來的人，大多是武功高强者，凌浩田此時內力巳强，巳臻一流高手之境，遇到事故，自然能夠產生反應，他能夠保住生命，不足為奇，而丁潔雲與凌英英居然也能夠站起來，却使他大感意料，忍不住跑了過去。「英英、丁姑娘，你們都無事？」

萬高樓自地上爬起來，道：「你兩個老婆能夠活下來，還得多謝老夫！」

他這句話，使得三個人都同時面紅過耳，尷尬地說不出話來！半晌，丁潔雲才道：「老前輩，你……胡說什麼？」

「嘻嘻，瞧你這模樣，心中還暗暗感激我哩！」

伍鐘斷了一臂，好不容易才爬了起來，說道：「小凌，全靠萬兄制伏兩個丐幫弟子，讓他倆做墊子，兩位姑娘才能夠平安！」

「多謝前輩！」凌浩田黯然道：「只是因此而傷害了兩位丐帮弟子，晚輩難以心安！」

萬高樓不以為然地說道：「他倆如不被老夫制伏做墊子，也得跌死，臨死能夠挽救兩條生命，死後還免得下地獄哩！丐帮弟子一生受盡別人的恩惠，也該報答一下！」

「可是他倆不是自願的！」

萬高樓不悅地道：「那你殺死老夫替他們報仇吧！」

凌浩田連稱不敢。

凌英英眼睛不斷找尋他父兄，她只見到凌天鳳、凌英傑和岑原，心頭一凉，暗道：「不知大哥如何？」

酒長劍大聲道：「咱們是爬上去還是爬下去？」

高白雲道：「當然是向上爬，誰知這下面有沒有出路！假如沒有出路，下去之後，又得上來，豈不費勁？」

酒長劍冷笑一聲：「難道上面便有出路？」

杜鐵心道：「不如先派幾個人下去探路，假如有出口的，再上來通知……」

凌天鳳截口道：「杜堡主言之有理，可去探路的，當然由你帶領！」

杜鐵心冷哼一聲：「就由杜某帶領又如何？未知凌大俠肯不肯跟杜某下去？」

呼延漢道：「每個組合派兩個人下去探路，最公道！」此言一出，羣豪都轟聲應好，不料上面又陸續有石頭滾下來！

乘蓮當機立斷，道：「大家都下去吧，留在此處危險！不過希望施主們都能夠保持冷靜，千萬莫爭先恐後，以免多死傷，萬象，你我兩人押後！」押後當然最危險，乘蓮提萬象的名，自然是看得起他，萬象欣然答應。

翟通典問道：「誰來帶頭？」

乘蓮道：「萬高樓與酒長劍兩位施主在否？請兩位帶頭！」

萬高樓道：「可惜萬某雙臂巳殘，且有一點微跛，只怕未能完成任務！」

凌浩田脫口道：「萬前輩，晚輩代你！」他轉頭低聲：「請前輩照顧她們！」

凌天鳳冷笑，道：「你是什麼東西，敢帶領咱們？」凌浩田大窘，一時無語以對！

萬高樓冷笑道：「凌大俠素來急公好義，為善不甘後人，那就請你先行吧！」

凌天鳳正想答應，可是回心一想：「老夫何不留些氣力爭眞經，跟這小子爭什麼氣？」當下道：「凌少俠後生可畏！就讓他吧，何況武林也該有接班人！」衆人都猜到他的心意，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沒人說破，最後還是由凌浩田跟酒長劍首先下去。

平地之下，山型十分陡直，難以攀登，凌浩田借了一對匕首，握在掌中，慢慢降落，他效法上次從絕谷爬上去的方法，以匕首代替手指，不斷下降，速度甚快！

酒長劍心中暗道：「原來這小子居然不傻！」當下亦效此法，慢慢降下。約莫降了五、六十丈，巳至地底，只覺下面的風聲更盛，嗚嗚地响個不停！

凌浩田首先到地底，見山型有逾尺餘的裂縫，走前觀望，他只看了幾眼，便叫了起來：「絕谷，咱們在絕谷之中！」

他忍住掌心的疼痛，用匕首把裂縫兩旁的泥土挖掉，直至可容人出入為止！凌浩田鑽了出去，撲面便是一陣風雪，目光一及，登時呆住了！

原來的絕谷，溫暖如春，似世外桃源，但此刻却滿目瘡痍，樹木倒塌，連斜對面的一堵山壁也裂開，還塌了一片，風雪便由那處不斷湧入，由於沒有去處，北風在谷中不斷打旋，所以把棗樹都吹倒了！而原有那個泥潭，也因為被倒塌的山壁覆蓋，巳不知在何處！

他喃喃地自言自語道：「怎會變成這個樣子？」

酒長劍也鑽了出來，道：「這是什麼地方？」

「這便是晚輩跟萬前輩以前住過的絕谷！」

「跟他說的不一樣嘛！」酒長劍道：「那邊的山型缺角，也許可以出去！快通知他們下來！」

凌浩田鑽回山腹中，大聲向上高呼：「下面有出口，請大家下來！」

這句話傳到上面，引來一陣歡呼聲。乘蓮跟萬象和魯巴圖師徒，不斷以人力接往自上面滾下來的石頭，幸好石頭不甚大，但也累得他們雙臂發痳。

余修竹大聲道：「大家脫下外衣弄成繩子把人吊下去！」羣豪立即忙碌起來，但有幾個自忖武功高的，早巳急不及待，效法凌浩田，以匕首利刀代臂爬下去。

萬象催促道：「快！貧僧氣力快用盡了！」

乘蓮喘着氣道：「不用緊張，上面滾下來的石頭漸漸少了！」果然不久便沒有石頭滾下來，萬象立即盤膝坐下調息。

羣豪都將外衣脫下來，撕作兩片，接駁起來，最後把死者的衣衫也都脫下來，才勉强夠長。丁潔雲忽然走了過來，顫聲道：「前輩，凌大哥的師父和師姐都死了，死得好慘！」

萬高樓冷冷地道：「他早就該死！」

余修竹道：「下面巳傳音上來，『衣繩』離地只差丈多，請大家依序下去，每次最多兩人，以免把繩弄斷！」羣豪本來各懷鬼胎，但在死神威脅下，却充份合作起來，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也暫時拋在一邊！

杜鐵心道：「先讓女人下去！」

萬高樓對丁潔雲和凌英英道：「你們兩個下去小心一點！相信傻蛋會在下面接應！」

× × ×

凌浩田通知了上面的羣豪，又鑽出裂縫，谷中風大如舊，却不見了酒長劍，他吃了一驚，立即大聲呼叫！風雪過去，視野一清，他才發現酒長劍在對面山壁上，緩慢地爬動着！

瞧他的動作和速度，十分吃力，身上的衣服貫滿了風，使他行動更加緩慢！忽然，他又慢慢退了下來，跳回谷中，直喘大氣。

凌浩田走過去，問道：「酒前輩，爬不上麼？」

酒長劍張開雙掌，掌心皮膚早巳被磨破，血肉模糊，而那一對匕首刀刄早巳翻捲，他冷哼一聲，道：「如果不是這樣，老子一定可以爬上去！」（下期續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徐少華夜訪千毒谷，谷主接見了他，徐少華敘述了雲龍山莊被毀的經過，谷主認爲是有人借千毒谷的「黑煞掌」去行兇，而嫁禍給千毒谷的，申言非把兇手找出來不可，谷主還熱情地招待徐少華吃宵夜，隨後，徐少華返回旅店中，才覺得頭有點昏，忙提聚眞力一試，却是提不起來，這才知道自己中了「散功毒」，徐少華、史琬、藍如玉無法可想，決定往洪澤湖去想辦法，此時，在旅店中他們又認識了一少年叫紀南，一見如故，四人結爲兄弟，紀南知道徐少華中了毒，便去把解藥找來，但是此刻徐少華却又失踪，使史琬、藍如風焦急萬分……

丐幫衆弟子

「好、好！」史琬負氣的道：「算你有理。」

天色漸漸亮了，店伙送來臉水，三人各自回房盥洗，接着店伙又送來早餐，三人都無心再吃，就去櫃上結帳。

胡老四、余老六也趕着走出，眼看不見了徐少華，却多了一個紀南，他們兩人都是老江湖，自然不會多問。

小厮已經牽着馬匹在店口伺候，徐少華的一匹馬正好給紀南乘坐，大家一起上馬，直等出了北門，史琬才告訴胡老四、余老六，大哥失蹤的經過，自己一行人要去追祖東權的事，大概說了，五匹馬就急着趕路。

他們雖然急着趕路，但有胡老四、余老六兩個老江湖跟着，一路打尖食宿，都不用史琬他們操心。

一連兩天，都沒有祖東權的消息，第三天旁晚，趕到永康鎭，原是個大鎭甸，依了胡老四就打算在這裏落店；但史琬眼看天色還早，堅持要多趕一程。

毒死卸甲廟

胡老四道：「再下去只有卸甲店、殷家澗兩處村落，但都是小村莊，可沒有投宿之處了。」

史琬道：「沒有投宿之處，附近總會有甚麼廟宇祠堂，一樣可以坐息，我們要找到祖東權，才能救大哥，又不是出來遊玩的。」

胡老四應着道：「那就到卸甲廟去休息好了。」一面就要余老六到鎭上去買饅頭鹵菜，準備晚上食用的東西，自己却縱馬先行，替三人領路。

卸甲廟是在一座小山麓間，離開卸甲店還有三里來路，小山麓面臨大路，兩邊都是一片綿密的松林。卸甲廟不算是大廟，也有兩進廟宇。

這時天色已黑，北風勁烈，馬上人耳朶、鼻子都被吹得隱隱作痛，連握繮繩的五指也快凍得痲木了！

胡老四一騎領先，馳到廟門口，一躍下馬，搓搓雙手，口中呵着白氣，說道：「總算到了！」

紀南、史琬、藍如風三人跟着下馬！

胡老四一手攏着馬頭，說道：「天氣這麼冷，三位公子還是把馬匹牽到裏面去吧！」

卸甲廟山門並沒有關，兩扇高大木門只是半開半闔，山門裏面一片漆黑，不見一點燈光。

胡老四拉着牲口走在前面，自言自語的道：「奇怪，這廟裏住着幾個和尚，怎麼會沒有一點燈火的？」

紀南笑道：「做一和尚撞一天鐘，一天的鐘撞完了，自然去睡覺了。」

四人把馬匹牽到廊下。胡老四說道：「在下進去找一個和尚來，給咱們燒些熱水。」

藍如風道：「人家已經睡了，怎好去叫醒他們？」

胡老四道：「沒關係，這裏香火不盛，給他一両銀子，保管他歡天喜地的起來給咱們燒火呢，三位公子先到大殿上坐，在下這就進去。」

口中說着，當先跨進大殿，但他只走了三幾步路，咀裏就「啊」了一聲道：「甚麼人睡在大殿上，差點絆我一跤！」隨着話聲，「唰」的一聲打亮了火摺子，火光一閃，不由得怪叫一聲，連連後退！

他不用說，後面三人是跟着他走進來的，火摺子一亮，也全看到了。

大殿上七橫八竪躺着十幾個人，只要看他們有的撲臥，有的仰躺，有的雙手捧着肚子，彎腰側臥，絕不會是在睡覺，何況寒天臘月，也沒有人會躺在冰冷的地上睡覺的！

史琬咦了一聲，說道：「胡老四，你去看看他們是怎麼一回事？」

胡老四跑了一輩子的江湖，自然不會害怕，一手執着火摺子，朝離他最近的一個彎腰看去，就站起身道：「這人好像中了毒，咀角裏流出來的血比墨還黑！」接着又用火摺子照着一連看了兩人，又說道：「他們都已死了，情形一樣，是中毒死的。」

紀南聽得一怔，說道：「會是中毒死的？」

胡老四點着人數，又道：「一共是二十五個人，這些人衣衫襤褸，有些人身邊還有痲袋，像是窮家帮的人！」

紀南在他說話之時，走近一具屍體，俯着身子，仔細地察看了一陣，才站起身來。

藍如風這兩天來，一直留意着這位新結交的二哥，這一路上，大家一直縱馬急馳，他不但沒有落後，而且神態從容，這可以看出他騎術相當不錯，雖然還不知道他武功如何，至少已可看出他也是會武的人了。

此刻看他俯下身子仔細察看死者的中毒情形，心中不禁一動，忖道：「如果他不懂毒藥，就不會這般仔細察看了，莫非他也會使毒？」心念閃電一轉，這就走到紀南身邊，問道：「二哥可曾看出來了？他們是中了何種毒藥致死的？」

紀南被他問得不覺楞得一楞，才道：「這些人流出來的都是黑血，自然是中了極厲害的毒藥，四弟出身用毒世家，我正想問你呢！」

藍如風心思愼密，看他方才給自己問得楞住了，這一神情那會看不出來？一面說道：「這些入本來好像圍坐在大殿上的，被人一舉把他們毒翻，自然不是在飲食中下的毒了，那麼很可能是被人點了毒香，或者聞到了毒粉才中毒的，二哥說得不錯，不論是聞到毒烟或者毒粉，但能立時置人於死地，這種毒藥毒性之烈，就非同小可了！」

史琬氣道：「又是千毒谷的人幹的好事，千毒谷這些人眞是該死！」

紀南沒有作聲。

就在此時，只聽一陣急驟的蹄聲由遠而近，傳了進來。

胡老四道：「是余老六來了。」

話聲未落，只見余老六已經馳到山門口，一躍下馬，手中捧着一大包的食物，走了進來，目光一注，不覺咦道：「這些人……」

胡老四道：「全部中毒死了！」

余老四臉色乍變，說道：「會是丐帮的人……哦，這就不妙！」

胡老四畢竟是個老江湖，看出余老六神色有異，這就問道：「你到底遇上了什麼事？」

余老六道：「我在路上發現不少丐帮的人，朝這條路趕來，這裏果然發生了事情，我看我們還是及早離開的好，否則遇上了就難保不發生誤會……」

剛說到這裏，陡聽山門外傳來一聲牲口的慘嘶，余老六騎來的一匹馬已經倒了下去！

胡老六爲人機警，立即把手中火摺子熄去。

只聽山門外有人大聲喝道：「千毒谷的小輩聽着，你們乖乖的出來受縛吧！」

藍如風皺皺眉道：「這倒眞是說起曹操，曹操就到，丐帮的人來得好快！」

史琬道：「出去就出去，這些人又不是我們毒殺的，丐帮也總得講理，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余老六的坐騎射死，天下那有這種道理？」

紀南道：「三弟，慢點！」

只聽門外那人又大聲喝道：「呔，千毒谷的小輩，你們再不出來受死，躲在廟裏，能躲一輩子嗎？」

紀南道：「胡老四，你把火摺子點着了。」

胡老四依言點亮了火摺子。

紀南說道：「三弟，四弟，我們都出去。」

徐少華不在，他是二哥，當然由他作主了，他却也不失爲做二哥的氣概，話聲一落，大步朝外走去。

藍如風朝史琬看了一眼，兩人隨着走出。胡老四，余老六也跟了出來。

山門外，夜色朦朧，一片草坪上，少說也有二十幾個人，站在前面的三人，年紀較大，每人手中都拿一支打狗棒，嚴陣以待。

紀南走在最前面，跨出廟門，就在階上站停，目光一抬，拱拱手，朗聲道：「諸位都是丐帮的人？」

那前面三個老乞丐眼看從廟門中走出來的只是三個年輕小伙子，一身打扮，就像讀書相公，只有跟在後面的兩個，穿着

大褂，手中執了鋼刀，心頭不禁有些狐疑，三人對看了一眼，由左首一個老丐說道：「不錯，咱們是丐帮的人，你們是千毒谷的人了？」

紀南輕哼一聲道：「諸位要找千毒谷的人，那是找錯人了，在下兄弟因貪趕路程，才到這裏來借宿的，剛才余老六就是從鎮上買了食物趕來，不想諸位不問青紅皂白，就射死他的坐騎，在下久聞丐帮以忠義傳帮，怎地如此魯莽行事？諸位要在下出來，現在在下兄弟出來了，諸位總該有個交代吧？」

他說得不徐不疾，不卑不亢，却詞鋒犀利，咄咄逼人！

史琬和藍如風都聽得暗暗點頭，這位二哥硬是要得！

為首三個老丐看他侃侃而言，不覺為之一怔，右首一個重重哼一聲道：「你說咱們鳳陽分舵的弟兄不是你們殺的，那是什麼人殺的？」

紀南冷笑道：「你們這些弟兄是身中劇毒而死，至於什麼人下的毒，在下兄弟如何知道？」

右首那人又道：「你們不是千毒谷的人，有何證據？」

「笑話！」紀南說道：「在下兄弟不是千毒谷的人，就是不是，這要有什麼證據？」

中間老丐眼看這三個年輕人氣宇不凡，倒也有些相信，回頭朝左右二人道：「張兄，任兄，我看這三人年紀不大，說得也不像有假，先問問他們來歷再說。」

左首一個點頭道：「柏長老說得是。」一面抬目道：「好，你們三個是那一門派的人，報個萬兒來，只要說得不假，就沒你們的事了。」

紀南道：「在下兄弟沒有門派，在下紀南，他們一個是我三弟史元、一個是四弟藍如風，還有是胡老四、余老六，咱們前天早晨從桐城來，方才因急着趕路，沒在永康鎮落店，打算到卸甲廟來過夜的，余老六為了購買食物，所以到得較遲，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咱們並不知道，在咱們到達之時，廟裏的人業已中毒死亡多時，事實如此，信不信就隨你們了。」

右首一個道：「三位不在永康鎮落店，急着趕路，不知有什麼事？」

史琬冷聲道：「二哥已經和你們說得很明白了，廟裏這些人中毒而死，和我們無關，我們不在永康鎮落店，是我們的事，丐帮管得着嗎？」

中間的柏長老道：「張兄、任兄，算了，咱們走吧！」

他話聲甫落，突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冷笑道：「虧你姓柏的枉是丐帮長老身份，闖蕩了幾十年的老江湖，竟然和三歲孩子差不多，給人家幾句話就打發了！」

此人話聲低沉，似是發自左首一片松林之中。

柏長老突然回過頭去，喝道：「朋友是什麼人？」

那低沉聲音尖笑道：「難道我說錯了？下毒的眞是千毒谷的人，當面錯過，豈不可惜？」

柏長老喝道：「朋友請現身出來，說說清楚，誰是千毒谷的人？」

那人低笑說道：「我說得還不夠清楚嗎？難道丐帮連千毒谷主姓什麼都不知道嗎？」

紀南一臉怒容，轉臉朝左首松林中叱道：「朋友胡說八道，挑撥是非，你給我出來。」

但林中闃然無聲，再也沒有人說話。

柏長老一張佈滿了皺紋的老臉，神色劇變，兩道烱烱眼神一下落到紀南身上，沉笑地說道：「紀公子總聽到了？你果然是千毒谷的人，老化子差點給你混矇過去了！」

紀南怒笑道：「笑話，就是因為千毒谷主姓紀，天下姓紀的人，就都是千毒谷的人了？」

柏長老大笑道：「你雖然不承認，但方才那位朋友又豈會無的放矢？」

右首那個姓張的突然逼了上來，瞋目喝道：「姓紀的，不論你是不是千毒谷的人，今晚非把你們拿下不可。」

藍如風本來對這位「二哥」，就已有些起疑，如今給那低沉聲音一說，更覺得大哥的失蹤，紀南有着極大嫌疑。

試想大哥去見千毒谷主，回來就中了散功奇毒，無巧不巧，第二天客店中就來了紀南，他先和自己搭訕，進而跨入大哥的房間，拉攏自己三人，又提議結為口盟兄弟，當晚他匆匆出去，直到三更過後才回來，大哥也在此時失蹤，他還諉稱跟祖東權認識，要來了解藥。

如今想來，他可能眞是千毒谷主的人，自己和史琬還相信他的話，一起來找祖東權，有這兩天時間，千毒谷的人劫持了大哥，早已遠在百里外了，自己和史琬豈不是受了他的愚弄？一念及此，立即跨上一步，左手朝姓張的老丐一擺手道：「且慢！」

姓張的老丐，乃是丐帮八位長老之一，聞言之後洪笑道：「小子，你們還有何說？」

藍如風沒有去理他，轉身朝紀南道：「紀兄眞的是千毒谷的人？」

紀南一怔，望着他苦笑道：「四弟也不相信我嗎？」

藍如風冷聲道：「事情未免太湊巧了，使人不無可疑，紀兄如若眞是千毒谷的人，你們劫持大哥，究竟所為何來？大哥現在何處？也希望你坦白說出來。」

史琬睜大雙目，問道：「原來你瞞着我們，大哥就是你們劫持走的。」

紀南急得滿臉通紅，頓足道：「這眞是從何說起？三弟、四弟，咱們是口盟兄弟，難道我會害大哥不成？」

丐帮三位長老看他們兄弟之間忽然起了爭執，也覺得事出突兀，暗暗詫異，聽他們口氣，好像是他們大哥被千毒谷的人擄去，和姓紀的有關，如此看來，這姓紀的果然是千毒谷的人了！

「哈哈！」柏長老大笑了一聲道：「姓紀的，連你兩個兄弟都說你是千毒谷的人，你還有什麼好狡賴的？」

張長老打狗棒突然揮起，身形一晃，朝紀南欺去，口中喝道：「老化子先把你拿下了，再找紀千里算帳去。」

「且慢！」藍如風左手一攔，說道：「我要他先說出大哥的下落來。」

紀南急道：「四弟，你……請你相信我……」

張長老厲笑道：「小子還不讓開，丐帮二十五條人命，都喪在他手裏的，老化子先把他拿下了。」

藍如風道：「丐帮的人，確實不是紀南下的毒，他和我們從桐城一起來的，這一點，我可以證明。」

張長老嘿然道：「你們本來是一夥的，你的話能證明什麼？再不讓開，老化子對你就不客氣了。」

史琬叱道：「你嚕嗦什麼？」刷的一聲，掣出長劍，一面回頭道：「三弟，你不用理他，今晚非要姓紀的說出大哥的下落不可。」

她叫藍如風「三弟」，就是不承認紀南是二哥了。

紀南道：「三弟、四弟，你們聽着，我若是劫持大哥，我就不得好死！」

張長老眼看史琬拔出劍來，攔着自己，不由大怒，厲喝道：「好小子，你們三個今晚一個也不能放過。」打狗棒一挑，朝史琬直搗過去。

史琬冷笑道：「你要和本公子動手，那差得遠呢！」長劍倏忽一轉，劃起一道劍花，朝打狗棒削去。

她只當張長老的打狗棒是竹做的，存心一劍把它削斷，那知劍棒交接，响起「嗆」的一聲，對方這支打狗棒竟然是精鋼鑄製的，不但沒有把它削斷，反而震得握劍虎口隱隱生痛，她內力當然不如張長老的深厚，當場就被震退了一步。

張長老怒笑道：「老化子是不是比你差得很遠？」手腕一振，打狗棒幻起五六點黑影，分向史琬身前幾處大穴襲到。

史琬錯把對方精鋼打狗棒當作竹棒，那只是一時大意，何況她只是一位少女，內力也不如人家，才吃了大虧；但她可是絕塵山莊莊主史其川的獨生女兒。

史其川書房中的書架上，就放着專門破解武林各大門派武功的秘笈，丐帮當然也不會例外。史琬是個生性好新奇的人，這些破法，她當然都學過，縱然並不專精，總也練過一陣子，再加上她爹親自傳授的武功，所以她對武學一道，可說學得很雜。

這時一着失算，被張長老震退了一步，不由得激起了她的好勝心，冷笑道：「打狗棒法有什麼了不起？我說你差得遠，你就差得遠，不信你就等着瞧！」口中說着，不待張長老棒影襲到，長劍連搖，反而迎了上去。

這回她為了爭一口氣，使出來的正是專門破解丐帮「打狗棒法」的劍法，但見劍花錯落，一晃即至，「叮」「叮」兩聲，張長老急襲過去的五六點棒影，立被撥開，剎那之間，變得門戶大開。

張長老幾乎連看都沒看清楚，一招「梅花五六點」就被人家破去，心頭不由猛吃一驚，差幸他對敵經驗老到，發覺不對，立即變招，打狗棒突然橫攔，但也已被逼退了一步。

史琬一招得手，得理不讓人，口中冷笑一聲，人隨劍上，刷刷刷一連幾劍，劍光迸發，這回使出來的却是跟爹學的劍法，一派都是凌厲無比的進手招式，逼得張長老無法還手，只有隨退隨折。

要知張長老乃是丐帮八名長老之一，如論武功，應該算得上是丐帮中的一流高手，再加上幾十年和人動手的經驗，是以史琬劍勢縱然凌厲，他仗着功力深厚，見招拆招，封架對方攻勢，自無問題，但想乘機反擊，只要你使出「打狗棒法」來，史琬就會在一路搶攻的劍法中，突然使出一記怪招，把你的棒法破去，這一記怪招，就是「打狗棒法」的破法。

因此張長老像是註定了只有挨打的份，自保還可以，要想扳回劣勢，發動攻勢，那就連番被破，破得你連自己都莫明其妙。

就在張長老出手幾招，被史琬迅疾破解，逼得連連後退，柏長老自然全看到了，心頭一懍，回頭朝站在他右首的任長老低聲說道：「這三個年輕人，咱們一個也不能放過，任兄，你去對付姓藍的一個，咱們上去，先把他們拿下了再說。」

任長老點點頭，兩人打狗棒點地，兩道人影疾如鷹隼分別朝紀南、藍如風二人撲去。

再說藍如風看紀南脹紅了臉，起誓賭咒，說大哥失蹤，他全不知情，又似乎不像有假，忍不住開口問道：「你是眞的不知道？」

紀南道：「現在我說不知道，四弟也未必會相信，等找到祖大叔，你們就會知道。」

藍如風追問道：「那麼你到底是不是千毒谷的人呢？」

剛說到這裏，紀南突然低喝一聲：「四弟小心！」

脚下疾快的後退一步，右手「刷」的一聲從袖中抽出一支精瑩短劍，凌空劃起一圈劍光，然後直豎當胸，劍尖前指，喝道：「柏長老，你想和我動手？」

柏長老飛撲過來的人，被他一圈劍光擋得一擋，落到他前面，冷然說道：「姓紀的，老化子勸你最好放下兵器，隨咱們走。」

紀南目光一動，看到任長老撲來的人，已和藍如風動上了手，不覺怒聲道：「柏長老，在下已經說過，咱們是找大哥來的，廟裏那些貴帮弟子，並不是咱們下的毒，你最好立即要張、任二位住手，率衆離去，免得傷了雙方和氣，不然的話，你會後悔莫及。」

柏長老目光烱烱，大笑一聲道：「老化子從不知道什麼叫做後悔，你連結義大哥都要劫持，老化子如何……」

紀南聽得心頭怒極，喝道：「你敢誣衊我！」抬手一劍當胸刺去。

柏長老和他相距不過數尺，這一劍含憤出手，自然十分快速，那知劍尖刺到，柏長老目露驚怒之色，竟然毫不避閃。

紀南在急切之間，已無法回劍，但看他坦然受劍的情形，迅即劍尖一偏，「嗤的」一聲，從他右肩劃過，立時肉破血流，不覺怒聲道：「姓柏的，你眞想死在我劍下？」

柏長老神色獰厲，怒笑道：「姓紀的，你在說話之時，暗中使毒，老化子四肢痲木，動彈不得，你要殺便殺，何用假惺惺來凌辱老化子？」

紀南目中閃過一絲異色，哼道：「我沒有使毒！」回頭朝林中喝道：「林中可是閻婆婆嗎？」

他喝聲甫落，只聽得右首一片松林中，响起一聲刺耳的尖笑，接着立即亮起兩盞淺綠的燈光，從林中走出八個一身黑色勁裝的漢子，然後在林前分左右雁翅般排開。

最後走出來的是一個頭戴絲絨包頭的黑衣老姬，兩鬢花白，雙顴突出，鷹鼻尖腮，閃着一雙惡毒的三角眼，似笑非笑，尖聲說道：「這老乞丐冒犯少谷主，難道不該死嗎？」她，正是千毒谷左護法九毒寡婦閻九婆！

「少谷主」，原來紀南還是千毒谷的少谷主！

藍如風、史琬正在和張、任二長老動手，這時不約而同的喝道：「千毒谷的九毒寡婦來了，還不快住手？」

張、任二長老自然也看到了，果然依言收手，雙方各自躍開。

這時，大路上另有六七條人影，飛掠而來，轉瞬就到了廟前，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身穿藍布長袍，紫臉濃眉的少年，正是丐帮帮主韋凌雲，跟在他身後的有六個人，全都是年在五旬以上，手中各持打狗棒。

丐帮的人立時高聲地叫道：「參見帮主。」

張、任二長老率同丐帮弟子，一齊抱拳行禮。

紀南被她一口叫出身份來，臉色極爲難看，目光冷冷看着閻九婆，問道：「閻婆婆，是妳刦持了大哥？」

閻九婆訝異的道：「沒有呀，少谷主的大哥是誰呢？」

紀南臉上不由一紅，怒聲道：「難道雲龍山莊少主徐少華不是妳刦持的？」

閻九婆呷呷尖笑道：「原來少谷主和那姓徐的小子結了兄弟，難怪你要帮着外人了。」

紀南道：「我問妳有沒有刦持徐少莊主？」

閻九婆道：「老婆子可沒有刦持什麼人。」

紀南道：「那妳在他身上下了散功毒總不會錯了？」

史琬一下閃了出去，喝道：「妳還說大哥不是妳刦持的？」

藍如風跟着上去，和史琬並肩站在一起，說道：「妳把大哥藏到那裏去了？」

閻九婆霎着一雙三角眼，呷呷笑道：「你們是不是吃錯了藥，一個說老婆子刦持你們大哥，一個又說老婆子把你們大哥藏起來了，老婆子幸虧又老又醜，如果是新寡文君，人家眞還相信我窩藏了小白臉呢！」

紀南叫道：「三弟、四弟，還是由我來問她。」一面正容道：「閻婆婆，我問妳，妳眞的沒有刦持大哥？」

閻九婆道：「老婆子幾時和少谷主說過謊了？」

「好！」紀南又道：「那麼妳明知徐少華是我邀請去的，當時是我貴賓，妳爲什麼要在他身上下毒？」

史琬、藍如風聽得不由一怔，大哥是赴千毒谷谷主之約去的，如今聽紀南的口氣，竟然會是他邀約大哥去的，他到底是什麼身份呢？閻九婆呷呷笑道：「因爲他得罪了老婆子。」

紀南沉下臉色，冷峻的道：「閻婆婆，我尊妳年紀比我大，也跟隨了爹多年，但妳未經我同意，擅自向我邀請去的貴賓下毒，這算不算犯紀？」

「犯紀？」閻九婆翻着三角眼，冷冷的道：「老婆子這犯什麼紀？」

「大胆！」紀南喝道：「閻九婆，妳敢對我這樣說話？」

閻九婆呷呷尖笑道：「少谷主，你少在老婆子面前擺威風了，老婆子身爲千毒谷左護法，一切只聽谷主的，少谷主的話，老婆子可以不聽。」

紀南聽得大怒，喝道：「妳反了！」

「少谷主自己應該檢討才是！」閻九婆陰惻惻的道：「千毒谷的規矩，不許結交外人，少谷主却和外人稱兄道弟，老婆子奉谷主之命，要你立即回去。」

「妳說什麼？」紀南不相信的道：「妳奉爹的命，叫我回去？妳有何爲憑？」

「沒有谷主的金令，老婆子敢假傳聖旨？」閻九婆探手從懷中取出一塊紫金令牌，說道：「你看，這令牌不假吧？」

紀南自然看到了，她手中的紫金令牌不假，心頭驚疑不止，口中却說道：「我不信。」

閻九婆呷呷笑道：「少谷主連谷主的金令，也敢違抗嗎？」

紀南道：「妳把令牌給我，我會去問爹的。」

閻九婆陰沉的道：「少谷主可知谷主傳下令牌之時，如何交代老婆子的嗎？」

紀南道：「爹如何交代妳的？」

閻九婆一字一字的道：「谷主交代，少谷主如若違抗金令，不肯回去，要老婆子把你擒回去。」

「爹不會這樣說的。」紀南駭異的道：「妳……這令牌是那裏來的？」

「自然是谷主親手交給老婆子的了。」閻九婆尖笑道：「少谷主，老婆子不想對你出手，你還是乖乖的跟老婆子去見谷主吧！」

紀南怒極，身軀一陣顫動，大聲喝道：「閻九婆，我明白了，是妳盜取了爹的金牌，妳……心懷不軌……」

閻九婆陰笑道：「你是不是不敢去見谷主，呷呷，其實谷主早就來了！」

紀南身軀一震，急急問道：「爹在那裏？」

閻九婆尖笑道：「谷主早就料到少谷主不肯聽老婆子的話的，所以他親自趕來了。」

紀南道：「爹不會來的，妳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閻九婆呷呷笑道：「谷主親自來了，這種話，老婆子怎會說謊？」

她剛說到這裏，突聽左首松林中响起十幾個人同聲的高呼：「谷主駕到！」

接着，從林中迅快的走出十幾個黑衣漢子，分兩邊站停，然後緩步走出一個身穿一襲寬大黑袍的老人來，這人臉色微黑，濃眉大眼，蒜鼻獅口，一把連鬢白鬚，直飄胸前，生相極爲威嚴，他，當然是千

毒谷谷主紀千里了。

閻九婆慌忙躬身說道：「屬下見過谷主。」

她身後八個黑衣漢子也跟着一齊躬下身去，高聲道：「屬下參見谷主。」

只有紀南看得身軀一陣猛顫，嘶聲喝道：「你不是爹，你是什麼人？胆敢冒充我爹！」

黑袍老人突然仰天長笑，沉喝道：「若男，你連爲父都不承認了？」他這聲長笑，聲若裂帛，蒼勁如同有物，顯見功力之深，無與倫比！

丐帮衆人，聽到他的笑聲，莫不悚然變色，史琬更是暗暗震驚不止！

紀南神色更是激動，氣憤的道：「你不是，閻九婆，妳這老妖婦，這完全是妳的陰謀，對不？爹對妳不薄，妳……妳居然敢勾結外人，出賣千毒谷，這假冒爹的究竟是什麼人，妳說！」

閻九婆呷呷尖笑道：「少谷主，你別激動，有什麼人吃了豹子胆，敢假冒谷主？你們總是父女，有什麼話，回去再說不好嗎，幹嘛要當着這許多人的面前使性子呢？」

藍如風聽她說出這句「你們總是父女」，心頭不禁一動，暗道：「原來紀南果然也是女的！」

紀南斬金截鐵的道：「我不去。」

黑袍老人含笑道：「左護法，若男這孩子太任性了，老夫會勸她回去的，丐帮這場過節，就交給妳辦好了。」

閻九婆躬身應了聲「是」。

黑袍老人含笑朝紀南走來，說道：「若男，妳還是隨爹回去吧！」

紀南連退了兩步，刷的一聲抽出劍來，喝道：「好個惡賊，你假冒我爹，我不會跟你走的，你再過來，我和你拚了。」說到這裏，回頭叫道：「三弟、四弟，我們總是結義一場，難道你們眼看着奸人假冒我爹，要逼我跟他走，都不肯帮我，袖手不管嗎？」

史琬一時之間沒了主張，回頭朝藍如風道：「三弟，你看怎麼辦呢？」

藍如風道：「我看這人假冒千毒谷之主，是不會錯了，其中只怕另有陰謀，他說得對，至少我們和他是口盟兄弟，如果大哥在這裏，也一定會帮他的。」

史琬道：「那我們就一起上。」

說着，鏘鏘兩聲，兩人同時掣出長劍，一左一右閃身而上，和紀南並肩站立。

史琬喝道：「我們決不會讓他落到你手裏的。」

黑袍老人目光一瞥兩人，嘿然笑道：「兩位小兄弟不覺得多管閒事嗎？」

史琬越聽越覺得此人的口音可疑，驀地逼上一步，顫聲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黑袍老人不由微微一怔，笑道：「老夫自然是千毒谷主了。」

紀南道：「三弟、四弟，他不是。」

黑袍老人忽然輕輕歎息一聲，點頭道：「好，你既然不願跟爲父回去，那就算了！」他似有後退之意。

紀南喝道：「站住，你把面具取下來給我瞧瞧！」

藍如風長劍揮動，喝道：「截住他，不能讓他走，大哥可能就是他擄去的。」

紀南道：「四弟說得不錯，今晚不能讓他走。」

史琬聽得心頭暗暗震驚，三個人不約而同品字形朝黑袍老人圍了上去。

這時，另一邊却也起了極大變化！

本來卸甲廟前一片不算很大的草坪上，以丐帮的人數最多，除了帮主韋凌雲，還有右護法長老甘逢春和八大長老，二十名弟子，他們原是爲了鳳陽分舵二十五人，悉數在卸甲廟被千毒谷的人下毒暴斃，才聞訊趕來的。

後來黑袍老人現身之後，紀南說他是假冒千毒谷谷主，事情中途起了波折，丐帮的人也就按兵不動，靜觀其變，但從黑袍老人交代閻九婆：「左護法，若男這孩子太任性了，老夫會勸她回來的，丐帮這場過節，就交給妳辦好了。」他說出這番話之後，這片草坪上就分成了兩邊。

一邊是黑袍老人和紀南的爭論，作者是順着一路寫下來的。另一邊，則是千毒谷左護法九毒寡婦閻九婆奉命對付丐帮的事，作者也得從頭寫起，引句從前章回小說的成語，這叫做話分兩頭。

却說閻九婆朝黑袍老人躬身領命，就倏地轉過身去，呷呷尖笑道：「韋帮主，你總聽到了，谷主吩咐，咱們之間的這場過節，由老婆子全權處理。」

韋凌雲道：「柏長老是妳下的毒，請妳先交出解藥來再說。」

閻九婆道：「這個容易。」她隨手輕彈，旁人雖然看不到什麼，但解藥的粉末，已經迅快彈入柏長老鼻孔，不過轉眼工夫，柏長老四肢已能動彈，往後退下。

韋凌雲道：「多謝閻婆婆。」

閻九婆道：「不用謝。」

韋凌雲道：「好，咱們現在言歸正傳，敝帮鳳陽分舵的二十五個弟兄不知什麼地方得罪了貴谷，貴谷把他們一舉毒斃，閻婆婆對敝帮總有個交代吧？」

閻九婆似笑非笑，陰惻惻的道：「韋帮主眞的要老婆子交代出來嗎？」

韋凌雲道：「事關敝帮二十五名弟兄性命，閻婆婆自然要對敝帮有個明白的交代才行。」

「好！」閻婆婆點着火，問道：「此事關係你們丐帮一件大事，韋帮主最好指派兩位丐帮中有地位的長老出來，作個見證。」

韋凌雲聽她說得如此鄭重，這就回過身去，拱了拱手，說道：「有勞甘長老，柏長老二位出來作個證，聽聽她要如何交代？」

話聲甫落，從他身後走出一個左眼已瞎的老化子，一個是方才被紀南刺了一劍的柏長老，一齊拱手道：「屬下遵命。」

閻九婆霎着一雙三角眼，問道：「二位是丐帮的長老嗎？最好請先報個萬兒給老婆子聽聽，夠不夠份量？」

左眼已瞎的老化子哼道：「丐帮右護法長老甘逢春。」

柏長老接着道：「丐帮執法長老柏長青。」

閻九婆唔了一聲，點着頭道：「獨眼龍甘逢春，鐵猴子柏長青，論份量果然夠了！」

甘逢春喝道：「廢話少說，現在妳可以說了嗎？」

閻九婆道：「千毒谷一向以用毒出了名，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這回却替人揹了黑鍋，二位說說看，老婆子要不要把這個罪名洗刷洗刷？」

甘逢春嘿然道：「妳的意思是說敝帮鳳陽分舵二十五個弟兄不是你們千毒谷毒斃的？」

閻九婆呷呷笑道：「老婆子說不是，你們肯相信嗎？幸好老婆子還有一個證人，二位不妨先聽聽他說些什麼？」

柏長青道：「證人是誰？」

閻九婆沒有理他，擧手朝身後招了招，說道：「你可以出來了。」

只見從她身後走出一個身材瘦小的黑衣漢子，此人頭上戴了一頂破毡帽，帽沿壓得很低，幾乎看不清他的面貌，他走到閻九婆面前，面對丐帮二位長老，就趑趄不敢上去。

閻九婆道：「你不用怕，有什麼話，只管當着二位長老說出來，一切有老婆子担待，沒人敢殺你的。」

那人應了聲「是」，勉强又走上了兩步。

獨眼龍甘逢春忙問道：「尊駕是什麼人？」

閻九婆道：「你胆子放大些，現在可以把毡帽取下來了。」

那人答應一聲，依言摘下了毡帽，突然雙膝一屈，跪了下去，說道：「小的叩見二位長老。」

獨眼龍甘逢春口中發出一聲輕咦，說道：「你是小六子！老帮主逝世之後，你就不辭而別，原來投到千毒谷去了。」

小六子，正是伺候丐帮老帮主王三元的小厮。

「不是的。」小六子叫屈道：「因爲有人要殺小的滅口，小的只好逃走。」

「殺你滅口？」鐵猴子柏長青目射奇光，問道：「什麼人要殺你滅口？」他是因「滅口」這兩個字，大有文章，是以目光注視着這小六子，一霎不霎，等他的回話。

小六子說道：「小的不敢說，說出來小的就沒有命了，左護法金長老、廬州分舵的吉舵主、和鳳陽分舵的卜舵主以及二十四位弟兄都已經死了，小的心中實在害怕……」

他口中說着害怕，但臉上可是絲毫也看不出他有害怕之色。閻九婆一張滿佈皺紋的臉上，却有了一絲笑意。

柏長老越聽越不對，心中暗道：「他竟然把左護法長老金大有、廬州分舵舵主吉直夫和鳳陽分舵二十五個弟兄之死扯在一起，這倒眞是丐帮一件大事！不錯，金長老和吉舵主都是中毒死的，這麼說，難道這中間果然有什麼隱情？」一念及此，這就說道：「小六子，你不用怕，有什麼事，只管說出來，有帮主和甘長老以及本座等人會替你作主的。」

小六子望望獨眼龍甘逢春和鐵猴子柏長青，然後說道：「小的那就……就直說了。」

「不用吞吞吐吐。」甘逢春道：「有什麼話只管直說！」

小六子看了韋凌雲一眼，才道：「老帮主患的是氣喘病，發作的時候，時常會喘不過氣來，所以時常由小的替他老人家揉着胸口，那一天……」

獨眼龍甘逢春問道：「你說的那一天，是那一天？」

小六子道：「就是老帮主去世的那一天。」

甘逢春道：「那一天怎樣？」

小六子道：「那是快近中午時光，老帮主的房裏，只有少帮主和小的兩人在場，小的就在替老帮主揉着胸口，老帮主喘着氣道：『凌雲，爲父這病只怕拖不了多久了，你是爲父的義子，爲父一向把你視如己出，照說，爲父一旦去世，這帮主應該由你來繼承，但……唉，本帮乃是天下第一大帮，帮中弟子，遍佈大江南北，你今年才二十二歲，年紀太輕了，只怕難以服衆，而且你武功也沒有練成，更不能分心，因此爲父仔細想來，如果爲父去世之後，這帮主的職位，還是由左護法金長老暫代，等你到了二十五歲，再正式接任，有這三年時間，你對『擎天三式』也可以練成了，就可以挑得起這副重担來……」

韋凌雲聽得濃眉掀動，喝道：「小六子，你這番話，是什麼人敎你的？義父去世那一天，已經連說話都十分困難，根本沒有說過這些話。」

獨眼龍甘逢春拱拱手道：「帮主，且聽他把話說完了。」

柏長青也點着頭道：「右護法說得是，且聽他說下去。」

韋凌雲沒有再作聲。

小六子繼道：「老帮主說到這裏，少帮主就說：『時間已近中午，小六子，你去厨房裏看看，替爹熬的稀飯，熬好了沒有……』小的就奉命到厨房裏去……」

「你胡說！」韋凌雲怒聲道：「義父那時候只是喘氣，根本連水都喝不下去了，我怎麼會要你去厨房裏看稀飯？」

甘逢春道：「帮主，就算小六子胡說，咱們也要聽他說下去，才能分得出眞假來。」一面朝小六子喝道：「說下去。」

小六子道：「老帮主那時候確實喘得很厲害，小的也覺得奇怪，就算稀飯熬好了，老帮主也喝不下去，但少帮主這樣吩咐小的，小的只好到厨房裏去，小的站起來的時候，就由少帮主替老帮主揉着胸口，等小的從厨房裏回來，只見少帮主反手按在老帮主胸口，老帮主兩眼翻白，張大了口，已經沒有氣了！」

他這話雖沒明白說出來，但大家都已可想得到，老帮主的突然死去，顯然是和韋凌雲右手按在老帮主胸口有關！這一瞬間，丐帮的人臉上莫不顯得十分沉重！

韋凌雲聽得大怒，喝道：「義父去世之時，你明明就在房裏，並沒走開，後來我要你趕快去通知右護法金長老和柏長老等幾位，你也親口告訴他們，義父嚥氣時的情形，今晚受了何人敎唆，竟然如此胡說八道？」

小六子拿眼望着甘逢春，柏長青二人，忽然跪到地上，說道：「小的今晚說的，句句是實，老帮主逝世那天說的話，都是少帮主敎小的說的，他說：若是小的洩漏半句老帮主說的話，就要小的命，小的

只好照着少帮主敎的說了……」

韋凌雲聽得大怒，喝道：「好個刁徒，你敢揑造事實，顚倒是非，再敢如此胡說八道，我就劈了你……」

獨眼龍甘逢春獨目射光，右手一攔，沉笑道：「帮主，是非越辯越明，當時老帮主逝世的當日，確實只有你和小六子兩人在房裏，小六子有沒有離開，那要查證之後，才能知道……」

他剛說到這裏，突聽丐帮弟子中有人叫了聲：「右護法，弟子可以作證。」隨着話聲，只見一個丐帮弟子越衆走出。

甘逢春獨目一注，叫道：「尙存義，你作什麼證？」

那弟子道：「老帮主逝世那天快近中午，弟子就在厨房門口，替老帮主熬藥，確實看到小六子到厨房來過，還問稀飯熬好了沒有？小的問他，是誰要吃稀飯，小六子說，自然是帮主了，小的心裏還暗暗高興，帮主已有兩天沒有進食，要吃稀飯，自然是病情好轉了，那知小六子回去不久，就聽說帮主歸天了，厨房裏的人，都說老帮主要吃稀飯，那只怕是迴光返照了，這事，厨房裏的人，大家都知道。」

韋凌雲幾乎僵住了，本來並無其事，如今給尙存義這一挺身作證，却變成確有其事！

甘逢春點點頭道：「柏長老，看來小六子說的不像有假了。」不像有假，就是說韋凌雲使了重手法，謀奪帮主了。

柏長青臉色鐵青，朝小六子問道：「小六子，你既然照着少帮主敎你的話說了，何用再逃走呢？」

小六子道：「小的並沒逃走，小的是奉少帮主之命，來找吉舵主的。」（吉直夫是廬州分舵舵主。）

甘逢春問道：「找他何事？」

小六子說道：「少帮主交給小的一封密函，要小的親手交給吉舵主，小的聽吉舵主說，好像是少帮主要他儘快去找金長老……」

柏長青道：「他有沒有說找金長老何事？」

「沒有。」小六子接着道：「後來聽說金長老突然暴斃……後來過沒多久，吉舵主和戚副舵主也相繼中毒死去，小的心裏一害怕，就不敢再回總舵去。」

柏長青問道：「後來呢？」

小六子道：「那是昨天，小的給卜舵主（鳳陽分舵舵主）找到，他和吉舵主原是最好的兄弟，他知道吉舵主有一個朋友從雲南帶來了一種無色無臭的毒藥，下在茶酒之中，只要半個時辰，就會毒發致死，吉舵主和戚分舵主的中毒而死，死因極爲可疑，對小的行動起了疑，才把小的逮住，逼問口供，小的其實什麼也不知道，只有實話實說，卜舵主聽得大怒，拍着桌子大罵『忤逆不道』，還說要召集弟兄，到總舵找柏長老去，問小的有沒有胆子敢說實話，小的當時只好一口答應，卜舵主決定今晚在卸甲廟召集弟兄開會，小的心裏害怕，就趁機溜了出來，却被這位婆婆截住，問小的慌慌張張做什麼壞事？小的說是丐帮的人，在卸甲廟開會逃出來的，這位婆婆不信，着人來看，卜舵主等人已經中毒死了，這位婆婆說，卜舵主他們是聞了雲南苗疆的一種毒藥，後來長老等人趕來，却說是千毒谷的人下的毒，這位婆婆就要小的出來作證，事情就是這樣。」

獨眼龍甘逢春沉嘿道：「你說的都是實話？」

小六子道：「小的若有半句虛言，甘願受丐帮最嚴厲的處分。」

閻九婆桀桀尖笑道：「甘長老、柏長老，你們二位是公證人，現在都聽明白了，貴帮鳳陽分舵這二十五條人命，並非咱們千毒谷下的手，不用老婆子再向你們交代什麼了吧？」

「且慢！」韋凌雲冷笑道：「閻九婆，妳以爲唆使一個小六子出來，就把這場過節交代了嗎？哈哈，小六子危言聳聽，所說的情節，雖然把金長老、吉舵主、卜舵主等人的死因牽强附會，串連在一起，但其中有許多地方根本與事實不符，豈可盡信……」

閻九婆桀桀尖笑道：「信不信是你們丐帮的事，老婆子就管不着了。」

獨眼龍甘逢春獨目閃着深沉的光芒，朝執法長老柏長青和其他七位長老看了一眼，沉聲道：「小六子方才說的話，不論他是否屬實，都是本帮一件大事，本帮應該澈底查個清楚，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柏長青點頭道：「甘護法說得是，本帮以忠義立帮，既然發生了這樣一件大事，咱們確實要查個清楚才是。」

其他七人也一齊點頭附和。

甘逢春道：「那好，咱們到廟裏去談，韋帮主請！」

他這聲「韋帮主」叫得十分冷淡，顯然對小六子的話，已有幾分相信了，到廟中去，正因這是丐帮之事，不願有外人聽到。

接着回頭道：「小六子，你隨本座來。」說完，朝韋凌雲抬抬手，要他先行。

韋凌雲擧步走在前面，甘逢春就緊跟着他身後行去。小六子戰戰兢兢的跟在甘長老身後。柏長老等八個長老和所有丐帮弟兄也一齊跟了進去。

丐帮的人像一窩蜂朝御甲廟湧了進去。這片草坪上只剩下了紀南、史琬、藍如風三人和黑袍老人，九毒寡婦閻九婆，以及千毒谷二十幾名黑衣漢子。

紀南等三人剛品字形圍了上去，黑袍老人忽然仰天長笑一聲，烱烱目光一掠三人，徐徐說道：「老夫要走，憑你們三個這點能耐，能擱得住我嗎？」

紀南切齒道：「今晚你不取下面具來，我就和你拚了！」刷的一劍朝他臉上刺去。

黑袍老人怒聲道：「若男，妳眞敢和爲父動手？」左手大袖輕揚，一點袖角，一下就裹捲住了紀南刺去的劍尖。

紀南用力一抽，那能掙得動分毫？心頭一急，大喝道：「你不是我爹，我有什麼不敢的？」左手食中二指一併，又迎面直點過去。他年紀不大，當然還沒練成「毒煞掌」，但點出去的兩指，却以烏黑如筆，使出來的乃是僅次於「毒煞掌」的「射影指」，也是一種極厲害毒功。

史琬、藍如風眼看紀南長劍被對方衣袖捲住，不約而同一聲輕叱，兩支長劍同時出手！

（未完・十五）



四大名捕故事／温凉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手見周笑笑兩次暗算自己，心下提防，只靜觀其變，只見周笑笑將毒「刺蜎」用劍挑出，連忙在身上取出解藥服下，但仍不能阻止毒性發作，但仍苦纏掙扎，見無法自救，仍想向鐵手和唐肯反噬一口，臨死前瘋狂舉劍向他們猛砍，鐵手、唐肯雖然避過，和他作惡的尤知味却遭他慘殺身亡，息大娘及時趕至，見狀取起刺蜎擲入他的額上，使他壽絡毒死，跟着三人趕到朝霞堂，聚議應付官兵攻破大寨之事，惠千紫已帶領官兵將所有明樁暗卡佔領，殷乘風率領寨中弟子迎敵，節節失利，赫連春水、高鷄血建議退出青天寨，保持實力……

渡江撤退　棧道追擊

殷乘風從來慣聽任彩雲的意見，但自妻新喪後，心志頹喪，不曾下過重大決定，多由盛朝光作主。現聽赫連春水、高鷄血這般相勸，一時躊躇未決。

息大娘眼明心清，道：「殷寨主，你莫要再猶豫了，我想，如果彩雲姑娘在生，也會這般做法的。」

此語果然有效。殷乘風神色愕然道：「恨只恨我連這塊與彩雲生前相聚之地，也保不住！」

於是下令急撤，青天寨一向以牧馬爲業，當下揀選健馬數百匹，連同寨中老弱婦孺，盡皆撤走，留下兩百精兵，以强弩利兵，苦守斷後。

息大娘、高鷄血、赫連春水因見禍由己出，拖累南寨，全向殷乘風請命，要求截阻追兵。

鐵手則道：「斷後固然重要，但南寨一衆精英、眷屬，仍需高手相護、開路。」遂作安排：由鐵手作先鋒，息大娘隨行護眷，高鷄血和赫連春水這兩員猛將則攔阻追兵。殷乘風主持大隊，强渡易水，沉舟登陸，往八仙台避去。

這一路鏖戰，連番惡鬥了幾場，「連雲寨」的子弟傷亡或遭擒了近半，只餘兩百餘衆，直奔八仙台；然而官兵也死傷兩百多人，被易水攔斷，無舟可渡，徒呼奈何。

黃金鱗即命當地縣衙立即造船，準備過江追擊，文章喬裝打扮，率舒自繡先行渡易水，到了八仙台。

黃金鱗這下可又佩又嫉，心想文章身爲權貴，居然敢冒險犯難，直搗黃龍，就憑這點胆識，自己可比不上，於是羡慕之餘，更多了一層嫉忌。

文章却也有文章的想法。

他見殷乘風棄車保帥：得存元氣渡江，只怕八天十日，難以輕取，唯在戰鬥中瞥見無情的兩名近身僕僮，心想無情，鐵手必在附近，因何却一直不出手、不出頭、不出面，只要自己擒得住一名劍僮，便可押其返京，交由相爺發落，藉以指證無

情參與叛變，殘殺官兵，最好還能抓到鐵手混在匪軍內的罪證，一石二鳥，除了捉拿戚少商、平匪亂之外，又是一個排除異己、得建殊功的妙計！

文章這下計策，所種下的因，以及所得到的果，機緣巧合，生死變化，連他自己也意想不到！

× × ×

殷乘風把三百多名殘兵，重新編整，高鷄血建議要化整爲零，來使官兵顧應不及。

鐵手却不贊同：「若無婦孺老弱，此計可行，但如今寨中眷屬安全爲要，一定要集中兵力，全力護眷突圍，强渡易水，如果軍力分散，更易被敵人逐個擊破，應救無及。」

赫連春水是將門之子，行軍打仗，自有腹笥：「鐵二爺所說甚是。敵衆我寡，此時兵力只宜集中，以銳鋒破重困，不能各覓生路，各自爲政。」

高鷄血身在綠林中人，對佈軍對陣之事並不甚詳，相比之下，赫連春水是將門虎子，對調軍進退，反而甚爲幹練。高鷄血自然聽從赫連春水的意見。

殷乘風本也捨不得跟手下弟兄、寨中老弱分散，於是遣兵調將，自與鐵手、唐肯、范忠作先鋒開道，以赫連春水的部屬十一郎、十三妹及「虎頭刀」龔翠環押左翼、南寨弟子玉冠珊和喜來錦那一組捕役衙差押右翼，赫連春水、高鷄血及其廿八名部屬，負責斷後，各率殘兵，殺出拒馬溝，直奔繞影山，意圖自繞影壁翻落，再渡易水，逸向八仙台。

官兵的主力不在拒馬溝，反而等候青天寨的人翻越繞影山時，才在山腰團團包圍，想一股將之殲滅。青天寨集中主力突圍，向後山三度衝殺，官兵人多勢衆，幾也抵不住一衝再衝。

黃金鱗原率部在前山攻打，全山包圍，接到急報，忙命顧惜朝率一千精兵，增援後山的文章部隊。

殷乘風心亂神清，在第四輪突圍時，忽轉向埡口，盤旋而下，顧惜朝增援，反把兵力堵在後山，青天寨却自山陰棧道强闖而下。

但山陰道上亦有官兵把守。

李福、李慧還有游天龍，都是扼守山陰棧道的重將，他們帶有五百兵力，伏弩佈陣，棧道狹隘，殷乘風一衆本是決渡不過去的

「陷陣」范忠提着斬馬刀，幾度衝殺，第一次眼看要衝過去了，但被箭雨射退回來。第二次他是衝過去了，可是大隊跟不上來。第三次再衝，中了數箭，眼看就要被伏兵所殺，鐵手搶上棧道，把他救了下來。

殷乘風看得義憤塡膺，拔劍上陣，咬牙道：「讓我來。」

鐵手攔住了他：「你是主帥，寨中兄弟，以你爲寄；寨中父老，以你爲託。你出事不得，讓我去。」

殷乘風急道：「你是官面上的人，這一露面，可就難以翻身了。」

鐵手說道：「就是因爲我算是身負官職，此時若不爲正義出頭，那才是愧負皇恩。」

他不理殷乘風攔阻，搶上棧道，一時箭如蝗雨，鐵手深吸一口氣，往棧道上猛衝。

他的內力，已恢復了七、八成。

在他聚氣全力衝刺之時，帶起一道强厲的急風，所有的箭矢，全在他身前震飛跌落。

他衝上的棧道口。

官兵一擁而上，包圍着他。

鐵手雙手拔起崖邊一棵枯樹，橫掃狂舞，當者披靡。

李福喝道：「快把此人拿下，這是要犯！」

李福不叫還好，他這樣一叫，官兵本來就悉聞「四大名捕」中的鐵手和無情也在叛軍之中，列入追緝名單裏，大家都深自惶惑，有的是出自於敬慕之情，有的是心生懼畏之意，最怕便是遇上這兩大名捕，一來不知手上要不要留情的好，二來也自知決非他們之敵。鐵手這一上陣，氣勢非凡，已傷了十六、七人，還有七、八人被震落崖下，箭矢都射他不着，正驚疑間，李福這一着緊，人人都知道來的是鐵手，反而讓出了一條路。

鐵手奮身力敵，一面招呼殷乘風等率軍搶渡棧道。

李慧叱道：「姓鐵的，虧你也是御封名捕，居然糾盜殺官，還不受死？」

鐵手怒笑不答，赤手空拳，追擊李福、李慧。

李氏兄弟明知決非鐵手之敵，當日又曾乘鐵手傷重，儘情凌辱過他，更怕鐵手報復，一見鐵手衝了上來，立刻急退。

他們一退，官兵自然心無戰志，殷乘風等一衆人已有小半搶登棧道，反守住棧口，讓後人跟上。

其實鐵手之意，也旨在嚇唬李氏兄弟，他們一退，官兵必減戰意，趁此使青天寨的人能渡此天險。

——棧道下面是百丈深淵，棧道狹隘，最多可容二人，按照情理，青天寨扶弱携老，決無可能從此間突圍。

鐵手、殷乘風、赫連春水等人商量的結果：便是故意聲東擊西，讓敵人集中火力攻前寨，而撥兵增援後山，他們却調頭過來渡天然棧道，爲的是攻其不備，而敵方認定青天寨不會捨近求遠、不顧安全取此險道，因而屯軍要據，並不在此地。

只要能奪取棧口，就不怕埋伏了。

鐵手已佔據棧口，但青天寨數百人之衆，要全安然渡過棧道，少說也要個把時辰的工夫。爭取時間，拖延敵軍是最吃緊的關鍵。

鐵手與已渡過棧道的殷乘風、唐肯等人，奮身守住棧口；息大娘則在棧道上，促眷隊疾行。

這一來，埋伏的官兵便向搶過棧道的青天寨高手發動攻擊。

青天寨的人只守不退、只進不退。

——一退，棧道上便被切斷，便過不去。加上前後一旦合擊，便死無葬身之地了。

這回是實戰，無法再作游擊，也不能取巧。

官兵飛報主隊，文章和黃金鱗驚疑不定，慮是疑兵，一面將兵力佈防，爲恐又

遭南寨聲東擊西之計，一面派軍援急，又放出旗火，召令近於堊口的部隊，迅速搶援。

高風亮的一支隊伍，正在「將相台」附近，見訊調兵堵住堊口，與鐵手等人正好碰上了照面！

李福、李慧早已繞在後頭，力促部下搶登棧口，扼殺南寨的退路。游天龍領連雲寨衆，一攻三退，未盡全力，這才使鐵手等人能勉强守住。時間一久，南寨搶過棧道上來的弟子愈來愈多，但官兵已愈來愈衆，戰鬥也愈來愈慘烈。

唐肯幾度衝殺，却被高風亮一柄大刀留住，不管他人閃到那裏，高風亮的刀就攔到那裏。

唐肯見范忠已被掀翻在地，被李福一劍刺死，一股怒憤冲入腦門，怒道：「老鏢頭！」

高風亮的樣子本來甚爲俊偉，其實並不見老，只是他這段日子來，反而整個人顯得蒼老了下來、唐肯這一喊，在喊殺冲天裏，他驀然一怔，身上、手上、衫上，都有「敵人」的血迹。

唐肯提刀大聲道：「你平日敎我們要持正衞道，行俠仗義，不可凌辱了『神威鏢局』的門風，而今你助紂爲虐，殘害忠良，這算什麼？」

高風亮怒道：「你胡說八道！」

唐肯挺胸道：「我有那一點胡說？你說！」

高風亮喘着氣，道：「你去帮這一羣盜匪叛亂，害得官家以這一點相脅，要查封鏢局，强徵平匪，這都是你一人闖出來的禍！」

唐肯痛心地道：「老局主，高鏢頭，我知道你苦心要保存『神威鏢局』，咬牙挺過這許多折辱，可是，鏢局這樣子狐假虎威的胡混下去，還有什麼神威可言？苟活不如痛快死，當年你單刀救丁姊，獨鬥聶千愁，何等英雄氣概？何必爲一個虛名，受人指喚，成了窩囊廢！」

高風亮掀鬍子氣得發抖：「你，你這叛賊！我，我就算我能任意行事，扣在衙裏的一家大小又該怎麼辦？要不是你加入賊黨，我還可以推說我們是平民，叛匪與我等無關，偏你又……」

唐肯一驚，道：「夫人和小心都被收押了？」

高風亮悲憤的點了點頭。

唐肯忽然下了决心似的道：「假如我死了，你是不是可以和勇叔叔回去，不再參與此事？」

高風亮忽道：「你想死？」

唐肯慘笑道：「我不想死，但我更不想夫人和小心她們爲我所累。」

高風亮道：「好主意，但你死了，他們還不一定放人，除非被我擒回去報功，他們才會相信我的赤胆忠心。」

唐肯本來想橫刀自刎，聽高風亮這麼說法，長嘆一聲，擲刀於地，道：「老鏢頭，只要能不使夫人和小心受罪，你敎我怎着就怎着罷！」

高風亮盯着唐肯，看了半晌，才吐出一個字：「好！」

忽然收刀就走。

唐肯愕然。

勇成正好衝了過來，大脚踹倒一名高鷄血的手下，高風亮剛好走過，道：「放了罷。」

勇成抬脚，詫道：「局主……」

高風亮揮揮手道：「死就死，與其受辱，不如一死，寧可立而死，不願跪求生。」他向勇成說道：「人待我以義，我們不能不義。我們回去，收拾鏢局的爛攤子罷。」

勇成喜道：「好。」打出號令，要「神威鏢局」的人停止攻擊。

李福和李慧都包抄了過來，李福問：「高大局主，你這是臨陣退縮，是什麼意思？」

高風亮道：「沒什麼意思，只是不想再打這種不義之仗了。」

李慧道：「我知道了，老鏢頭是不把我們兩兄弟瞧在眼裏，不受號令？」

高風亮淡淡地道：「也沒這樣的事，只不過，我寧願回去領罪，也不要在這裏打糊塗仗。」

李福笑瞇瞇的側身一讓，伸手請道：「好。老鏢頭，既然你去意已决，我們也不敢强留，你老請。」

這態度反而使高風亮大奇，拱手道：「兩位放老夫一馬，感激不盡，但我不是孤身前來，局子裏的朋友，素來是共同進退，不知兩位可否高抬貴手，網開一面，大恩永記心中！」

李慧也一改前態，笑道：「這又有何不可？黃丈人早已料到你們是留不住的了，一再叮囑，要是各位要走，决不勉强，只不過。……」

高風亮早已猜測接下來會有難題，便捋髯靜心道：「請吩咐。」

李福接道：「現正在陣戰中，高局主不願打，可以走，但若放明着走，人人都見您老這麼一甩身就不打了，難免影响軍心，這可敎我們爲難了。」

高風亮還道是什麼難題，原來是這件事，心裏一寬，即道：「兩位放心，既蒙兩位放行，我們局子裏的人，一定悄悄的離開，决不影响大局。」

李福笑道：「如此最好不過。」

李慧道：「這樣大家都好做事。」

李福接道：「留待日後好相見嘛。」

高風亮拱手道：「正是正是，感激不盡。」

李慧又道：「往這來路退走，難免有驚動，還是從山坳底下的捷徑撤走，較不顯眼。」

高風亮來時看到山坳有條獸道，就在佈軍之下，尖石嶙峋，下臨絕崖，雖不好走，但也難不倒他們，何況這是臨陣逃脫，人家好意放行，難道還求走個大搖大擺不成？當下便道：「好，我們就從這兒取道。」

高風亮便率數十名鏢局的人，悄悄的抄山坳下的獸徑撤走。

唐肯被幾名官員兵圍攻，心下大急，想過去跟高風亮說話，但又被隔斷。

高風亮押在最後，臨下山坳時遠遠的望了唐肯一眼。

唐肯仍在惡鬥，衝不過去，口裏叫道：「老局主……」

高風亮站在那裏，顯得像一株落淨的

葉子的孤樹一般，遠遠的喊了一句：「自己保重！」便疾行而去。

唐肯揮刀力衝，但纏着他的七、八名官兵手底很有兩下子，就在這時，忽有兩名官兵被斫倒，一人跟他背貼着背，揮舞雙斧，對抗官兵！

只見那人短小精悍，一身黑布長衫，高打裹腿，重眉毛，掄着雙斧，正殺得性起，唐肯喜叫：「二叔！」

勇成只一頷首，沉聲說道：「我們來拚它個痛快，這些日子來，好久不曾痛快過！」

兩人抖擻神威，又斫到了兩名官兵，忽見李氏兄弟糾合了百餘名官兵，伏在崖邊，另一指揮便在枯葉遮掩的土中抽出一條火藥綫，正用火摺子點燃，唐肯駭然叫道：「不可！」

勇成也馬上省覺，狂呼道：「大師兄，小心——」

這時，爆炸聲已起，原來山坳下的獸道，已佈下了炸藥和易燃之物，火綫一及，時爆炸，並即燃燒起來。

官兵這一道埋伏，是黃金鱗的設計，以防萬一青天寨的人真的越過棧道，覓路而逃，只要官兵封鎖主道，對手必抄獸道逃亡，這時即可引爆點火，至少可消滅一部份匪軍。

沒料這一着，却給李氏兄弟用來對付「神威鏢局」的人。

李福、李慧經過「骷髏畫」之後，對高風亮等一直記恨在心，神威鏢局的人還留在軍伍裏，他們還不便公報私仇，而今高風亮一旦離軍，他們便藉對方陣前倒戈之罪，實行趕盡殺絕！

這一陣子爆炸，炸傷了十來人，都滾下懸崖，屍骨無存。

而火勢蔓延開來，至少有七、八人，喪身火海，或帶着火光墜下萬丈深淵。

剩下的高手，退路已被火牆隔斷，一力想越過坳口搶回崖上，但李氏兄弟一聲令下，箭矢齊飛。在狹窄的獸道無閃躲之地，這十餘人都中箭身亡，加上一輪沙石，滾滾而下，剩下三、四人，莫不被撞落山崖和輾斃撞死，只有高風亮和兩名鏢師，搶上崖來。

一名鏢師才一露面，已被暗器射着，掉下絕崖。

另一名鏢師剛搶上坳口，已被七八名官兵，居高臨下刺殺於崖邊。

高風亮遍身浴血，人却如天神一般飛躍了上來，李福、李慧雙劍齊殺了上去。

唐肯和勇成三度猛衝，但官兵又增上三人，唐、勇二人仍給纏住，勇成怒叱道：「讓我來！」雙斧挾着風雷之聲，飛旋迴劈，把纏住唐肯的對手也全攏在身上。

唐肯不管一切，抱刀就俯衝過去！

有七、八名官兵兜截唐肯，但不是被他撞倒，便是被他砍倒。

唐肯本身也流了三道血口子。

這一來，李氏兄弟在指揮手下對付「神威鏢局」的人，偏又不能全遮瞞下來，高風亮等在崖前浴血現身，使得參戰的武林人物全知道官家要殘害武林同道，縱不敢公然倒戈，也無心赴戰，游天龍更不肯出力，連雲寨衆虛應幾招，吆喝之聲，再加上唐肯和勇成這一衝鋒，李氏兄弟的親信忙着護主，反而讓青天寨的人可以全力越險，佔據了堊口，組成了强而有力的防綫，應接後翼的過來。

高風亮一上得崖來，大刀一展，砍向李福。

李福閃身一避，身子在絕崖邊滴溜溜一轉，間不容髮的躲過，却急刺高風亮左脅！

李慧劍花一抖，扣制高風亮的刀勢，人亦欺近，廻刺高風亮的右脅！

他們並不打算把高風亮刺殺於劍下。因爲他們知道高風亮的武功。

他的「庖丁刀法」，以無厚入有間，實難以破解。何况高風亮通曉的刀法，至少有二十種，每一種俱是刀法中之極品，刀法的精華。

可是高風亮已身受重傷。

他們雖來不及細看，但也知道高風亮身上有炸傷、箭傷和灼傷。

他們只要在高風亮尚未搶登上崖前把他逼退。

只要高風亮一退，下面就是懸崖。天險自然會替他們殺了高風亮。

× × ×

高風亮、李福、李慧，三個人都搶在崖邊，一照面就以生死相拚。

下面都是熊熊火光，火舌子直竄現崖口。

崖上都是一撮撮的人在混戰厮鬥。

唐肯心中大急。

他遇過幾對兄弟和師兄弟，性格和行事都不盡相同：譬如同是以義爲先者：鐵手和冷血，就一個寬和大度，沉着重義，一個勇悍堅忍，性急好義；同是神威鏢局門下，高風亮就威震八方，勇成仍只藉藉無名；至於言有信與言有義，同是無信不義之人，但言有信尙重手足之情，言有義却無手足之義。

至於李福、李慧這對兄弟，生得清眉秀目，但爲虎作倀，手段卑鄙至極，不過，兩人却很有兄弟之情，一旦聯手對敵，一人退則二人皆退，一人進則二人皆進，共進同退，守望相顧，這在應敵上，變成不止是兩人聯手之力，簡直可作三人使——兩人聲息相通，就像多了個心靈相應的無形人的臂助强援。

唐肯一時衝不過去，皆因一名手持鎖骨鋼鞭，巨顱海口的虬髯老人，封殺着他的去路。

這人身穿灰布白斑齊膝半短大衫，鬢眉深灰，看衣著不似是官府中人，武功極倏忽詭異，唐肯在他手上，落盡下風，能苦苦撐持，已屬僥倖，更莫說是衝去支援高風亮了。

勇成則比唐肯更加心急。

他跟高風亮同出師門，但高風亮在武學上有天份，他則無。所以他練得再好，也不過是匠，而高風亮則能創。

武學上的宗師，先是學，然後要能創，這跟藝術一樣。凡學琴棋詩書畫，先是擬摹，後是創作。一生人若只循規蹈矩，僅止於模倣，則只是藝海一粟，不足爲宗師，凡大師必有所超越，有所突破，並能踰越規矩，另立規矩，讓後人遵奉，直至另一青出於藍的後人來「破舊立新」。

（未完・卅六）

司馬洛傳奇故事

子午石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林鈴指出那一個守衞是假扮的，因爲多了一個人，黃光才發現，喝令他入來，那假守衞知道事機敗露連忙舉槍向他們發射，躲到車上開車衝向鐵絲網，結果被電死，原來此人是藍星公司匪徒，至於他來格蘭飛機廠的目的，衆人猜不出，跟着到殮房去落案，在殮房內又發現占如森的屍體，高倫廠長認出是麥德洛，其實先後進廠作子午石研究的是他們二人，至於麥德洛其人是藍星公司派來的「劉耀柱」？因爲他是占如森的朋友，怪事又出現母牛升天跌死，莫先生和林鈴研究，可能是同一件事情，都是藍星公司的殘餘份子幹的……

誤觸機關

拚命逃竄

「有賠償的嗎？」那農夫愕愕地問。

「還是進屋裏再講吧。」黑鯊說。

他與農夫一起進入了屋中，犀利的眼睛已看出了屋中果然是沒有別人的，黑鯊是來探查消息的，而他亦很懂得如何爭取別人的信心。

他首先掏出一叠鈔票，交給那農夫，說：「這是初步賠償給你的。」

農夫接了那些鈔票，數一數，呆住了，初步的賠償？這已經够他再買一隻母牛了。

黑鯊又說：「假如我問明了眞相之後，認爲情形是更值得同情，又符合我們的規例，那就可以得到再進一步的賠償了。但自然，你得把事情的經過詳細地告訴我才行，明白嗎？」

在這情形之下，那個農夫自然就很樂意把經過情形講出來了，這個人並不是來混的，而且是同情他的，有鈔票爲證。

而又因爲黑鯊沒有說明他有這個「救濟會」所訂的標準究竟是如何的，因而這個農夫並無法說謊了。

他很詳細地把經過情形講了出來，後來又說：「也許你會不相信這件事情，認爲我是說謊的，我也沒有什麼辦法了，老實講，我自己也是到現在還是不大相信眞的發生了這件事情。」

「唔，」黑鯊摸着自己的下頷，沉吟着說：「假如我向上頭報告，也的確是不容易使他們相信眞有此事的！」

「你要把這些錢拿回去嗎？」農夫恐懼地問。

「不是，」黑鯊說：「你的牛是意外而死了，這是確確實實的，賠是一定要賠的，不過，假如你這個故事能够證實的話，那你的情形就更值得同情，會得到再兩倍的賠償了！」

「再兩倍，」農夫眞的很難相信，「你們這個會眞好，但是，我要怎樣才可以證明這件事情呢？」

「假如把那個逃掉了的人找到，」黑鯊說：「那就可以證明了。」

「這很難呀！」農夫說：「我根本不知這個人是怎樣的人，我——對警察也講過了，連警察都沒有辦法找到他。」

「未必是沒有辦法找到，」黑鯊說：「而是他們根本沒有企圖落力去找，他們不相信這件事，當然馬馬虎虎算了。但我嘛，我是相信你的，所以，讓我們再來詳細研究一下吧！」

這農夫是一個相當單純的人，黑鯊既賠錢給他又肯相信他這個故事，他當然亦很樂於合作，爲黑鯊再講述這件事情的經過情形了，這一次，黑鯊提出了很多問題的。

有人提出問題，講述起來又不同了，那些問題是可以把不少農夫忘記了講的細節挑出，讓他再講出來。

× × ×

另一方面，莫先生與林鈴却是這個時候才知道有那隻牛飛天的事情，是莫先生手下的一個人員把資料送進來的。

資料經由電腦分析，電腦認爲是與這件事情可能有關的，就撥歸這一件事情的項目。

莫先生略閱資料的內容，說：「這是昨天發生的事情！昨天的晚報已經刊出了，怎麼現在才拿到來。」

「地方離開這裏遠，」那個人員說：「今天早上才送到，而且祇是一段花邊新聞，我們起初都不認爲是有什麼重要性，差點沒有送入電腦。」

「這沒有重要性？」莫先生說：「你們究竟是怎麼做工作。」

「讓我們快點研究一下吧！」林鈴說道。

事實上亦難怪，並不是全個部門的每一個人員都對這件事情知道得那麼詳細，目前祇是林鈴與莫先生知道而已，幸而他們亦馬上就把他們所知的一切都送入電腦，不然就連電腦亦不會把這段新聞挑出來的了。

「一隻牛飛上天空，」林鈴說道：「這亦等於是一張桌子，飛上天空那麼離奇了，是不是？兩件東西，都不是會飛起來的？」

「不過這一次，」莫先生說：「這隻牛却不是一直飛上天空，而是飛了一段就跌下來了。」

「這應該也是一種試驗，」林鈴說：「假設這個逃走了的科學家劉耀柱，他是用這塊子午石研究出一種力量，可以使東西飛起來的——」

「沒有什麼東西是不用火箭推動而可能飛上太空呀！」莫先生說。

「在未曾發現之前就是不可能的，」林鈴說：「幾十年前假如有人說把一隻人造衞星放上天空而作爲通訊之用，把世界的另一個地方的事物反射在你的電視機中清晰地放映出來，你也會認爲是不可能的，但現在則是連孩子都知道是可能的事情了，再假設，劉耀柱現在是發現了一個科學家夢想已久的方法——就是能够叉地心吸力。

「本來，物質都是受地心吸力吸引，總會跌向地面的，假如有辦法把這種力量倒轉過來，那就變成是這件物體跌離地面了，那亦即是說：用不着火箭的推動都可以飛天了。」

「這是一個相當駭人的推測！」莫先生說。

「的確有一張桌子飛上去了呀，」林鈴說：「而且，還有實驗室裏那些天花板上的洞。」

「唔，」莫先生點頭同意，其實他並不是存心反對林鈴所講的話，他不過是持相反的立場來辯論一下，以判斷林鈴的理論是否經得起考驗罷了。

「假設劉耀柱已經發明了這樣一種力量，」林鈴又說：「而且還未能適當的操縱，就要多實驗，如火箭在最初研究的時候，不是射得太勁，就是射得不够力，才剛剛升空，便又墮落下來了，現在的情形亦是差不多的，他跑進那貨倉裏，找了一件東西實驗，但是上升之力太强，打穿了天花板，還把那張桌子也帶了上去，現在，他再用一隻牛實驗，但是用的力量太弱了，那隻牛祇是升起了一陣，便又再掉下來了。」

「爲什麼要用一隻牛來做實驗呢？」莫先生問。

「因爲牛是活的東西，」林鈴說：「用過死物來實驗，也要用一件生物來實驗，但是當然不能够用活人，所以用一隻牛是最理想的了。」

「唔，」莫先生點着頭：「假如眞的是如此……爲什麼要去弄那個農夫的那隻牛呢？難道藍星公司自己連一隻牛都沒有嗎？」

「這個暫時就很難肯定了，」林鈴說：「我們首先要到那裏去看看！」

「那麼遠的地方，」莫先生說：「要明天才能到達了。」

「那我得快點去訂飛機票了。」林鈴說。

莫先生露出一個罕有的微笑，雖然也祇是一個淡淡的微笑罷了，他說：「我早已經替你訂了機票，一個半鐘頭之後，你就應該起程了。」

「那很好，」林鈴說：「關於這個飛牛的地區，會不會是藍星公司的勢力範圍呢？」

「今日的藍星公司，」莫先生說：「誰知道他們的勢力範圍是在何處呢？在幾天之前，我們都還不知道藍星公司是又再活躍起來了呢？」頓一頓，「不過，照地勢來看則不像了，交通不便，又沒有什麼可以讓他躲藏的地方，這些人一定要有一個總部，方便他們的活動勾當的。」

「不過，」林鈴說：「到那裏看過就知道了。」

莫先生拿起桌子上一份劉耀柱的資料，搖搖頭，嘆一口氣：「奇怪，這個科學家劉耀柱，他是一個怪人，不錯他的作風是很難測的，不過他的不羈亦是有些紋路可以捉摸，我就不認爲，像他這樣一個人會替藍星公司這樣一個組織工作，就是不配合的。」

「然而他却是最適合的人選，」林鈴說：「他又是占伯伯的朋友，而且他又是失了踪的，最好是我們找到他來問問，那就可以清楚一切了。」

× × ×

林鈴在一個半小時之後起程，然而却可能是已經遲了一點了，因爲此時，黑鯊已經從那個農夫的嘴巴問出了端倪，農夫肯定了那個逃走了的人乃是向左邊開車，而不是向右的。

但是，爲什麼向左邊開車呢？

照常理而言，他要逃走的話，應該是向右邊開車，因爲沿路向右邊駛，可以回到城裏，然而假如駛向左邊，却是沒有什麼地方好去的。

假如走左邊，路就是祇能通到一處山區上面，那上面有一座小湖，湖邊有不少按星期或按月出租的小屋子，那上面是一個渡假的地方。

答案：這個人是來自那山上的，因此亦逃回山上去了。他在那裏可能是租了一座渡假的屋子，作爲藏身之所。

於是黑鯊開車到了山上，在路邊下車，從車中取出望遠鏡來，小心地向各處窺望着。

他要找尋的這個人，極可能是躲藏在

其中一間渡假的屋子裏。但是哪一間呢？

這上面有四十多間屋子，他不便到每一間去敲門的。

黑鯊亦有他的辦法，他首先是小心觀察屋子的外表。

假如有燈光，有人活動，或者窗子都打開的就不像。他要找的這個人，極可能是把門窗都關得緊緊的。

他終於看中了這樣一間屋子。窗子都關了，亦下了窗簾，不過窗簾縫隱約透出燈光。

這就是一間相當可疑的屋子了。

爲什麼要把窗子都關起來，還要遮上窗簾呢？

天氣又不冷，而且是熱的季節，所以這個渡假的地方才會較多的人來人往。要住到這些地方來的人，目的當然是爲了享受陽光空氣與涼風，怎麼會關得這樣緊密呢？

除非這個人是有一些什麼秘密不可告人，需要隱藏起來的吧。

黑鯊就是這樣想着，而決定首先到這間屋子去探一探。

他回到他的車子上，小心地把車子開動了，開到這座屋子的附近，悄悄地把車子停了下來。他連車頭燈一直都沒有開，而且汽車的馬達聲亦是盡量低的。因此，屋中的人應該不會知道有這樣一個不速之客來臨。

黑鯊下了車之後，又悄悄地步行了一段路，才到達了那間屋子。

他首先是悄悄地遶着屋子走了一遍，視察一下這裏的情形。他那一身黑衣服雖然不是「夜行衣」，但因爲是黑色，人家是不容易看清楚的，而他雖然脚上是穿着皮鞋，走起路來，却也是毫無聲息的。

他相信屋中的人應該不知道他來了。

他繞屋而走的時候，也企圖向窗簾裏面窺望一下，但是不行，窗簾都是遮得很密的，沒有一絲縫隙，事實上假如不是小心觀察，也看不出屋中是亮了燈，驟眼看去還以爲屋中是熄了燈的。

不過黑鯊還是看到了這屋子有後門。

假如他是企圖從前門進去的話，屋中人是可以從後門逃走的，而假如他是企圖從後門進去的話，屋中人又可以從前門逃走。

他決定敲前門，不過由於他祇有一個人，敲前門就不能兼顧後門，於是他就是把後門「鎖」住了。他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找了一片薄片的石頭，像斧頭差不多的，一邊是薄如刀鋒，而另一邊則是較厚。

他就把這薄片的石頭塞進後門下的縫隙裏，塞進去的是薄的一邊，由於這門是開向外面的，有這石頭在塞住，就開不出來了。

然後黑鯊便再繞回屋子的前面去。

他亦注意到屋旁停了一部汽車。那是一部相當舊的汽車，外表看來似乎不是經濟能力很好的人所用的，不過又很難講，因爲他知道這種車的機件的性能特別良好，外表並不能代表內在，有些懂得用車的人就特別喜歡用這種車，寧可外表平凡一點。

他所找的這個人就是喜歡用這種車子的那種人。

那個農夫雖然未能把那個不速之客的車子的模樣加以充份的形容，但他相信極可能就正是這部車子。

當然，黑鯊沾沾自喜地在想，這部車子，與他自己所用的車子比較起來又差得遠了。黑鯊所用的那部車子是外表既名貴豪華，而機件性能又是卓越的。

黑鯊這樣想着的時候，就充滿信心地按屋子前門的門鈴，但隱約可以聽到鈴聲在屋中响了起來。

但是等了一陣，並沒有人應門。

他再按門鈴，還是毫無反應。

當他這樣按了幾次還是沒有反應之後，他就知道他是找對了地方了。屋裏不會沒有人在着，亦不會睡得那麼熟，以至連屢次按鈴都聽不到的。假如是理直氣壯的人，早就出來看看，看見是不認識的，就會把他罵一頓了。

也許，黑鯊得意地微笑着想：「屋中的人，此時大概是正在企圖從後門逃出去吧？」

黑鯊改爲用拳頭敲門，而且大聲叫道：「喂！開門！有沒有人在裏面？」

仍然是並無反應。毫無疑問，屋中的人是不敢出來應門。

黑鯊又叫道：「喂，劉耀柱，你這個混蛋！開門吧！你逃不掉的，你是聰明的，你就乖乖的跟我回去！」

很奇怪，藍星公司會派人來追捕這個應該是正在替藍星公司工作的劉耀柱。

裏面的人仍然是並無反應。

黑鯊又吆喝道：「你是逃不了的，我也不是想殺你，你不開門，我就自己進來了。」

黑鯊手中的槍垂低，向門鎖放了一槍。這一槍却射出了大禍來！

因爲，這間屋子中的人，顯然是預算了會有黑殺手這樣一個人來的，而屋中原來已經裝上了一些奇怪的機關了。

當黑鯊向門鎖放了一槍的時候，那門鎖果然就毀成了一塊廢鐵而跌了進去。

但是黑鯊正舉脚要把門踢開的時候，門却自動彈開了，一股七彩的濃烟撲面衝出來。黑鯊知道情形不妙了，大叫一聲，連忙一轉身，飛身一撲回頭，連跑步都嫌遲了，盡快離開那些濃烟。

不過這樣還是太遲了。他的眼睛一陣酸痛，眼淚與鼻涕一齊泉湧而出。這一來，他的視力亦暫時失去了。他沒有辦法看到什麼。

他連忙向屋子的門口的大路方向放了兩槍，但是這兩槍似乎是沒有什麼大用處的，門內不見得會有人出來。

那濃烟繼續湧出來，黑鯊的眼睛雖然已經給刺激得看不到了，但他還是可以嗅到的。他連忙盡快離開屋子爬動，以避開那濃烟的侵襲，一面大聲叫道：「媽的！劉耀柱，你逃不了，這世界雖然大，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你逃的！」

但屋中的人假如是科學家劉耀柱的話，劉耀柱却並沒有回答他。黑鯊聽見屋內有一隻窗子打開了，豈有此理！劉耀柱雖然不能從後門逃走，他却是可以打開窗子逃走的。

黑鯊又向屋子的窗口的大路方向放了兩槍。但是他亦知道，張不開眼睛來瞄準

，是很難射中的。

他的心中亦很害怕，假如劉耀柱來向他襲擊，他豈不是無抵抗之力？

所以他一面爬動就一面偶然放一槍，雖然這槍彈是無目的亂放的，但是這也比較全不放槍的好，起碼對方知道他正在放槍，怕給他誤中，就不敢胡亂接近他了。他爬進了樹林中。

而黑鯊到底是一個有本領的人，他雖然失去了視覺，却並未迷失方向。當他來的時候，他是已經看清楚了地勢的了，而此時，他仍然可以憑摸索而知道他是到了什麼地方。他的手摸到了一塊大石，大石後面就是一條小溪，是流進湖中的，他亦可以聽到流水的聲音。

他再放了一槍，槍中的槍彈就已經用完了，他以迅速而順滑的動作在槍中再裝進了一隻彈夾，同時就把頭伸進了溪水之中。

那清涼的溪水一浸，頭腦也清爽了許多。他吸入清水又吐出來，冲洗喉嚨，而那潮水亦自動冲洗他的眼睛，使他的眼睛的酸痛大爲減少。

他再向身後放了一槍，而另一隻手則把眼睛揉着。當他再把頭抬起來時，他就可以見物了。

謝天謝地，那七彩的烟不過是催淚性質的氣體，祇是會使人暫時失去視覺而已，並不是打算把它的眼睛弄瞎的。

但是，這却是劉耀柱的不幸了，這一次，劉耀柱就一定逃不掉——但劉耀柱是正在逃掉！

他聽見一部汽車的馬達聲開動，正在遠離！

黑鯊憤怒地大聲叫着，從林中衝出來。他後悔沒有先在劉耀柱的車子上做手脚，以至讓劉耀柱把車子也開走了。

太輕心了！不過不要緊，劉耀柱還是逃得不遠的，他可以開車追在後面。以他黑鯊的開車技術以及他的車子性能之優越，劉耀柱即使開車也是逃不遠的。

黑鯊像一隻犀牛似的從樹林中衝出來，撞斷了兩顆幼幼的小樹，撲向他自己的車子，却撲了一個空。他的車子，不在那裏。

「我的車子！」黑鯊又憤怒地叫起來，「他開走了我的車子！」

他連忙轉身向劉耀柱停在屋旁的車子跑過去。用劉耀柱那部較次的車子追自己那部優良的車子，當然吃虧得多了，劉耀柱也眞會揀車子，不過，有車無論如何亦是勝過步行的。

黑鯊衝到屋子的側面時，却發覺到劉耀柱的車子也不在！

兩部車子都開走了，難道他們是有兩個人？沒有車子，那他豈不是需要步行下山？

黑鯊張大着咀巴呆在那裏，憤怒得不停地發抖着。他一生是甚少會給人如此地愚弄的！豈有此理！

此時，那座屋子就忽然爆炸了。

整間屋子爆成了一隻大火球，但又並不是强烈的爆炸，而是在忽然之間爆出火焰來。

黑鯊連忙退後，因爲他也幾乎給那火焰波及了。假如身上的衣服也着了火，那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黑鯊拿着那把手槍，站在那裏頓着脚，大聲咒駡着，但這當然是不能够對屋子的起火是有什麼影响的。

黑鯊這時恐懼的乃是這場火會把別人的注意力吸引了，因爲他並不想太多人知道這件事情，最好就是靜悄悄地解決了並沒有人知道。

但是，這場火則是很遠都可以看到的，吸引別人的注意是難免的了，而且也很可能吸引到警方的注意。然而黑鯊自己却是不能够迅速逃離那裏的現場，因爲他沒有車子作爲代步的工具。看來他是只有步行了。

黑鯊在那裏頓足咒駡着時，那個失去了一隻牛的農夫，果然亦在遠處的家中看到了這場火了，他是正坐在門口納涼，一面奇怪這個救濟他的「好人」在上了山之後會幹一些什麼事情，就看見了山區上面升起了紅光來。他相信那裏是着了火，不過由於距離太遠，他是看不見火燄的，亦不知道着火的是什麼東西，他希望黑鯊沒有什麼危險。

他並不知道黑鯊乃是死神的代表，假如黑鯊有什麼不測，那才是他的幸福。黑鯊活着，對他的福利則是大有影响的。

但他不知道，所以他祇是這樣呆着看，這樣想着。

這場火果然燒得很旺，黑鯊也可以看得出，火場中是有一些化學物品助燃的，否則的話，決不會燒起這樣的大火來。

看來，在燒完之後，屋中亦不會有什麼剩下來的了。雖然，屋中很可能亦不會剩下什麼對他有用的東西，他認爲有用的東西，一定亦是劉耀柱也認爲有用的東西，這些東西是會給劉耀柱帶走的。

他看着的時候，却發現天空中有一件東西在飛浮着。

假如不是屋子燒起來而把天空也照亮了的話，他是不會看見的，因爲天空是黑暗的，現在天空給大火照亮了，他就看見了。他的車子！

他的車子正在空中，懸在那裏，不上也不下，情形有點像那個農夫的那隻牛。祇不過車子是不會掙扎的，而且車子亦是重得多，不會給風吹走得那麼快。夜風雖然吹得勁，車子也祇是在緩緩地隨風移動罷了。

「唏！唏！」黑鯊喝叫着，一面亦吐出着惡毒的咒駡，而向這部車子追去。

他現在的情形，亦像上次那個農夫追那隻飛天的牛一樣了。車子是升在七八層樓高的空中，他是碰不到的，而假如跌下來的話，這樣重的東西從這樣高的地方跌下來，亦不會有什麼用處的了。有什麼值得追的呢？

但是黑鯊還是在追着，這是下意識的反應。

他一面在咒駡着劉耀柱。

這當然是劉耀柱玩的把戲了。

劉耀柱原來不是有兩個人，而是祇有一個人。劉耀柱並不是把黑鯊的車子也開走了，而是把黑鯊的車子弄上了天空之後，自己便開着自己的車子走掉，如此，黑鯊便不能夠開車追他了。

黑鯊奔跑着追在後面的時候，心中還

算有一點安慰，那就是，劉耀柱仍然是一個人的，那亦即是說並不是有什麼人正在與劉耀柱合作了，看來是如此。

黑鯊在地下追着，因爲地勢崎嶇，他有時是與車子離得遠些，有時離得近些。他此時還是懷有一綫希望，就是車子會慢慢降下來，讓他能夠應用。雖然這個希望是微一點了。

即使車子是慢慢降下來而沒有跌壞，亦未必會是在降下來的時候就四輪着地的。假如降下來的時候翻轉了又如何呢？

不過他的希望是全不實現了，因爲那部車子並不是慢慢降下來，而是忽然之間失去了支持之力，就向下直跌。

黑鯊恐怖地叫着，連忙逃走，但是逃走其實也是多餘的，因爲有風，而車子又是在相當黑暗的空中，很難看得準車子跌落在什麼位置。車子會不會壓着他，那是全靠運氣而已。

結果車子並沒有壓着他，而是在一段短距離之外墮落在地上，「隆」的一聲。

雖然黑鯊一直都因爲他這部車的構造結實及性能優良而引以爲榮，但車子是爲了在路上行駛而製造，並不是作爲飛天用的，實在沒法經得起這高高一跌的考驗，因而這樣一跌，就使得車子整架都散開來了。

黑鯊又在那裏頓足咒罵着。

現在，連他的車子也要留下來，成爲可以讓對方追尋的綫索了。有什麼辦法？一部完整的車子，可以把它開走，然而一部跌破了的車子，他則是不可能及時把它搬走的。

而黑鯊知道他是沒有很多時間了，這場火會很快把救火車和警車都引來，而他這個人最沒有興趣與警察見面打交道的，于是他就跑步下山。

他，一個用慣了汽車的人，却要跑步，那眞是豈有此理！

還好黑鯊並不是一個弱者，而是有着充沛而頑强的精力的，跑步他可以應付得來，祇不過是不高興以及不服氣如此做罷了。

當他跑到山脚的時候，救火車和警車果然就吵鬧地駛來了。黑鯊連忙躲進了路邊的樹林中，讓這些車子過去了之後才繼續跑。他實在沒有那麼大的興趣與這些人接觸。

那些救火車到達山頂的時候，屋子的火已經快熄掉了。地方比較偏僻遙遠，一接到了報告就盡快趕來，還是需要一段時間。

那個曾經失去了一隻牛的農夫坐在屋子的門口，搖着椅子看着山上，直看到山上已經完全沒有了火光，似乎一切都已經恢復了平靜了，就再沒有什麼可以看的了。他無法再可能知道山上發生一些什麼，他是連望遠鏡都沒有一副的。

他打了一個呵欠，回到屋中，想着也許應該先睡覺，不再等黑鯊回來了。但是他進入屋中的時候，却嚇了一大跳，因爲黑鯊已經坐在他的屋中了。而且黑鯊拿着一疊鈔票，手邊有一隻很舊的餅乾罐，打開着。

「唏！你——」那農夫叫道：「你——」因爲那個餅乾罐乃是他用以收藏現欵的，黑鯊賠給他的錢，以及他畢生的積蓄都放在裏面。這罐子是與一批其他相同的罐子放在一起的，其他的罐子放的是糧食，殺虫藥及其他雜物，他以爲這樣放得很安全，却沒有想到給黑鯊一下子就找了出來。

「你這些錢隨便亂放，」黑鯊微笑，「不太危險了？」

「不——不怕的，」那農夫說：「我這裏又沒有別人來！」由于黑鯊給過他一筆很大的錢，雖然現在錢是拿在黑鯊的手中，他還是不相信黑鯊會是前來謀他的錢的。

「沒有人來？」黑鯊搖搖頭：「你這個人的生活，倒是呆板得很！」

「我呃——沒有什麼特別嗜好，」那農夫說：「而且我也沒有能力有什麼嗜好！但是，你到山上找得如何了？」

「成績是不太理想了，」黑鯊搖着頭：「找不到人！」

「我看見山上起火——」那農夫說。

「是的，」黑鯊說：「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是，這件事情你有沒有對什麼人講過？我說關于我來的事情。」

「沒有。」農夫搖搖頭。

「我是在想，」黑鯊說道：「我把這錢賠給你，單單你寫一張收據也是不夠的，最好能夠有一個第三者知道，作爲見證人！」

「的確沒有別人知道，」農夫說：「不過……不過……雖然我的朋友不多，但我相信明天我可以找一個人來的。」

「唔，沒有人知道，」黑鯊說：「那麼，祇要你死掉了，就也不會知道我來過了。」

這個農夫忽然大爲恐懼，雖然他是一個相當笨鈍的人，但是聽黑鯊這樣一講，也知道他是上了黑鯊的當，目前的處境對他很不妙。他哀鳴地叫起來：「不！不要——請你——不要！」

但黑鯊並不浪費時間，手一閃，槍就出來了，農夫連中幾槍，倒下來，就這樣一命歸西。可憐他死也是死得不明不白，不知道自己是爲什麼會死的。

黑鯊把那些錢放進自己的袋裏，吃吃笑着：「做人是不應該浪費的，這些錢反正你已用不着，留給我好了。」

他轉身走出屋外，到了屋後，那裏一座簡陋的木棚中，果然停着那個農夫的那一部殘舊的貨車。他坐上貨車，把馬達發動了，試一試，發覺這部車子的外表雖然是其貌不揚，但是性能却是並不太差的。

黑鯊就這樣開着車子走了。

在路上，他還遇到一些警車開上山上去，但那些警車當然不會注意他這部車子，因爲沒有理由注意，而黑鯊亦是毫不担心的。

他吃吃笑着，自言自語地說：「其實他們應該到那個農夫家裏看才對呢！」

但是警方當然不會想到如此做，而且目前並沒有理由想到，山上那一場火會是與那個農夫有關的。

黑鯊毫無困難地把那部殘舊的貨車開回市區，在一條僻靜的街上停下來，自己下車步行了一段路，再截了一部計程車離開。

如此，就應該沒有人能把他與這兩件事情聯想在一起了。因爲並沒有人看見他，沒有人能活着對警方說看見他出現過。

雖然，事情發展成這個樣子，黑鯊亦是並不開心的，他花了許多努力，損失亦是相當大的，却並沒有任何收獲，這在他而言就是一項大挫折了。

× × ×

林鈴則是在天亮的時候才到達這個地方。此時，黑鯊當然是早已走了，走得很遠，不知踪跡，而林鈴一下機就接到報告，知道山頂上那間屋子着火的事情，而且她亦知道，在火場研究的人發現了一些令人很迷惑的綫索。

不過林鈴還是先去找那個農夫。她覺得火場那裏是可以等的，反正已經有了許多人正在研究，亦沒有什麼有關的人留在火場那裏，用不着担心有些人會逃走。留在火場是逃不掉的物件。

林鈴首先開車到那個農夫的家去，到底她是本爲了農夫而來的。

於是林鈴就是首先發現農夫已經死去了的人。

她馬上召警到場研究綫索，然後跟着就再到山上去視察火場。

在那裏研究起火原因的人員果然已經發現了一些很離奇的綫索。這時那裏已經有了一個莫先生組織的人員在着。

這個乃是駐此地的人員，因此他用不着像林鈴那樣要從老遠坐飛機來。他馬上就可以趕到了。這個人員已經與警方聯絡好了，所以雖然這些場合是不准閒人接近，亦不會把調查所得資料告訴閒人，但他們却是可以讓林鈴接近，並且把資料告訴她。

林鈴並不是一個閒人，而且她還是一個並不普通的人。

研究起火的人員指出，這場火很奇怪，是由一種燃燒性很劇烈的化學物品引起的，事實上他們檢驗出屋子的廢墟中還有不少種其他化學物品燒掉了之後遺下的痕跡。

其中一人說：「我認爲這間屋子在起火之前是放置着許多種化學物品的。但是因爲每種化學物品的數量都是有限，所以這裏未必是一個存放化學物品的地方，而應該是一個用來做科學實驗的地方。」

另一個說：「本來，這場火很可能是因爲做科學實驗的不愼，而爆炸起火的，不過，隣近的人說看見一燒就很大，假如是實驗時不愼起火，那麼做實驗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就不容易逃離火場了，然而火場中又沒有屍體，所以我們認爲，這場火可能是蓄意把屋子毀滅的。普通的火不易把屋子燒得如此徹底，祇有蓄意用很烈性的化學物品蓄意放火才會這樣，帶不走或不想帶走而又不願留下來給別人看見的東西就可以一燒了之。」

「很有道理，」林鈴說：「看情形這屋子中的人是因爲要逃避某些人，匆匆離開，所以才會這樣做。」

「看來是這樣的，」其中一個人員說：「不過，逃避誰呢？當然這一點是要留給警方去研究了，我們的工作祇是調查起火的原因罷了。」

也許，林鈴在想，這屋中人就是逃避她。

但是這個人怎麼如此消息靈通，知道她會來呢？

起火的時間，她還是在飛機上，消息怎能傳得這樣快？

不過她相信曾經住在這屋中的人應該就是那個失蹤的科學家劉耀柱，劉耀柱這個人的作風一向怪誕，這情形最像了。

然而，林鈴又覺得，這中間也有一點是很矛盾的，那就是農夫之死，劉耀柱不是一個嗜殺的人，亦沒有那麼好的槍法，那個農夫則很明顯地乃是給一個槍法很快亦很準的人所殺的。

「這裏還有一件令我們莫明其妙的東西！」其中一個研究人員說着，把林鈴領到那部墮毁了的車子那裏去，這就是黑鯊那部車。

「這部車壞得不成樣子，」那人說：「假如猜是撞成這樣的話，也無不可。但問題就是這裏並沒有甚麼給它撞過的地方，而把它撞成這樣的車子，除非是一部坦克車，否則亦很難開走了。假如是坦克車——這固然不是會隨便出現的車子，而且，泥地上亦沒有留下坦克車的輪印。」

「我的看法就是。」另一個研究人員說：「這車子更像是從高空跌下來而跌成這個樣子的，祇不過，這裏已經是山頂了，旁邊沒有比這更高的山，也沒有山崖，假如跌下來的話，又是從什麼地方跌下來的呢？」

「假如，」林鈴說：「這車子是自己升進了空中然後再跌下來呢？」

「怎會呢？」那人說：「這是一部汽車，不是飛機！」

「一隻牛也不會飛的，」林鈴說：「但不久之前這下面的田中，不就是有一隻牛飛起來，飛出山崖之外，又跌下來而跌死了嗎？」

「那隻牛？什麼牛？」其中一人莫明其妙。

「那隻牛，」另一人說：「報紙上不是有刋登這新聞嗎？」

「哦，」那人這才恍然記起了：「你是說那段新聞！但那段新聞是不盡不實的，怎可以相信？」

「似乎我們現在是非要相信不可了，」林鈴說：「因爲那個飛牛的農夫已經在家中給槍殺了！」

「槍殺了？爲什麼？」那二個人都爲之愕然，因爲這件事情，他們是還不知道的！」

「當然是有一個原因的！」林鈴說：「而要動用到殺人的手段，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了。」

× × ×

林鈴在第二天晚上又回到了莫先生的寫字間裏了。

這件火燒的事情與及農夫被殺的事情，都由莫先生派去的專家再次研究過，而且還是正在繼續研究之中，假如有什麼新的發現，還是會陸續送來的。

目前，他們手上已經有足夠他們深思的資料了。

莫先生翻着手頭上的資料，而林鈴亦翻着手頭上的資料。

（未完・三）

鐵胆傲骨

仇既報不了 恨字亦難填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荒野深山大澤，揭起了一件神秘怪誕可怕的江湖大殺刧，故事開頭在一座小石屋中傳來的悽厲嗥聲，而且不斷傳來十三次。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子石中堅，神色漠落，滿面愁容，似有無限沉重心事，拖着沉重步伐，向小石屋行去，又見一人影從小石屋拋出來，更惹起他無限思潮，急步行去石屋旁，見死了十三個人，砌成一個「恨」字，尚差一筆未完武，行入石屋一看，見一副棺材出現一個面如骷髏的老者，說出所殺之人是仇家，並答允收石中堅爲徒，傳授武功，還有一個仇家「紅面尊者」未殺，遺言留給石中堅完成……

仇！恨！

突然一湧而浮現在石中堅的腦海中。

他覺得師父所做的非常有理，有仇必有恨，沒有仇那來的恨呢？

仇與恨！自然是相關的。

石中堅呆呆的發楞，想着種種的心事，可是毫無江湖閱歷的他，却忘了他身後的敵人，正在一步步朝他逼近。

他此時已得鬼劍客百年功力之眞傳，內功修爲上，已極精深！

驀然間——

耳際響起一陣脚步聲，不禁暗吃一驚，急忙轉身，只有七八個人，正臉佈殺機，朝他緩緩欺近。

石中堅看得心頭一震，忽然臉露傲然冷笑，一聲暴喝，道：「給我站住。」

他這暴喝之聲，直響雲霄，震得百谷迴音不絕，內功的純厚，當可想而知，朝他欺近的七八個武林高手，都不由自主的收步站住。

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這個眼前看去不過十七八歲的少年，內功上竟有如此的造詣，難怪適才一掌之下，便毀了他們三四人。

這些來者，都是江湖中成名的高手，却經不起石中堅一掌，這還了得，將來江湖豈不是要給石中堅攪翻了？

石中堅見大家均停身站住，忙冷目一掃——

當然對這七八個人，他一無所知，到底誰叫什麼？誰是江湖中赫赫一世的頂尖人物！

驀然！

石中堅的眼光停在其中一人身上，臉上驟然而變——變得可怕已極，兩道精光四射的雙目，暴出一道冷芒，滿臉寒霜殺機，鋼牙咬得「格格」作聲！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竟讓他變得如此怕人。

莫非是「紅面尊者」？

不錯！

那正是「紅面尊者」！

可是石中堅並不認識誰是「紅面尊者」呀，那他又怎麼會突然一認就中了呢！

這不是太奇怪了。

其實這又有什麼可奇怪的，七八個人之中，只有一個戴着紅色面具，聰明的他，豈有想不出之理。

他這種冷然之色，看得老於江湖的「紅面尊者」也不免心起寒慄！

倏然——

石中堅一指「紅面尊者」，冷聲叱道：「你給我過來！」

好狂妄的口氣，似乎目空一切，唯他獨尊！

「紅面尊者」在江湖名望何盛，誰不怕他三分，敢情就從來沒有人在他面前如此過，此時氣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一聲冷喝，呼的一個縱身，躍至石中堅的身前。

他是出了名殺人不眨眼的老魔頭，每當殺人時，却顯出一臉可怕的獰笑！

此時——

他身一躍進，朝石中堅「格格」發出一陣獰笑，破口叱罵道：「小賊種，你竟敢在老夫面前賣狂，快說出你是『鬼劍客』的什麼人……」

「住口！」石中堅未待他言畢，就暴喝道：「小爺就是『第二鬼劍客』，我第一個要殺的！就是你這老鬼！」

「紅面尊者」聽得心頭一怔——「第二鬼劍客」。

他當然知道「鬼劍客」的厲害，三十年前，鬼劍客以曠世絕學，稱霸武林，殺遍天南地北，未逢敵手，就以適才石中堅所露的一手，就足以震驚武林。

可是——

石中堅對「紅面尊者」也有戒心，因

爲——他師父曾經對他說過，「紅面尊者」武功高絕，位尊黑道之首，羽黨如林……是一個難以對付之人！

「紅面尊者」此時，冷然一笑，喝道：「好狂妄的賊種，老夫『紅面尊者』不給你一點顏色看看，恐怕你也不知道老夫的厲害……」

「少廢話，有種的動手好啦，反正今天要你這老賊跑不掉，那『恨』字最後一筆，還要等着你來完成呢！」

「紅面尊者」氣得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只是在那紅色的面罩下，看不出來而已，當時見他右脚一步欺近，暴喝道：「老夫先讓你嘗嘗味道……」

話聲方出，右掌直朝石中堅劈去。

× × ×

「紅面尊者」這下出手果然不凡，眞如電光石火，捲起一道狂飈，直擊石中堅的面門！

石中堅雖然已得鬼劍客百年功力，但，他並不知如何應用，適才兩掌，只不過是他情急之下，茫然而出。

此時——

急見「紅面尊者」將他劈來一掌，而且勁力威猛絕倫，心中爲之大吃一驚！

一時之間，在他腦海之中，似乎浮現的，全是背誦的武功，竟不知該用那招那式。

這當兒，那能容他多做考慮，眼見「紅面尊者」掌風已到——

就在這火燒眉梢之際，百中堅下意識的一聲暴喝，雙臂一揮，朝襲來的勁風擋去。

其實他這一抬手，只不過是下意識的動作，毫無招式可言，但，就在他一抬手之間——

頓時之間，擊起了一股勁風相碰之巨響！

「紅面尊者」就在巨響之聲發出時，往後連退了三大步，幾乎摔坐地上。

他當時心頭一震，暗道：「好精深的內功。」

這倒是一件奇妙的事，石中堅竟然在舉手一擋之下，發出了一股雄厚的潛力，不但沒被「紅面尊者」擊倒，反而將「紅面尊者」震退了三大步。

但——

「紅面尊者」功力精純，出手之間，又似狠招，石中堅也覺心頭一震，退了兩大步之遠！

這下可嚇楞了所有在場的六七個武林高手。

他們眞沒想到，這年方一十七八歲的少年，在內功修爲上，有如此的造詣，竟連領袖黑道的「紅面尊者」都要差上了一籌。

這確實是一件可怕的事，大家此時，都不約而同的昇起一道恐怖的意念！

如果讓這少年涉足江湖，那還了得，整個江湖豈不要給他翻啦！

大家一當忖此，各各臉怖殺機，朝石中堅逼近了兩步。

此刻——

他們已決意聯手除掉石中堅，以免將來留做禍根！

石中堅正在愕然沉思中，心裏想：難道我石中堅已有武功啦，這會是不是眞的嗎？……

突然——

一道靈光掠過他的腦際。

對！

既然有武功第一個要殺的就是「紅面尊者」，這是石中堅的師父——「鬼劍客」臨終之前，告訴他的，也是希望他做到的。

而那「恨」字的最後一筆，不正是留給「紅面尊者」，他既然親自送上來，不是恰巧合意嗎？

石中堅決定要爲師父完成了那「恨」字！

這意念，在他腦海中，只不過用去那刹間的工夫，就在衆人將他霍然欺近兩步時，爲之驚醒，擧目一掃。

驀然，縱聲狂笑起來，笑聲如雷，刺耳已極，令人聞後，心起寒慄！

「紅面尊者」等人，被石中堅突然狂笑，不但弄得莫名其妙，而且被石中堅的笑聲所發內力給驚震楞住。

笑聲甫落，石中堅面露寒霜殺機，冷冷喝道：「好一羣不知死活的傢伙，如果誰再敢向前走半步，嘿嘿嘿……他就休想再活。」

石中堅這話，簡直輕狂到了極點，沒有一人不被氣得臉色鐵青，但他們心裏有數，眼前這少年必定是「鬼劍客」的徒弟，武功上當然得其眞傳，就以適才石中堅露的兩手內功……。

所以是，石中堅雖然出言輕狂，但，還是沒有人敢貿然出手。

石中堅目睹沒有一人敢上，心裏覺得從未有過的興奮與自傲，現在，他覺得這種滋味，是多麼舒服——他由內心又開始感激他的師父。

此時他又發出一聲冷笑，帶着不屑的口吻道：「怎麼！各位害怕了是嗎？」

這些在場之人，均是武林出類拔萃人物，雖然心知敵不過「鬼劍客」的繼承人——石中堅，但對方出言輕狂，竟然全沒將他們放在眼中，豈不氣爆了肺。

如果換上另一個對手，他們怕不早動上手才怪，因爲，——此時他們慄於「鬼劍客」的聲威！

石中堅見大家氣得臉色發青，一個個怒目以視，看似蓄勢待發，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他仍然情態安逸，臉上不時發出冷冷笑聲。

但他雖然在表面上，儘管作得十分安然，內心中却有點不信，就憑他一點武功也不會，這些人都是聞名天下，自己如果不敵……

石中堅半晌沒見一人說話，又冷笑一聲，說道：「誰要是怕，就躲遠些，省得站在此處礙眼！」

此話方歇，「紅面尊者」身旁一人——年逾六旬，枯乾似柴，一臉陰像，眞是又瘦又小，端的其貌不揚！

只見此人倏地一聲「格格」怪笑，縱身躍至石中堅的身前。

這怪叫聲，包含了無限的憤怒……

的確！

他們幾十年來，闖盪江湖，幾時受人

如此奚落過？

此怪老人怪叫之聲，緊隨身形而落，指着石中堅，怒喝道：「好狂妄的臭小賊，胆子如此之大，竟敢在大爺們面前撒野，老夫就不信你有什麼通天的本領，動手吧……」

話猶未畢，石中堅縱聲狂笑，倏然一斂狂笑，露出一臉寒霜，冷冷喝道：「滾遠些！誰要跟你動手，小爺要殺的第一個人，還輪不到你。」

這下可氣壞了此怪老人，就以他的名氣，江湖中誰人不知誰人不曉，只要提起「紅魔教」刑堂堂主「中天魔君」無不聞名喪胆。

此時——

却被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夥子冷落一旁，竟然連動手都不願意跟他動手，怎不讓他氣得全身發抖。

中天魔君氣得鋼牙咬得「格格」作响，一聲大吼，雙拳平胸，一招「昏天黑日」直擊石中堅的前胸。

他這一招迅若奔雷，又是挾怒而發，功力的雖不是一般江湖高手可比，如若換上另外一人，必定連閃都無法閃過，還談什麼還擊。

但——

此時他的對手不是別人，正是已得「鬼劍客」百年功力眞傳的石中堅，竟在稍一晃身的刹那，輕逸閃過此招。

石中堅閃過之後，並沒有出手還擊，只是冷冷喝道：「叫你躲些，難道你聽不懂！」

中天魔君見一招遞空，對方還若無其事，心裏暗暗吃驚，錯步推掌，「刷刷」又是兩招煞手，向石中堅猛攻而至。

石中堅見他掌風之勢，直若狂風暴雨般迎面捲來，一時之間，都有些慌亂，不敢貿然硬接，滑步旋身，堪堪避過，一聲暴喝道：「你到底躲不躲開！」

中天魔君此時那會再躲，只見自己三招出手，均被人家輕易閃過，臉上已無光彩，於是狠狠的喝道：「臭小子，老夫『中天魔君』再出手一招，如果仍不能擊倒你，老夫馬上走，而且歸山十年不出！」

石中堅聽得嘿嘿一陣冷笑，道：「你既然有此心意，小爺定當奉陪，不過你放心，小爺第一個要殺的不是你，快動手快滾，省得浪費小爺的時間！」

石中堅的狂傲之氣，確實讓立在一旁的衆人看得心中頓生寒意。

他們只覺得這眼前的少年，實在有些與衆不同。

因爲——石中堅的性子，與「鬼劍客」以前幾乎相同，甚至於更厲害。

此時「中天魔君」被石中堅氣得臉上一陣白，大喝一聲，道：「廢話，接老夫一掌試試！」

掌隨聲出，平胸就要推出——

他這一掌是否能夠擊倒石中堅，確實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如以武功而論，石中堅根本不會招式，可是他却有「鬼劍客」百年的功力，隨意舉手，均能揮出一股强勁潛力。

但！

中天魔君却是一個不可輕視之人，武功修爲已達火候，此時已挾怒全力而發，可說勢均力敵。

只是「鬼劍客」奪人魂魄的聲威，令人不敢小視，一旁靜觀之人此時都不禁有些心驚肉跳，因爲——他們並不了解石中堅，自從他們來此遇上石中堅，並未見他動過一招一式，只隨意擋拂而已，威力竟然都如此之大，就已把他們嚇住！

此時，就在「中天魔君」正待出手之際——

驀然一聲長嘯，頓覺黑影一閃，在石中堅身前已落下。

這突來之變，使石中堅與中天魔君同時嚇了一跳，定神一看——

正是「紅面尊者」，虎視眈眈的瞪着石中堅，一張平板的紅面罩，却沒有半點表情。

「紅面尊者」突然躍入，「中天魔君」掌勢不得不收了回來。

當然！

他非常了解「紅面尊者」，所以此時出現的原因，那還不是給他們打圓場，找台階下台。

他也是心府陰沉，老奸巨滑的傢伙，如果說是他一掌能把石中堅擊倒，那也未必見得，但話已說出，硬着頭皮也得幹下去。

此時既然「紅面尊者」出場，也就藉機收掌。

「紅面尊者」身形方落，對「中天魔君」說道：「戚兄！這小賊種，讓小弟來收拾吧！」

中天魔君點了點頭，道：「好吧！」答得好像還非常勉强，做出大有不肯干休的神情，狠狠的瞪了石中堅一眼，縱身躍退！

聰慧的石中堅，看得冷冷一笑，道：「『紅面尊者』，我要找的就是你，我師父講過你這傢伙最壞，要我第一個就先把你殺掉！」

「紅面尊者」聽得吃了一驚，但他是何等人物，立刻收斂吃驚之色，冷冷說道：「很好！很好！你不妨試試看，『紅面尊者』是不是你第一個殺得了的！」

「殺不了！哼……你不要以爲你是黑道之首，就趾高氣揚，難道……你還不知道，『鬼劍客』要想殺誰，還有殺不成的嗎？」

這倒是實話，「紅面尊者」豈有不知道。

鬼劍客三十年前，行走天南地北，只要出口殺誰，誰也跑不掉。

石中堅見「紅面尊者」臉上，突然顯露出驚恐表情，得意的冷笑了一聲道：「『紅面尊者』，在我沒有殺你之前，要先告訴你，我師父要我把你殺掉，補那『恨』字的最後一筆！」

話方至此，臉上立佈殺機。

「紅面尊者」以及其餘佇立一旁的五六人，聽石中堅如此一說，心裏同時升起一股寒意不由朝地的「恨」字流目看去。

此時——

尤其是「紅面尊者」，論他名望再盛，也不禁在背上冒出一陣冷汗。

但他還眞不愧爲成名人物，驚恐之色，突然收住，縱聲冷笑道：「很好，老夫『紅面尊者』倒要看看你有什麼了不得的

通天本領，要置我於死命……」

話猶未畢，一個欺步，單掌憑空一揚，就朝石中堅劈去——

此掌出得實在突然，而且掌風呼呼，端的驚人，眞不愧爲領袖黑道的大魔頭。

石中堅萬沒料到，「紅面尊者」如此卑鄙，竟然出其不意，說話之間，驟然出手，給他一個攻而不備！

驀地——

只覺面門擊來一股疾勁冷風，他不禁吃了一驚，雙脚一挫，冷喝一聲，道：「來得好！」

紅面尊者陡覺掌勢一空，心知不妙，急忙收掌，復又從旁襲擊石中堅。

石中堅一招閃開，還沒來得及出手，對方掌勢又到。

他本就毫無應敵經驗，這一慌亂，竟不知該如何出手才好。

此時——

眼看就被「紅面尊者」襲來掌風擊倒，心頭一急，也不知閃躲，揮起雙臂，就硬朝紅面尊者掌風處推去！

就這刹那之間，出手竟然快似閃電，紅面尊者當時正在高興，石中堅要被他斃於掌下，以便除一禍根，心正高興，突覺不對，再想變招已然不及，雖然不及，但心知石中堅勁力精深，也只有順掌硬接。

當時只聽「轟然」一聲巨响，雙掌勁風，已相碰一起——

就這巨聲一響之際，只見兩條人影由一合，而緊跟電閃似的分開。

旁立之人，看得大吃一驚，定神擧目一看，紅面尊者已被震出一丈之外，踉蹌倒地。

這一下，「紅面尊者」吃虧不小，氣血翻動，臉無人色，敢情已受內傷，那紅色面罩下，一對眼睛，滿佈紅絲，瞪着像銅鈴似的眼，直盯住石中堅。

此時的石中堅也倒退了四五步之遠，心頭也感到一氣悶——

殺！

他想起師傅告訴他的話，第一個就要把「紅面尊者」殺掉，完成那「恨」字！

心忖至此，臉上又泛起了冷漠與傲然，此時只要再一出掌，「紅面尊者」必然喪命在石中堅的掌下。

就在他朝「紅面尊者」欺近身形，正待出掌劈去之際——

旁邊一直靜立的五六人，倏然，同時身形欺近，石中堅一看之下，暴喝一聲道：「都給我站住！」

他這一聲暴喝，似有無限威力，五六個一向爲武林揚威的高手，都不約而同的，被石中堅暴喝之聲驚楞住。

就在衆人驚楞之間，石中堅趁時，平胸擊出一掌，不歪不偏正朝「紅面尊者」如狂濤般擊到。

「紅面尊者」嚇得面色蒼白，心叫道：「完啦！」

衆人再想出手阻擋，已是不及，石中堅的掌風，竟如電光石火般，已然擊在「紅面尊者」的身上。

當時，只聽「哇——」的一聲慘叫——慘聲穿人心頭，令人不禁汗毛全豎。

一代黑道之首，就在這轉瞬之間，一命嗚呼！

看得旁立五六人，魂飛天外，各各臉色皆變，驚恐的望着石中堅！

石中堅却仰首長嘯，嘯作龍吟，似是發洩了心中的悶氣，他也不管其他之人，緩緩朝已死的「紅面尊者」走去，一把將「紅面尊者」的面罩撕下——

就在紅色面罩被石中堅一撕下之間！

驀然——

旁立同來的五六人，大吃一驚，不由「啊」！的脫口叫出聲來。

假的！

這根本不是眞正的「紅面尊者」——因爲——「紅面尊者」已是六七旬之人，而這只不過二十左右的青年。

這是怎麼如此！實在太奇怪了。

竟然連跟「紅面尊者」同來之人，都一直沒有發覺是假的，這是一個假的紅面尊者。

石中堅此時也發覺有疑，抬頭望着身旁的五六人——

此時——

這五六人發覺情形可怕，逃的意念；突然掠入他們每個人的腦海中，當時，其中一人，一聲冷喝道：「走吧！」

走吧兩字剛出，一陣衣袂飄風之聲，五六人均縱身而起，同時四散而逃！

「那裏逃……」

「逃」字方吐得一半，只覺迎面襲來一股劃空之聲，驚駭之際，定神一看，只見一道銀光，直襲向他的腦門「經心」要穴。

石中堅不知來的是什麼東西，只覺銀光快似流星飛瀉，挾帶一陣疾嘯風聲，迎面撲來。

奇怪！

這是從什麼地方飛來的？

好奇之心，使他也顧不得去追逃走之人，右手一招，食中二指一張，直朝飛來銀光挾去——

他此時眼力動作都已奇快，就這一抬手之間，已將銀光之物，挾在食、中兩指間。

當他一看之下——大吃一驚！

不由脫口「呀」的一聲叫了出來！

石中堅到底接了什麼東西，竟如此吃驚？兩眼瞪得跟銅鈴似的。

這却使人感到有些無法揣測。

石中堅是個倔强好勝的人，就是面臨强敵，死到臨頭，他都不會如此緊張，面露驚恐之色。

但——

他現在又何以神色如此緊張呢？

難道他發現了什麼？

不錯！

此時他的確是發現了一件可怕的怪事，而且正是他所要找的，沒想會自動送上門來，眞是令人感到意外。

但事實不可否認，那被他食中二指挾着的，正是一把——匕首！

這匕首長不過三寸，但，銀光閃爍，端地耀人眼目，一看之下，便知絕非一件平凡之物，尤其那銀白的匕首上，浮刻出「殺！殺！殺！」三個紅字。

石中堅對此匕首，這樣吃驚，難道是爲那可怕的三個「殺」字？

不！

他發覺此七首，正與他師父──鬼劍客從身後取出交給他的，全無異樣，無疑他這唯一要找的仇人，是已經出現在身旁啦？

這些的驚恐心念，只不過在他腦海中，刹那間，一掠而過，緊跟着臉上又泛起了冷漠傲然，與寒霜仇殺，冷眼一掃七首來處──！

但奇怪，竟連一個人影都沒有，而且四野空寂無物。

石中堅不覺一愣，暗道：「怪啦！怪啦！……此人武功竟然如此之高，連影子都看不見！」

心想之間，流目四掃後，不由黯然一嘆。

難怪連赫赫一世的「鬼劍客」，都被此人背上暗襲一把七首，還不知是誰所爲，可見此人多麼厲害！

如今石中堅却眞正的意會到了。

可是此人到底是誰呢？顯而易見，「鬼劍客」都比他不上！

倔强的石中堅，豈能忍受被人如此捉弄，氣得無名火起，臉上驟然變化，仰首一陣大喝，道：「什麼人鬼鬼祟祟，藏頭縮尾，難道見不得人，有種的出來！」

喝聲如雷，响澈雲霄，緊隨空曠荒野，飄蕩而去──

餘音未歇，乍聞一聲「嘿嘿」冷傲怪笑，石中堅不禁吃了一驚，下意識的流目環掃四野一遍，不但人影不見，竟連那汗毛皆豎的刺耳笑聲，都不知究竟是從何方而來到。

此時──

石中堅發覺情形嚴重，心知這樣不是辦法，但，事實上，他必須要追察此人是誰？因爲──他要替師父報仇！

想到報仇，更增加他憤恨之心，也不再多加思慮，一聲暴喝，縱身竄起，直朝七首來處急馳而去。

就他這一縱一馳，「嗖」的一聲劃空之響，身形直若流星飛瀉，快速絕倫，直奔數丈之遠。

他這種身法之快，端地驚人，就是闖蕩江湖數十年的武林高手，也不過如此而已，誰又會想到，這年方一十七八歲的少年。兩天前，還只不過是一個平凡之人，就連石中堅自己，對他的武功，都感到非常意外與驚奇！

當然──

這一切的一切，全歸功於「鬼劍客」，竟然不惜生命，將百年功力修爲，薈集眞元之氣，全部傳予石中堅，自己却氣血枯乾而死。

刹那間！

石中堅已竄出不知多少遠……

驀然──

在他眼前，出現一片茫茫密林，遙望之下，顯得陰沉恐怖！

石中堅心頭一怔，腦海中不由掠入一道靈光，暗道：「會不會用此七首之人，就藏身這密林之中？」

心忖之間，覺得非常可能，因爲唯有此處能夠藏身，不然怎麼會連人影都不見呢？

對！

一定在這密林之內躲着。

他不由自主的，這樣在腦海中反覆的揣測！

雖然他一面猜想，但是，脚下却更爲加勁，沒有停留片刻，而一心想找出此神秘之人，爲師父報仇雪恨！他這一急，不由自主地提起一口丹田眞氣，陡然之間，只見他身形更快，兩個起落，他已奔至林前……

他乃毫無江湖經驗閱歷之人，豈知最忌密林追敵。

此時一心只在找那神秘的人，身到林前，竟連遲疑一下都沒有，就直穿而入！

這可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如果那使用七首偷襲之人，眞的藏身於此，而且又有那麼驚人的曠世武功，會給石中堅一個不備……

如果石中堅想到這點，他也許會遲疑一下，也不至如此冒然闖入！

試想「鬼劍客」，武功造詣，已是天下無雙，都被暗襲，結果還不知是誰幹的，又何況石中堅了？

他自從闖入林中，東轉西尋，始終沒有發覺什麼？

他開始感到奇怪！

不由停了下來，站在一塊數丈方圓的空曠之處，愣然發楞。

林中陰森恐怖的氣氛，令人感到有些不寒而慄！

石中堅却沒有感到一些可怕，愣然片刻，不由看了看，仍然握着右手的七首，心裏又在胡思亂想──

就在他把弄七首，心神分散之際，倏然，一聲陰森刺耳的「嘿嘿」怪笑，劃空傳來，眞若鬼哭神泣般，聽得人好生心煩，汗毛皆豎！

此突來之變，不由驚醒了沉思的石中堅，爲之大吃一驚，急忙一抬頭──

當他一抬頭間，還沒有看清什麼？

驀然！

只覺眼前人影一閃，右腕一麻，暗叫：不好！

那握在他右手中的七首，就在他手腕一麻之間，而被奪走，這可讓石中堅吃驚不小，也顧不得此人是誰，下意識的一翻左掌，橫切過去──

他這出掌一切，直排出一道强猛勁風，威力大得驚人心魄！

但──

石中堅切出掌力，雖然猛不可拒，此時却如石沉大海，劈了個空，竟連什麼都沒有碰到一下！

這種情形，眞大出石中堅意料之外。

情急之下，一收掌勢，定神一看，只聽「嘿嘿」怪笑，夾帶一陣衣袂飄空之音，「刷」的一聲，直若脫弦之箭，隱入密林中。

好快的身形，輕功造詣，顯而易見，已臻化境，石中堅竟然沒有看出是什麼樣的人物，只看到一個背影而已。

這背影也是一閃而逝，但，只見此武功高絕的神秘人物，穿着一件青色長衫，而且瘦骨如柴，白髮長披，由此推測，可知此人年齡已然不小。

石中堅豈能容此青衫神秘老人，就這樣逃掉，一聲暴喝，說道：「有種的便站住！……」

身隨暴喝縱起，一提丹田眞元之氣，直朝青衫神秘老人追去！

他這一追之勢，也將令人刮目相看，快似電光石火，幾乎緊跟而上，相距不過眨眼之間。

可是青衫神秘老人，身法快得實在出奇！

就憑石中堅雖然得到「鬼劍客」百年功力之眞傳，都暗嘆弗如，幾個縱身起落，只不過刹那間，已不知青衫神秘老人消失何方？

此時──

氣得石中堅臉色鐵青，滿佈寒霜殺機，愣然楞在林中！

他乃堅强好勝之人，豈能忍受得了，這樣被人捉弄，竟然毫不將他置於眼內，攪得他昏頭轉向。

這倒是的，分明青衫神秘老人是在有意找石中堅的麻煩，故意在捉弄石中堅，此人又何以要這樣做呢？

七首！既然出擊，又何以要奪回？石中堅左思右想，始終得不到一個所以然。他認爲這事發生得過於奇怪，絕非一件普通偶然事情！

當然，此青衫神秘老人，所以如此做法，自然有他的想法，就由他武功造詣上看，他必定有着超凡的智慧。

青衫神秘老人是否是暗襲「鬼劍客」之人？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雖然，「鬼劍客」從背中取出交予他的那把七首，與青衫神秘老人襲擊他的七首，全無異樣。

但──

誰又能確實證明，這兩件事，一定都是他幹的呢？

石中堅感到有些迷惘，不停的流目四掃，欲待青衫神秘老人再度現身。

可是等了好半晌，除樹葉被山風吹得「沙沙」之聲外，再也聽不到任何一絲聲息！

就在感到失望之時──

驀然間，頓聞「叭」的一聲！此突來之變，不由將石中堅驚醒，一個快速轉身，直朝響聲之處，定神擧目望去──

眼光過處，只覺一道白光迎面襲來，快速絕倫！

石中堅暗吃一驚，此時那敢怠慢，心想：一定又是那青衫神秘老人打出的七首，這不是存心跟我石中堅過不去？

心想至此，臉上顯得更加可怕，暗道：「我石中堅就不相信，你有什麼了不起的本事，這次再將七首奪去……」

就於此刹那間，只見他右臂一招，食中二指齊張，憑空一掄，已將襲來白光之物，挾於指中。

他這出手，確實不同凡響，竟看不出他所施何種神妙手法！

但──當他夾住那白光之物，陡然，發覺不對，只覺軟軟的──那不是七首！

石中堅心頭一怔，細目一看，不由吃了一驚，那根本就不是什麼七首，只不過是個紙團而已。

這倒大出石中堅意料之外，連忙打開一看，就見上面書寫幾行大字！

「小娃兒，雖然你得『鬼劍客』武功眞傳，足以震服江湖，但在老夫眼中，你還差得太遠，老夫從不殺與我武功懸殊太多的人，故今留你一命，後會有期！老夫已去，你若要追，也是枉費心機──」最後署名「神秘客」！

好勝的石中堅，看畢紙條，氣得鋼牙咬得「咯咯」作響，三扒兩把將紙條撕成碎片，冷冷的暗罵道：「好呀！我石中堅今天取不了你的狗命，但終有一天要你難堪！」

他並不知道這「神秘客」到底是誰，就連江湖上見過此人的，都可說難找一二，這神秘客不但行動神出鬼沒，令人有些高深莫測之感，而且極少出現江湖。

莫非「鬼劍客」眞的是他害的？

如果是的話，他到底與「鬼劍客」有什麼仇恨呢？

石中堅沒有辦法知道，他必須去找「千面客」，這個他師父曾經跟他提過的，也許從「千面客」之處，能夠弄清楚。

他沒有再追，只是愣然沉思，因爲他知道，憑他現在的武功造詣，還比不上「神秘客」，這樣窮追，不但盲無目的，並且不會得到什麼結果。

正當他沉思之際──

驟見森林盡頭，出現兩條黑影，快速絕倫的一掠而過！

石中堅初看之下，不由一楞，暗讚了聲：「好快捷身法！」

就在他心讚方畢，陡地，又見一條黑影，直奔適才兩條黑影的去向，中間相距時間無幾，但身法同樣奇怪無比，直如流星飛瀉，刹那間不見踪跡。

這是怎麼攪的？從未涉足江湖的石中堅，不禁覺得有些奇怪。

但──此時他並沒有這份興趣追過去看看，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只是一心一意的在想着那自稱「神秘客」的，青衫神秘老人……不由自主的挪動了脚步，緩緩朝前漫無目的地走着。

就當他想得出神時，驀地裏，一聲「哇」的慘嗥，將他驚醒！

此突來之慘嗥，聽得石中堅倒吸一口冷氣，下意識的收步停身，劍眉一揚，拭目朝慘嗥聲處望去──

可是，除了一片叢林外，什麼也看不見。

奇怪！這座荒野深山，到底隱藏了什麼，竟然如此凶險，難道是又會發生了殺刦？

那又是誰遭此不測呢？豈不是就是適才那突然出現的三條黑影？

石中堅想着想着，情不自禁，縱身朝慘叫聲處馳去。

當他只不過躍出一兩丈之遠──

倏然！耳際間傳來一聲怪音，說道：「小兄弟，千萬不要過去……」

此聲來得太過突然，而且怪聲怪氣，石中堅不禁一怔，急忙收勢停住，流目四顧，但却不見絲毫人影。

石中堅心裏好生納悶，心想：怪事！怪事！……好像所有的怪事，都讓我石中堅一人遇上了。

這個人是誰呢？

爲什麼說，千萬不要過去，莫非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

但聽此怪聲，又絕無惡意，那他爲何躱着，難道他也見不得人？

種種的疑問，一起湧入石中堅的腦海中，不由一揚劍眉，道：「何方朋友，躱躱藏藏，有話難道不能出來講！」

石中堅眞是一個怪癖性子，別人一番好意，他不但不肯領情，反而責怪人家躱躱藏藏。

但奇怪，石中堅話畢良久，仍未聽有回話，更不見有人出來。

石中堅黯然苦笑一聲，臉上顯得非常難看，冷傲的喃喃自語，說道：「石中堅呀！石中堅！這世界上，除了師父之外，難道眞會有人關心你嗎？你簡直是在做夢，你的當，莫非上得還不夠，你現在還需要誰的帮助，以後你再也不要聽別人的話了！……」

不錯！

在這個世界上，他心扉深處，只有「鬼劍客」一個影子，雖然這只是一個空洞的影子，但他却永遠忘不掉，其他之人，在他認爲，沒有一個善良可親，似乎全跟他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心想之間，一個縱身又起——

就當他縱身而起之時，驀然，耳際間，又傳來一聲怪氣，道：「小兄弟……」

「住嘴！」石中堅再未待對方突來之話說出，就一聲暴喝，將對方之話截住，冷傲的叱道：「少管我的閒事，有種的出來講……」

話聲未歇，一個縱身，直竄而起，朝前急馳而去！

堅强的石中堅本來倒並沒有一定要前去，但，此時他無論如何，也要過去看個究竟，他就不相信有什麼了不得的可怕事情。

當他身形一穿出，只聽一聲冷叱道：「怪小子！總有一天，你要吃大虧……」

此聲似是自言自語，聲音非常小，奇怪的是，並不像適才那麼怪聲難聽，而變得嬌聲滴滴，可是石中堅一個縱身，已然奔出老遠，根本就沒將話聽到。

石中堅身影消失之際——

驀然，在他適才所立之處，閃出一條人影，呆呆的站着，擧目望着石中堅消失的方向，愕然不動。

由其背影看去——那正是一位身着紅衣的女子，但，此時只見其背影，無法看清她那面孔。

只見她髮挽宮髻，微向右偏，身段苗條動人，衣袂隨風飄蕩，不見其臉，也必能想像得到，定是一位絕代美女。她呆立了片刻，不禁黯然搖頭一聲長嘆，忖道：「算了吧！……」但是，馬上又改變了意志。

不！一定要去看一看，不然也會有危險！

她好像很關心石中堅的安危，她又是誰呢？

石中堅並不認識她呀！……

這倒是奇怪，竟然暗中還有女人關心石中堅，那她又爲什麼躱躱藏藏？

當然——不會是沒有原因，這原因——也只有她心裏知道而已！

此時，她見石中堅消失已有片刻工夫，她知如果再不追去，可能情況危險，尤其石中堅這毫無江湖閱歷之人，性情又是那麼好强……

心忖至此，豈敢再作逗留，驟見她那身子，「嗤」的一聲，衝天而起，香肩微晃，已平空追去。

她那身形之快，直若電光火石，刹那之間，也消失林中，但，她無法回頭，仍然沒有看清她的面孔。

× × ×

此時——石中堅一口氣已然縱出數里之遠，但是依然身處林內！

他不由感到一驚，心想：這片森林好大呀，怎麼半天還沒有走出？

是呀！

石中堅此時功力何等之强，江湖上闖蕩數十年的高手，也未必比他强到那裏去，竟然走了這麼久，還在林中，不是有些奇怪嗎？

他雖然心中奇怪，但，脚下並沒有放慢分毫，仍然使勁朝前急馳——

驀然間——

「哇——」的傳來一聲，慘絕人寰的號叫，雖然此時正是正午時分，但此聲聽起來，同樣的令人毛骨悚然，全身不由自主的，冒出陣陣冷汗。

此突來慘號聲，使石中堅吃了一驚，只感全身不自在，潛意識的收住馳勢，朝慘聲處擧目望去——

慘嘷方向，正與石中堅奔馳的方向相反！

這可攪得石中堅有些糊塗，適才分明聽那慘嘷聲，發自林西盡處，可是此時又何以會在林之盡東呢？莫非是兩件事情的發生嗎？

石中堅一時之間，愕然楞住，竟不知應該往那一個方向去爲是，事實上，東西兩個方向，都同樣發出慘號。

當然——都或有人遭遇不測，他相信自己絕對不會聽錯！

難道就是他發覺的三條人影，被其中一個殺了兩個？

他正想着之間，驀地裏，耳際間，又傳來那怪聲怪氣的聲音，說道：「小兄弟！你不要這樣不聽勸導，還是快離開此樹林吧！……」

此突來怪聲，使石中堅心中暗吃一驚，雖然他覺得有些奇怪，暗想：此人老跟着我幹什麼？

但——

此時他滿肚子不高興，一聽此聲，更爲心煩，不由朝怪聲來處，一揚劍眉，冷冷的傲然喝道：「你那來這麼嚕嗦，我的事，要你多管個什麼勁！」

話聲方歇，一縱身就朝林東方向奔去，因爲他討厭人家對他這樣說話，尤其這不爲人所喜歡的怪聲，更加使他發火。

可是當他縱身奔去之際，那怪聲又道：「小兄弟！你是眞的要過去嗎？……」

「廢話！」石中堅氣得大吼一聲，罵道：「你再跟我嚕嗦個沒完，我可對你不客氣啦！」

也這一面罵着，一面連頭都不回，已然縱身竄入林中，被密林擋住也的身影，使人再也無法看見。

就當也一走之後，又閃出一個紅色女人的背影，呆望着石中堅消失的身影，愕然發楞，只聽她又是黯然一聲長嘆，似乎內心有着一件極痛苦的事情，埋藏心的深處，發洩不出似的，於是一個縱身便掉頭離去。

石中堅不顧一切，直朝前衝，只見他身形，一起一落，快速絕倫！

驀然——

只聽一聲冷喝，道：「站住，臭小子，老夫看你是否活得不耐煩了！」

石中堅聽得不由一楞，不由得環顧了四週一眼，却不見有什麼人影，心裏更覺奇怪，然而聽此冷喝聲之口氣，似乎是對他講的。

而且此聲，就發自他的身旁！

石中堅心裏突然一轉，不由暗罵道：「好傢伙，看樣子你是存心要管我的閒事啦，我非給你點顏色看看不可！」

暗罵之間，輕輕的挪動脚步，朝喝聲之處，緩緩欺進——

當他繞過兩三棵大樹之後，突然眼前出現一片高約丈餘的蘆葦，儼若一道圍牆，排成一長列，隨着山風吹着，東西搖擺着。

他不禁暗覺奇怪，心想：在此林中，怎麼會生長如此多的蘆葦，而且還排成一列，這不分明是有人特意種植的嗎？

好奇之心，使石中堅不由呆呆的停身站住，心裏在想着這是什麼道理。

就在他呆楞時，驀地裏，從蘆葦那邊，又傳來一聲冷喝，道：「小子！你敢再動……」

此話說得張狂已極，石中堅豈能聽得進耳，當時氣得驟然臉泛殺機，兩眼暴露兇光。

「我石中堅就非動不可，看你奈何得了我嗎？」心裏狠狠的罵着。

一提丹田眞氣，就要從蘆葦中縱身過去——

當他尙未縱身而起，緊接着聽到一聲冷冷的傲然暴喝，道：「鐵面魔君！你有什麼了不得，小爺仇方玉還怕了你不成，你少在小爺面前假仁假義，我先問你，我師父是不是你暗算的？」

石中堅被此聲一說，倏地愕然楞住，心裏不禁覺得有些好笑。

他實在太過敏感了，原來人家並不是跟他說話。

但——此時反激起了他好奇之心，連忙欺近蘆葦前，小心的抓開，鑽了進去。

倏然——石中堅吃了一驚，心裏暗自慶幸，直在默默念着：好險呀！好險呀！如果適才我石中堅茫然亂闖，這條命不是早就完了嗎？

爲什麼呢？難道有什麼可怕的東西？

不錯，就在蘆葦之前，是一個數丈方圓的沼澤，而且全是紅紅的，似是血肉集成，簡直令人心驚肉跳，咋舌不已！

他正被震住時，驀然，一聲「嘿嘿」怪笑，劃空傳來，眞是說不出的刺耳。

石中堅擧目四看，就見沼澤對面一塊小小的空地中，站着一老一少——老的身着黃衫，看去已是六旬之人，少年所穿，却是一身白色勁裝，英俊瀟洒，倒眞是一個美男人，年齡也不過二十左右。

此時——那怪老人怪笑之時，只見他臉上枯乾皺皮，陣陣抽動，端地難看可怕，笑聲未歇，突然冷冷的說道：「莫非你認爲是老夫殺了你的師父？」

此少年正是自稱仇方玉的人，狠狠的瞪了被稱鐵面魔君的老傢伙一眼，鼻子裏重重的嗤了一聲，才說道：「不是你，還有誰……」

話猶未畢，鐵面魔君冷然一笑，截住了仇方玉的話道：「臭小子，你有沒有聽說過——鬼劍客之名？」

石中堅聽得一楞，不由兩眼睜得更大，屏息靜靜聽着。

他眞沒有料到，此人會突然提起師父的名字，怎不讓他感到愕然吃驚，他倒要聽聽，鐵面魔君說什麼？

仇方玉此時冷冷答道：「知道又怎麼樣，你少胡說八道，今天既然讓我遇上了你，我將誓必斃你於掌下爲師父報仇！」

「哈哈……」鐵面魔君突然仰首狂笑，說道：「憑你也佩嗎？老夫鐵面魔君是什麼人物，你也不打聽打聽一下！我告訴你……」

「告訴我什麼？小爺無這份閒工夫聽，你這下三流的人物，江湖的敗類！」

鐵面魔君雖然都要氣炸了肺，但，仍然臉露勉强的可怕笑容，似乎極其得意的，說道：「你不高興聽，老夫也省得多費口舌，不過，不過……」

「不過」了半晌，也沒說出個什麼，只是在他那臉上，顯得洋洋自得。

鐵面魔君是江湖出了名的善攻心計，老奸巨滑的傢伙，年少的仇方玉，豈是他的對手。

當時——

被鐵面魔君這不過……不過……幾下，攪得糊裏糊塗，氣得朝前欺前一步，暴喝一聲，問道：「不過什麼？」

鐵面魔君見仇方玉着急的神色，愈發顯得高興，與得意，微微聳了聳肩，故意吞吞吐吐的道：「不過老夫要告訴你，關於你師父被殺之事！」

仇方玉聽得兩眼睜得跟鋼鈴似的，急忙追問道：「你說說看！」

「臭小子！你不是說，不喜歡聽嗎？現在又急個什麼勁？」

仇方玉見鐵面魔君那副得意之色，氣得話都說不上來，但，這時候，他只有儘量忍住，不敢發作。

石中堅此時也看得氣憤不過，眞想衝過去，一掌將鐵面魔君這陰險的老傢伙斃於掌下。

可是——

他也極想往下聽！

尤其鐵面魔君，適才曾提起他師父的尊諱。

他倒要看看鐵面魔君想耍什麼花槍？

半晌沉吟平靜，却使人更覺得這陰森莽林的恐怖。

鐵面魔君見仇方玉默然沉思無話，心裏一陣高興，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似乎有什麼得意之事。

他突然而來的刺耳狂笑，不由驚醒了仇方玉與正藏在蘭萎中的石中堅，均不解望着他。

笑聲未歇，鐵面魔君臉色一沉，道：「殺你師父之人，就是……鬼劍客！」

（未完・二）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媽媽入來假意虛言對江玉南問了幾句，便口笑心不笑的出去了，三鳳再入來說是考驗過了，跟着是有意糾纏江玉南拖宕時間才放他回去——其實是另有佈置，江玉南回到破廟中，百里香延入去見黑谷主，這次的谷主不同上次見過的老婦人，而是三旬左右，風韻成熟的少婦，指令江玉南率領人手征服丐幫長老精英，依照錦囊行事，江玉南退出和百里香謀計，看來這些女人既可恨又可怕，百里香說出自己娘和姐被囚，迫於屈從，非出己願，獻用美男計對付三鳳。江玉南只好回去和閻五等商量，擬好由閻五和高泰先和丐幫幫主說明來意……

怕計劃失敗　先對付三鳳

這是江玉南住的地方。

得了百里香一番指點，江玉南也覺着很多事不能硬來，曲徑通幽，有些事，必須要轉個彎子才行。

所以江玉南振起精神，準備先應付三鳳。

揮手示意，讓曲一龍等退了出去。

廂房中，只餘下了兩個人，江玉南和三鳳。

抱抱拳，江玉南陪上一張笑臉，說道：「屬下們不識姑娘，得罪之處，還望原宥。」

三鳳換上了一身粗布裝束，穿着一般村姑的衣服，但却掩不住那一股媚勁兒，嫣然一笑道：「不要緊，反正我也沒有受什麼委屈。」

江玉南道：「唉！三姑娘，妳要來這裏，爲什麼不堂堂正正的來，在下也好率人迎迓，怎麼一個人躲躲藏藏的摸到了這裏。」

三鳳臉巳紅，道：「你認爲是我要這麼來的嗎？」

江玉南道：「難得是鳳媽媽指示妳來的？」

三鳳笑笑道：「也不是鳳媽媽，是谷主。」

江玉南哦了一聲，道：「是，是是，谷主要妳來傳什麼重要的機密令諭？」

三鳳道：「來這裏暗中查看你對谷主是否忠實。」

江玉南歎息一聲，道：「原來如此，叫在下好生難過……」

三鳳接道：「你不用難過，我會把這件事呈報谷主，消除她心中對你之疑……」語聲頓一頓，接道：「可是，你怎麼報答我呢？」

江玉南心中忖道：「好厲害的丫頭？臉上却一片莊肅的說道：「報答妳，我……我爲什麼報答妳？」

三鳳道：「如是谷主眞的對你信任了，你可有說不完的好處了？」

江玉南道：「鳳姑娘，在下一片忠心，谷主還未肯信任於我……」

三鳳接道：「那是你追隨谷主的時間太短，她却把一副千斤重担，交給了你，自也難免有些不放心，所以才派我來瞧一瞧？」

江玉南道：「谷主現在何處？」

三鳳道：「不知道，她出現時，前呼後擁，僕從很多，但她却又經常一個人有所行動，也許她巳經走了，也許還留在附近？」

江玉南心頭震動了一下，笑道：「但願她就在附近的好？」

三鳳也不多問，轉過話題，道：「你們要對付丐帮的長老會議，也不知道如何一個安排？」

江玉南說道：「我巳經派了兩個人去查看一下情形，待他們回報之後，再作道理？」

三鳳道：「派的是閻五、高泰？」

江玉南道：「不錯，也都是叫化子的裝束，混進去容易些。」

三鳳道：「你是不是很信任他們？」

江玉南道：「他們身中奇毒，自然不敢背叛咱們。」

三鳳微微一笑，道：「至少，閻五這個人不能太信任？」

江玉南心中忖思道：「這丫頭不好對付。」

而口中却故意說道：「閻五只不過徒有虛名，如論眞實武功，他未必能勝過高泰。」

三鳳道：「不能只以武功論人，他行過萬里路，見多識廣，能屈能伸，萬一他與丐帮勾結起來，把你們全都出賣了？」

江玉南道：「這麼嚴重麼？」

三鳳說道：「我不過是提醒你一句罷了？」

江玉南道：「多謝指教，在下眞得小心一些了。」

三鳳道：「江兄，丐帮長老，都是成了精的老狐狸，你可千萬不要大意。」

江玉南道：「是！在下出道不久，但對丐帮中人，却是聞名久矣！」

三鳳突然格格一笑，道：「江兄，你想想看，還有什麼地方沒告訴我？」

江玉南謹愼保持表面的平靜，道：「還有件私人事情？」

三鳳道：「能不能說一說呢？」

江玉南說道：「百里香姑娘，你認識麼？」

三鳳道：「不但認識，而且，我們也是很好的朋友，她很美，衣着素雅，看上去一派端莊，據說，男人就喜歡她那樣的女孩子。」

江玉南笑道：「她帮了我們不少忙，也告訴我不少對付丐帮的策略。」

三鳳笑一笑道：「她應該留下來，和你聯手對付丐帮。」

江玉南道：「可惜，她很忙，不能多留。」

三鳳笑一笑，道：「如是小妹留下來，助江兄一臂之力，江兄是否歡迎？」

江玉南暗暗叫苦，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湯，如若這丫頭留下來了，那可是一椿碍手碍脚的大痲煩。

雙方一番交談，三鳳表現出了相當的老練，實是不好對付的人物？

目下，唯一無法測出的內情，就是她的武功。

心中盤算了一陣，笑道：「三姑娘肯留此地，對咱們帮助不小，在下是歡迎的很。」

三鳳笑笑道：「希望你說的是由衷之言？」

江玉南道：「三姑娘似是很多疑？」

三鳳道：「防人之心不可無，就算我放心你，但你手下那麼多人，小妹不得不小心一些。」

江玉南道：「就這麼說定了，我去告訴他們一聲。」

三鳳笑一笑，道：「江兄，暫時不用，小妹留這裏，只是私人帮助江兄一臂，並未奉谷主之命，只要江兄一人知道就行了。」

江玉南道：「在下這裏先行謝過，姑娘是否要坐息一下……」

三鳳接道：「好！本來，我想多留江兄一會，陪陪我，可是對你不太方便，你屬下衆多，人言可畏，只怕沾污了江兄的名聲。」

江玉南道：「來日方長，江某也希望能結姑娘這個紅粉知己。」

三鳳笑一笑，未多言。

江玉南轉身行了出去，輕輕帶上廟房木門，直奔大殿。

金長久迎了上來，道：「江少俠，她走了沒有？」

江玉南搖搖頭，道：「留下來了。」

田榮低聲問道：「這個丫頭安的什麼心？」

江玉南道：「不知道，她好像是奉命而來監視咱們的？」

田榮說道：「江兄，要不要先把她除了？」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她氣定神閒，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除了她，恐非易事。……」

田榮笑一笑，道：「只要江兄下令，兄弟願意立刻出手？」

江玉南道：「目下時機不對，暫時忍耐一二……」

聲音突然一低，道：「田兄，請由廟後面繞出去，迎上閻前輩和高泰兄，告訴他們三鳳在此的事，要他們小心一些，不能先露出破綻。」

田榮轉身而去。

金長久道：「看樣子，幽靈夫人並不信任你。」

江玉南道：「咱們都是她殺人的工具罷了，我看她用心毒辣，每一次，都希望咱們和敵人拚個同歸於盡了。」

金長久說道：「就算咱們是良弓吧！但目下飛鳥未盡，——難道她巳有藏弓之想。」

江玉南說道：「丐帮是他心目中的敵人，咱們也是，所以，她希望咱們拚個與敵偕亡，這女人排除異己的手法，實在可怕。」

金長久道：「幸好，咱們發覺的早一些，如是渾渾噩噩的被她利用了，爲她効命，那才是天下第一可悲的人了。」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金老，

你看百里香這個人如何？」

金長久道：「單就外貌而論，她端正嫺雅，是個很好的女娃兒，但她在黑谷玩那一手，却是蛇蠍一般的惡毒，所以，老朽覺着，這個女娃兒不可信任。」

江玉南沉吟不語。

這時，易容曲樂山的譚綸，突然舉步行了過來，道：「江少俠，在下想起了三年前一件往事，似是和……」

話說了一半，却突然住口不言。

江玉南低聲道：「曲兄有什麼話，只管請說。」

曲樂山道：「兄弟在三年前於九華山中，見到了一位被鎖在枯井中的一位老婦人……」

金長久接道：「那老婦人會和眼下的黑谷，攀上什麼關係麼？」

曲樂山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我只是敍述一下，三年前的往事。」

江玉南道：「曲兄請仔細的說吧！在下洗耳恭聽。」

曲樂山接說道：「我記得那時正下着大雨，我們爲了躲雨，借住在一座尼姑庵中。」

江玉南道：「尼姑庵？……」

曲樂山接道：「是！尼姑庵，接待我們的，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尼，他要我們在庵後柴房中休息。」

江玉南頷首道：「男女有別，這也難怪。」

曲樂山道：「那場大雨來得快，去得也快，不過三更時分，就雲收雨歇，重又放晴，天上是一輪明月。這時，却聽到了一個女子的聲音，隱隱的傳來。」

江玉南道：「就是被鎖在那枯井中的老婦人？」

曲樂山道：「是！」

金長久道：「她說些什麼？」

曲樂山道：「她一直像唱歌一樣，反來覆去的唱着幾句詞。」

江玉南道：「你還能不能記起她唱的是什麼？」

曲樂山道：「記得，我就是聽熟了那幾句詞，心中才覺着懷疑，所以，才找到了那口枯井……」

江玉南接道：「先說那幾句詞吧！」

曲樂山道：「那幾句詞是，天茫茫，地蒼蒼，人間有災殃，幽靈現，黑谷長，何處再尋玉二郎。」

江玉南道：「就是這幾句話麼？」

曲樂山道：「對！就是這幾句話，她却反來覆去的唱個不停，有時，聲音悲凄，聽得人爲之心酸。」

江玉南道：「幽靈現，黑谷長，以後呢？」

曲樂山道：「以後，我就循聲找去，尼姑庵後園中，發現了一口枯井，那井上蓋一個石蓋，中有兩孔，聲音就由那石孔中透了出來。」

江玉南道：「你移開了石蓋……」

曲樂山接道：「是！也看到了那老婦人，她髮長覆地，盤膝坐在枯井之中。」

江玉南道：「那枯井不深吧？」

曲樂山道：「很淺，一伸手就可以觸及她頭上的長髮。」

江玉南道：「你沒有和她說話。」

曲樂山道：「有！但她不理會我，也不再唱那首歌謠了。」

金長久道：「再以後呢？」

曲樂山道：「沒有再以後了，她不肯理會我，我也沒有法子，就移上那石頭蓋，回到柴房，第二天，我們就離開了那座尼姑庵。」

金長久道：「當時，只你一個人在場麼？」

曲樂山道：「我們三兄弟都在場，只是行了一天的山路，他們都很困乏，一進柴房，就睡着了，只有我沒睡着。」

金長久道：「那是說，他們兩位，都不知道這件事了？」

曲樂山道：「對！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不過，第二天，我們離開尼姑庵時，却發生了一件不太愉快的事。」

江玉南道：「什麼事？」

曲樂山道：「那位老尼，天一亮就逼我們離開，而且，臉上是一片不歡之色，幾乎和老二衝突了起來，唉！那時候，鐵劍三雄，還不知道天高地厚，脾氣也有些暴躁，幸好，我一直記着昨晚之事，攔住了老二，離開了尼姑庵。」

江玉南道：「這首歌詞很俚俗，談不上什麼才華之作，如是她隨口唱出，也就罷了，如是意有所指，個中就自多玄妙之機了。」

曲樂山說道：「聽到幽靈夫人之名，又是來自黑谷，才使在下想起了這件往事來。」

江玉南說道：「還記得那尼庵的名字麼？」

曲樂山說道：「記得，好像叫作白蓮庵。」

江玉南道：「唉！如若咱們還有機會去找那個地方，你還能記得麼？」

曲樂山道：「在下無法說出那個地方，但在下相信，只要時間充裕，我就能找到那個地方。」

江玉南道：「只可惜，咱們目下已經沒時間到白蓮庵中求證什麼了。」

金長久道：「江少俠，不管如何，咱們得先把三鳳那個丫頭看管起來，明裏、暗裏都可以。」

江玉南道：「好！那就有勞田兄費心了。」

田榮應了一聲，轉身而去。江玉南回頭對曲樂山道：「譚兄，請派兩個貴門中精明弟子，守住後方，監視三鳳，發覺逃走，立刻示意。」

曲樂山道：「我自己帶兩個人去。」

江玉南回手招過曲一龍，說道：「安排一些人手，嚴密警戒古廟四週，餘下的人坐息養神，此時此情，隨時可能有人窺探。」

曲一龍點點頭，帶了曲五虎和四個鐵劍門下弟子，出廟而去。

金長久突然苦笑一下，道：「江少俠，老朽現在有一個想法。」

江玉南道：「哦！請說。」

金長久道：「八十老翁入花叢。」

江玉南道：「這是什麼話？」

金長久道：「看花了一雙老眼。」

江玉南微微一笑，道：「老前輩，事情雖然詭異莫測，但咱們只要能耐心察看

，總可以找出一點眉目……」

語聲一頓，接道：「老前輩江湖閱歷豐富，可曾聽說過幽靈夫人之名？」

金長久道：「奇怪的也是在此了，近五十年來的江湖高人，老朽自信知道他一個七七八八，怎麼就是沒有聽說過幽靈夫人這一號人物？」

江玉南道：「就所見情形而言，幽靈夫人，決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這中間也許有一段不爲江湖人知的秘辛……」

這時，瞥見閻五、高泰，快步行了進來。

金長久道：「老叫化子，事情辦的怎樣了？」

閻五苦笑一下，道：「咱們根本沒有見到丐帮帮主。」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那是說谷主的消息錯了？」

閻五道：「沒有錯，丐帮確在這裏召開長老會議，但咱們却被丐帮弟子阻止於會議外面，不許擅入。」

金長久道：「這個，老叫化子，難道你認了？」

高泰道：「小叫化子向裏衝了兩三次，都被人給堵了回來。」

閻五道：「嚴守會場四週的丐帮弟子都是丐帮的精銳，個個身手不弱。」

金長久道：「這就痲煩了。」

閻五說道：「守在四週的丐帮弟子，都很年輕，最大的也不過三十歲左右，他們執法嚴厲，六親不認，說什麼也不肯通融。」

金長久道：「你沒有要他們通報一聲麼？」

閻五道：「有，但他們堅持不肯。」

江玉南道：「爲什麼？」

閻五道：「因爲丐帮帮主傳令諭，兩天之內，非丐帮長老，一律不准入內，任何事情，都不能驚擾長老會議。」

江玉南道：「你們就這樣回來了。」

閻五道：「小叫化子和他們鬧得很僵，而且也動上了手，老叫化只好挺身而出了，打了一百多招，仍然沒有分個勝負出來，但他們至少有五個人還沒有出手，老叫化算算這筆賬，怎麼算怎也不對，如是打下去，雙方打出眞火，來個以命相搏，我和小叫化十九要躺下去，所以，只好先回來報個信。」

金長久道：「你們是一對一呢？還是他們出手的人多？」

閻五道：「如是他們人多，那也不足爲奇了，他們兩個人對抗我和小叫化子，二對二，一個也不多，他們還有五個人在一側觀戰。」

江玉南低聲道：「你沒有告訴他們事關重大，不得絲毫拖延？」

閻五道：「說過了，甚至比這個還要清楚一些。」

江玉南道：「那是說，他們不見就是不見，說破了咀皮子也沒有用？」

閻五道：「就是這麼回事，要不然怎麼會弄到干戈相見？」

江玉南說道：「好吧！咱們一起去瞧瞧。」

金長久道：「那丫頭還在這裏，要不通知她一聲？」

江玉南道：「通知她，要她和咱們一起去，也好作個見證。」

金長久道：「這個，方便麼？」

江玉南道：「是不太方便，可是有什麼法子呢？」

金長久又說道：「咱們能不能處置了她？」

江玉南道：「絕對可以，問題是怎麼樣才能作得乾淨俐落，要幽靈夫人想不到是咱們下的手。」

金長久低聲的說道：「這件事，也不太難，只要咱們計劃得精密一些，出手人手脚快一些，大概可以給她們一個無從對證。」

江玉南道：「好！這件事就由金兄安排好了，不過，在下手之前，必須要我同意。」

金長久道：「好！我們全力而爲。」

江玉南道：「不是全力而爲，而是要一定作到。」

金長久點點頭不再多言。

江玉南道：「那就有煩曲老大走一趟，招呼一下田兄，請三姑娘來。」

曲一龍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田榮帶着三鳳緩步行了過來。

未待江玉南開口，三鳳已經搶先說道：「江少俠，事情都安排好了麼？」

江玉南道：「丐帮的防守很嚴，咱們派去探聽消息的人，和對方動上了手。」

三鳳道：「哦！結果如何？」

江玉南道：「結果麼？很痲煩，雙方動手，打了一場，仍然是一個不分勝負的局面。」

三鳳道：「雙方都沒有傷亡麼？」

江玉南道：「雙方沒有傷亡。」

三鳳道：「現在，你準備如何辦理這件事呢？」

玉南道：「現在，我也沒有辦法決定，所以，在下準備向姑娘請教一二。」

三鳳道：「小妹覺着，彼此既然拉破了臉，那就不妨放手一拚了。」

江玉南道：「哦！」

三鳳道：「你是不是害怕丐帮的力量太過强大，咱們不是敵手？」

江玉南笑一笑，道：「這個，在下倒不担憂，在下担憂的是，咱們無法完成谷主之命。」

三鳳道：「原來如此……」沉吟了一陣，接道：「咱們先去瞧瞧吧！萬一不行時，再作道理。」

江玉南道：「三姑娘能不能跟我們一起去看看呢？」

三鳳說道：「好！咱們一起去看一看吧！」

江玉南目光一轉，望了田榮一眼，道：「三姑娘，大伙一起去呢，還是先去幾個人瞧瞧？」

三鳳道：「你是頭兒，這要看你的意思了。」

江玉南道：「在下之意，咱們一起去，不過，接近丐帮守衞限界時，咱們過去幾個人，看看情形，再作計較。」

三鳳道：「安排得很好。」

江玉南吩咐了曲一龍幾句話，帶着閻五、高泰、金長久等，當先行去。

田榮緊追在三鳳身後，大約只有四五步的距離。

只要他一上步，隨時就可以追到三鳳身後，伸手可及三鳳背後全部大穴。

行到了一處突出的草嶺前面時，閻五突然停下脚步，道：「過了這座土嶺之後，就是丐帮的守衞了。」

江玉南道：「好！曲兄和鐵劍門中人請留在這裏，那一位跟在下過去瞧瞧？」

閻五道：「我和小叫化子，剛和他們動手，不用去了。」

金長久道：「老朽算一個……」

江玉南接道：「再加上田兄和鳳姑娘咱們四個人够了。」

三鳳未置可否，臉上却泛現出微微的笑意。

閻五道：「過了土崗，行不過里許，就可見到丐帮的守衞弟子了。」

三鳳接道：「那些叫化子，是不是和你們兩個很熟？」

閻五道：「不熟。」

三鳳道：「你們不是丐帮中人？」

閻五道：「不是。」

三鳳嗯了一聲，道：「那你們是什麼門戶？」

閻五道：「老夫沒有門戶。」

三鳳道：「這麼說來，你們是野叫化子？」

閻五道：「姑娘這麼說，那也不能算錯。」

江玉南接着對三鳳道：「三姑娘，咱們走吧。」

三鳳哦了一聲，舉步向前行去。

對她的傲氣凌人，羣豪心中大都有着不豫之色，只是都忍了下去，沒有發作。

田榮搶先開道，越過了山崗，立刻發現丐帮的守護之人。

他們發現了丐帮，丐帮自然也發現了他們，對方立時有所行動。

五個丐帮弟子，向前迎了上來。

田榮很快的碰上了頭。

相距六尺左右，雙方一齊停下。

當先一個丐帮弟子，似是領頭的，一抱拳，道：「小叫化子周青，身屬丐帮，諸位朋友那一個作主？」

江玉南低聲道：「金塘主和他們交涉一下。」

金長久輕輕咳了一聲，道：「在下金長久……」

周青接道：「七刀塘的金塘主？」

金長久道：「不敢，不敢。」

周青道：「金塘主不在七塘納福，來到此地作甚？」

三鳳突然開了口，冷冷的說道：「這地方是你們丐帮的地方？」

周青道：「雖非丐帮所有，但丐帮已和此地業主情商借用，方圓三里之內，暫時劃為禁地……」

三鳳接道：「這是便道，你們不許別人走麼？」

周青徐徐道：「姑娘，這裏是私產，這條小道，除了通往青石樓之外，不通別處。」

三鳳道：「咱們就是要到青石樓。」

周青望望三鳳，又望望金長久，笑道：「姑娘在說笑話了。」

三鳳道：「不是笑話，我說的很眞實，除非你能攔住咱們……」

周青笑道：「丐帮行走江湖，從不虧一個理字，借給敝帮這個地方的，正是青石樓主。」

三鳳怔了一怔，道：「青石樓主又怎麼樣？咱們要去青石樓，他也攔不住。」

周青道：「這麼說來，姑娘是誠心找麻煩來的？」

三鳳道：「我們走的好好的，你們攔住了我的去路，是何用心……」

周青冷笑一聲，接道：「姑娘的口齒很伶俐，可惜在下不和姑娘鬥口……」回顧了身後同來之人一眼，道：「散開，攔住他們，再往前走，格殺勿論。」

三鳳一側臉兒，望着江玉南道：「怎麼辦，咱們過不去了。」

江玉南道：「姑娘的意思呢？」

三鳳道：「我，我一個女孩子家，會有什麼意見，自然是聽你的了？」

江玉南道：「姑娘，這種事，也不用客氣了，姑娘請吩咐吧！」

三鳳笑一笑，道：「我很希望能到青石樓去看一看，聽說，那青石樓是方圓百里之內，最有名的一座樓，那座樓，全是一片一片青石板堆砌起來的？」

江玉南道：「姑娘這麼一說，在下倒也想去見識一番了。」

三鳳道：「那好極了，咱們既然有着相同的想法，爲什麼還不去？」

江玉南道：「去是要去的，可是丐帮弟子，攔住了去路，咱們就算是很想去，只怕也不容易過得去。」

三鳳道：「你可是很怕丐帮中人？」

江玉南道：「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咱們如何能惹得起他們？」

三鳳道：「惹不起他們，那是說，咱們就不能去青石樓了。」

江玉南道：「姑娘如是硬要闖去，在下等也只好奉命行事了。」

三鳳道：「你要奉我之命。」

江玉南道：「是！姑娘……」

三鳳笑一笑，接道：「江兄，這麼說來，我豈不變成了這裏的領頭了。」

江玉南道：「我雖然是這一羣人中的領頭，不過，還是要聽姑娘之命才行。」

彼此之間，各逞心機，都不願領頭衝過去，和丐帮動手。

周青率領的四個丐帮弟子，一直靜靜的站在那裏，望着江玉南和三鳳。

他冷眼旁觀，三鳳和江玉南雖然是一伙的，但却是彼此之間，都在相互推諉，不肯作主。

自然，那作主之人，勢必先要和丐帮衝突起來。

三鳳忽然輕輕歎息一聲，道：「江兄，我說的話，他們是不是肯聽呢？」

江玉南道：「大概會吧！以姑娘的身份，連在下都要聽，何況，是他們呢？姑娘何不吩咐他們一下。」

三鳳回顧了田榮一眼，接道：「田榮，咱們能不能闖過去？」

田榮說道：「那要闖過之後，才能明白。」

三鳳道：「好吧！那你就闖過去。」

田榮道：「在下遵命，如有什麼不妥

之處，還望姑娘指點。」

三鳳笑了一笑，說道：「你年紀不大吧？」

田榮道：「不算太大。」

三鳳道：「但你的才慧、聰明，却都很高明，就和在江湖上走了幾十年的老江湖一樣。」

田榮笑一笑，未再接口。

三鳳目光突然轉注到周青的身上，接道：「你怎麼還不出手呢？」

周青冷笑一聲，道：「小叫化在看妳姑娘自拉自唱。」

三鳳道：「田榮，殺了他！」

田榮應了一聲，側身而上，金劍一探，點向周青。

斜刺裏一個黑色的棍子飛了過來，封開了田榮一劍。

那是一根黑鐵棍，劍棍相擊，鏘然有聲。

事實上，用不着周青出手，那出手的叫化子，已經足可以抵擋田榮的攻勢了。

雙方劍來棍往，打得十分激烈。

三鳳看雙方惡鬥了五十餘招，仍然是一個不勝不敗之局，不禁一皺眉頭，說道：「江兄，他們要打到幾時，才能有個結果？」

江玉南道：「聽說丐帮這一次，守衞在四週的人，都是帮中精銳，這一仗能打好久，實在難說。」

三鳳道：「哦！」

她等着江玉南說個辦法出來，但江玉南却閉口不言。

其實，這正是江玉南的安排，要逼三鳳出手。

三鳳回顧了金長久一眼，緩緩的說道：「金塘主，聽說你有個綽號，叫作一品刀。」

金長久道：「是啊！」

三鳳說道：「那你刀法一定很犀利的了。」

金長久道：「不算太差。」

三鳳又說道：「怎麼不去帮帮田榮的忙？」

金長久道：「我的刀法雖然不錯，但却不知道能否殺死丐帮弟子。」

三鳳道：「爲什麼？」

金長久沒有回答，軟刀出鞘，緩緩向周青行去，一面說道：「你自己出手呢？還是派一個人和老夫較量？」

周青冷冷說道：「金塘主想和小叫化動手呢？還是要小叫化子另外派個人和你動手？」

金長久道：「隨便。」

周青回顧了身後的從人一眼，道：「你們那一個出來會會金塘主，金塘主號稱一品刀，在武林中極有聲望。」

一個手提青竹杖，年約二十六七的叫化子行了出來，一欠身，道：「小弟願會會金塘主。」

周青點點頭，道：「鐵虎，你要小心，金塘主是刀法名家，不可大意。」

鐵虎道：「小弟明白。」

轉身行近金長久，一抱拳，道：「丐帮鐵虎，領教金塘主的一品刀法。」

金長久笑道：「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貴帮中精銳，自非小可，金某人年事已老！……」

三鳳突然打斷了金長久的話，接道：「江兄，你派出這些人，是和人動手呢？還是動口？」

江玉南道：「鳳姑娘，動手之前，總要有幾句話交待。」

三鳳道：「那不是太麻煩麼？」

江玉南道：「有些事，似乎是省不下來。」

就在兩人談話的時間，金長久已和鐵虎動上了手。

青竹杖和緬鐵軟刀，轉眼間，已打得難分難解。

三鳳仔細的觀察了一陣，道：「江兄，看來，你帶這些屬下，似乎都不是高明人物。」

江玉南道：「何以見得呢？」

三鳳道：「他們連丐帮中三流人物也打不過，更遑論對付丐帮長老了。」

江玉南道：「並非是他們不行，而是他們遇上了高明的對手。」

三鳳哦了一聲，道：「像這樣打下去，不知要打到幾時才能有個結果？」

江玉南說道：「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對手實在高明，很難在短時間內分出勝負。」

三鳳道：「你統率這羣人中，是不是以你的武功最好？」

江玉南道：「鳳姑娘的意思，是不是要在下出手？」

三鳳道：「如若你能夠很快的勝了他們，自然是應該出手。」

江玉南道：「在下也沒有把握……」

語聲一頓，接道：「鳳姑娘，妳能不能出手幾招，叫咱們開開眼界？」

三鳳嫣然一笑，道：「江兄可是想考驗一下小妹？」

江玉南道：「言重言重，在下只想見識一下姑娘的武功。」

三鳳點點頭，道：「我想，我如不出手，江兄一定會懷疑我的身份了。」

江玉南道：「姑娘久年追隨谷主，武功自有獨到之處，實非我們能及。」

三鳳淡淡一笑，道：「想不到丐帮弟子，竟然是如此扎手？」

江玉南道：「丐帮號稱天下第一大帮，武功自然非同小可。」

三鳳道：「哦，江少俠也有這樣的看法麼？」

江玉南道：「是！就算在下出手，也不過是略强他們一籌罷了。」

三鳳道：「江兄，這麼說來，你們的成就，實在也是有限的很了。」

江玉南道：「我們練的都是一般武功，自然不能和鳳姑娘相提並論。」

三鳳笑一笑，道：「好吧！你叫他們停手。」

江玉南提高了聲音，道：「住手，都給我退回來。」

金長久、田榮聞聲停手，倒躍而退。

三鳳蓮步輕移，行了過去，道：「你們幾個叫化子，那一個是領頭的？」

周青一挺胸，道：「我！」

三鳳道：「你？」

周青說道：「不錯，姑娘有些不相信麼？」

三鳳道：「相不相信，都一樣，你們不過是一羣叫化子罷了。」

周青冷冷說道：「小丫頭，說話竟敢如此無禮。」

三鳳道：「你準備怎麼樣？」

周青道：「好男不跟女鬥，小叫化認倒霉算了。」

三鳳笑一笑，道：「你認倒霉也不行，我非要教訓你一頓不可。」

周青道：「唉！虎無傷人意，人有害虎心，姑娘如此口氣，可能會激怒小叫化子。」

三鳳道：「你們這幾個叫化子一起上呢？還是一個個的車輪大戰？」

周青大怒道：「好狂的丫頭，給我拿下！」

一個叫化子應聲而出，右手一探，直向三鳳脈穴上扣去。

三鳳一挫腕，收回了右腕，但一收即發，五指屈彈，一縷指風，應手而出。

一股暗勁，反擊在那叫化子的腕穴之上，不禁動作一呆。

就是那一呆之間，三鳳右手已然探了出去，抓住了那叫化子的右手，向前一帶，暗勁突發。

但聞蓬然一聲，那叫化子竟然無法收住脚步，一個跟頭，倒了下去。

周青臉色一變，說道：「這是什麼武功？」

三鳳道：「這叫摔狗之招。」

想了半天，周青才知道對方是有意的罵人，怒聲道：「丫頭，妳怎麼胆敢出口傷……」

三鳳道：「沒有法子，我喜歡這個樣子，問題是，你們爲什麼會被人摔倒。」

周青冷笑一聲，道：「好一個狂妄的丫頭，兩個人一起上。」

兩個叫化子應聲而出，一左一右，撲向三鳳。

這些人都是丐帮中的精銳，出手勢道，快如閃電。

三鳳突然間一挫柳腰，整個人蹲了下去。

緊接着雙手快迅而出，雙手一抓，正好抓住了兩個叫化子的手腕。

說不上這算什麼招術，只是速度快，趕得很緊，手指一合之間，又抓住了兩人的腕穴，使兩人忽然失去了抗拒的能力。

只聽三鳳大喝一聲，身子突然間向前撲去，雙手力道驟發，兩個叫化子身不由主的向前飛去。

三鳳一鬆雙手，兩個叫化子跌摔出去七八尺遠，蓬然一聲，摔在地上，震得塵土飛揚，周青楞住了，江玉南也楞住了。

金長久和田榮，也都看得心頭震動不已。

對付三個丐帮弟子的精銳，竟然只用了兩招。

那幾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但三鳳竟然辦到了，而且，辦得那麼輕鬆，好像一點也不吃力。

金長久輕輕咳了一聲，說道：「好武功！」

周青一使眼色，第一個被摔倒的弟子，忽然轉身向後跑去。

「任何人都看得出來，那是去請救兵的。」

三鳳淡淡一笑，說道：「怎麼，是不是去叫老化子？打了小的，不怕老的不出來。」

眼看這位姑娘，身懷如此之能，周青不得不忍下胸中之氣，想法子拖延一下時間了。

長長吁一口氣，道：「姑娘毋怪敢口出狂言，身手實在高明。」

三鳳說道：「本來應該把你也摔上兩跤，不過，我不再讓你當場出醜吧了，快些去通報一下叫化子頭，就說咱們有事要見他，他如不肯出來，咱們就只好打進去了。」

周青看兩個師弟被人家出手摔倒在地上，心中明白，就算自己比兩個師弟高明一些，也高明得有限，他們撐不過一招，自己最多也只能撐個兩招，光棍不吃眼前虧，上了也是白上，那就不如不上。

心中念轉，臉上擠出了一個笑容，說道：「小叫化只不過是丐帮中三流弟子，我自知不是姑娘的敵手，所以，只好派人去請一位丐帮中夠份量的長老，來見姑娘了。」

三鳳道：「原來如此。」

周青說道：「所以，姑娘請稍等候一會。」

三鳳回顧了江玉南一眼，道：「江兄，咱們要不要等一會？」

看過了三鳳的身手，江玉南心中感慨萬端，暗暗忖道：「這丫頭看起來好像是懂事不多，實則叫人難測高深，不能不對她用些心機。」

沉吟了一陣，道：「我看這要姑娘決定了。」

心中却是暗暗焦急，三鳳奇高的武功，似乎是已經完全破壞了自己的計劃。

只見那退去的丐帮弟子如飛而至，低聲對周青說了幾句話。

周青點點頭，道：「敝帮帮主請諸位入莊相見。」

三鳳道：「這位叫化子頭，看來似是一個很知趣的人。」

周青聽到裝作沒有聽到。

閃身讓到一側。

三鳳道：「江兄，你是咱們領頭的，請走在前面吧！」

江玉南道：「姑娘才是眞正的作主人，在下怎敢僭越。」

三鳳笑一笑，舉步向前行去。

周青道：「叫化子帶路。」

搶在前面。

除了周青之外，丐帮中其他的弟子，都還留在原地。

那是萬株綠篁環繞的一個村落，竹林掩遮下，只見一座青石砌成的高樓，突出十餘丈。

那實在是一座很高的樓。

穿越過竹林小徑，才看到這是一座很大的村落。

不但很大，而且很富有，整個村落，看上去有百戶左右的人家，都是瓦戶紅門，不見一座茅舍。

周青帶領幾人，直奔青石樓。

行到近前，才看出這青石樓實在很偉大，佔地畝許，一塊塊的大青石，向上砌去，形如寶塔，愈向上面愈小。

樓四週是一片廣濶的空地，植滿了各種奇花，人還未近樓，一股芬芳花氣，已經撲鼻而來。

一個五旬左右的叫化子由石樓底層大門內緩步而出，直向前來。

周青停下脚步，躬身作禮，低聲說明經過。

那叫化子穿着一件灰布褂，留着山羊鬍子，滿臉紅光，如非他穿着破爛一些，怎麼也看不像是一個叫化子。

只看周青對他的恭敬，就不難想到這人的身份不低。

三鳳道：「江兄，這叫化子，你認不認識？」

江玉南道：「兄弟初出茅廬，識人不多。」

三鳳哦了一聲，目光轉到那叫化子的身上，說道：「你自己說吧，大名怎麼稱呼？」

那老子叫化子臉色一變，冷冷說道：「老叫化丐帮長老，還命叟蘇輪。」

三鳳淡淡道：「啊！原來是蘇老叫化子。」

蘇輪似是怒火暴起，冷哼一聲，靜立不動。

良久之後，才緩緩吁一口氣，道：「妳來這裏作甚麼？」

顯然，他用了極大的克制之力，硬把胸中怒火給壓了下去。

三鳳道：「一來找人，二來久聞青石樓之名，想登樓瞧瞧。」

蘇輪道：「先說找人吧！不知妳找那一個？」

三鳳道：「叫化頭子！」

蘇輪道：「敝帮主？」

三鳳道：「那就不清楚了，我想找些叫化子帮帮忙，自然找叫化頭了，在你們叫化子中，身份越高越好。」

蘇輪哼了一聲，道：「妳罵我老叫化子幾句，我認了，但妳如出言傷到了我們帮主，可別怪我老叫化子出手無情了。」

三鳳格格一笑，道：「你說這話就說的不對了，我是來找麻煩的，還怕你出手傷人麼？」

蘇輪道：「佩服！佩服。」

三鳳道：「好說，好說……」語聲一頓，接道：「你佩服我甚麼？」

蘇輪道：「我佩服妳的胆氣，很少人敢在老叫化面前，說過如此狂妄之言。」

三鳳道：「可是我說了，去找你們叫化頭子出來吧！」

蘇輪說道：「姑娘，老叫化子相信，姑娘敢如此狂妄，必然會有一點眞才實學了？」

三鳳道：「是不是要打一架給你瞧瞧，你才會相信？」

蘇輪道：「先過了老夫這一關吧！」

三鳳笑一笑，道：「江兄，你來吧！試試這老叫化子的身手如何。」

江玉南呆了一呆，但人還是緩步行了過來。

蘇輪回顧了江玉南一眼，道：「報上名來。」

江玉南道：「江玉南……」

蘇輪道：「老叫化子從未聽過這個名字。」

江玉南道：「晚輩本來也是名不見經傳的人，老前輩自然沒有聽過了。」

三鳳淡淡的道：「江兄，用不着和他客氣……」

蘇輪臉上殺機透現，冷笑一聲，道：「你用甚麼兵刃，可以亮出來了。」

江玉南道：「在下用劍。」

蘇輪大喝道：「好吧！那你就亮劍出來。」

江玉南依言亮出長劍，道：「老前輩也請亮兵刃吧。」

不論蘇輪如何暴躁，江玉南一直保持相當的鎭靜。

蘇輪道：「好！好！老叫化子不願和那女娃兒動手，但對你小子，老叫化子不會手下留情。」

江玉南心中暗道：「這人脾氣如此火爆，我就是用傳音之術，點他幾句，只怕也是點他不透，看來，只有先和他打一架了。」

只聽蘇輪高聲說道：「你小子怎麼不出手啊？」

江玉南道：「在下等閣下亮兵刃。」

蘇輪道：「對付你這種後學末進，老叫化子不用亮兵刃。」

江玉南道：「好！在下恭敬不如從命了。」

右手一探，長劍刺出，直取前胸。

劍勢不徐不疾，但却異常的穩定。

蘇輪大喝一聲，忽然一個轉身，直向江玉南的身邊欺了過來。

在他的計算之中，這一個轉身，很自然的會避過江玉南的劍勢，繞到了江玉南的身側，拍出一掌。

但剛轉過身子，掌勢還未拍出時，忽然間發覺江玉南的長劍已經橫在身前。

只要他一掌拍出，正好會撞在劍刃之上，不禁心頭一震。

掌勢未吐，人又一個大轉身，繞向另一個方位去。

但他發覺了江玉南的劍勢，又封住了自己的出手方位。

他一連回轉，都被江玉南的劍勢封住了。

這才覺着了不對，心知遇上了高人，立刻暴退七尺。

江玉南橫劍前胸，未行追襲。

蘇輪究竟久經大敵的老江湖，發覺遇上了高人，反而鎭靜了下來，緩緩說道：「老化子似乎是低估了你。」

江玉南道：「時猶未晚，你老人家的運氣不錯。」

蘇輪道：「這話怎麼說？」

江玉南道：「一次對敵人的低估可能會丟了性命，但老前輩還完好無恙。」

蘇輪道：「你識笑老叫化子。」

江玉南道：「我只不過勸你以後小心一些，免得後悔不及。」

蘇輪怒道：「老叫化子不過低估了你一些，但還是一樣可以殺你。」

江玉南笑一笑，道：「看來，老前輩是準備動兵刃了？」

蘇輪未再答話，右手一探，手中已多了一把短刀。

（未完．十七）

魔碟戰太空

（本文承自第58頁）

「當然可以，我立刻答應，送給你十瓶美酒，請你駕臨，吃完餐車把酒帶回去，我們全部工作人員在此恭候，你打算甚麼時候駕臨呢？請你早點告訴我們。還有一點，你知道的，你能够透過電視的螢光幕跟我們交談，我們想找你談談却辦不到，故此你要隨時跟我們聯絡。」

這一場交易就此告一段落，飛碟裏面的人，等候卡福先生駕臨，十分愉快。

金樂找個空跟戈明單獨交談，說：「戈明先生，不知道爲甚麼，我始終不信任卡福，他沒有理由對我們這樣客氣的，就算鑽石對他有如廢物，他沒有義務協助我們，可能有些陰謀。」

「有甚麼陰謀呢？我不相信他斗胆向飛碟進攻！」

戈明很有信心的說。

他是飛碟的創造人，它有魔碟之稱，看來不必過份担心，故此金樂不再堅持下去，怎料世間的事情千變萬化，只是相隔一兩天，立刻有重大變化，本來是完全沒有黑夜的，變成一片黑沉沉，完全沒有白天，這還不算，更糟的是他們苦心等候卡福，卡福沒有露臉，却給他們一個可怖的指示，在螢光幕露臉，說：「戈明先生，眞是對不起，我跟你們永別了，這是最後一次晤談。」

「爲甚麼你這樣說呢？是否你忽然患了重病呢？」戈明很是關心他。

「不，你有些誤會了，我說永別，並非我要死，而是你們要死！」

「你說我們就快死亡嗎？」

「是的，因爲我這一邊的飛碟就快回來，它的主持人係東德卡得摩爾，不肯放過你們。你們只是擁有激光槍，他却擁有激光炮！他不容許別人獲悉蚱蜢人的秘密，故此要毀滅你們。」

戈明冷然說：「原來把人類加上了蚱蜢頭的計劃是蘇聯科學家想出來的，你只是他們許多隻棋子當中的一隻，卡福先生，大概你也是蘇聯的人吧？」

「不，我是保加利亞人。我不再談了，我們的飛碟已經到來！」

「謝謝你的好意。」

「再見！」卡福說完，影像隱沒，跟着聽到天崩地裂之聲，對方的飛碟已經抵達太空浮島，還沒有降落，已經發射激光炮！

幸而激光炮只是擊中魔碟下邊的岩石，戈明下令立刻升空。

魔碟剛剛升到空中，蘇聯飛碟再度發射激光炮。

如是者兩個飛碟在太空發生劇戰，由於對方的激光炮射程較遠，戈明的飛碟吃了大虧，眼見不敵，左閃右避，不是辦法，他把心一橫，傾全力衝向黑洞。

黑洞是宇宙間最凶險的地方，有一股吸力，能够把任何飛行物體吸入，加以毀滅，甚至比較細的星體被吸也是化爲烏有的，一向所有飛行物體遠遠的避開它，戈明偏要衝向那邊，乃是誘敵之計，可以說是死中求活，他發覺蘇聯飛碟啣尾窮追，兩個飛碟都進入了黑洞的吸力圈，突然按動機鈕，魔碟本身所具有的地心吸力器發揮作用，把它直綫扯下去，蘇聯飛彈沒有這種設備，不能够逃走，竟被黑洞吸了進去，一瞬間就去得無影無踪。

魔碟被强大的地心吸力所牽引，直綫降落幾十萬哩，逃出黑洞的吸力圈，可是，它的機件受到震動，難以支持巨大的重量，戈明逼於召集各人，作出決定，說：「我們的飛碟有些損壞，難以支持下去，逼於拋出一些物體了，此行最終的目的就是搜索黃金鑽石，鑽石絕不能够拋棄，只好拋棄多少糧食，以及不必要的用具，假如它仍然無法承受重壓，就要拋出機械人了。」

他們沒有做聲。

依照這個方法去做，在歸途中，他們已經拋了機械人，飛碟仍然沒法支持，戈明再度召集各人，說道：「你們俱是效忠沙利文先生的，局勢危急，必須有人離開飛碟，我想出了一個辦法，採取蘇聯人進行決鬥的俄羅斯輪盤方式作出決定，用左輪手槍納入一枚子彈，你們的輪流向額角扳動槍機，直到有人中彈身亡爲止，他的屍體就拋出飛碟，我是機師，恕我無法參加！」

局勢逼人，他們不敢抗命，一個又一個的死亡，最後，只是剩下金樂以及戈明兩人。

金樂說：「飛碟就快穿過地球上空的大氣層，回到原處降落，我預感沙利文先生獲得全部鑽石之後，一定把我們殺掉，先下手爲强，我想跟你合作，把他毀滅，你的意思怎樣？」

「我們是鬥不過他的！」

「不，我想出一個十分刁鑽的主意，飛碟降落之後，我先走出去，你然後通知他，誑稱死剩你一個，你受了傷，沒法走出來，他一定走向飛碟，我躲着用激光槍發射，他就喪生。」

「這個計劃不錯，不過，他有另外一種秘密武器，誰把手槍或激光槍向他發射，他的護身甲可以把那些子彈或光綫彈出去，擊向敵人，到時死的是你！」

「好，我就空手襲擊他吧，我練習過摔角以及空手道，到時死的是他！」

戈明嘆息了一聲，說：「沙利文先生太過冷酷，我們如果獻出鑽石，再也沒有利用的價值了，可能被他殺掉，逼於採取你的辦法自衞了，金樂先生，我們衷誠合作，切勿同類相殘！」

這件事情就此決定，一切依照原定計劃進行，沙利文先生果然沿着山徑走向飛碟，中途被金樂襲擊，他垂危之際，按動携帶在身的機鈕，承受飛碟的高台原來藏了大量炸藥，突然爆炸，山崩地裂，飛碟本身以及戈明全部炸到四分五裂，鑽石粉碎，變了鑽石塵。

金樂雖然把沙利文活活的扼斃，他全無所獲，僥倖不死，爲了逃避沙氏家族追究，趕快離開荒山，遠走天涯，從此不知所踪。

（全文完）


常服
氣